

續

鈔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序目

## 編者之言

書札續鈔凡六卷，二百三十八首。勸章校輯曾文正公書札，依年月前後，編次爲二十六卷，既付梓矣。近復於公幕僚及門生屬吏之家，冀得若干續鈔附葉，不復能識別者，歲月大較自咸豐辛酉安慶既克以後，十餘年事也。公之治軍討賊，在咸豐朝艱苦迎塞之境，爲多。既克安慶，聲威不著，朝廷倚任彌隆，而公益勵忠勤，彈智識，每指畫宇內大小，洞若觀火，而獎訓後進，尤以崇本實黜浮，爲要。其書者直如巾帛之文，菽粟之味，三復而不厭。昔人頌呂蒙韓氏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公殆無多讓焉。唯是庚申以前，簡牘散佚，歷年稍久，奚難尋拾。憶海內耆學之士，博采旁求，以爾今之缺憾，是則勸章所禱祀以求者已！

光緒三年正月，合肝李鴻章識。

第一卷	凡四十七首
第二卷	凡三十五首
第三卷	凡五十一首
第四卷	凡五十二首
第五卷	凡三十二首
第六卷	凡二十一首

#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卷一

復嚴渭春中丞

軍務勞午未得時通牒候，昨辱翰教，約以共討苗逆，並審勦擒大捷，豫省兵事廢弛久矣。閣下蒞任伊始，創立驍果營，拔將才於下僚，練生兵爲勁旅，期年之內，壁壘一新，遂使凶逆殲除，威稜丕著，幕出奇於東湖，韋韞決勝於鍾離，以古方今，亦何多讓。東省竄匪，迭經敗衄，俯邸乘勝逐北，已抵邳州。此股撲滅，齊豫皆可肅清。新主乘乾，南北迭奏捷書，揚勝慶幸。苗逆狂悖，罪不容誅，翁中丞始則屢疏保其忠良，以貽養癰之患，繼則屢疏表其必叛，以著先見之明。逮苗逆圍壽七箇月，又屢疏請援，請餉，不謂城破之後，既不能引決殉難，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罪，是非顛倒，令人百思不解。然既已入告，自當靜候批諭，豺狼之性，斷難馴擾，勉強羈縻，爲患更大。儻竟用撫議，則將來之變，且不可問。目下廬郡未復，多都護難，以越勸壽春，李希帥新受撫鄂之命，亦難遽來皖境。彭雪帥新攬皖撫，所部但有水軍，別無陸師。九舍弟一軍分守安慶，廬江無爲，樞陽、運漕、東關六處，祇堪自固，無力進剿。且當置苗逆於度外，俟廬州克復，李帥所部全駐六安一帶，然後敵處亦撥一旅，會合雄師，同討苗逆，屆時再行會奏。此際且姑與之虛而委蛇，與之爲無町畦，拙見如此。不審卓裁，以謂何如？舍弟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卷一

回湖募勇，明於年底到營。俟以新兵換出防兵，再籌進取方略。浙事日棘，蕭山紹興俱已失陷，縱容波蕩，夷人之力，得以倖完，而甯餉爲紹蕭之賊所隔，衢兵爲嚴蘭之賊所隔，省垣誠有坐困之勢。杭儻不保，湖州上海恐爲其續。東南海濱，逆氛連爲一片，更不知如何收拾。胡帥竟爾不起，尤深浩歎。憂國之誠好賢之篤，馭吏之嚴，治軍之整，不特當世所罕見，卽古人亦豈可多得！昨具一疏，略陳蕪紉，咨達冰案，想閣下亦同深感愴也。

復袁午楠星使

來示欲催李希菴速赴新任，共圖苗逆，猶是兩月以前情形。自胡帥論逆，李公改署鄂撫，而事局一變。自苗逆攻陷壽州，而事局又一變。弟與官李諸公，前此兩奉寄諭，令解壽圍，卽定援壽之議。李希帥派撥馬步廿三營，陸續馳赴六安，而壽州早已淪陷，致敵軍與尊處又有不能合併之勢，可歎可恨。苗逆之變，翁中丞往年屢疏保其忠良，以養癰而貽患。今春屢疏表其必叛，請聲罪而致討。迨壽州被圍六七個月，又屢疏請援，請餉，不謂城破之後，既不能殉節，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罪，是非顛倒，令人百思不解。此次批摺未回，自當靜候諭旨。然以理以勢，恐未可再事羈縻也。此間克復安慶後，本可長驅東下，柰地廣兵單，不分數

布九舍弟所部萬人分守安慶廬江無爲樅陽運漕東關六處祇堪自固難資進取鮑軍門進攻甯國冀分浙江賊勢多都護扼守桐舒城爲鄂北之屏蔽彭雪帥向統水師並無陸軍雖擢授皖撫而不能辦陸路之師欲與鄂師共撥一軍先赴北路與尊處及豫省爲四面兜勦之勢目下尙有不逮奈何承詢江鄂情形今夏李秀成上竄江西凡陷兩府十餘州縣當派鮑軍門赴援所失地方陸續克復而鄂省亦於九十月同時肅清現在左寺堂全軍駐守廣信內固江西外援浙江聞紹興蕭山俱陷杭垣危在旦夕吳中祇上海彈丸之地遠隔千里無從兼顧儻有疏失東南海濱逆氛連爲一片更不知如何收拾也

復李黼方伯

十八日接十二來函具悉一切信州漕項另具公牘奉達彼時因左側一函慨然應允途忘漕項之上爲禁鬻下爲私鑿疏闊殊甚糧保單即當酌核彙奏左帥奉命辦理浙江軍務提鎮以下均歸調遣自不能不投袂遄征弟已再三函懇請其步步顧定江西惟祇此兵力援浙顧江二者不可得兼殊深焦灼弟亦奉命兼轄浙江位太高權太重虛譽太隆才略太短恐涉隕越以蹈大戾即日具疏力辭浙江軍務專歸左帥督辦渠本有長駕遠馭之才無須敝處更著蛇足也昨聞杭圍已解驚波無恙忠侍各逆久頓堅城之下諒亦不能更肆猖獗也

復王輅軒太守

接前月十七手書一切均悉漕務大有起色深以爲慰比來細思江西牧令之苦以流攤交代二者爲最一次署任終身受累雖罷官亦無回籍之期雖子孫亦有追賠之苦鄙人欲奏請道成年開歷任交代一概免算從同治元年起凡交代皆不准過三箇月掃除舊迹咸與維新道成年開攤款一概豁免同治初元以後永禁流攤俾牧令曠然無累庶幾爭自濯磨蒸蒸日上擬請黼堂方伯查明交代之定例禁攤之嚴旨一一核定再行入告閣下領袖列郡請查明交代任數最多者若干攤款爲數最鉅者若干便中示及以憑核奪總使牧令無不潔之身而後有爲善之樂鮑春靈進兵池州聞陽之賊棄城遁去不知確否嚴州踞匪分竄徽歙南界張輝國派隊迎勦曾獲勝仗恐其糾合大股乘間上犯已飭徽營嚴密防守並函商左帥相度藝景情形妥爲布置以固江右門戶左帥援浙黼堂欲其出偏師以扼衢常留大隊以守廣信所見極當然左帥新奉督辦浙江軍務之命鄙人亦奉旨兼轄朝廷方以浙事爲重實屬進退兩難

復張仲遠觀察

仲冬廿七日接讀惠書並示復寶生閣學一棧名言快論深以爲佩寶生清德謙抑不欲發宏遠之論以溢其溫恭之素自是天性所近未能相強近奉寄諭知宋雪帆侍郎已將此議入告其說養兵十三萬以七萬人備防勦之用以六萬人爲東征之師鄙意目下五省見兵二十餘萬若驟減十萬則各帥未必允從無論



四川相距太遠，不能強駱帥以二萬之限。卽湖南江西雖幸安謐，亦不能令其大減防兵，致貽後悔。四方多故，羣盜如毛，伺隙卽入，逐處宜防。弟之不能令江西裁減防兵，猶官帥之不能令湖南裁減防兵也。以此爲一勞永逸之計，蒙竊有所未喻。近珂鄉有錢農部厲委員來此乞師，情詞懇切，無異秦廷之哭。此間無兵，可分許以明年另籌一旅，馳赴滬濱。左季帥奉旨辦理浙江軍務，弟亦承命兼轄，雖具疏力辭，要不能置浙事於不問。增此二端，則東征之師，亦決非六萬所能了。聞寧波亦於冬月八日淪陷，不識武林能否堅守待援。東南大局，百孔千瘡，思之憂悸。尊處舊案既經奏雪，光復在適，良用欣慰。

復龐寶生閣學

小春望日，錢農部至，奉到惠書，並讀大疏，規畫精詳，情詞剴切。農部復代述尊意，欲效秦廷之請，一拯吳會之危。聞命之餘，曷勝愧悚。猥以輕材，謬膺重寄，自接兩江之任，卽思親提一旅，馳赴三吳，維時部下不滿六千人，自宿松擊以渡江，駐札祁門，徵兵調將，閱數月而各軍稍集。乃鮑鎮甫出石太，而寧郡不守，李道讓接徽防而歙休遑陷。忠侍輔三僞王，劉黃賴古各悍黨，環繞徽境，不下二十餘邑。破我嶺防，斷我餉道，又分數股繞竄江西，使我腹背受敵。幾於無日不戰，無路不梗。而祁防稍定，徽郡收復，入秋以後，事機漸順。安池各屬以次攻克，敵軍始有出險之機。下游彌切來蘇之望。然距去夏初受命時，已閱一年數月矣。當時定議急圖安

慶以盪金陵之腦，進兵寧國，以附昇澗之背。意謂安慶縱難速下，寧國之師當可於上年先抵蘇境。不料波折如此之多，遷延如此之久。至今無餘一兵一將，達於蘇境，上無以慰九重宵旰之憂，下無以答三吳雲霓之望。此則寸心愧憾，終宵負疚，而莫能釋者也。安慶一軍自京城以後，撥守各防，已分六處，更無餘力可以進勦。因令九舍弟馳回湘中，添募精銳，將以新兵替防各處，換出舊兵，馳勦下游。曾經兩商帥擬以一旅先赴鎮江，上海等處職分所在，卽無台命，亦何敢視同秦越，重以垂諭諄諄，又籌鉅款一萬，與滬城協餉，同時解到。高義隆情，敢不敬應。已函催舍弟募練成軍，迅速東來。儻風波羈滯到皖，少遲卽令李少荃廉訪先挈萬人前往。准於二月或行，水火之急，彼此共之，不敢愆期也。上海辭在東閩，不足以資控扼，就江蘇現存之地而論，惟鎮江最據形勝，北可聯絡淮揚，南可規復蘇常，內可俯瞰金陵，外可屏蔽裏下河。敵處撥兵東行，當水陸布置，先據鎮江，再分偏師以防上海。上海東北皆洋，西南皆賊，於籌餉爲上，艱於用兵，則爲絕地。卽江南衣冠右族，避地轉徙，亦宜擇淮揚通海寬闊之處，進退綽綽，不宜叢集瀕上地。小人多，未警先擾，凡戰爭防守之地，宜有一種肅靜之氣，民情恒擾，亦足搖動軍心。若無事時預爲移民之策，則有事時斷無掬指之爭。區區愚慮，未審有當萬一否。

復喬鶴儕都轉

前此屢奉惠書，軍務性德，未克隨時具答。曾經兩次寄復，道

途多梗，亦不識能否遞到？嘉平四日，湯委員來院接讀尊函，初七日又得去冬環章年餘始到，遲滯乃爾。閣下維持艱務，力求整頓，遇事諮諏，胥中肯綮，深以為佩。淮鹽利弊，具如明論。此時江路未通，殊難著手。弟雖接鹽政之篆，未能有所補救。水師護運之議，鄙人去歲曾謀及此。設立水師，首重護場，次兼護運。蓋就場徵課，本係良法，其所以不能行者，昔年專防出場之偷漏，近來則並防入場而攘奪。大約兵力所到之處，乃為官法所行之處。若非有得力水師，護守場窰，嚴查卡門，則攘奪之不禁，於偷漏乎何有？場之不能，又於運乎何有？來示稱李某見鹽即封一人，羈佔恐資帥力不能制云云。若敵處不專籌護鹽之兵，亦非空言所能制。奏停所能止也。擬於明春籌撥水師，馳赴鎮江一帶，以防勦髮匪之兵，兼保護鹽務之用。令李少荃率之以行，與尊處就近商辦。於過壩及各小口，皆用礮船，設卡稽查。凡鹽舫出卡，皆須完釐，名為立卡抽釐。實即就場徵課，竄丁之鹽價不妨酌增。國家之官課，亦須大加一稅之後，他處不應抽釐者，則查禁之，亦須有護運之礮船，乃能令行而禁止。鄙見如此，未審卓裁以謂何如？至洋船護運入楚，弟意總覺未妥。緣和約內本有不准洋商運鹽一條，我既引虎入室，彼將翼斷獨登，獲利甚微，為害滋大。更忍之一年半載，江路通粵，事在意外。固無慮鹽之終不能達漢岸也。金運司設局以來，物議朋興，都中彈章層見迭出，徹處於前月杪，違旨查辦，亦未敢稍涉徇隱。計贖底正初揚州可奉諭旨，茲有公牘一件，密封附上，望即妥

為料理。閣下屢有來營相助之意，鴻才卓識，素所傾欽。惟鹽務難得替人，應俟會晤之日，再行酌商。奏事一節，俟奉到諭旨，即可暢所欲言。途途梗阻，不必先相關白。公家之利，可言即言，可行即行，勿過拘泥。為幸。輪船近頗通行，昨上海已解來協餉七萬，尊處應解之款，即可附輪船批解。兵食正絀，得沾餘潤，不無裨益。

復薛觀察中丞

自夏秋以來，紛傳漚餉充盈，俯拾即是，因為捉彼注茲之謀。爰有管饑秦籟之請，直接到覆書，并吳方伯摺開各件，乃知告者過也。外間但知入項之多，不識出款之鉅。支絀實情，卒能道及。乃蒙飭屬委員，解到漚餉六萬，紳捐一萬，楊委員又解三萬，俾灼艾以分痛，造歡枯而回生。上游各軍，久不見此鉅款，陶營懼忤，同戴大德，感謝無似。承示杭州失守情形，可為痛哭。弟前此奏請左軍援浙，冬至前後疊次函催，正在籌讀進兵，而皖南警報疊至，楊逆率濶途，大股來撲徽州，三面圍攻，休祁大震。又函催左帥由徽州赴援，冀微嚴一路節節打通，以達杭省。何意力督糧窮，名城一旦淪陷，浙江全省僅存湖州一府，孤懸賊中，岌岌莫保。東南大局，尚復何言？王中丞大節懷然，可憫可敬。其餘殉難官紳，望尊處就近查明，開單示悉，以便會銜具奏。滬上聞此大驚，益形喫重。蘇省紳董曾擬借助洋兵，亦屬權宜之策，不識曾否辦有頭緒。尚望閣下從中主持，斟酌盡善。弟亦不以局外自處，前復潘比部一函，想邀荃鑒。茲復備咨奉商。上海人民財產，固中外官民所當共爭，而共

守之，惟髮匪凶，燄正熾，不特麾下兵勇各宜深溝高壘，加倍慎守，即西洋各國之兵，亦須囑其穩慎以圖，不可輕敵。至要！至要！敵處東下之師，已兩催舍弟招募成軍，迅速來皖。儻二月間舍弟未到，則令李少荃廉訪先率萬人啓行，惟須以大隊扎鎮江，以偏師防涇城。蘇省現存郡縣，惟鎮江最據形勝，將來恢復蘇常，須以鎮江爲根本，實屬不可不爭之地也。愚見所及，亮邀擊照藤副將嗣林赴湖募勇，頭批四千，業經下駛，仍有八千未集，恐其難資得力。已札錢戶部，匯委員，至海口截留未募者，即停止。已募者妥爲遣散。警遠不及奉商，伏乞諒爲幸。撤團覆奏，即由敝處主稿，敬會台銜。大抵團練用之於賊氛方盛之際，斷難得力。須待賊氣大衰，官將將撤，然後辦團以善其後。俟繕發後，稿咨閣總理衙門，信件即當照行。

### 復袁漕帥

嘉平十三日勅復一函，交六安蔣道轉付，徐副將賈回，想登籤字。頃奉臘八後惠函，具仰籌筆之勤，兼荷宜春之字，撫躬多愧。維語增慨！即維瑞集柳營，禧延椒畢。慶銷兵於首序，止戈而運轉鴻調，膺錫福於初元。釐璜而休揚虎拜，英陣引領，吉頌維殷！弟謬典軍符，賴更歲籥，時艱孔亟，補救無方，前以雪聞未克，北來楚師鴻難深入，略陳梗概。時皖南猶未甚喫緊，乃浙垣失守，後稷逆圖攻徽，絕我餉道。名湘營暨朱唐兩軍各戰獲勝，賊猶不退。直待三軍會合，擊破嚴寺一股，運道始通。左帥前部又至江灣，擊敗後

路之賊，除夕元日，徽郡漸次解圍，惟浙江之賊近五十萬，既收甯紹等郡數十萬之財貨，又收杭城各軍三四萬之降兵。今歲皖南江西斷無安枕之日。左寺堂新受撫浙之命，兵不滿萬，何能禦此無數大股？弟自須以全力助之，左非以圖浙乃以保皖也。以防江也。是弟部下諸軍，僅能援勸大江以南，萬不能撥赴兩淮。至廬州進攻之事，全仗多帥尊處如能分兵會勦，俟多軍進逼城下，再行奉商。李帥新回皖任，聞當先至安慶一行，乃於六安駐紮老營，多至廬。李至六，即與尊處成犄角之勢矣。來書不欲分楚帥之功，盛德沖懷，固堪欽企。惟楚帥向來無爭競習氣，雖荷推讓，非所敢承。且今日中原大亂，吾輩奉命討賊，得寸則寸，豈宜因循姑待，以後北路如有可圖，即祈相機剿辦，不必過執謙抑也。

### 復沈幼丹中丞

遼安克復左軍已抵常山璞石，機勢頗順。惟所部僅八千人，既須留防，又須進剿。頃接其二十三日在常山水南發來之信，另股賊由絳溪來圍我遼安，據生擒賊供，將山婺源白沙關等處竄江西之德興樂平敵處已調張凱章全軍防守婺源，扼住白沙關，除公牘咨達外，茲將左帥信及敵處復信抄呈台覽。皖浙羣盜如毛，自無不竄江西之理。中路既已岌岌，東路亦別無防兵，蔣蕪泉方伯以營中積欠未清，赴粵東求餉，一時不能趕到。衢防兵勇未甚得力，終覺可慮。竊養素一軍駐防省河，是其專責。前經慶帥調之援浙，曾爲奏留。此時接替無人，自難驟赴新任。俟奉到部文當

會台銜入告。至目下洋務，祇有力致和好。我之兵力財力，以辦變。捻二逆已覺日不暇給，豈能更爲遠謀。芥舟在潯，辦理妥善，既據潯人環請，不宜過拂輿情。望閣下卽告芥舟，勉爲經理公牘，仍留尊處徑行爲妥。鄙人於洋務向未諳究，朝廷不以此相責，蓋既知其愚陋，又亮其事繁也。余軍門所製火鎗，或先購數桿一閱，其價值若干，便中再乞示及。

復多禮堂將軍

弟頌明非分，驟竊參政，才不稱位，實不副名。仰荷褒掄，感增慚悚。廬郡附城逆壘，經雄師剷削殆盡，河水亦將放乾，甚以爲慰。仰攻一事，易傷精銳，尙祈再四斟酌。詳閱公文，狗會情已窮迫，其圖竄鄂疆，分我兵力，亦屬意中之事。前此李希帥曾留湘勇三支，分守襄陽、德安、麻城等處，鄂防並不空虛。成藩兩軍月初業抵距穎四十里之小淝河等處，官帥又派周副將鳳山、山孝感進駐三河尖，爲成前後路。賊欲繞豫犯鄂，亦甚不便。然既有此信，自當函致鄂中，早爲籌備。王鎮招勇，資斧原不甚豐，因其在馬當有浙省應撤之勇，可以就近招集，故給銀較少。昨前左兩營已由馬當招齊來皖，驗矣。其右後兩營赴黃州一帶招募，如其缺少銀兩，王鎮或可向鄂省稟請接濟。弟當函商官帥，請其照拂。兩營人數無多，王鎮必不赴武昌以上也。舍弟攻勦興縣一帶，務求閣下隨時指示機宜，俾有把握。聞金陵派大股援賊來救江北，或云仍恃王李世賢親來，或云僞對王洪春元帶來大約廬巢皆將喫緊，祈閣

下妥爲防範。

復李黼堂方伯

- 初二日接前月二十五來書。具悉一切！所應復者，條列於左：
- (一) 敵營軍餉已承趕解五萬，良深感賴。九舍弟與李少荃兩軍皆已敷衍啓行。日來皖臺窘迫如故，左帥處頃到滙餉二萬，敵處卽爲截留。有公牘達尊處，請籌銀匯解左軍矣。嗣後敵處但以呂鎮河口兩卡協濟左軍，每月可得三萬有奇。此外不諱另設其江西遵旨協解之項，當由中丞與閣下籌款多寡，悉候卓裁。解餉之鍾委員業已到營一見，官學素好，自宜設法保全。惟敵處現無差事可委，尙宜從容圖之。
  - (二) 建昌保案，既經辦定，未便更張。惟聞被控情節甚不確實，一度查明，仍望給獎。該府去年防守之功甚偉，吾輩當格外青眼，以彰公道。
  - (三) 九江紳士稟留芥舟，中丞曾以見商洋人交涉事件，無不視爲畏途。然輿望甚切，芥舟亦當曲從。昨已函請中丞徑札赴潯，繼思渠已由雪琴處保以道員留皖，恐其不樂從事於潯，想到省時，必與幼丹中丞懇敘一切，當有定議矣。
  - (四) 委缺章程，自當分別輪酌。二宗酌委，未必果得傑俊之才，而輪委最足服大眾之心。鄭小山在河南方伯任內，聞以輪委較多，立獲令舉。昌克復後，純用酌委，沈滯者退有

後言國藩曾以三輪四酌勸胡宮保，未知果照行否。此次江省章程總須有輪委班，使中人以下皆可勉圖上進。其輪酌各分幾成，請閣下稟商中丞核奪。

(一)各處觸輸獎案，往往遷延日久，遂至失信。其有實據可憑者，自當彙報請獎。城工一案，國藩久抱歉忱，應請閣下速辦。國練捐輸毫無實際，流弊滋多，概予停止，最爲妥洽。再慶接左帥來信，績溪之賊由歙南渡河往圍遂安，二十三日二十九日兩獲勝仗，遂安城外之賊已退，另股竄馬金者將由婺源白沙關等處圍竄德興樂平。敝處檄調張凱章駐休全軍馳往婺源，扼住白沙關。凱章未接札以前已派其弟帶四千人扼堵馬金矣。又接建德縣來稟，石太之賊竄至祁門，歷口、樓觀嶺一帶，恐其窺伺景鎮，敝處止以無隙可撥爲慮。旋據山義訓帶兵由休寧驅勦祁門，賊已由赤嶺退出矣。鎮德興兩路暫可無事。

### 復毛寄雲中丞

前言再奉雙魚，猥以忝竊參政，遠蒙揄獎，慚悚無似。弟賴膺非分，屢經滌情辭讓，不圖聖恩優渥有加無已。才略之短絀如此，時事之艱危如彼，相知如閣下，當亦代爲憂懼也。囑寄敝處疏稿，將交書局，竊念世變方滋，亂靡有定，楚軍之起時盛時衰，金陵未破，遺爾編纂巨冊，如方略館耳之例，微嫌標揭之過高，亦覺作計之太早。今書局已開，礙難停止，敝處惟塔羅李蕭胡諸公死事，曾

各有一疏表其蓋績，行當鈔寄尊處。此外無可蒐采，伏希鑒亮。九舍弟於前月十五到皖，廿四日令其進兵巢縣，以次攻勦和合。若能得手，可斷廬州之接應，助多軍之聲援。廬城附近賊壘均已攻破，殲斃三千餘人，投誠遣散者近四千人。惟城垣堅大，羣賊死守，尙難速下。左軍攻克遂安，卽進常山水南，勦辦頗爲得手。績溪大股復圍遂城，其意欲牽掣左軍後路，卽乘勢由婺源白沙關等處闖入德興樂平。又有另股竄至祁門，歷口亦恐其圖犯景鎮。幸兩路均經堵住，江西邊境暫稱安謐。然左帥兵不滿萬，奏調齊雞泉一軍又難迅速趕到，殊深憂灼耳。

### 復王復軒太守

屢竊非分，驟躋參政，以累辭節制四省，未克如請，不便再瀆。才力之短絀如此，時事之艱難如彼，相知如閣下，當亦代爲憂懼，不宜更加獎飾也。左軍攻克遂安，已進常山、璞石、樓勢頗順。另股賊由績溪來圍遂安，據生擒賊供，將由婺源白沙關等處上犯德興樂平。石太之賊竄至祁門，歷口、祁防固極喫緊，休歙亦爲震動。幸東路經左部與凱軍堵住，西路歷口之賊聞大隊甫至而卽退。景鎮得保無恙，江省邊防不全決裂，至以爲慰。洋人傳教一案，一時雖快人心，難保不別生枝節。其真正洋人與漢奸影射附託之輩，必須一一剖晰，庶是非易辨，而畔端可弭，不至動生疑賊也。

### 復彭儺生孝廉

頃得春初還雲，稱譽過盛，悚然增愧。閣下拳拳大旨，具徵會

石不渝之道。弟於次青結契甚深，初不減於閣下。前歲被參之後，始作小桃源，記徑自回籍，猶可曲諒。厥後脫卸未清，遽爾赴浙，則乖睽深矣。頃於二月二十二日，遵旨覆奏，仍參革職。至三月初六日，接奉惠書，反復追維，耿耿不安。自問平生不多負人，與次青許與之素，而乃由吾手三次參革，僕固寡恩，渠亦違義。今夙緣已盡，無顏再合。渠果發憤爲雄，誓灑此恥，或遂切實建立事功，則雖默傷乎私誼，猶將裨益於公家。若更浮沈，不圖自立，則非鄙人所敢知也。尊議借南洋船一節，上海自去冬以來，借洋兵協同防守，尙獲倖完。敝處東援之師，山漚上僱輪船來接，分作三批下駛。李少荃督帶頭批，初八開船，初十卽已抵滬。事屬創行，良足稱快。惟蘇浙逆氛連成一片，批充擣虛，無從下手。吳中營務廢弛已久，兵勇五萬餘人，狃於驕惰積習，毫不能用，斷非一時所能整頓。敵軍跋涉遠行，亦不能遽求速效。廓清之期，未知何日。鮑在靈圍攻青陽，歷四月之久，始於本月十六日克復。多將軍攻破廬州附城賊壘，斬賊頗多。九舍弟進兵下游，頃已連克吳縣、含山、和州、三城，並銅陵、開、雍、家、鎮、裕、口、西梁山，四處要隘，事機差順，附告以紓遠系。

復李瀚堂方伯

初五日，接二十九日惠書，並各件，聆悉一切。盡慮周詳，至以爲佩。代擬片稱二件，瑩潔穩妥，請停請豁名，異實同，似不如據實上陳，更爲直截。若慮大部駁詰，則兩者均恐難免。一二次陳奏，殆難遽邀俞允。擬以嘉慶諭旨，借作緣起，徑請豁免，以省葛藤。並預

爲迭次籲請之計，會詳二套，及密單九事，分別批發。寄諭飭查之案，重在應調各屬錢漕分數，自應開列清單，一併上陳。卽不開全單，亦宜將高安、鉛山等縣歷數七八縣，敘入疏中，力不涉於空滑。敬求迅速開示。丁漕減征章程，左公以爲駱帥在湖南辦法勝於胡帥在湖北之法。其說飭各屬牧令與該處紳民定議，赴省立案。雖若參差不齊，實則遵行可入。弟返復思之，不能易其說。茲發去示稿札稿，祈卽稟商幼帥核改刊列。奏案攤款，初次卽由敝處專銜上陳，以後或會撫銜，或仍專銜籲請。司中可不必管其年例。隨時兩宗攤款，詳府一宗攤款，應請查照前批，退分兩案詳定，以安牧令之心。而清丁漕之源。隨時年例，兩宗應照前詳，在於津貼軍餉，半歸江西項下，提出抵補。詳府一宗，應照此詳，在一二副全解道庫項下，提出抵補。計皆有贏無絀，十分充裕，斷不至貽誤州縣釐卡。殘多銀少，恰可濟此開錢荒之苦。頃接公牘，已批准矣。

復史士良觀察

前奉手書，以台旃卽擬來營，致未裁復。再承惠問，彌荷遠存。漢上捐事，李方伯委去之張丞，已有回信。聞胡帥察現不在鄂。其家雖殷實，而轉徙在外，遠不如在杭呼應之靈。此亦意中之事。左帥前有信來，欲以甯紹台一席相處，弟尙未覆信。頃接其公牘，業經札委閣下渡海入甯。此題極難措手，若非常有勁兵，甯波孤懸賊中，豈能堅守。應請閣下卽來敝處，商所以前往之法。由皖赴滬，由滬赴甯，輪船往返極便，特勁兵難籌耳。舍弟等軍進駐兩



花喜距金陵城甚近兵力太單地勢太闊祇能暫圖自固不能大有展布原請多將軍前往會勦而多公以赴援陝西不克東下事多波折深爲憂灼！

### 復張仲遠觀察

滬上出款甚鉅入款日少其支絀情形衆所共聞亮難深闕閣下奉委提餉已將兩月自必悉其底蘊當有款可分當不難於面定若實係拮据又豈鄙人空言所能爲力江楚軍務設同一家弟與少泉之事無殊鄂省之事即無殊閣下之家事也望與中丞方伯在滬通盤籌畫如果所入不敷所出甚多弟當專疏奏明請俟英法二成各結交畢後再行按月交償代鄂征稅之銀二十一日虹橋之戰頗稱得力不知近日軍情奚似黃軍門水師於十三日過九洑洲計已刊滬九舍弟一軍進駐雨花臺距金陵城甚近兵力太單地勢太闊怪覺難於施展本請多禮帥東下會勦而多軍奉命援陝不克踐約陝西賊本無多近皆回竄鄂豫境內台端若尙在楚當成五省會勦之夙志不令多帥西行也

### 復恭親王

六月初十日接奉鈞函知前覆兩件均蒙垂覽猥荷獎借逾恆愧悚曷既前購輪船七隻國藩曾言攻勦金陵寧波皆可敷用目下甯波已克金陵賊船皆聚九洑洲下我之長龍舢板較彼多至數十倍所以不遽得手者該處牆濠深固水師祇能奪其船隻不能破其營壘必有陸路大隊乃可環攻取勝蕪太克復後屢請

多將軍攻取九洑洲由金陵之北路進令舍弟由金陵之南路進比舍弟至雨花臺不意陝西告警多將軍奉命援陝別無勁兵可調金陵地勢太寬前此和帥圍師八萬洪逆見慣不驚舍弟兵力太單殊難分布前此疏稱髮逆之猖獗官兵之單薄皆在陸而不在水正此謂也方今各省多故處處須兵然僭號亂天下者洪逆也忠王侍王各擁衆數十萬踞城數十處皆乘洪逆之令以行者也捻苗蜀滇之紛紛不靖皆聞洪逆之風而起者也竊謂乘今年軍威方盛上游肅清之時亟宜以全力會勦金陵先復江南財賦之區前曾以擬調多軍會勦約略具奏因陝事未定不敢昌言近聞入陝之賊回竄豫鄂兩省奏事已鬆似雷鎮正縮一軍入陝已足了事多公勁旅誠宜用之金陵最要之地頃已函商多官兩帥俟定議再行會奏購置美國輪船一節慮事深遠彌殷欽佩惟不知所購共有幾號若爲數無多亦不妨任其自然緣此舉重在杜其濟賊不在資其立功也漢口焚燒勇船一節該勇係敝部淮揚水師並非無涉前據營官蔡東祥稟報業將滋事之彭發有咨請官節相就近訊辦而洋人猶復嘵嘵不休誠如鈞示其曲較中國人爲多伏讀照會各件藏嚴明於和婉最得事理之平儻該提督竟復來鄂生事自當妥商官節相預爲調護至各處兵船仿外國豎立旗號之例概用黃色龍旗使彼一望即知不敢妄動誠可省無數事端且於行軍並無窒礙擬即咨商各處所有各營旗幟照常豎立外每船另添龍旗一面其龍旗尺寸及繪畫式樣俟與

各處商定，再行咨請貴衙門核奪。潘才識愚陋，於洋務尤未諳究。月初議覆裁撤五口通商大臣一疏，非敢畏難推諉，誠以四省江面最長，中外交涉，口角詞訟，愈久愈多，必須專員辦理，庶無叢脞之虞。

復楊厚庵軍門

希帥願見之情，鬱結甚久，乃以舊恙復發，不克至舒，未得與台從會晤。想軍務應商之件，必已往返熟商矣。貴營保舉，自閣下錦旌，均由敝處與雪琴會奏。頃五月十九、六案併保一摺，內江二營與吾各營均照雪琴核過之單繕寫。其柱堂、昌岐、閣保之十六營，則是照王、黃原單繕寫。其為雪琴核減之三百零六員，匆促未經刪改。雪琴既疑承辦之員有意舞弊，愚亦自咎不能盡一，不能踐言。即日自行檢舉，奏請更正。即此一端，足見敝處公務繁冗，易致疏忽。以後水師保案，擬概請閣下與雪琴各自奏獎，庶眉目分清，而精神易於周到。燕太及東梁金柱，克復一案，尚未出保，將來須另案奏獎。即請閣下主辦。五月十九單內，周萬倬已保記名。總兵劉祥勝已保參將加副將銜。該二員應否加保，及此外各營前案，有不一稱者，如何補保之處，均由台端酌定奏獎，不必再咨敝處。李鎮不願帶太湖水師，亦難相強。前因舢板不能徑入太湖，故飭江西、湖南、吳城、馬當四處分造小划各四十號，另立一軍。今聞舢板可拖過東壩，小划不宜於太湖，不立新軍亦無不可。惟既已照會李鎮，須囑其自行具稟，乃可批定停止。皖倉之穀，尚可支持。

惟礮確無多，分給金陵、蕪湖、甯國、石太各營，每月竟須米一萬九千石之多。確春萬來不及，祇得改發齊米，轉而不確，尊處所需糧米五千石，已飭善後局再添多礮，設法趕辦。分兩箇半月交發。自七月為始，由貴營添船來運。如亦勇不肯食齊米，尚須商之湖北另辦熟米耳。德字營口糧暫照舊章，舍弟招降之盛字平字營春春招降之春字營，皆兩次請加口糧，均未批准。擬俟甯國克復後，德春盛平三處同加月餉。然祇能照院勇之例，每勇三兩六，不能驟加湘勇之數。白萌帶幣金不敷，再由安慶糧臺按月籌發。本年恩廩，閣下及希雪兩帥均可與敝處同辦。望將結嗣年貌履歷開來，俟下次摺差入都，緘託京友代辦。大蕪抵金陵後，城賊援賊有無舉動，上海來稟，與曉帆方伯將帶華爾洋槍隊，以炸彈助攻金陵。水西門，華爾已隸中國，非洋兵可比。其事似可行。李世忠之兵果可會勦一路否？不甚騷擾否？舍弟等營濠果堅固否？紅單船果不能通接濟否？諸祈細看示復。

復彭雪琴少司馬

去臘疏內本言進勸金陵之時，閣下與厚菴須一赴下江，一留上江。來示請厚菴照料前敵，而台端以巡防上游，自任與前疏正相脗合。即可照辦。新添二營，不識派何人為營官？鄙意每營祇須船二十號，長龍二號，舢板十八號足矣。又口糧積欠太多，金柱關釐尚不旺，目下祇可添哨官二十員，其餘二十哨，可從左營撥出十哨，前親兩營各撥出五哨，分隸清江、澄海兩新營。蓋左營船

嫌太多，前親二營營官稍劣也。待今冬明春餉足時，再添二十哨，是否有當？伏乞卓裁。大咨到日，再令東征局籌給銀兩。寧郡克復，廣德與寧邑建平之得手，均在有意中。擬令春霖由東壩、溧陽、溧水、句容取遠勢，盤旋而來，以會勦金陵之東北。惟地面太寬，設防甚難，既宜扼守寧郡，又宜分防廣德、東壩，又恐賊由寧邑橫竄石太池州，則旌德一路亦不可不防。俟將防兵撥定，再調鮑軍前進。五月十九保單，鄙人實愧不能畫一，不能踐言，亦由敵處公務繁冗，易致疏忽。實意恐京內見疑，不欲敵處檢舉，此次即不更正，亦可以後水師保舉擬概由閣下與厚菴各自奏獎，庶眉目分清，精神亦易周到。日前厚菴以補保各員見商，已請其自行主辦矣。黃昌歧開呈蕪太保案一單，國藩已批令歸少泉奏獎，並咨明少泉在卷。今前案既不檢舉，則蕪太續保之案，須將黃部優保者前後牽算細心核定。敵處當咨明，不由少泉出奏，而由將處核奏也。

### 復李良臣軍門

雄師進逼九洑洲，與敵處水師會合。其南渡一軍，屢復要隘，擊退大股援賊，威稜遠耀，至爲馳企。承示餉需一節，尊處支細情形，袁帥來函亦常道及。弟於袁帥素爲關切，久諗臨淮拮据深愧。愛莫能助，敵軍積欠亦多，至八九箇月不等。三月間奏請辦理廣東釐金，協濟江浙三省軍餉，幸蒙俞旨允行。派晏彤甫星使前往督辦，事屬創始，嶺南民俗不馴，未易經畫。如能辦有成效，除分濟粵浙兩省外，擬於濟皖項下酌撥若干接濟尊處。前此本與袁帥

有成約也。貴部人數甚多，賢愚不一，務望時加約束，力戒擾民爲要。許道又面稟貴處子藥米糧不甚充足，求量爲解濟等語。此二者較銀錢尤爲急需，敵處必竭力相助。尊處缺乏之時，請即用公牘來商。

### 復鄧厚庵軍門

廿一日接初八初十等日惠書，廿六日又接十三、十四、十八等日惠書，具悉一切。所應復者，條列於后：

(一) 尊體患瘧，自因往返勞勩，寒熱不時所致。日來服藥何似，深爲系念。近聞倪涵初瘧疾三方極有神效，附錄一紙，用備采擇。

(二) 柱堂因病請假，自當准其回籍。至欲赴閩到任，貴營中少此統將，未免可惜。且去歲閣下錦旋，曾奏明江面防勦事宜，交王李兩君必能得力。嗣後簡放福建實缺，今年克復濱江城隘，疊著戰功。王李等久已爲朝廷所屬意之員，金陵軍務緊要，十倍閩省，遽請赴任，殊多未便。亦未必能邀俞允。況各處軍營實缺提鎮，并無請假回籍者。楚軍常有請假之事，已屬朝廷破格之恩。若既請回籍，又請赴任，則尤難措詞。俟柱堂來省，國藩與之熟商後，再行奉報。

(三) 承撥贛堂爲太湖統領，并許分數營同赴泖澱，感賴曷既。查泖澱一帶，千港萬流，陸師難進，水師最易施展。業經少荃歧親詣勘明，往返商定，無庸再行察看。惟造船募勇

極速亦須四五箇月。國藩方深慮其遲，今閣下許分數營駛赴泖澱各湖，則上海之防可交寶堂經理，而通泰靖如裏下河之防，即可交昌歧經理。兩處皆有專責，極好！極好！惟尊處開營填補，亦不可緩，應在銅陵夾速開船廠，晝夜興造。一面造尊處新營之船，一面造寶堂略小之船，俟到省面商後，再與閣下函商一切。

△(一) 李部官不給餉，任其自生自長，流弊滋多。最難處置。敝處本月十二覆奏摺內，曾言故循其舊，不設機心，偶有請求，亦不拒絕。但不甚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暗銷其予智自雄，非我莫屬之驕氣。若欲收回國家利權，則須另籌鉅款，按月供支，足以養彼之衆，乃能行吾之法。將來專盼粵撥款給此軍，如粵幣不能大有起色，則此事殊難措手。目下袁帥未去，固不便於代庖。卽以後交敝處節制，亦不能遽令裁範。來書欲將江浦橋林各營調歸蘇州，既足啓該軍之疑，且非一紙空文所能辦到。現與水營相依最近交涉最多，亦惟有不設機心，暫與羈縻。其平日之騷擾，鄙人亦曾於各次檄復批牘，切直言之。此次扣留礮船，搶斃商民，曲直顯然。閣下既將哨官懲責，即可咨明李軍門，請其自行查辦。此番堅忍一次，嗣後渠若凶蠻如故，恐須用羅山四年在贛州辦李光榮川勇之法。此說姑存於閣下之心，不可令我水師各營遽知之也。蓋閣下用剛用柔，自有分

寸，各營官則恐過分矣。

(一) 蘇常各賊渡江北竄之議，閣下策其未必敢行。然江蘇全省糜爛，僅餘裏下河，尙稱完善，久爲賊所注意。而該處之空虛較甚，都帥之力斷難兼顧，紅單船尤不可恃。此事既經奏定，仍請台旆親往一次，以閣下察看地勢，遠勝他人也。若尊善難以遽痊，則須請雪琴親往一行，國藩現亦專函求雪琴矣。

(二) 下游有米可買，最便！最便！擬撥尊處之米，當卽飭局停辦前發米價，俟局員報明，再行咨達冰案。

(三) 去年恩詔係十月初十頒行，恩、石臣之得副將，皆在恩詔之先，其得總兵與寶堂并在恩詔之後。寶自不合例，恩、石臣祇能照副將官階請陞，容將履歷寄京覈辦。

(四) 奏菴於初九日具摺陳情，附薦唐義渠接統臨淮一軍。廿六日奉到批諭，賞假百日，卽長義渠暫署皖撫，仍留袁帥在營，俟菴假旋，乃許交卸。希菴亦俟義渠到皖，乃能起程。順以附聞。

復勞辛階制軍：

七月廿七日勅復一摺，計達典籤，屢盼丁道到皖，近控其臨行稟牘，滬上領事不肯將礮礮交出，渠搭輪舟回粵，面稟台端，仍求設法辦到。五月所交惠函，同時寄來，指示周詳，具服偉論。聞外間先已傳誦，而敝處捧讀較遲，致前此於棠疆情形不能備悉，深

以爲歎！辦警原非得已，辦於閩省，則尤非得已！東南用兵十年，全賴釐金一項支持。凡三江兩湖各屬，無不被兵，未嘗兵，礙於無處不設卡，無物不抽釐。而民生亦能樂業，商賈仍復流通。是抽釐取民，在諸弊政中，猶爲彼善於此。吾湘於本省全整外，又添設釐局專抽東征軍餉。江西於省贛兩局外，分出河口景鎮樂平等等卡，抽歸左帥大營。是閩省辦釐，亦非自粵創始。侍意妄思，以公濟公，未敢喧賓奪主。所稱各省協餉七百餘萬，侍誠苦不盡知。然江浙四省奏明由粵協解之款，見諸寄諭者，每月實近二十萬金。若均在釐金內抵除，亦屬一了百了。在各省知甘井之正竭，免致瓢汲之紛來。在粵省設衛釐以善施，亦圖耳根之清淨。若論民間膏血，微特閩省之財不宜揮霍，卽本省之財，豈敢浪費。敝處夙夜兢兢，亦頗力求撙節。如聞有分外糜費之處，尙乞台端隨時指示，俾知懲改。天下之財，當與天下惜之。安忍剝削鄰省，委諸泥沙。此間自閩中秋後，大波軒起，危險異常。僞忠王率全股攻撲金陵，官軍純用洋鎗洋礮，西瓜礮礮，更番迭進，至十六晝夜，并未收隊。甯國蕪湖金柱關，均有大股圍撲。士卒病故者多，外有強寇之逼，內有飢潰之虞。皖北袁李兩帥同時去位，均須鄰人兼顧。陸淮一軍久呼庚癸，尤覺難於撫馭。報鉅紛乘，莫名憂灼。茲將八月廿九、閏月十二日兩次奏片抄呈台覽。閣下體國恤民，不忍與東之瘡痍，若知東南數省危殆萬分，或亦仁人之所矜念。聞星使興辦各廠，仰承大力，漸有端緒。頭二批解款已抵江西，總臺遠分河潤，感願曷既！

復楊厚庵軍門

接二十三日惠書，以咨議水師加餉一節，諄諄復商。仰見閣下愛士之仁，無微不至。國澤亦深知前敵苦況，此數月來，疾病死亡，艱難萬狀，每以不能辦循爲媿。惟明定餉章，亦嘗再三審慎，而後出此。敝處於閣下及希庵所辦之事，向不肯稍加駁斥。以兩君事事斟酌，不煩敝處再加推敲。貴部向領鄂臺之餉，鄙人尤不可必干預。特其中窒礙之處，有不能不反覆籌商者。銀價之賤，百物之貴，下游處處皆然。上海百物昂貴，則又增至一倍。閣下與嚴帥初議，係專加外江一軍，由敝處參核，則不能不兼加內湖一軍。上海食用奇貴，又不能不加淮揚一軍。隨後又有太湖一軍，亦應歸於一律。霆陸軍無分親兵散勇，概係月支四兩。敝處所招皖北之淮勇，皖南之皖勇，概係月支三兩九錢。若水勇，通加至四兩二錢。則霆淮各陸勇，亦不能不善律增加。餉源太絀，實苦勢難遍給。剛藩通籌籌畫，但求事理之平，以爲久遠之計，非敢有吝於貴部也。尊處通行在先，敝處咨減在後，可見并非閣下反汗，其中道變局，皆係鄙人之咎。且照原額業加三錢，亦足稍慰其意。五月之秋，閣下在敝處席次，言水勇當加至四兩，厥後公牘已加至四兩二錢。實與敝處餉章多所窒礙，是以始擬置之不問。遲至三箇餘月之久，終不能不具咨奉商。尙冀俯鑒愚忱，仍照前咨辦理，至以爲禱。勇丁既定爲三兩九錢，其哨官薪水貴部與雪琴部下多寡參差，亦應改歸畫一。大約貴部各哨，宜議增，部各哨宜議減，均須

趁此次一併議定，庶不終於參差。周萬俾等四營，已於十七日改令仍駐蕪湖，分防梅灘等處，扼賊上竄，適與曾意不謀而合。十八、二十一、二十五等日，攻勦金柱、太平，甚得周鎮之力。將來蕪太肅清，固鎮能否赴寧國一助春蒐，尙祈閣下酌度示遵。

復恭親王

九月二十奉到密函，讀悉片稿三件，即於次日函商薛星使、李中丞及專人函商都將軍，均囑其慎密籌議，以事涉洋粉，應由通商大臣會奏。請薛星使主稿覆陳，頃接薛公覆信，已於九月廿九日附片密奏。其未盡事理，俟顧、福到滬後再行續陳。想邀鈞鑒。其將軍覆函至今未來，報命少遲，伏希察察。本月初八又奉鈞函，英國公使欲於安慶、大通、蕪湖三處准洋商前往裝運茶葉出口，詢及地方民情有無妨礙，稅課有無裨益，并問該三處是否早有洋商在此裝貨。查安慶、蕪湖向來并無洋船停泊，大通與儀徵兩處則洋船停泊者多，僅徵條拖帶鹽船以上行，大通則爲鹽所到岸之處，卽爲委所出口之處。該公使所稱早有洋船在此裝貨，係屬實情。蕪於洋務素未諳究，然體察情形，參之衆論，大抵如衛、軼治業，以耕戰二字爲國。泰西諸洋以商戰二字爲國，用兵之時得重賦衆商之費，無事之時則由順衆商之情。衆商之所請，其國主無不應允，其公使代請於中國，必允而後已。衆商請開三子口，不特便於洋已，并取其便於華商者。大通一口徵池茶葉之聚處也，蕪湖一口窺國茶葉之聚處也，凡泊船之埠頭，華商之總

匯，洋商卽就而取貨焉。安慶承平年間，貿易本自寥寥，又非茶葉出江必由之地，以鄙態度之安慶一處雖許之，而洋船亦必不常來。大通、蕪湖兩處雖不許，而洋船亦仍難禁止。蓋買者兩便之地，我華商亦曠而就之也。自洋船入江以來，華民亦假託洋商包稅，漏幣，違抗官長地方，妨礙在所不免。然前此業有漢津、鎮江三口，今卽再添數口，而妨礙處未必加多，卽減去一口，而妨礙處亦未必驟少。至稅餉有無裨益，國藩於關稅之贏縮，生意之衰旺，向欠體驗，不敢臆斷。來示又詢地方官官否徵稅，現未明定章程，地方官豈能過問？且無洋行經紀，無監督理事官，亦難稽查。該公使請發專照及不准他項船隻前往，言皆近理，然洋人雖自稱堅守舊義，亦往往不能力踐條約。其稱金陵賊匪，從權辦理，亦屬欺飾之詞。將來平靖之後，仍行禁止，殊無把握。應否示以寬大，予以通融，伏候鴻裁。酌奪。稅司將來過皖，自當優禮款接，仰胡柔遠德意。其三口通融之處，仍由貴衙門主持，逆人未敢妄爲允諾。

復侯中堂

敵虜閱月以來，事機不順。九舍弟金陵一軍經忠逆大股圍攻，四十六日，至十月初五倖獲解圍。皖南之賊蔓延於寧國、太平等屬，迨九月下旬，太平、蕪湖一帶粗就肅清，而寧郡之輩愈聚愈衆。炮軍屢戰皆挫，賊遂渡過清弋江、西岸，梗我河運。此間飛調數起援軍往繁南、陵要地，以通陸路接濟。賊又分股往圍旌、經守將朱品隆擊退，旋即竄擾績溪。其旌德、西鄉餘匪，乖聞輸、太平以



贛影縣距六十里爲祁門，即待前年駐軍之所，實皖南之樞紐，江西之屏蔽。僅有疏虞，何堪設想？至北岸之事，袁李兩帥先後去位，本屬力難兼顧。賴鄂省擊退馬融和股匪，未入皖境，併邱撫馭苗沛霖之黨，尚無變局，意謂漸可小休。不料金陵羣逆分股北渡，於十月中旬猛撲李軍門世忠九洑洲浦口各營二十四五等日，一面圍攻李部，一面衝過營壘，分股上犯，致含和巢縣相繼失守。江北自和州以至黃州，除廬郡略有守兵外，餘則千里空虛，猝不及防。如九年石達開之竄湖南，上年陳玉成之亂黃德情形相似。現經截留李少荃新募之張揚聲五營守無爲州，長慶四營守廬江。州本有石清吉四營，又留唐中丞新募三營協同守禦，而調李香菴部下各軍來廬援勦。轄境太廣，賊數過多，奇險環生，驚心動魄。方一波之未平，倏萬弩之齊發。自顧非材，膺茲艱鉅，夙夜惴惴，無地自容。昨又疏請簡派大臣來南會辦，未知曾否允允。如再有差失，即當據實自劾，陳請開缺，不敢望置身事外，但求不握兵符，不兼數任。或以散秩效力軍中，仍當殫竭棉薄，矢報涓埃。一息尚存，詎敢稍懈。區區鄙忱，想老前輩能亮之也。來書謂際此艱虞，人才爲急，近日夾袋中不乏賢喆，務望開單見示，或推薦同來關外，共濟艱難，不勝至願。

致清桂生鎮軍

祁門克復，賊據太平石埭，與徽州各嶺路路可通，殊難安枕。雲巖旌德一軍，本防賊由徽寧夾縫中竄入石太之路，石太既爲

賊踞，則已破我藩籬，而朱軍反隔在賊外。糧路四梗，亦終無能守之理。又恐賊口建德上犯，尋鎮久思撤回朱軍，替以徽休兩城。閣下移駐祁門，騰出王軍爲游擊之師，兼顧尋鎮一路。近准左帥咨稱，已派劉克菴督帶十營由尋鎮一帶來援。添此大支活兵，則徽祁兩營均可就近援應。因思青陽屢次告警，如該縣失守，於寧郡涇縣南陵後路均有妨礙，恰有旌德將撤之軍，可以移防。即於二十四日飛調雲巖拔赴青陽，已照會貴處矣。不料公牘發後，又於二十六日接左帥信，劉克菴十營因祁門已復，未來。景葵仍留浙境，并於二十六日接雲巖信，自願堅守旌德，不願輕棄該城。祇得批准令其仍駐旌邑。然閣下守徽休，則患其兵單，雲巖守旌德，則患其糧少。鄙人惦念貴軍朱軍，刻刻不忘。目下市無勁兵，可以派往相助。鈴峯在祁門，閣下有地主之誼，尙希加意聯絡，如休防太單，不審鈴峯能分一營助守否。此間現令李申夫招練五營，約須燈節前乃能趕到。安慶周厚齋招練五營，約須二月中旬乃能趕到。安慶二軍到後，即派一軍前往徽祁相助。此兩箇月內，尙望閣下與雲巖鈴峯諸公勉力支持，至要至要。左帥已將嚴州克復，欲之東路可以無虞。且龍游湯溪，指日可克。僑侍王必回救浙江，不能再在寧國一帶滋擾。其擾寧境者，不過黃胡之黨，擾徽境者，不過古籠之黨，尙不十分凶悍。貴軍當能禦之耳。

復李松崖軍門

臨月廿七，泐復一摺，新正續接惠書，備承綺注，茲有兩事應

行婉商尊處餉鹽一項前因喬運司稟請暫停舊欠儘運儘提各營應撥之鹽分成攤派去歲八九月間兩次具咨奉達緣抽提餉鹽必須商情踴躍運銷暢旺始能源源接濟若舊欠新撥紛集取償商人畏縮不前鹽包將歸無著是顧全商販正所以力保餉源且鹽管撫營一律停止積欠非於貴軍獨有歧視當於咨明後行司遵辦該運司督率分司設法招徠諭以必不封鹽各販始肯陸續到壩自三月至十二月共提餉鹽三十二萬餘包貴軍攤派十三萬包均經細運完竣似所辦不爲無效乃十二月初曾處派到記名總兵楊玉珍特赴西壩將各棧之鹽全行封網母許一包出棧時有小車推鹽二包云係貴營之鹽送往楊莊經楊玉珍勇丁殺死車夫傳首示衆如謂出自爲意則歷經咨定之案不應遂有反覆且閣下久處高位斷不至令屬下員弁行此蠻法如謂楊玉珍藉端滋事則持有大令及札文爲憑雖係該鎮之咎實壞閣下之名喬運司等無所適從據實通稟前來查准北票運定章每鹽千引繳出三成抵完正雜課銀其餘均係販本與官無涉今不論何項鹽斤概行封網是蒙販血本絲毫無存此次喫虧之後相率裹足更無片引出場鹽務從大壞餉鹽從此無出卽貴軍何所取資凡鹽務無他謬巧有六字誤曰「來得鬆銷得旺」而已官運如此商運亦如此票商如此緇商亦如此甚至大梟私販莫不如此總須依此六字而後有利可圖此次楊玉珍將商人血本全行網去從此衆商歇業更無片引到壩則來路不鬆矣目下大通

到鹽甚多不由敝處主持稍議定價彼此搶跌賤售價愈賤而買者愈少是銷路不旺矣二者皆不得法雖多細鹽包亦有何利可圖楊玉珍取快於一時閣下必貽悔於後日弟忝兼鹽政利害所關未容緘默應請閣下迅飭楊玉珍將西壩所封之鹽發還各棧俾商販仍舊來歸利源不致枯竭大局幸甚又訪問四壩卡委員黃馥桂等需索多端凡民船過卡無論煤米小茶皆加數倍估計加數倍完釐卡勇登舟強搶行李衣物毒打船戶水手衆怨沸騰視爲畏途凡商船一隻不敢再至營中採辦軍米及柴草花籬竹木小茶經過該卡有札付路票可憑亦復百端留難或勒令還釐或奪其衣物前後非止一次近日又有米船爲該卡阻留驗明札付仍令加倍完釐此等行徑閣下斷不盡知該員奉委抽釐敢於欺蒙作弊殊負委任之意可否將黃馥桂等撤革懲辦敝處另派委員代收四壩卡釐稅所入銀錢仍解貴營驗收尊處亦留一員在卡會同照料其巡役概用敝處之人以期妥洽

復李輔堂方伯

承以釐務利弊反覆詳示謂商弊卡弊均屬無法可除而致慨得人之難思深慮遠皆甘苦閱歷之言竊謂商弊雖難盡除稍存寬大未始非惠及小民之道其行單數目微有隱匿蓋各省自來皆然非今日江省始有此弊也卡弊不除則爲害甚鉅理財之道患乎上不歸官下不歸民而歸於中飽之靈漏卮日洩餉源日虧來書歷歷指摘自係確有所見若慮防弊反以作弊遂謂無

可信之人，無可行之法，則是因噤而廢食，豈能變通而盡利？江西釐務立法不爲不密，祇因各卡之賢員過少，遂覺前此之成法皆虛。大抵卡員摺報患在條例太繁，不知愈簡愈妙。總局册報患在前後牽搭，不能月清月款。茲因王子堅請示册報之式，輒以鄙意刊發摺單二式，又因萬永熙應行查辦之件，遂將前此懷疑之端與應改之章，趁此時逐一清查。臚列十條，另牘奉達，尙希亮察。至用人一節實爲萬事根本，爲德爲才，得一已難，兩者兼全，更不數觀。必欲概選賢員，分佈各卡，是豈咄嗟能辦？且先求一二誠實人員，姑解欺飾之習，徐圖整頓之方。頃接來牘，派員赴省接辦萬牧一席，試派二員前往，未知人地能否相宜。陳茂操守可信，而才欠開展，閣偉釐務較熟，因病尙未起程。到省時諸祈隨時指點訓迪。往年胡嚴二公與辦鄂釐，甲於天下，鄂省賴以富強，至今尙蒙其利。其法不外「精察耐煩，錙銖必較」二語。鄙人於江西釐金，未能親自經理，徒受攘利之名，未得救貧之實。來示尙未滿志，敝處尤難甘心。粵東抽釐名望愈覺腥羶，鄙懷更所不甘。今歲擬稍竭愚慮，將江西釐務親自經理一番，先從吳城、饒州二卡下手。如有賢員，再行分佈端袁臨，如有微效，再行兼顧他處。半年以後，甘苦得失，自有定衡。師子樂向由江省協濟，去歲欠解甚多，誼應籌補。東征局開金陵之警，卽解火藥三十萬斤，再令另濟雪軍，礙難啓齒。安慶設局製造，漸有端倪。以後雪軍火藥當由江西月解一萬，安慶月解一萬，卽請尊處具牘詳定。洋硝價值太昂，改購土硝，

自屬正辦。此間未接尊緘之前，業已批令停買。豫省支絀異常，產稍雖多，未便咨請協濟。敝處已派人分投赴湖南購買，如其來源果旺，再行知照。章門不敢徵求無已也。

#### 復孫小山方伯

江省察局，向由徽垣綜理，牙幣頭緒繁多，簿書填委經書，良不易易。來示欲另委大員駐局總臺，一併改委，自係爲慎重公事起見。養素亦言總臺必須另行派員，庶幾各有專責，條款分明，惟目下實無賢員可派，擬於李筱泉、蔡少彭二人中奏調一員回江。庶情形較熟，而心志易孚。俟商之幼削，再行酌辦。然到江亦在數月以後，尙乞盡籌兼顧，勞怨並任，至以爲荷。徽州諸君方與花旗譚星等股爭戰不休，而黃胡李等股，撤過青陽，由池州東建，直趨上犯。弟由省中撥去喻吉三之千人，助守池州。李中夫之五營馳守東流，均經到防。該逆繞出香口，漸入彭鄱境內。自去歲以來，無日不以賊犯江西爲慮。此次殆難倖免。飭節制口景鎮等處堅守城壘，檄鮑春霆一軍由甯國星馳回援，催席研香一軍馳抵撫州，相機迎勦。未卜能否挽救，良深愛愧。

#### 致黃莘農中丞

前月自金陵還省，十八日曾於途次泐復一函，計達典籤。維時院南甫有轉機，終以石太歛績等股未經芟除，恐貽河鄉之累。迨月底歸抵省垣，而黃文金等糾合石太據匪，由池州東建，衝過直犯彭澤鄱陽，勢將闖入江西腹地。弟思湖口景鎮兩路均爲入

江門戶，飭萬泰丁等堅守湖口，飭段起等堅守景鎮。疊催席研香一軍趕至撫州，迎頭攔擊。另調鮑春霆一軍，跟追赴援。乃春霆將抵青陽，聞忠逆率勇縣大股圍我石澗壩營盤，更番猛撲，與去歲環攻雨花臺情形相似。北岸事勢尤急，別無可調之師。因改令春霆就近由大通雇船北渡，先解石澗之圍。若能迅速得手，仍令回軍援江。日來竄江之賊尚徘徊於石門、街洋塘一帶，幼帥調韓進春進紮石門，洪春進紮都昌，屈蟠進紮樂平。春水盛漲，江磯船應足遏賊內渡。其徽州一路劉克襄等軍方與羣賊相持，爭戰不休，未知能否堵截。兩年來每當事機稍順之際，輒有意外波折，劫運茫茫，天心難測。國藩調度未善，亦實無所辭咎。所尤難者，餉項奇絀，爲自來所未有。二月入款僅贍局四萬金，江西省局竟至不名一錢。東征局餉船過湖覆溺，愆期不到，值茲徵調頻仍，竭蹶萬狀。且今年添募新勇，不下三萬，合之舊額，已近九萬。出入大覺不敷，仰屋竊歎，無所爲計。惟有籲求大力，俾度此艱危。承尊處解來第六批粵幣四萬，已至章門。第七批三萬八千又已起程。庸沾河潤，何敢更爲無厭之請。惟敝處窘迫之狀，以目今爲最苦。可否於廣東藩庫撥數萬金，趕解來皖，由粵帶項下陸續撥還。務祈與彤帥商定，概允速濟，叨荷雲情，感涕無量。

復楊厚庵軍門

頃接初三日手函，知定議春霆移紮孝陵衛，而令蕭爲則全部過江，紮神策營鳳門一帶，以保靈軍糧路。閣下察看地勢，最爲

精當！敝處相離較遠，幸得盡籌，就近酌度。鄙人斷不肯遙制更改。進近日各路軍情，閣下或不盡知者，茲分條陳布，奉商如左。

(一)今日毛蔣來稟，壽州已於初四日被陷。臨淮、瓜埠、中丞一軍萬分可危。該處爲數省樞紐，皖北根本。一有疏失，則朝廷將責成國藩親赴該處，或於閣下及雪霆三公中，派一人爲臨淮主帥，皆屬意中之事。此時不得不以救援臨淮爲第一要著。陸師無大支勁旅，可調惟水師往援事半而功不止於倍。昌岐赴援，尚須時日，緩不濟急。是以咨請閣下，與雪帥各派舢板四十號，由九洲洲下駛進瓜洲口，經洪澤湖，入淮，趕赴臨淮，助援雪帥。並請派丁彭喻三等好手前往。洪澤湖亦深知內外江水師前月惡戰，勞苦太甚，極應稍爲休息。惟臨淮關繫重大，非得力水師不能保全。而昌岐所部須俟質堂到後，乃能由滬啓行，閣下暨雪帥所部可以即日駛行十餘日，即可到淮，相較懸殊，故特變通辦理。務祈會同雪帥，慰諭各鎮，迅速成行，以措危局。至以爲荷。

(二)何紹彩四營，係義渠舊部，義渠曾經函調奏調。國藩業經允許，頃撥令拔赴淮上，隨同防勦。西河、清戈江兩處皆緊要之地。何紹彩既去，洪容海不能再動。春霆屢次來信，欲令洪赴辦理內應。此說本屬毫無把握。且洪去夏辦廣德、獻城之事，總誤大局。因其人近荒唐，凡緊要關頭，不敢派

洪承辦。

(一) 韋志俊五營分守夷關、莫縣。此時苗逆、鵬張，不能不留以防堵，未便再行撤調。壽州距定遠、鳳縣，不過二百餘里。自巢含至二浦，節節空虛，恐苗逆勾捻乘隙竄入。巢定一帶，祇宜增兵，不宜再減。

(二) 饒州、陶溪、渡洋塘之賊，均已遁去，並未大受擊創。回援金陵之說，似覺可信。洋塘之賊既退，則都湖各賊斷無持久之理。江西如果一律肅清，江味根與李席三軍可山石、太寧、一路打下，直搗廣海、東壩、庶甯、國之藩籬已固，金陵之後路無虞。然後再謀合圍之舉，較為周而若目下遽謀合圍，無論章洪不能調往，即使調到，勉強合圍，亦斷不能兼打大股，援賊長圍既合，援賊齊集，一處稍弱，全局決裂，不可不防。

(三) 忠曾究在何處？不能確知。今日接少荃信云：忠曾在蘇州城內，偏貼告示，將多調援賊，攻撲浦東、江陰、常崑，以解蘇垣之圍。來函則云：諜報忠逆在金陵城中，布置守禦。鄙意洪以金陵為老巢，李以蘇州為老巢。此時各顧本巢，其說近理。然即使果在金陵城內，亦不能圍住，不使逸出。該逆狡詐百端，一到合圍之時，單騎片刻即可遠颺矣。

(四) 調揚州防軍助勦一層，直夫將軍近有乞病之奏，斷不能至金陵幫助。其部下如楊心純等，去年即調之以共患難。

今年亦可調之以共功名。馮率亭有信請調助勦，將原信及做處復信抄寄沅弟處。惟調他處之兵流弊甚多，亦於寄沅弟信中詳言之。關閣下與沅弟而商，必須添調，或兼調鎮兩防之兵，或調揚而不調鎮，俟示知由敝處咨調可也。

復倭中堂。

接奉五月二十六手示，訓迪周至，感悚曷已！兵餉支絀，實當今之大患。即以敝處而論，本部八萬餘人，積欠已多，至十五、六箇月不等。近又添江、席兩軍萬人，舍弟亦增募萬餘，規取金陵，此外如李中丞所統蕭、毛、成、蔣四軍，向鳳、鄧，侍兼轄一年，凡有缺乏，惟侍是求。臨淮、袁、營、滁州、李營，向係自行籌餉，袁帥去後，唐中丞、李軍門，均須敝處協濟。客兵來援者，除去歲截留滬軍，業經撥還外，尚有浙軍劉、廉訪十二營，王觀察七營，留防徽州，不能不隨時津貼。從前徽、寧兩防，每月額餉二十萬，皆由浙江供支。侍接辦後，庚辛兩年，奏撥江西漕折每月五萬，壬戌年改為四萬，旋經沈中丞截留，而徽、寧兩防無一毫可恃之餉矣。江西釐金分撥協濟左、制軍、彭、侍郎、劉、廉訪、孫、副將四處，而實解敝台者，遂亦無幾。潯關洋稅夏間奏明月提三萬，近以此項專解江、席兩軍，前議遂不果行。綜計出入兩款，太相懸絕！夙夜戰慄，罔知所屆。侍深悉勸捐之弊，故丁憂再出以後，歷今六年，未嘗辦捐，抽幣亦非並政，而舍此更無可籌。才識短淺，耳目難周，弊端未剔，時時引以為疚。如老前

輩間有辦理失宜，用人不當之處，尙求切直指示，即當改絃更張，力圖補救。至詢及近讀何書，從軍以來，荒蕪日甚，終年碌碌，窮一日之力，每難了一日之事，偶得片刻少暇，或溫經書以資檢束。本年春夏溫詩經一過，現溫周禮尙未卒業。募中諍友，亦乏其選。殆因延訪之心不誠，故直諫之士不至。蒙詢查六人，黎庶昌，三月到營，派司稽查保甲，尙未試以吏事。汪瀚初，在采訪忠義局，現派皖南牙稽局。汪士鐸，本約今春來營，因爲胡文忠公校刊遺集，尙留總省。萬斛泉，耆德，宿望，不能遠出，侍去年械請賊中，承加意優禮。聘主鄂垣講席。甘紹盤，去夏曾派赴舒城散賑，今歲派查江西釐金，因病尙未起程。方士超，聞尙在山東，未得一見，其族有方宗城者，現亦在忠義局，頗能訪求善類，薦達幽隱。趙觀察答偽王書，措詞固多失當，其殉節亦嫌太遲。與其死於州，被擄經年之後，何如死於湖州圍城甫破之時，緩急一歲之間，殊有泰山鴻毛之別。侍深惜之，奏牘雖列敵銜，並非敵處主稿，迨上海業經籌准，敵處亦不使申論矣。

復史士良觀察

蘇省減漕一案，初次疏稿，滲漏原多，比來斟酌減賦，分數蘇松太三屬似應於三分減一之外，再減一成半，或使最重之則，不過半倍於常州，再倍於鎮江，庶於部議不甚相懸之義爲近。正在往返籌議，尙未上陳。至浮收應減，亦擬於初次附奏。緣發端之初，先舉大綱，未遑剖析條目。今尊情謂減浮收重於減賦，示以民析

官辦變通之法，并溯錄傳中丞摺片三件，原委詳明洞達，瞭如指掌。欽佩無似。惟減浮收一事，亦殊不易言。說帖中第二善，謂米價僅二千元。如本年五、六月間，滬院及裏下河，每米一石，均六七千文不等。目下新穀登場，尙需錢三千數百元，并非大災奇貴之年。此處一差，則所謂蘇松太五串，常鎮四串，均難遵定爲永遠遵行之例。鄙意減額賦，則一經奏准之後，亦無異議。減浮收，則參差不齊，莫能畫一。不特此縣與彼縣不同，即一縣之中，此鄉與彼鄉亦或不同，必須因該縣該鄉之俗而爲之，立制不必詳晰具奏，亦不能籠統出示。但令每縣官督紳議，章程議定後，於藩署立一案，據有民析官辦者，亦有聽民自納本色者，有定價五千四百者，亦有多於五千之外，減於四千之內者。有將大小戶名全行禁革者，亦有雖禁大戶，實仍含糊遷就者。有盡收銀洋者，亦有兼收制錢者。蓋減額賦則爲百世不刊之典，減浮收則無十年不敝之法。不如就詳縣因俗立制，反可垂久。弟辦江西減輕浮收一案，十一年定爲三千一石，元年定爲一兩九錢，其錯處在定價太少，告示又太畫一，將來皆非可久之道。一征本色，即須更改。江蘇雖與江西情形不同，而其不宜畫一出示則同也。惟傳中丞原奏所云：「欲減浮費，必先減幫費；欲減幫費，必先減運費。」此則顛撲不破之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浮費減法，弟所擬每縣各立一案，不知果有當否？幫費減法，將來普律海運，不修漕船，全裁旗丁，自不至復有幫費名目。惟運費竟不易減，須合江蘇之衆官衆紳，以全力謀



之。閣下既已函告少荃，更求密告珂鄉中外諸君子，示我機要，助我不逮，仰承指南，不勝感禱！敵處軍事自江右肅清後，黃胡古賴諸逆悉數下獄，圍我青陽，苦守三十七日，已無倖全之望。並恐其偏擾南潯，蕪一帶，因從金陵調回鮑軍，馳救皖南。上月廿七日，席喻李等軍合戰大捷，幸解青陽之圍。即令該軍進剿石埭、太平、旌德，將來由甯邑而進廣涇，鮑軍進剿甯都附近之賊，由建平而進東壩，各路均能得手，則皖南可冀少安。即徽州一隅亦稍釋浙省兼顧之憂。

### 復浙大山方伯

接誦環章，欣審幼帥病體漸痊，懼怖無似！前奏計已遞回，朝廷必有溫旨慰留，重以部下士民繫轅籲請，自宜仰承宸眷，俯順輿情。弟當重修尺一，敬致繫維之誠，尙賴雅意周旋，從中調護，至以爲禱。前得幼帥手函九江洋稅解皖一節，其形迹可疑之處，均經揭明，已無痕迹。蔡芥舟自皖回潯，弟囑其晉省一行，據湖口孫令面稱：「九江人人皆知不知省城何以竟無所聞？」饒州一案前聞吳守劣蹟多端，皆李寅王廷鑑等爲之爪牙，又李王阻撓釐務，私收整錢，故遂密札提訊。到皖之日，王託萬箴軒來說，乃知並非已革人員，飭首縣善爲看視，并未傳訊。一次僅將李寅等三人派員審問，阻撓均無實據，而吳守劣蹟則歷歷供出。本擬咨商參辦，因幼帥尚在假期之內，故暫置勿論。李丞誤稟未革爲已革，本應究懲，因王廷鑑煙癮甚重，平日好作狀紙，又逐戶收窩燈錢，爲

饑民所怨，係不知自愛之員。故僅將李丞撤去差事，王廷鑑當即釋回。李寅等則羈押備質。江釐爲敵處餉源，不得不認真整頓。而相距遙遠，弊難周知。敵處更動委員十五人，曾密開名單，請幼帥逐一察看。蓋深慮用人不當，貽誤匪輕。此後釐務及自皖派去卡員，凡有未妥之處，幼帥儘可切直見示。即閣下與雲吉亦當破除客氣，匡其不逮。幸甚！幸甚！多籌釐餉，以固軍心，鄙人之不得已也。因籌餉而擾累商民，大拂公論，亦鄙人所不敢出此也。青陽解圍後，本令江席朱李四軍進勦石太旌德，由甯邑而進廣德，鮑軍勦水陽新河莊一帶，由建平而進東壩，柰江席兩部病卒太多，稟求養息彌月，不得不暫爲停頓。頃味根軍門來皖，面與商定，該軍克復石太後，請其移駐石門洋塘一帶，爲江省北邊坐鎮之師，並顧皖南邊界。揆度賊勢，無論蘇浙兩省何處得手，挺而走險，祇有江西是一條生路。故無論小股大股，強賊弱軍，皆有必覆江西之勢。克庵業已返浙，岑元又復多病，不得不留味根一軍札於江境，一有緩急，江省認饒州一路段王認景鎮一路，庶幾稍有把握。席君現與味根齟齬，尙難遽定駐防之所。請稟商幼帥，便中示及，弟亦即函商也。雲吉已札令西來，日內料理行裝，即可就道。

### 復吳竹如侍郎

接誦惠書，具聆讜論，陰消陽長，是傾否交泰之機。閣下與諸君子穆穆在朝，經綸密勿，挽回氣運，仍當自京師始。人才不振，各處皆然，捐例保舉兩途有積重難無之勢。然明知其弊，而無從禁

止。醫之醫者知病難矣，而制方更難。或有方而無藥，或病重而藥輕。故嘗謂錯枉無益，舉直而能使枉者變化則益矣！去邪無益，用賢而能使邪者懲改則益矣！剛藩在外數載，吏治毫無起色，皆坐不能得良吏以風示衆僚之咎，用爲大棟，皖省用兵太久，蹂躪不堪，人人視爲畏途。通省實缺守令不過四五人，弟向江鄂等省商調數員來皖，亦乏滿意之選。兩科進士卽用，及本屆拔貢、朝考，并大挑教習等班，現在到省者不過二員，每一缺出時有乏才之歎。而地方之苦，百物蕩然，公私赤立，民固無以自活，官亦幾難自存。又或到任未久，寇氛踵至，縱有賢員莫能措手。卽行軍所過，亦往往百里不見炊煙，竟日不逢行人。忝司兵柄，又爲民牧，環顧遺黎，但深內疚，而敵部人逾十萬，又兼轄希菴中丞全部，各軍積欠已多，至十五六箇月不等。又須月協臨淮二萬，李軍門一萬，自丁憂再出，歷今六年，從未辦捐。除釐金而外別無籌餉之法。日執此垂盡之商民，而與之剝膚及髓。來示所云寬一分則受一分福者，夙昔亦嘗服膺斯言，事勢所迫，大負初心。古人謂「兵者不祥之器」，良有味乎其言之也。幸邇來軍事頗順，皖南連克七城，五隘，金陵合圍，蘇州克復，苗逆授首，壽州投誠。意者天心厭亂，東南蕩平，卽當奉身而退，避賢者路，不敢久竊高位，重蹈魯尤。相知有素，聊布一二。

復倭中堂

接立冬日手書援引古誼，期望深遠，非所敢承。久香前輩來

此，詢悉起居多福，進德不倦，常至翰林院與羣士講明正學，誘掖人材，日新月異，欽慕何窮！此間近事頗順，皖南自青陽解圍後，投誠僞王二人，誅戮巨首數人，連克七城，五隘，金陵遂得合圍。蘇州亦已克復。長淮南北，唐富及李世忠之師，次第進剿，各圩紛紛叛苗從官，適值僧邱南下督軍大戰，蒙城解圍，苗逆授首，懷遠壽州各城先後反正。意者天心厭亂，掃蕩有期。惟金陵洪逆守禦尙堅，忠回輔堵各酋均未就殲，凶黨尙不下百萬，降衆亦未易安插。未知此後別有波折否？烏怯弦聲，蛇龍弓影，剛藩更憂患，皇皇焉不勝其後慮也。來示又引廉蘭李郭相助，幼丹中丞引疾之舉，侍前并無所聞，得信後卽兩次專函挽留，適奉賞假四箇月之諭，沈帥未待假滿，於十月初三接篆復位，似可化去嫌疑。至何守栻被劾，係元年三月之事。當時聞有來皖投效之說，厥後并未前來。其同案被劾之第一名爲道員徐文藻，曾來敵處投效，未經收錄。何守或因此裹足，亦未可知。今爲時將滿兩年，該員未必果來，來亦必不收錄，請釋廬念。此事曾由御史入奏，欽奉十月十八日寄諭訓飭，其實并無投效之人，豈有簸弄之事？侍亦不欲覆奏，恐妨言路也。

復吳竹如侍郎

承詢及滁州事件，自苗逆伏誅後，接李世忠兩次咨呈，一請所部兵勇作何調遣，或遣散歸農，一請呈繳職位。弟見其知幾引退，求保末路，苟可弭此兵端，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咨令將該營

遣散給以復函示以至誠復接其呈稱已將五河兵勇撤遣回籍其等不天六等誠亦卽次第交出弟翁不敢信之大甚旋又派王廷瑞陳自明唐下田三將同聚謁見據稱該營散勇三月內必可辦結事宜概由自備不必由敝處發給該提督退歸何地靜候示遵宮面約二月一散勇榜以三月底爲期一令該提督四月初親來安慶一見董赴松滋履任再請開缺回籍并給復函以申明之旋又接其來信改罪其母爲言似有留戀舊鄉之意弟又與之約法三章不準仍在舊縣逗留僅一有梗違卽當奏明聲罪致討如其一一遵行日內必有確信再行專疏奏結請降明諭以釋羣疑而安反側又承詢及皖北釐卡林立一節元年春間奉帥初派人至六安設局抽楮誠不免有太密之處厥後馬軒來省弟託其寄信六安紳翁一詳圖見示裁去數卡較前似有條理其官紳中飽一層察訪官難周徧蓋因無直可剋故奸亦難於全避容再密查懲究以挽流風金陵一軍正月初攻克鍾山賊壘遂合城圍迄今已兩月賊并不懼懼亦無糧盡確耗城內又備種麥禾青黃盤望是以食餉而我軍欠餉十六七箇月比諸米價昂貴營中多有食粥度日者時時以乏食爲慮且譁言爲慮深懼不能竟此一得之功戶部疏中言湖北每月協我五萬四川月協五萬湖南月協二萬五千江西月協三萬云云實則四川兩湖三省四年以來並無協費餘毫之款江西除撥金外亦別無月解之款去年湖關解到一月洋稅萬五千金因沈中丞盛怒已退還矣不知戶部

何故疑我得此巨款弟嘗謂用事日久恐人疑我兵柄過重利權太盛良以管埋戶部尚疑我廣攬利權則他人之懷疑可知用是竟有揣揣之虞春冰比雷肝風之疾未知能否痊愈精渴克復之後臺逆大舉上犯徽郡徽軍迭次蕩擊未勝後挫該逆乘勢下竄不特江西復遭蹂躪并爲粵粵兩楚之患尤用憂灼知關庫注謹布一二

復富安將軍

頃奉惠并准大咨雄師先後南渡迎擊援賊踏平四學丹陽不日可下威樓遠耀善績日隆企佩無已鮑軍門本擬會剿鄂陽比因中壩守兵太單分撥數營前往又因中壩之賊由皖南踴竄江西據報人數衆多已咨請李中丞派兵接防中壩旬容騰出鮑軍上援江西如丹陽已克請麾下與鎮防撥兵駐守丹全兩城如丹陽尚有負隅之賊新軍未接中壩之防已檄令鮑軍赴此時勢會潮丹邑想亦能遵辦也袁汰賊軍一節敝處相距較遠不甚深悉請閣下隨時甄別陸續裁減其練營兵缺在揭募補者查撤後將該缺咨明原省另補不特在揚防可微節餉工卽在該省練營亦大有裨益至裁撤老弱殘疲卽由省出之款項量增留者之月餉並籌周妥尤深佩服請卽照所擬辦理此間餉項亦已奇絀積欠至十八九箇月不等名爲金陵各勇月支四兩二錢練營月支四兩實則自去年以來從無一月支至三兩者間或一月并未支得一兩達營轉戰南北尤爲窮苦貴部在丹陽等處與逆軍

互相往來，當可得其大略。聞滬軍所得較優，楚軍亦甚窘迫。特比敝處稍豐耳。弟昨札萬方伯在泰州設局勸捐，明知絕無補益，不過借此以維繫軍心。知關廬注附報一二。

復李松崖軍門

接廿七日手書，具悉全椒、天長、兩城均已退出，其來安、滁州、六合等城，不過四月初二、初六之期一律撤退。退誠明決，佩服曷任。聞全椒所遣之勇極爲安靜，自係台端於飭散各勇時預先告誡，諄諄開導，尤見盡籌周妥。雖陰雨過久，餉鹽未售，而於前此所訂撤退月日并未愆期。弟在外多年，深知辦事之難，斷不以延誤見責。哲嗣來省，會晤數次，曾以去歲新收于李之黨不及貴處舊部之安靜，請閣下再加簡汰，并有一咨奉商，不知已接到否？又不知陳自明業已起程赴池否？如業經起行，則亦不必往返更換，強以所難也。昨初五日，尊處派唐鎮玉田來見，述及助餉三十萬串，并將耕牛籽種概給滁民，不取原價。此等高厚隆誼，實爲近世所罕見。敝處餉項正值奇絀之候，得茲巨款，三軍感德，但必須奏明請獎，乃敢領收。所有閣下遣散各勇，俯給途費，城池帶卡，一律交清，不願到任，徑請回籍。諸事弟當即日具奏，另咨奉達。其散給滁民牛種，捐助敝處巨餉二事，則俟公贖到日，另行續奏。至來省會晤之期，遲速聽閣下自酌，使弟去歲之言，一一不失信於中外，則盡善耳！

復沈幼丹中丞

頃奉惠書，猥以金陵克復，遠蒙藻飾，感悚曷任。枝葉翦盡，克城本意中事，而賊糧未罄，乃以無數地洞苦攻得之，詳細情形已於二十三日具奏。錄稿咨達冰案。弟拜疏後，即日束行，二十五日抵江甯省城矣。提訊僞忠王李秀成，自寫親供，至三萬字之多。洪逆之子洪福瑱，忠曾供已挾之出城，而後分散。敝處追兵之將，稟稱圍殺淨盡，附近如溧水、句容、溧陽、丹陽、東壩、高淳、建平各處，兩旬以來均未據報有竄賊經過之事。初九日，接甯以守將稟稱，難民所說有逃賊數百已入廣德之事，並云僞幼主在內。不知果否？承詢智摺成式，敝處並無舊案。此次亦尚未議及。惟皖省朱學使、鎮江、馮督辦均以見詢，想系不可少之儀文，擬即辦四六賀表一通，款式仿三大節之例。八月間專差賚京，不知兩淮江蘇如何擬法耳？

復喬鶴儕中丞

頃聞疊奉五次惠書，具悉一切。猥以渥邀異數，歷舉前賢，相況自惟德薄能鮮，忝竊非分。值聖代中興，百靈效順之際，而不才會逢其適，一門之中兩膺懋賞，又復天語褒崇，重於太華，感涕旁皇，何以克稱！來示以文臣授鉞，南士分茅，鮮有完人，自慚弱植，彌遜前修。張孫既贖於前，徐葉復顛於後，儀監不遠，敢忘威懼。台旆巡視正陽，移節壽春，奏明駐正，不如寧壽已否？接奉諭旨，鄙意亦以壽州自古雄鎮，迥非正陽可比，便中當一附陳。蔣之純、六安、七營，尊處奏令進紮英山，該道來稟，敝處業經批准，其留二營駐六

係該道自顧口糧根本之地亦不能不允其所謂金陵各營紛紛告假稟請全數裁撤弟即趁勢遣撤一半勢不能遽爾移營他去二十日有一奏片容當咨達冰案。目下無兵可以撥赴皖北深爲悼歎。承示皖北軍務由鄙人核辦斷不可如此且奏列下鮑軍大捷江西將次肅清敵處兵力有餘將來必調勁旅會勦皖北豈敢置之度外弟擬於九月移駐金陵善後事宜未知何處下手本難兼顧而皖北相距又遠軍情變動更難遙制仍賴籌畫顧畫照舊主持幸勿過存謙抑且楚北督撫同在省城此間向係分駐亦大有區別也。鎮派防皖南且壽春本缺管印收文暫可不必揀員委署指日湖州克復即令易鎮馳赴壽春本任亦尊處一好幫手耳承詢賀表成式敝處並無舊案此次亦尙未議及惟朱學使馮督辦沈中丞均以見詢想係不可少之儀文擬即辦四六賀表一通款式仿三大節之例八月間專差賚京仍須查明兩湖是否進表若官帥尙未舉行弟亦不敢爲天下先矣。

### 復丁果臣

承示箴言書院來歲開館擬請汪梅村兄主講鄙意書院常課必當以舉業爲主非精熟八股八韻之學則羣弟子不相親附若八股八韻既足服應試者之心而經史古文又足鑿高才生之望此爲山長上選不可多得其次則以八股八韻爲重易以鼓舞士心蓋應試者多而高才者少天下皆然譬之簫桴士鼓古則古矣而不適於耳茹毛飲血古則古矣而不適於口誰復親之梅村

兄學問淹雅人品高潔鄙人素所企仰但棄置軒扃爲時太久目疾亦難痊愈閱文費力若蒙教鄉間書院恐曲高和寡從者寥寥終歲更無澹然之音來書謂係文忠遺言自不可違頃已函致梅村姑爲勸駕俟接其復書再行奉聞。

### 復鮑春霆軍門

閣下前敵多年肅清數省每大遇股悍賊狂風駭浪悉賴貴軍捍禦化險爲夷固宜天語褒嘉賞延於世而六月二十九日諭旨特將此次雖已加恩仍俟江皖肅清同膺上賞之處溫綸宣示尤爲非常之榮企祝曷已國藩謬踐戎行德薄能鮮全賴閣下與楊彭胡李諸公維持一切實因人以成事敢貪天以言功乃叨朝延逾量之恩更承僚友過情之譽寸衷深抱不安湖州廣德克復後餘賊數萬仍圖竄江貴軍宜留駐撫建備勦此股已於公牘批答并於十三日出奏謝恩摺亦已辦好十七日專差進京即當抄稿咨送尊處。

### 復吳仲山漕帥

復設淮揚道員缺一疏大稿詳明周妥請即掣銜山尊處繕發數百年來修治河道耗盡帑藏費盡智力其間專固河隄以防潰決之工不過十之三四益修運道以資漕舟之工實占十之六七今若驟復河運則黃運兩河之歲修從此大增而釘造漕艘數千亦須另籌巨款故揚道之缺雖請復設而鄙意仍主海運之說惟才短識淺未能通盤籌畫閣下專主漕政習珠在握究竟湖廣

江安概改海運，有無十分窒礙之處？其海運之費較之重整河運之費孰多孰寡，便中尙求詳示，不勝企望。慶雲小挫兩次，此間亦有所聞。全軍覆沒，則去得確耗。英山之賊敗遁，鄂邊喫重，已檄蔣道一軍援楚。前調金陵萬人進英山，結調廬、桐城防軍八千進霍山。先後到防，未識果否有裨。弟初一日自安慶東下，初七抵江甯省垣。相去日近，音問易通，良用快慰。祁中堂來信收到，俟摺弁北上，再有裁復。幼章方伯靈柩西歸，一切俱承照拂，具見高風古誼，佩慰無量。

卷二

閣馬穀山中丞

初十日抵江甯，接奉諭旨，命閣下開府越中，留駐安慶籌辦一切。比卽恭錄咨行，慶忭無量。頃接初六日惠書，欣悉皖垣安謐如常，英山肅清，并蒙籌備援皖各軍米糧，至以爲慰。鄂邊賊氛甚重，業經批令蔣之純迅速援楚，兼顧皖境。鈞障等營已抵中、河一帶，該處難於辦米，頃已批令鈞軍回駐桐城，陸軍移駐六安，皆爲易於採米起見。并擬檄朱南桂駐宿松，朱洪章駐太湖，劉南雲駐安慶，宿太皆通水運，且係最要門戶。劉則在省便於養病，非有大股入皖，不輒調出。鄙見如此，現尙未檄行也。此五軍皆需餉甚急，請將皖倉之米，竭力供支。江外糧臺目下無銀可發，弟爰灼之至。嗣後擬將東征局之月餉，贖河華陽鎮大通應解金陵之釐金，

江楚兩局應解金陵及鎮江之鹽釐，正陽卡北鹽之釐，此四款者，概解江外糧臺充餉，卽日分別咨行，刻下然眉之急，則求軍下於司庫設法騰挪接濟，以免決裂。閣下交卸藩篆後，糧臺釐局二事，仍屈長才妥爲經理，至以爲慰。英、西、林、山、西路漫水河移紮霍山境內，稟請入駐六壽平坦之地，統兵頗多，恐未必能回安慶，遽履新任。皖南肅清，檄易鎮於十月到壽，春任，朱令錫圭如同旌德之任，聽候卓裁。

復喬中丞

十三、十五等日疊布復函，計達台覽。連接四次手書，敬悉一切。蔣之純援鄂甫抵羅田，而成軍門大吉戰受子傷，富都統馬隊營壘失陷，石鎮清吉赴援陣亡，賊氛甚熾，秀相咨調劉朱等軍援鄂，比以各該軍病者甚多，目下祇能自顧皖境，難遽赴援鄂中。咨復秀相，頃復抽調易鎮開俊所部北渡，將來亦駐潛山一帶，爲游擊之師。英、霍兩縣有英、郭何等軍分防，當可自固。樊離、何紹彩進駐英山，似有難色。該處辦米極難，專供何軍，猶慮不給，斷不可再添他營。弟之令鈞軍駐桐、陸軍駐六，亦專爲易於辦米起見，并無他意。平日得營一飽，臨急庶肯出力。歷觀行軍不先算運米子藥者，類多敗挫。英、西、林現在統兵，自難遽回安慶，接履新任。藩司一缺，或請數山暫緩交卸，或令小宗升署聽候卓裁。穀山業經開府，而督撫尙以札文施之，縱稟或情願，吾輩終覺不安。如小宋專署藩司，其臬司一缺，勒道尙未服闋，礙難派署。博葉王三員均不相宜，有



吳坤修號竹莊者，軍務地方均算好手，曾放南甯連遭被劫後，又經累保至記名臬使，寄諭以西北需人，問過兩次，弟以此帶勇相安，故未令去。或令張署臬司，署院南道，或竟令署臬司均聽。據張擬於肅清院南案內，保實授院南道，目下則尚係湖南道員。吳係布政司銜，記名臬司，尚非院官，二人皆不甚合例。然勒道亦不合例，目下擇員自以二人爲相宜，所酌之至。願鳳道缺，前經函復請於陳心泉，馮魯川兩守中酌委一人，已否札行。心泉擬保道員不日出奏，孫琴西來信已由淮回籍，偏親年老，無意出山。自是君子之正道，亦人子之至情，留營一節，應作罷論。蔣道英司及出力各員保獎，應俟軍情大定，由尊處主稿會奏。敵疏請簡考官，已奉諭旨，即著禮部改題爲奏，迅速辦理。具摺時，倉卒未及會列台端，與少泉之銜，此弟之疏忽，伏乞恕亮。安徽抵徵一案，頃已變銜出奏，抄咨冰案。

### 復厲伯符方伯

國藩抵江甯後，區畫一切，碌碌鮮暇。江南鄉試定於十一月舉行，貢院比已竣工，科場事宜次第辦理。惟書辦殊少，手咨借鄂省書辦乘船東下，不知趕得及否。乞閣下力贊成之。皖北肅清，卽柳蔣之純援鄂，旋聞石鎮蹉跎，富營失陷，賊氛熾熾，續調介正等營赴鄂，尙未起行，接之純稟稱進兵，水會合成。武臣攻克賊壘，大獲勝仗，爲之稍慰。介正三營前經咨商，分別遣散，因鄂境喫重，該營本係鄂軍勁旅，是以批令西上，援鄂不遽撤遣，據稟擬

於九月廿八日起程，旋接秀楷咨據鄂台詳查截贖銀兩，飭令折算札行稟復。據蕭慶衍士清泉兩軍稟稱，實無空際，敵處從寬批准，非市恩也。實見該二軍困苦太久，目下立見決裂，如此彌縫，以全體面，具有苦心。一則使該二軍歡欣而去，一則使鄂台今冬無索餉之苦。其詳載弟此次與官相函中，閣下可一索閱。介正三營尙屬鄂中勁旅，似可不必遽撤。蕭軍欠餉，此由敵處全付，將來應由鄂台籌散處者，尙求設法籌還，至以爲懇。

### 復彭玉琴宮保

前月十五日勦復一函，計當遞到。本月六日，接手書兩件，敬悉派防黃廣擊退賊衆，沿江稍安。至以爲慰。廣濟德令黃梅史令畏葸無能，而德令演戲捏功，尤爲可惡。尊處既已函知厲伯符當必稍加懲辦，厚庵回湘募勇赴日，需餉頗鉅，江西七萬已有成議。湘浙蘇及東局四萬六處，以鄙人計之，鄂粵兩處未必應手。湘浙蘇及東局四處當可得二十餘萬金，敵處銀錢概爲遣勇耗去，除給途費外，尙給此閱之期票，與長沙之期票，就鄂省協勦金陵之兩軍而言，蕭慶衍一軍遣散，由敵處全給三十七萬，梁美材等一軍回鄂，由敵處給餉六萬三千，皆訂四箇月交楚。而沔沔弟所部吉中各軍，則較之蕭梁兩軍欠餉更巨矣。劉朱等軍由沔太援勦蕪黃，又不能不籌發行糧，厚庵囑蕭籌助八萬，竟不能立時付去。稟奏調唐桂生蔣之純兩軍西征，唐之行擬糧由此開發三箇月，蔣之行糧此開與湖北擬各發一月半。此二款者，敵台須

籌十餘萬，較之八萬之數，有其過之無不及矣。之純援鄂，襲擊羅田，進兵蘄水，攻克賊壘，解成武臣之圍。羣匪下竄，山潛霍山，皖境喫重。國藩添調涇陽易開俊一軍北渡，擬以劉朱三軍爲前進之師，而以李王易三軍爲後繼之師。其梁美材、王清泉等介正三營，亦由金陵回鄂助勦，不知果能力遏寇氛否？厚庵以水師十營歸敵處調遣，義不容辭。其水師立營分汛，務請迅速派定，以憑具奏。九舍弟十月朔已起程還湘，途次當可接晤。吉暉弟之濕毒與肝鬱兩者，病俱不輕，殊深焦灼。

復吳仲仙漕帥

南漕概改海運，自是天時人事窮變推移之勢。承示江北各屬及皖北之山洪澤湖北達者，先辦河運，以免紆途運滬出洋，而舊制亦不致全廢。具見卓裁斟酌妥善，弟雖主海運之說，而亦不敢竟廢河運。蓋以北運河水一經數百年勞臣經營而成巨川，豈宜以停運之故，墮昔人莫大之功？惟修造漕艘，弟意不欲太驟，不欲太大，不欲以例價責成。旗丁自造太驟則無此巨款，太大則難於浮送。或者千里深通一節膠淺，又增無數浚河之費。責成旗丁自造，往往一丁造船，舉族斂費，能趁閣下任內革此虐政爲幸。將顧全此三者，則江廣三省似不能不以海運爲主，而河運僅堪爲輔。芻蕘之見，仍求切實指示爲荷。本科鄉試已咨請蘇撫監臨，少荃宮保來信，定於月半前到此辦理一切。宜春畚學使如已到淮，請催其刻日渡江。如尙未到，即將學政關防派員資至江甯，由少

荃代辦錄科。鄂中賊氛甚熾，蔣道山、英山、援鄂、攻克蘄水、賊壘，解成武臣之圍。鄂省東界已鬆，皖省西界喫重。比飭劉朱等軍赴鄂合勦，而涇陽防易鎮一軍北渡與鈞、障等營防守皖北，爲劉朱後繼之師，未知能否有裨？

復彭宮保

疊接手書六件，敬悉種種。國藩亦有無數事件，急欲熟商。柳壽田會充敵處支什哈親兵營之立，柳壽田及各哨官皆係鄙人自募。鄙人現尙有兼轄水師之責，乃昨撤柳壽田之委，閣下竟不令其卸事一日，離營一日，亦不許其來金陵一行，僅借成發、翔兼管之名，俾柳壽田任事如常。此等舉動，若他人以施之閣下，閣下能受之乎？閣下於十一年冬間及此次皆勸鄙人大義滅親，舍弟并無管察叛逆之迹，不知何以應誅。不知舍弟何處開罪閣下？憾之若是，來示謂國藩將兵則紊亂，鄙人在軍十年自問豐贖不至於此。舍弟之賢否，吉中營之好友，鄙心亦自涇渭分明，亦自能訪察。外間之議論痛詆吉中營者，以閣下爲最。此外官紳商民，水陸各軍有貶吉中者，亦有褒吉中者。若如閣下之所詆，則安慶金陵之紳民必痛憾吉中營入骨髓矣。柳壽田明知閣下與舍弟積不相能，而故言責割耳，謂非有意挑畔，其誰信之？吉中之勇，既有所挾以凌人，而反不說出營名，露出號補，直待打舉制畢，始行說出吉中二字，又誰信之？國藩擬於十一月初交卸督篆，挂帆西上，仍駐安慶，就近調度。比之少荃熟商，已檄調劉銘傳等帶淮勇北渡。

隨勳并飭劉南雲等軍徑赴黃州追勳鄂賊德字營願赴鄂省歸李與吾處所欠之餉暫給三四千金作路費其餘在釐卡領取領至十月底止即可照此飭行敝處匱乏異常即求尊處先墊三四千兩代發該營路費稍遲亦由釐分釐卡解還歸款熊令炳南之子被劫斃命一案尚有正兇未經緝獲許鼎臣等拏辦此案極爲妥速可嘉必須優保專泐布復

### 營務中丞

淮南協餉前因鹽務疲敝月解三千本不敷用日下釐事稍有起色尊處書餉甚迫應飭運司寬爲籌撥業照大咨轉行運司矣統計皖北兵額六千有奇尊意以勇改兵先行全補該勇等籍隸本省亦無不願事屬可行惟皖北勇丁淮勇之隸少泉中丞部下者現尚出征未遑議撤此外各軍皖勇求其銜礮嫻熟隊伍整齊者殊不多觀恐補足亦未必有益至皖省額定兵數八千六百七十三名徵調誠屬不敷然承平日久綠營兵丁實難整頓弟官京曹時曾上疏請裁額兵五萬近在行間閱歷多年益覺綠營習氣過深難於挽回將來東南大定勇丁全撤弟仍主裁兵之說不主增兵之說蓋平日養兵之餉雖少於勇一經征調出境則調兵一千較之募勇一千其費更多而數至千人必雜湊十餘營之將弁以成軍臨陣殊不得力弟所以病之而不輕用也遵赴皖鄂勳賊一疏奉到諭旨命國藩無庸前往仍駐江甯督辦一切已咨達冰案

### 復官中堂

頃奉環章敬悉一切此次秦豫捻合股東趨以援救老巢爲名實則窺伺漢黃德等處分投野掠爲鄂皖兩省之患仰託元老壯猷勳撫兼施寇氛淨盡餘捻敗竄不久亦當殄滅成棧遠耀佩慰曷任弟前奉會勳之命奏明移駐安慶六安得旨鄂事已鬆無庸前往仍駐金陵籌辦一切比已恭錄咨達並飭劉南雲等軍迅赴黃州劉銘傳等軍往紫三河尖弟擬親赴黃州一行面囑諸將妥商一切目前科場未竣李中丞抱病未能遽定行期鄂中旣已無賊王清泉等營自應遣撤以節餉需以庵募勇赴甘肅餉頗鉅兩囑國藩籌助八萬敝處銀錢概爲遣勇耗去除給途費外尙給此間之期票及長沙之期票實不能應厚庵之求惟唐義訓一軍赴甘敝處須給行糧三萬則義不容辭耳蕭軍遣資三十七萬有奇王軍遣資六萬三千有奇皆訂四箇月交楚除長沙期票外金陵期票須十九萬餘兩之多敬求閣下酌量速解若干弟亦深知鄂中匱乏異常但求稍分敝處之重擔則爲惠多矣劉朱等三軍奉旨歸尊處調遣弟已諄囑該軍等恭聽指麾惟三人皆係平行彼此不相統屬又劉連捷之病近於內傷一軍不能獨當一路以後尊處如有調遣總須合爲一路不宜分散調則同調進則同進其小小分支則總三人自行斟酌可也

### 復富將軍

大疏請撤揚防兵勇與此閱會奏之摺意見相同遣撤之意

爲數甚鉅。凡各處有可設法之處，均須挪移，先儘欠餉，從容歸補。挪款。曾奏借用漕折，如奉部議准，則得此巨宗，此外可不需零挪矣。旗兵房舖田地，自應分別查明。尊意另設一局，立限呈報清理，事屬可行，但須由後局總其成。蓋各省善後局之案卷，將來皆移存藩司衙門，即旗兵之田房，亦須藩司衙門存有案卷，乃可經久也。其會銜告示札飭，俟閣下移駐省城，再行會辦。沙田柴洲進款甚巨，曾經戶部具奏，諭旨飭弟等查辦。弟前駐上游，故由少荃中丞派員辦理，至今尚未覆奏。此時舉辦，俟遵照部議而行，無須專奏。尊處如實查有新洲沙田之數，有善爲籌辦之人，請令其具一詳細說帖，傳觀參酌，以憑覆奏。少荃中丞現在閣中抱病頗重，俟其出閣，當與之縷商此事，再行奉聞。

復朱久香學使

適閱邸報，欣悉二世兄十一月初八日引見，旨改庶常，家慶國恩，并賀無量。優貢解卷，改題爲奏，想亦可行。向係撫署會題，此次改奏，不知尊處主稿乎？抑撫署主稿乎？祈函致爲中丞一函，此間科場已於十五日揭曉，關舉博大昌明，美不勝收，而榜前賞識如王恩培等卷，果列前茅。第六名賀廷壽，不知即水西門送別時所示者否？安慶拔貢八人，而得雋者五，衡鑿之精，尤推正法眼藏也。少荃初一日出關，初六坐輪船回蘇，穀山亦於是日起程赴浙。珂鄉人士，無借江南貢院之說，穀山擬到浙後籌款興造貢院，當不致苛派累人。蔣蘓泉改官提督，此間尙無所聞，想是謠傳。安慶

城外搶案，已批飭嚴拏務獲。小宋兼任兩司，誠爲勞勩！頃聞李道晉省，已接臬篆矣。穀山言豹岑於燈節後進京供職，想係確信。楊永芳已加札派委孝鳳素守禮經，未必肯無故奪情，此間亦有人浮於事之患也。春秋傳服氏逸注，見本經正義與他經疏中史記正義漢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亦多引之。李君杏邨集本定已大備，此間書局劉伯山之父孟瞻先生亦治左氏傳逸注者，伯山或可任校勘也。

致李小湖大理

京華盡載，曾觀光儀，近歲展轉兵間，無緣瞻對。伏審乘輅闕，綉彩節吳門，爲國儲財，矩司空之家法，明刑弼教，踐大理之世官。方資禮樂之風，以靖干戈之氣，而遇文成誓墓，錄就歸田，迴宦海之征帆，主帥山之講席，仙雲彌好，聊月自高，遜聽之餘，傾企曷已！  
 潘夙乘疏庸，謬膺巨際，際中興之景運，值元惡之貫盈，倖收建業之城，稍雪數天之憤，思欲蕩滌瑕穢，潤色山川，爰開甲子之科，冀采東南之美，牛斗之英，光依舊，龍雲之際，會方新，既占二八之升，於斯爲盛，更思九兩之繫，以道得民，登彼鍾山，問誰鼓篋，周彥倫之隱廬，何在？雷次宗之精室，焉存？瞻焉顧之，可勝喟歎！將投戈而論道，擬置菴而習儀，載葺講堂，重開學舍，議擇大宗師而從事，乃集都人士而共謀，僉以爲閣下天人通貫，望實並隆，正直剛柔之德，三文行宗信之教，四早已施於有政，可以爲師，不揣愚蒙，敢爲禮請，聆羣倫之陳說，證衆志之歸依，試述一二，略塵清聽，或謂

地以人傳文與年進昔使星之戾止猶祇雪之方張金陵適陷於黃中下節莫游於白下。鐘阜之煙雲寡色。蔚山之香火無緣。今則虎踞龍蟠江山如故。鸞飛鼉振。旂鼓一新。培此邦之英華。補當年之闕憾。咨詢碑碣。憑弔滄桑。扶杖而吟。皆或詩料。攜朋而出。亦有勝游。躡惜抱之前塵。定卜伏生壽永。沿隨園之舊例。何憾。惜。惟兒遲茲一說也。或謂古學凌夷。今文粵衍。江南之顧惠錢孫洪張段。江北之閻賈王任劉阮焦汪。并皆與會。儒宗熙朝者。碩似流風之漸沫。擢墜緒之將淪。閣下則嚼古得裁。接人田枹。周莊孔包。贏越劉催。德之卷五千支。公之籤三百未足喻其宏通。自合資之提唱。集中經解。策問。諸目。小游學海。即是津梁。茲一說也。或又謂士鼓不能啜九成。椎輪不能禁五路。徇俗之藝。羔雁藉以先資。大漸之文。蟻蟬豈能速化。或非丹而是素。遂愛古而薄今。技縱屠龍。骨誰市駿。閣下則以鄭許之學。淵雲之才。濂洛之傳。正嘉之格。合之於一手。沛之於寸心。洗洗庸音。追軌前哲。談藝必衷於古。教人必盡其才。下宅試帖小詩。律賦末節。亦復力排俳巧。崇尚清真。餘技足了乎十人。端儀合光於四國。茲一說也。或謂儒生貴在識時。經術原以致用。儻使千言落紙。詞盡筆灑。遂致一策莫籌。儒爲詬病。閣下則親編堯典。總答蕃書。壽天日之昭垂。紀海沙之漸被。中更潢池之微屢。陳軌里之條。天人治安。遠矚夫輩。董賢經義治事。定繼夫蘇湖。此間百度維新。五咨并用。廣設中衢之酌。樂聞鄉校之言。咨政乃魏之客鄉。議兵即齊之祭酒。通名鄭里。應仲遠之譽。

望彌隆折節陸生周孝侯之風。裁益峻茲亦一說也。綜是羣言。敢祈一語。輒令僂從。祇近高軒。母金玉爾音。願屏繁雜之雅。如松柏之茂。共培梁棟之材。區區寸忱。伏惟垂鑒。

復丁松亭侍御

猷歲發春。伏審榮問。日新。龐祺川至。鳴朝陽之丹鳳。迓溫詔於紫鸞。引企吉暉。慶祝無量。弟久從征。役毫無禪補。仰託朝廷。福威獲藏。金陵之事。免於謗責。爲幸已多。迺蒙聖主。逾格之褒。并叨知好過情之舉。撫躬循分。但有祇懼。自金陵克後。移駐此間。奉命赴楚。督勦。旋以鄂境無賊。免其西行。豫省捻蹤。尙可西軼。嶠南。東窺。梁宋。不獨珂鄉之憂。亦鄂皖之公患。閩中賊勢。蔓延。援師前挫。江西楚粵。皆接閩疆。猶多後慮。國藩才識本極薄劣。精力近更衰頹。久處兵間。疲瘁不堪。事事回憶。西江奉使。並轡南行。昕夕晤言。可勝今昔之感。張令紹英。未來敵處。無由悉其行止。許主事長怡。於敵處亦有世誼。前經委辦江西糧臺文案。每月薪水四十金。亦不甚薄。乃干預本籍地方事件。妄動文移。渠身在江西。行文原籍。徽州府則用照會。行文歙縣。則用札飭。皆毫不干己之事。弟惡其謬妄。撤去糧臺差事。渠頗怨望。揚言到京。必請御史參奏。不知在尊處如何措辭。乃遷怒於其鄉人程桓生。誣枉多款。弟在外十年。從無一字議及京中長短。惟許長怡年少猖狂。顛倒黑白。弟若非念許王翁家式。微太甚。必當據實參奏。因便密布一二。伏希鑒照。

復何小宋方伯

院屬後種之麥多傷，先種之麥無損。二月中旬以來，春晴和暖，下游之麥，茂美異常。據農民云：『可得十分收成。』院境之麥計亦可豐收矣。五河之米業，經批令再買三千石解皖，並札賀委員籌若在於五河鹽簾項下撥用，合前爲六千石。此外又有贛州之穀，饒州之米，無爲之穀米，及存倉之穀米，四者合計，共得米一萬八千有奇。加以五河六千之項，各處續解之項，計皖倉近三萬石可略度荒月矣。湖北穀價每石一兩五錢，並無多穀可買，已飭停辦。聞川省現時米價每石七八兩，以皖斛計算，米一石在二兩七錢以內，穀一石在一兩四錢以內，尚不甚貴。弟又在湖南買穀二萬石在江西買穀二萬石，縱不能全到，稍到數千亦可分濟安慶金陵兩處。此間遣撤八營業於十五日全數起行。前擬令一營過皖時，再提一萬數千補之，此時可不補矣。劉方伯、二朱軍門及易鎮、王鎮、陳鎮各軍之餉均絀，頃特由此解銀三萬至營處，以資接濟。義字等四營五十五日之餉，前有一牘令於漕折正項款下支銀二萬發給，頃接高中丞咨該四營業撤三營，僅發欠餉二成。此項即可不必再解壽州。或弟與中丞各用一萬，應再商酌。棚規名目與州縣之耗羨提鎮之隨丁名糧相似，礙難革除，其府縣考費上年原詳在於漕折一錢七分捐款內，每府發銀二百，州縣四百，作爲歲試之費。科試一次減四分之一等語。此次閣下與恕皆心泉兩兄擬於考費四百金內撥出百金，再於別款酌提數千湊成一萬四五千，作爲送學懷之數。州縣少此百金，恐不足敷辦考

似須酌提解司之款，別立名目，使可以公贖支領批解，庶學使足以自贍，不至向州縣索取舊額。即希早日定議，併五行雜費等款，悉照前次函牘所指，一一妥議，稟商中丞，並函復敵處爲荷。豫之趨北路者，前此竄至徐州之豐、碭邊界，已調明廉訪樹聲所部赴徐防勦，比聞該捻北竄汶上、東平一帶，徐防稍鬆，未知能免回竄否？

須陳心泉觀察

葉靈巖參將來寧，按手書，並數敷書院課藝二十部收到。而正月杪，尊函亦於三月二十三始到。驛站遲延，比已飭司查究。書院二月課期已過，相距路遠，俟七八月再山敝處出題一課可也。新舉人李魁第、王鍾，曾試川資各三十兩，當飭金陵善後局寬便寄至尊處，轉給該家屬具領。弟在安慶多年，愧未與書院士子講求修身力學之事，並未至院招進諸生，誨晤一二次，而來示謬以相許，大序亦歸美鄙人，讀之祇增慚悚。刻藝略觀十數首，大抵說理欲精，審題欲細，猶存先正風格。前明及國朝諸老工制藝者，皆以說理審題爲重，故作文與作人之道不分爲二事。自後風會屢變，此調久已不彈，而閣下與璞庵兄獨篤守而不渝，又得兩農兄崇尚雅正，殷殷化導，遂令此編獨標清真，典型未墜，兩濡日久，皖中當有學道之儒，唱然興起，跂望何窮！弟頃赴下游視巡瓜洲一帶江防，並勸鹽務改棧情形，比已旋省。沿途二麥茂美，據云可望十分收成。皖境之麥，計亦可卜豐收，尤爲殷盼。豫捻已入齊境，折

而南趨徐泗裏下河俱形喫重。先經札調鎮防之樹字六營前赴清江六安之銘盛等軍移防徐州。淮揚水師亦經扼駐淮浦。當可遏禦寇氛。中之賊經各路援軍。東南北三面會勦。該逆將由西路竄入粵邊。貴省防務當可日鬆。粵境毗連江楚。猶多後慮耳。

### 復孫小山護撫

頃接惠函。因弟赴鎮江揚州一行。裁覆稍稽。敬諗新揆恩綸。榮攝撫篆。節樓重到。清陰憩昨歲之棠。章水骨澄。瑞氣濯深春之柳。引瞻卿喬。企頌靡涯。此間近狀。諸叨半善。惟豫捻前分擾。計惟北薄曹軍。回竄甯蒙。險等處。旋由沂州回竄江南之海州。凡贛榆沐陽及清江浦裏下河。處處戒嚴。又另股由滕縣回竄徐州邳宿等屬。亦復防不勝防。吳漕帥將赴兩廣新任。而彭帥又堅辭漕督之命。北路堵勦事宜。尙無把握。閩中漳郡久未克復。聞新添悍黨甚多。若江西堵扼整嚴。恐終不免爲楚粵之患。而江西兵多餉絀。亦有難於久支之勢。竄軍沙井之譁。聞之心悸。斐鎮一軍。近日紀律何如。尙不十分騷擾否。弟所派支應委員李宗潮。尙係循湖北原派之舊。現在兩目俱盲。其副員劉藻。侵蝕不法。現提金陵查訊。敬求尊處另派委員支應該軍。伊令米糧鹽菜差足。度日應不至似沙井之猖獗。弟雖奏明將竄軍歸江西節制調遣。然苟大譁生事。則弟心亦深爲抱疚。特此奉懇。

### 致孫小山護撫

前因竄軍沙井之譁。聞之心悸。函致台端。詢斐鎮一軍近日

紀律何如。並請尊處另派委員支應該軍。令其米糧鹽菜足敷。度日。此函計達崇鑿。派員妥辦。旋聞宋國永等所統竄軍行至湖北金口。索餉滋事。棄舟登岸。宋鎮等及各營官彈壓不服。均已回武昌省城。各哨勇大隊齊趨紙坊山。賊威響一帶。據官帥咨稱。尙未滋事。據鄭觀察函言。擄掠而不燒殺。不知究竟何如。聞該潰勇等聲言欲走江西。約要軍勇丁同叛。其言雖不足信。亦不可不防。頃接斐鎮稟稱。入閩境將滿一月。銀米俱罄。食粥糞薯。賣馬充饑。忍饑待餉情形。極爲迫切。若不速籌接濟。恐其與湖北八千人同叛。應請閣下速發一月滿餉七萬三千餘金。並食米六千餘石。即日起解。俾免譁潰生事。感切禱切。竄軍昔在鄂省四年。欠餉無多。自十年六月調至敝處。至去夏已滿四年。積欠本已不少。而該營官哨官每於發餉之時。借割邊米價爲名。又復多方尅扣。早慮其有潰散之禍。而新贛萬里之外。人人聞之膽寒。不獨竄營懼於遠征。故弟三月十五密片。非効餉帥也。力阻該軍不宜出關也。茲將原片抄呈台覽。現飛咨鮑軍門。由夔東下速赴江鄂。弭此巨患。尤望閣下先行安慰。斐鎮一軍。不令與鄂潰之八千人相合。乃可徐爲收拾。弟去冬奏明。應分半釐留於江西供支鮑周二軍。不知近月半釐可得若干。以濟斐周二軍。可滿七八成之數否。並祈示及。正封函開。接二十六日手書。斐軍十五日已過白埠。十六日全抵會昌。十八日開往贛都。沿途騷擾。聲言至省索餉。此等洶洶之勢。聞之實深憂憤。既經尊處於解往六萬之外。咨明斐鎮。允許

續添餉銀，饑饉得飽，或不致復有他變。未知刻下情形何似。敝處所調水陸諸軍，均落後茅。萬泰既已出省，省城防守事宜，不知武職大員係派何人主持。若非倉卒剽掠省城，則上杭一軍終可設法安撫。金口叛卒亦斷不能成大氣候。荷劉朱三軍、彭鮑兩帥，次第趕到大局，總無可礙。承示江西諸紳公請鄙人馳往南昌，共圖補救。竊營係敵處，統帶多年之軍，本屬義不容辭。無如仰邱之變，朝廷及北三省震驚異常，弟不能不迅赴山東，稍扶危局。乞將鄙意婉告諸賢紳，共爲鑒亮。承示各單，江省釐局米局司庫，共解過靈軍餉數六十餘萬，各屬辦解軍米尙不在內。沙井上杭滋事後，續解近二十萬，亦不在內。可謂優待該軍，不遺餘力。前恐鄂部煽亂，思銷患於未萌，故詢及給餉之數。今事已如此，祇宜籌後之補救，不必問前之弊端。恐煩言徒亂人意耳。弟於金口遣勇告示中，每人賞銀十兩，計八千人，共須八萬兩。茲咨明由湖南協解江西，歸於尊處給發。如能解散叛卒，固爲大妙。否則此八萬金聽閣下撥用，稍佐江西之眉急。

復孫小山中丞

十四、十七等日，泐布復函，續接十三、十四兩次惠書，知前次咨送告示二稿，已蒙尊處先將曉諭金口叛卒者發局刊印，委員張帖。其曉諭鄂部者暫緩刊發。惟金陵業將兩示同刊交鄂竹莊帶赴瑞州，頃接竹莊來信，所派造告示之副將，十二日已過吳城，所攜告示早經兩路張貼。而敵處亦於公牘內封兩張與中鎮

矣。斐軍甫經撫定，不知見此示後，又有他變否。留五月初二日敵處作告示之時，但慮金口叛卒之由瑞臨而逼犯省城，不知其由袁州而取湘也。但慮鄂部之仍由瑞石建昌而回省，不知其改由贛州行走也。但慮斐部之索餉求撤而生變，故告以休息兩月，緩其必欲速撤之禍。告以概由敵處發給，緩其專咎江西之禍。不知其到贛後安帖無譁，尙可撫之而策其後效也。今幸金口叛卒全數出境，斐部雖力求遣撤，尙不至挾制譁噪。弟昨批斐鎮求撤之稟，祇准撤五營。此外十餘營，皆不准撤，抄咨冰案。未知果有當否。聞賊窺伺江西，誠爲可慮。然贛江以西北有劉朱朱萬餘人，南有薛軍、乳楊等部，而婁鎮、席祥各軍，皆在南路。聲勢聯絡，當可共禦寇氛。彭宮保因金口叛卒全出江境，不欲再赴湖口，屢莊中丞不久當可到江，亦無須雪備會商耳。弟二十五日登舟，二十八日啓旋北行。雖相距日遠，江境軍事凡有可以爲力之處，必不漠置。

復吳少村中丞

十七日泐布復函，將改赴臨淮，及區畫一切情形奏報。廿二日自清江起行，廿三日呂參將賚到惠書，知張宋二鎮山毫東進，援雒河已紮十九里，潭釣魚台等處。已令其滾營前進，而慮其難顧餉道。敵處接張宋二君文，亦自以餉道爲慮，竊意捻氛正熾，民圩之向背無常。張宋由渦河上游而來，居雒河之西，必須顧住亳州以爲餉道。得易開俊由渦河下游而來，居雒河之東，亦須顧住蒙城以爲餉道。二處皆可以水運，較易爲力。周盛波一軍已



到宿州亦令其滾營前進，其餉道全仗陸運，尤易梗絕。劉銘傳一軍十八日自濟甯拔營，月初可到濉溪口一帶，正由雋河之北路進兵，其餉道如何運送，尚未深考。敵處部隊已盡於此，此外更無他隊可以繞扼永城。馬隊全未開練，所有邸部馬隊國將軍軍單內并未分一騎撥歸弟處。尚須募勇買馬，訓練成軍，殊非旦夕所能集事。就目前而論，若以各路重兵至雋河，與之大戰痛剿，誠亦善策。但雋營不能堅守待援，又恐援兵將齊，賊即颺去耳。賴文光乃髮逆餘黨，百戰悍寇，殊有智計。任甘亦最稱善戰，羣賊合股，又值邸帥新逝，氣勢百倍之際，豈可輕視？將奮迅以圖功，恐鹵莽而滅裂。鄙人久踐戎行，飽更事變，如操敵舟而行大海颶風之中，慎重則有之，致遠則未也。

復宋久香學使

頃誦惠書敬諗按試吁貽興居康勝！二世兄奉旨留館，羅世兄亦得庶常闕下與椒生大農師主皆爲當代名卿，皆有誥嗣，接武蓬瀛，亦佳話也。侍初八日行抵清江，本擬步隊到齊，即赴徐郡。曩聞留防皖南各軍索餉滋鬧，力籌撥銀鎮撫，又聞髮捻膠集皖北，無河蒙毫一片賊氛十分危急，飛檄劉銘傳由濟甯，周盛波由徐州，先後南援，并調黃軍門翼升，親率水師，駛赴臨淮，圍藩亦於廿三日自清江啓行，由洪湖進駐臨淮，俟皖事稍紓，再赴徐州。言戰言守，須數月後規畫大定，乃有把握。前此航海北援者，係貴門下潘道鼎新一軍，比因直隸兵力儘數分布，奏調該軍回駐濟甯。

矣。馬隊將領，頗難得人，少筌之弟幼泉，似堪勝訓練之任。其帶隊衝鋒者，尚須另選驍將，容徐謀之。陳鎮國瑞雖無異志，然殺者十七，譽者十三，言人人殊。廣堂方伯書來稱其可用，因奏明歸於河南調遣。少村中丞又奏釋回張學醇，以監護之，或可一收其用。張牧應翔謹已存記，凡閣下獎許之人，類多佳士。計甫村頃已攜之同來，惟倪豹岑以祖母篤老，未克從來，待思所以位置而不可得。欲薦主敬數善院一席，不知尊見以爲可否？皖中尚多先達，而魯翁重聽，槐翁語塞，似於講席不甚相宜。疇存服闕，當可出山。此外輩行稍近者，俱不深知，如豹岑足孚鄉望，即當與閣下合函推薦。

復莫子偲

弟以菲材，忝握兵符，數年以來，仗國威靈，薄有驅除。德薄能鮮，屢膺上賞，勇爵號尤深，慙悚方且，顧名思義，惴惴不安。而閣下不加規勉，反以不能作四六箋賀爲憾，果相識乎抑斬之也？端午節前，奉赴山東勦賊之命，部署一切，廿八日後，始能成行。奏定以徐州爲老營，專力於捻匪，出沒最熟之十二府州，其非竄敗不到之地，則令各省嚴爲防堵，遏其奔軼。遠遠盤旋，俾征鎮各有汛地，庶兵事漸有歸宿。鎮揚兩關四庫書，既遭一炬，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又倉猝無從究問，祇好徐徐圖之。九通聚珍板諸書，儘可不必購買。凡貴人巨室，專求大部宏編，度閣華屋，與金玉玩器，雜陳飾爲觀美，而書賈精裝巨冊，亦專擬之一二貴人，取索上等之價。閣下之視鄙人，遂盡於是邪？臨別語及購書，曾言但求零編小

種，及國朝說經諸書之單行本。非果深惡大部，蓋自策勞人暮齒，不能多讀，又恥夫貴家巨室，陳設諸書者之陋也。善徵在六合，亦有鬱鬱不能久居之意。前聞弟奉命討賊，慨然欲從，未之允許。文旌何時返棹金陵，如秋閒辱臨彭城，戎馬交馳之地，得聆名論，亦足少滌塵襟。

復園丹初中丞

初七日接誦初二日手書，具見老謀深識，擘畫精詳。拙疏論勦辦捻匪，自謂迂遠而闕於事情，乃蒙獎飾逾恆，悚悚於深。弟於前月廿五日，由金陵解纜北行。初八日抵清江浦，因帶來之親兵六營，寧國六營，沿途有諱餉情事，尚未到齊。而徽州諸軍圍營，尤駭聽聞，故爾遲遲其行。弟初奏以徐州爲老營，專力於四省十二府州之地。大局雖已粗定，段落尚未分明。現擬籌備勁旅四支，分紮四省扼要之地。山東以濟寧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安徽以徐州臨淮爲老營，外籌游兵一支，亦紮徐州。一省有事，三省往救，自顧汛地爲先，有餘力乃可救人。兵事各專責成，戰守庶有把握。准男諸將中劉銘傳、潘鼎新，俱可獨當一面。張樹聲、周盛波、二軍相合，可當一面。湘勇則劉松山，易開俊，二軍相合，可當一面。李幼荃、昭慶新練馬隊，合之邸部馬步各軍，可爲游擊之師。與賊上下追逐，弟私意區畫如此。軍情瞬息千變，不知將來能成此規模否。劉銘傳一軍本應留於濟寧，因皖事十分喫緊，不得已調之回援。擬奏調潘鼎新駐紮濟寧，弟目下不能赴東，擬奏派李

申甫、榕至濟會同潘道，接領兩將軍交代事件，求閣下主持一切。俾潘李二君有所稟承。惟糧運爲用兵第一要義，鄙見廬口臨淮兩軍，以淮、潁、河爲運道。濟寧徐州兩軍，以運、河爲運道。俱以清江浦爲後路。現札淮揚吳道辦理轉運事件，業經咨達冰案。來示所論運河自黃運改道東北，日就淤淺，轉運輻重，動虞淺阻。應請閣下亟籌疏濬之法，刻日興工。此事一成，不但目前行軍便於運餉，將來規復漕運，亦必易於措手。務懇迅賜施行。黃河水性湍悍，易於下駛，難於上溯，置設礮船，斷不能如長沙水師之操縱。自若不如但求堅實，分布向可津渡之處，不求上行，不求下行，但求處湍流而不壞，震大礮而不裂。不如長龍舳板之靈活，而已足禦南岸之民船，又可爲濟陸師之渡船。不審尊處已開廠釘造否。張逆一股，竄回蒙亳，有賴諸逆亦由曹單狂奔淮北，磨聚渦河。集一帶，捻匪專恃剽悍，而賴逆則百戰百勝，賊詭譎多端，尤不可以力取。英西林初紮繁河集，嗣以寇氛逼，退回西洋集。力求各軍援解雒河之圍。弟因皖事危急，擬於日內至臨淮一行。俟皖事稍鬆，即當進駐徐州，以符原議。棠境一律肅清，閣下選將練兵，方圖自強，想桑土綢繆，刻開盡勞方劇也。

復園丹初中丞

二十六日瀚布覆南，廿八日接廿四日惠書，敬承一切藉悉。旌麾已抵竟都，起居多福，企慰無似。弟於廿九日行抵臨淮，聞雒河集危急如故，賊馬四出滋擾，北至宿州城外及濉河口等集，西

至穎上縣之江口集，蒙毫數百里間，一片賊氛，非馬隊斷不能制。國將軍撥交尊處之吉林、黑龍江，十默特，察哈爾，各起馬隊一千三百餘員名，頃奉廿五日諭旨，飭弟與閣下體察，全數調皖。茲特備咨商調，請檄令迅速來徐，其託倫布等統帶之吉林、黑龍江、馬隊四百九十六員名，亦於廿三日咨調，廿八日奏明，均經咨達冰案。其兩起馬隊之口分，懇求尊處籌發，即在協餉數內扣除。弟因諸軍餉各台局搜括無遺，而少泉所部淮勇各軍近來餉項亦絀。去年一年僅發七箇月，今年亦將如此。諸軍皆向我求益，弟意於東豫三省協款內酌撥少許，轉協蘇軍，而慮其不可深恃。承示各軍協餉清摺來省，亦極短絀，許以每月撥足三萬，即此已見舟楫，譜誼公私並隆，不敢再有奢望。請即先儘發托馬兩起馬隊，其次則邸部各軍，恐尚有交代，敝處亦以束餉濟之。有餘則以給蘇軍之駐濟者，請閣下就近告知李、潘二君爲荷。至邸部所遺步勇四千，除尊處挑選二營外，餘者悉擬遣撤，亦求閣下委辦。籌啓給一軍，則於碭山境內遣撤，深知其擾民而不能戰也。昔豫協撤處之餉，擬令李、幼荪新練馬隊，以輔邸部之不足，但不知可得確數若干。弟更事日久，愈知部撥協餉，十案九空，故言之多懼耳。臨淮距周家口八百餘里，穎河運道稍長，宜於阜陽、穎上一帶酌分一軍，荷蒙指示，祝我實多。將來必謀置軍顧都，以聯聲勢。運河自南漕停運後，十餘年未經挑修，從新修濬，自難籌此巨款。且旋濬旋淤，從前東河歲費數百萬經營而不足，目今亦斷無此

物力。且趁河湖水旺，尚可浮送之時，多爲運輸。九月即宜停運，關下募兵講武，力圖強自，與胡文忠當日撫鄂先後同揆，惟實心在事之統領營官，各處乏人，不獨貴部爲然。天下非無兵之患，而無餉之患，尤無將才之患，胡公昔亦數數言之矣。

復吳少村中丞

弟於閏五月廿九日行抵臨淮，據各驛路稟報，捻匪屢次撲攻雒河集，我軍堅守苦戰。二十六日，英、西、林、飭令部將黃秉忠等，督張、鎮、得、勝、猛、攻、高、燭、集，連踏二營，鏖戰一夜，遂將高、燭、賊、圩與對河之張、圩同時克復。自西陽集至雒河集，聲息漸可相通。劉、銘、傳、月前已抵徐州，弟令其由灘、濉、口，先由石、弓、山、龍、山，進解雒河之圍。蓋各軍皆由東南進攻，令劉、繞、山、西北進兵，與貴部鈞魚、臺等營相連絡。閣下又檄陳、鎮、國、瑞、取、道、歸、德，進援蒙、毫，是西北之力更厚。但劉、陳、仇、隙、極、深，陳、英、亦、有、不、解、之、怨，弟前檄陳、軍、無、入、皖、境，蓋深、慮、內、計、非、常、之、變，業經附片具奏，并咨達、冰、案。尙求閣下飛飭陳、鎮，不宜來皖。至要。至要。承示貴部馬步驟增萬餘，需餉浩繁，欲將陳、州、庫、儲、之、款、酌、量、提、用。弟所統皖、南、諸、軍，紛紛開餉，動輒毆官閉城。各台局搜括一空，尙不足以靖亂，更無銀撥濟、北、征、之、師。而此間新添馬、步、五、千、餘、人，嗷嗷待哺。李、少、泉、宮、保、所、部、淮、勇、各、軍，近來餉項亦擬去年僅發七箇月，今年亦將如此。諸軍皆向弟求益，無以應之。喬中丞亦以兵增餉絀爲慮，鄙意陳、州、一、款，應遵照諭旨所指，即作四股均分。尊、處、敝、處、及、李、喬、二、公、各、提

五萬，李所分者就近撥解，劉周張三軍萬七千人，弟所分者就近支發，臨淮萬人及新自山東撥來之五千餘人，兼爲遣撤營之用，弟處急在眉睫，恐尊處亦難久候，部議擬即一面呈奏，一面咨行各處派員提解。

復蘇廣堂方伯

閏五月十七日肅布復函。初八日接閏五月三十日惠，敬承一切前函規畫大局，籌備勁旅四支，分紮四省要區，惟臨淮距周家口八百里，相隔太遙，閣丹初中丞曾以爲言，來示亦謂證以前事，尙虞蹶脫，應即另添一軍，頃與喬中丞商，將英方伯向駐雒河之八千人，移駐潁州，不使陳東壽西過於空虛，以符尊指。其劉軍門銘字一軍在敵處爲最多且精，擬令駐紮周家口與豫軍互相犄角。軍情瞬息千變，未審能如區區籌畫否？劉軍月初山離漢口進兵，將龍山石弓山各處賊巢攻破，周盛波一軍於初二三日會同英軍沿渦並進，連破十餘賊壘，遂解雒河之圍。同時張耀宋慶等亦將義門集攻克，軍威爲之一振，賊勢卻未少衰。鄙意四路安置重兵，以遏其衝，又搜查潁鳳歸陳四屬匪圩，以清其源。即日當備清查圩寨告示，咨行各處，不知稍有裨益否？陳國瑞一時驍將，譽者十三，毀者十七，言人人殊。恃因渠與劉軍門曾在長溝私鬪，又與英西林方伯舊有仇讐，不欲令其來皖，致生他變，故奏明歸豫省中承調遣。然此人氣矜太甚，又其部下諸將不樂爲用，終難獨當一面。頃有與該鎮一長批業者吳中丞處，便中請一查

閱。來示慮及各軍駐豫，遠稟敵處節制，一切進止豫中不能參預，此自斷非所宜。鄙人亦慮及此，前曾密奏，請將陳鎮歸吳中丞節制調遣，各處協陳之餉，概交河南糧台轉發。頃又於長批中一一說及，將來仍擬再奏一次，請旨革去幫辦字樣，餉山豫發，利權所在，即威權亦歸之矣。惟目前八千之衆，宜大裁減，祇留三千，不宜因賊已入豫，姑令全留，以資追勦。則嗣後擾民愈甚，約束愈難。請稟商吳中丞堅持行之。閩藩賴年馳驅，精力日就衰頹。三省幅員遼闊，萬難兼顧，有名無實，時虞隕越。月前四次奏辭節制之命，未蒙俞允，容當恭疏再陳，得請乃已。承示宜將各省防勦汛地逐段派定，責成各省大吏，相機勦擊。侍於第一摺內，即言皖之廬鳳潁泗齊之沓沂曹濟蘇之徐海豫之歸陳十二府州，當由督辦大員任之。其餘各屬四省，督撫任之，即是畫分汛地之說。實則歷年捻蹤皆在十二府州之境，四省之分段甚輕，鄙人之汛地，則萬難踐言也。

復王筱泉廉訪

承示豫省糧賦漕稅，以及釐捐各項，每年應得五六百萬金，而歲入乃不及三分之一。謂「損下卽以損上」，良爲名論。收釐勸捐，一時權宜之計，辦理得人，實有裨於軍務，無甚損於民生。近來籌餉之路愈廣，養兵之資愈絀，非籌餉之不得其術，乃委員之不得其人。此天下之通病，非僅河南一省而已。清查昔年之虧空，增加現任之廉俸，已爲弊政。至無可捐扣，則又令另行籌銀賠補官

項。以致上下苟且，虐取百姓，此則各省所無。往時張凱章廉訪並未到開歸道任，豫省行文至敝處，令其解銀赴豫，以補前任虧空。閱之深爲駭歎！友人嚴仙舫先生曾任河南州縣十餘載，嘗謂豫省虧空有日甚之勢，無彌補之期。作論豫省虧空書數千言，至詳且切，大致與閣下所論相符。弟在江西將攤捐虧空奏請一概豁免，河南似可做照辦理。否則大小官吏視河南爲畏途，勢必率一二自愛者而并趨貪污。江河日下，誠未知世變之所終極矣！豫勇日食銀一錢，馬日食草料銀五分，口糧太少，日用不敷，勢必百弊叢生。似宜酌量增加俾令衣食有資，而後可責以不擾民。兵不擾民，而後可責民。圩以不抗官長，完納丁賦。其論似迂，其效頗速。兵勇雖賤，亦人子也。彼負血肉之軀，正與吾輩同耳。飢寒之不免，而欲其爭先死敵，秋毫無犯，此必不可得之數。今敝處撥到軍門大軍駐紮周家口，河南即可省出萬人之餉，或勻加於他軍。由少而增多，雖一錢人亦知感。蕪蕪之論，聊備採擇。垸寨間有賂賊求免之事，大抵迫於無可如何。目今欲辦堅壁清野之法，必須官民一氣，分別良莠，乃爲有益。風行草偃，惟上所令。去其害馬者，而衆民之不願爲匪者固尚多也。雒河一軍，已於初三日解圍，弟暫駐臨臨擬俟涼風到樹，仍駐徐州，以符原議。

復尹杏農

兩接惠書，援古證今，陳義甚高。細釋拿指，大約謂臨淮非扼要之區，分兵駐紮四省，不如駐於近賊之一路。尤於兵貴神速之

義再三致意。勤勤啓迪，所以惠我者良厚。惟其中有與愚見稍異者，略陳固陋，以資參究。來書引亞夫委梁故事，引楚反時條侯知梁孝子足以抗賊，故聊委之，以挫賊之銳。使委之而梁破，則賊踞名城，兇穢驟長，盜糧頓富，天下事將不可知。尙何破寇之有？雒河雖屬蕞爾之區，而既有英部八千堅守其中，斷無不救之理。若謂餉道不可不通，而賊圍不必遽解，是猶醫瘟疫者謂但求喫飯之照常，卻不欲肝熱之遽退；且須酌留此次之壯熱，借以攻治多年之舊病，有是理乎？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法，亦千百中面無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歎。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敝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儒者紀兵事，以還爲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爲最詳。其中如木罽渡河，沙囊渡淮，國藩頗疑其非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尙在果木罽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而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決之而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尙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蹟相合者蓋寡矣。因來示諄諄啓告，聊述近所抱愧，與素所蓄疑者，以相質證。幸無惜反覆商論。臣我不速，改駐臨淮，不過就近調度，屏蔽淮南，廬滁各屬，初無他意。閣下深以爲疑，則亦失之太拘。擒匪萬馬奔突，飄忽異常。雒河圍解之後，分爲兩路西竄。敝處擬以步隊分紮四處，規模粗定，馬隊則尙未經

畫就緒，無一騎可借追勦之用。良以為歎！

復喬中丞

大沓鎗，飭張鎮紫鹿邑，英克康紫沈邱，朱黃紫太和，蓋籌周妥。聞英張病皆未痊，英方伯已報起程，不知張鎮可成行否。劉省三馮亳州，稟請同馬都護馬隊前進，業已照准，並發給馬隊口分，交烏爾來弁領去。西林一軍本應照前次而議，仍令駐額。惟既入豫境，則賊未遠退之前，斷難調回。克之馬隊自應隨英入豫，康之步隊聞騷擾甚於各軍，百姓苦之，各軍亦不願與共事。或撤或減，似須申明紀律，大加整頓。即令入豫，亦於吾輩聲名有損。此次水災甚廣，各軍行積潦中，新歲難購，又多癘痢之疾。故弟並未催令進剿，亦月餘未發奏報。前奏請將陳州一款四股均分，旋奉諭旨歸陳，似各有二十萬。准河南提用十五萬，頃豫省咨稱歸德並無存款，祇有陳州庫儲之二十萬。比已函咨吳中丞，請照前議仍作四分。或弟與少萃尊處各於五萬內，暫減一萬，借與豫省。秋冬間歸還亦可。不知引帥允許否。徽休團餉各營，不能不大加整辦。鍊渠措置不善，應行撤委，以吳竹莊接署。竹莊原帶營頭，本在蕪湖，又久習兵事，於此缺相當。弟交卸督篆，凡地方事件，應由督撫主政。此件因團餉而起，從權由敝處主稿，昨已咨達冰案。本日附片具奏矣。雒河解圍出力員弁請獎一摺，六月十八日諭旨：「都司劉廷幹著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給果勇巴圖魯名號。」等因。前次敵咨遺漏，已將經書嚴飭，另行補咨。領守光業一案，已札該

守明白。稟復千石之米，該守亦經親解來臨。九舍弟久在兵間，吏治尚未閱歷，所幸貴省風氣醇樸，易於學治，或可稍藏鳩拙。閏五月曾大病一次，不知能否應詔北上。時事多艱，而賢兄弟同膺重任，不敢自喜，但覺可懼耳。

復喬中丞

大疏勦擒宜攔擊，不宜尾追，已奉俞旨會籌辦理。徧詢諸將，謂邱帥近年無好步隊攔擊，則勦致敗，不得不取尾追之勢。不知確否。康軍調歸河南，張黃移紮固始，英部駐額，調度極妥。若再遠出，則轉運艱難。尊處本極餉細，何能籌此運費。諭旨如再督催，似可據實詳陳。國藩廿四日拜發之疏，亦已均遞俞允。劉省三仍駐周家口，可不赴洛陽。以西虜游劫，即可駐紮亳州，為省三後繼之師，以其距歸陳頗遠，均不甚遠也。陳國瑞覆稟情詞，雖極謙謹，而毫無悔過之意，不能不參。已奉明諭撤去幫辦，飭去黃馬褂，責令戴罪立功。敝處業已抄咨冰案。豫中會否糾劾該鎮，此間毫無所聞。陳州餉項少，村中丞提去十萬，其餘十萬另與閣下及少萃均分，亦已咨達左右。李令萃華既勝查身之任，請即飭令來徐一見，詢訪各處，蒙毫各二人，宿州一人，全嫌太少，尚須添派賢員數人，亦非三月限期所能了事。頃又咨調張雲吉專辦查圩，此外有缺人員中，尚有賢員，可辦此事者否。敬求詳示。徽防金唐回營後，金處撤換營官數員，唐處拿辦滋事首犯勇丁二人，正法。金亦正法一人，各該軍尚無他變。告假回籍之勇千餘名，空額不補。鄙人

必欲索擊十八人解徐嚴訊，不知辦得到否？李世忠招擒之說，未接續報。敵處批令將醇邸富將軍原函抄來，現尚未據呈送。承示追勤擒匪，須馬隊練成，以驍將統之，乃可得力，誠確切不磨之論。國藩初議以徐州爲老營，訓練馬隊爲游擊之師，須半年後乃可言戰。近在臨淮，就擱兩月工夫，馬隊全未料理，而受命業已四箇月，恐再兩月後，尙無游擊之師，可以追逐，邸部馬隊中亦乏驍將，馬匹病斃極多，餘亦瘦瘠，全未上廩，難遽臨陣。前言又不克踐，良用焦灼。

### 復劉松巖中丞

前次惠書，壁畫軍事，至爲詳晰，既我良多！尊意賊之竄路，入洛則犯山陸，不入洛則入宛，與信陽或犯鄂漢中，而入楚之勢居多。謂宜因之於豫，西山中不宜驅之於豫，東平原我軍馬步宜全駐許州。近奉三次寄諭，亦飭國藩移駐許州，國藩細觀賊情，已成流竄行徑。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不但賊不受困，亦不受驅。時而山中，時而平原，東馳西鶩，終歲奔波，仍無大損於賊。故欲堅持初議，於擒匪必經之途，四處駐紮重兵，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四處駐兵之外，又須練成大支之師，與賊上下追逐，略倣邸帥昔年之法。惟游兵須得二千剽悍之馬隊，五千輕迅之步隊，乃可縱橫如意。目下淮徐及濟周齊家口四處駐兵之局已定，而游擊之師尙未辦成，實深焦灼。流賊初無定向，兵強則避，有隙則趨。此次避劉省三而趨山東，卽出衆人意計之

外。弟屢次覆奏，皆言先保東路，頃九月初一日覆奏一疏，密陳一片，抄呈台覽。尙冀反覆討論，匡我不逮，幸甚！

### 復喬中丞

擒匪竄豫，初一夜尙與我軍相持，有回擾雒河之勢。初二折至豐縣，初三琴軒在豐縣陳家莊接仗，以步卒二千爲賊馬步二萬人所包圍，幸而獲勝，爲近來第一惡戰。初四賊匪辜琴軒兄弟一迎一追，又獲大勝。丹初同年所派東治營，在魚臺者，亦經出擊獲勝。該逆狂奔單縣等處，初七日回竄歸德一帶，不知山東尙有餘匪否？若賊果入蒙亳，弟必派張色等軍與臨淮劉軍、亳州周軍及曾處英張等軍，協力會剿。若徑奔開陳以西，亦當派大支游擊之師赴豫會剿。十九日敵疏過承，盛舉此疏留中，今已旬日未奉續諭，豈立言未當，抑已成之局不宜妄爲異同邪？責備吹求等語，卽係代丁兩生預爲慮及，若果畧撫任，劉松巖必將挂冠先去，而物望民譽，丁亦較遜於劉，是以稍持正論，以備采擇。至封疆大員，不敢密保調陟，賞罰不宜干預，則國藩素持此議，其奏亦非僅一次。尊意欲去皖而卽豫，實係去易而就難。然弟甫奏稱閩外不干內政，亦未便遽爾上陳，自涉矛盾。且閣下明而善讀，在皖兩年，弟受福實多。若閣下移豫，爲我同聲之應，他人來皖，或有掣肘之端，則亦得失參半，仍不如聽其自然之爲善也。豫中匿敗，實在情形，由諸將全不得力。弟意欲將河南軍政吏治積習日壞，剴切具奏，欲與改弦更張，尙不能知其詳，尙祈示及一二。雒河解圍一案，

周海船所部應予保獎，前次會疏內已聲明，此次清單查無海船等在內，敝處亦尙未接據海船開保之稟。如可稍緩一月，俾周鎮稟到，由弟移軍寄會處彙奏，即會挈弟銜，否則先由尊處出奏，毋庸會銜。敝處當將周軍另行具奏也。附保團練出力人員一片甚妥。

復喬中丞

賊竄歸德，初九日，周海船敗之於寧陵，十二日，劉省三又敗之於扶溝，皆係攔頭迎擊，一變向來尾追之局，差爲少慰。東西兩股向來不叶，比間任賴屢敗，求與張逆合股，據扶溝縣稟，則十二日之役，兩役已合爲一，無論或合或分，豫境納爲喫重。十七日，派烏部馬隊赴省三處，十八日，檄色部馬隊營步隊由豐縣拔赴周家口，替出劉烏馬步全軍，作爲游擊之師，赴豫會剿，不復拘十二府州之地。凡蘆糧無缺之處，均可竭力與賊縱橫追逐，業經咨達冰案，少益入洛之議，接奉十五日寄諭，業已中止，并飭調鮑春靈勦賊河南，茲錄寄台覽。皖南防軍除在徽誅二十餘人外，又密咨粵南正法一員，解徐審訊者六員，擬即平情奏結。海船兄弟保單，業呈尊處，即請挈列敝銜具奏。敝處欲添保二人，茲附名條，祈查照增入。弟在江督任內，所補武員缺極少，五年之內，大小未補至四十人，自卸督篆未補一人，海船請補四缺，礙難照准。原單奉覽，惟總兵實缺，間有密片請補者，貴部如程黃徐諸將，孰爲最優，便中見示，或可相機推轂。

復陳筱浦廣文

鄂綱認引過多，批令截止，甚好！驗實減折，銀籤三者，均有流弊，尊擬節留，欲令已認之販銷出一票，除完本釐外，並令預納後運之釐，約有五利，誠爲苦心籌畫善處之法，惟敝人辦事最喜光明洞達，婦孺皆知，不喜文不對題，藥不對病，刊本載定，先鹽後釐，今若改令預納釐金若干，則當由李宮保刊一小告示，每商發給一紙，說明所以釐先之故，不當由督銷局出此號令，勒令預納之釐，此所謂文不對題也。至節略中稱「釐可漸加酌加正說」二語，尤爲難行，整固不可稍加，加稅亦必減釐，成本所關，分毫皆須斟酌，刊章所載，均係票鹽之法，凡票商今年請引者，明年再來亦不拒，不來亦不究，今令銷出一票，即須預納後運之釐，不准多請，不准少運，是票商而責以綱商之道，亦所謂文不對題也。鄙意飭招商督銷兩局，物色真正殷商，維持而護惜之，使其轆轤轉運，暗寓綱法於票鹽之中，則可勒令票鹽販盡，充綱商則不可。目今所難者，額引少而請者多，恐不得引者向隅而歎，乃欲令得引者預納後釐接辦後引，以後揚州全不准請引，則恐楚西銷局接辦之人，不能認滿新引之額，若揚州仍准請引乎？則恐請引之多，如故，即向隅之歎亦如故，此所謂藥不對病也。鄙意以引給商而令商本虧折者，鹽政之咎，額引已滿不能徧給衆商者，非鹽政之咎，驗實勸讓或不可行，而減折銀籤，究屬可行。如配籤十支，以兩支寫無引，以八支寫三成，四成，五成，以至十成不等，掣得十成籤者，請



百引，即准百引，掣得三成四成籤者，請百引，祇准三十、四十引。掣無引籤者，各挾贖本歸去，請敢怨之。又如籤十支，不寫三成四成，九十成，但寫無引者二籤，五成、六成、七成、八成，各二籤，請敢怨之。推之百籤，千籤，皆然。紙要司局並無私弊，商販自無怨言。病在引少商多，即於引少處用藥，不必別立名目。率預納整金著手，反使人生疑惑也。區區愚見，望再籌見。爲感。頃覆兩生緣仲兩信，一並抄覽。揔現竄光固一帶，餘軍糧戍三河尖，敵處已令劉省三軍門酌度游擊。開年再令幼泉一軍拔赴河南，鄙人亦擬由濟甯曹察看地勢，並囑河防，再由歸陳淮駐周口，調度一切。惟湖團一案尚未辦有端緒。如須資遣團民東歸，則移師之期又稍稽緩矣。

### 復丁雨生都轉

承示淮關利弊，灑灑數千言，至爲詳悉。所云「局外之論，公正而不合事情，局中之言，親切而或多私意，善揣摩者不願物力之盈虛，議變法者不計善後之繁重。」此數語尤中肯綮。咸藩前書欲閣下審總慎擇而不輕一發者，正是此意。岸無真商，商無真本，大亂之後，此乃必然之勢，不足爲怪。當同治二年初議改革之時，但慮並無一商前來認引，今雖無正真巨商，而故商熙熙而來，已爲初願所不及。驗贖無籤，勸讓三者，誠皆有流弊，然鄙意不加額引以杜於跌，嚴緝私販以防擁滯，二者并行，則認引者雖多向隅之商，而得引者究無虧本之慮。是鹽務可期常旺，不至頓壞。且

驗贖，勸讓，縱不可行，掣籤則未嘗不可行。掣籤以定先後，固屬可行。即掣籤以定有無多寡，亦未嘗不可行。假如配籤十支，中有兩支無引者，其八支則自三成、四成，以至十成不等。抽得三成者，認百引，准行三十引；抽得十成者，認百引，即准行百引。抽得無引者，彼亦無可怨尤。現聞湘綱認引，改歸岸局，李宮保處近又有綱須暫閉，商不續招之議。似認引太多一節，尙不至無法可施。來源不旺，場政不清，約有三病。經閣下飭分司赴場剔弊，來春復親往查看，量予勸懲，並講求損益輪轉之道。場政既清，來源自旺，是非亦非無藥可治。改道六濠，經閣下親自閱看，再三審定，尙屬害少利多。閣下所慮一在洋人之侵我利權，鄙意中外交涉，總以條約爲憑。約中無洋人運鹽之條，彼本無從覬覦。若彼不守約而侵佔我之執約而拒之，則六濠可侵，口岸亦可侵，儀徵亦可侵也。竊謂七濠口之洋商總宜堅持定力，令其移至鎮江，均歸南岸與北岸鹽務馬頭界限既清，乃無夾雜。比之濠口之鹽船，洋船終歲同泊北岸者，已有開矣。一處在船隻擁擠，鄙意運船與船之相擠者，過掣積壓之故。若如現時每日過掣至二三千之多，隨掣隨放，可免擁擠。剛藩初定新河口過掣之時，意謂七濠口非洋船應駐之地，宜令騰出自六濠口及七濠口以下凡十餘里，均可爲鹽艘停泊之所。大江雖數千里，而可泊以船之地極少，故舟人皆泊於西岸支河小港之內。其江中可泊船者，舵師必尋料上而泊之。凡岸之發出江心者，高峭則曰磯，低平則曰洲。凡磯之下必有深水，占

人曰淤，俗語曰洄溜，凡洲之下必有淺灘，古人曰皋，俗語曰料。如散花料，盤塘料，金剛料，鯉魚料之類，皆江中可以泊船。六濠七濠口以下，亦所謂料也。六濠以上則尚有風波之險。若依鄙人初議，江船盡泊六濠以下，不許收入瓜口以內，何至與撥船擁擠，備微所以不便者，一則口外之江不可泊船，必須收入小河，二則河太淤塞，挑濬四十餘里，不比新河之近而易修。至忠銅船糧船之擁擠，則來去各有時日，其難在三汊河以上，瓜口與儀徵所共也。一慮崖隄口棧之潰圯，則排以木椿，廂以料掃，築以石隄，隨時可以補救。一慮損夫水手之滋事，則無論何處擊，皆不能免。數者似均無足深慮，毋庸議復儀徵故道。國藩向來辦事不執己見，亦不輕徇人言，必確見利害所在，而後舍己從之。閣下精思銳入，每多獨得之奧，則求之太深，處處視同荆棘，亦未免舍康莊而由鼠穴，厭芻豢而思鯉蛤，聊布淺見，以相質證。幸無惜往復再商，折衷一是。

復許綠仲觀察

金陵捐款，除通如泰州海門泰州等屬，今歲可存原派之數。此外州縣，展至來春捐足，亦無不可。河運海運之費，孰多孰少？本擬咨商各轅，擬俟復咨到日酌議具奏。頃接閣中咨，知已會同張子青河帥具奏，暫停河運，全解折色，想部議亦不能不准。七濠口商遷移鎮江，已在觴灣挑濬舊河，以便停泊。其搬移之費，擬免撥指一年，約計萬金，為數無幾，儘可允許。新河口停泊鹽船六

濠口以上，尚不免風波之險。惟七濠口以下一帶，極好泊船。若被洋人佔住，則鹽船須在六濠口以上至瓜口等處，既患江深，不能下錨，又與小河內之撥船相混，全失鄙人之初意。務望閣下稟商李宮保，速令洋船渡泊南岸，則事事妥善矣。尊意欲在西塢開一間壩，又在江岸起一木馬頭，事屬可行。惟目下新河兩岸之壩，塘江中隔之提鹽棧下築之基，東西藏船之塢，工程均十分草濶。若再於西邊開闢出江，則一片混淆，全無遮闔，必須將河工隄工塢工棧基工大加修造，不惜重貲，乃可議及開闢於江。其本馬頭一事，即日可以修造，但須工堅料實，動作數百年之計為妙。中外交涉事件，總宜堅守條約。條約所無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權。頃復雨生都轉一函，抄寄台覽。此間近狀平善，賊蹤現竄光固一帶，已令劉省三軍門相機游擊。開年再令幼泉一軍，拔赴河南，鄙人亦擬進駐周家口，就近調度。俟湖團一案辦理就緒，即便啓行也。

復彭宮保

長江水師章程內，曾擬添設礮台一條，思深慮遠，鄙人亦嘗籌及。再四水師不宜登岸，斷不能兼顧陸路礮台。若洋人以小船入江，我軍舢板即是禦之。若以輪船來，雖有礮台，彼亦不畏。廣東所築百餘礮台，終皆無用，仍以不築為是。千把各與書識一條，事屬可行。副參游出缺，全歸長江提督遴補一條，恐不可行。吾與賢弟二人身後，長江水師終必大壞。目下吸食洋煙者業已不少，將

來哨官中必係湖北三江人多，未必勝於閩粵之人。三分歸部，似難再減。京口湖口等營擬將原兵裁出，考缺會閱一條，俟再酌定。茲將少岑籤出各條鈔咨冰案。此件本月廿四、五定即出奏，足紓尊龐貴族譚序義不容辭。上年爲厚庵譚序係孫琴西擬稿，刪潤用之。此次方存之來敝處，當囑其代擬一稿，鄙人再爲之刪潤，書就奉寄。此間近狀平善，捻匪悉數竄擾河南，開歲即令幼泉一軍赴豫會剿。陝藩亦擬於正月間由濟甯覓曹察看地勢河防，再由歸陳以達周口，駐紮老營。惟東民之在湖團者與沛民爭鬪不休，後患無窮。奏奉諭旨會籌妥辦，節經派員查看，如該團民原籍尙可安插，則須俟資遣事宜辦竣後，方能啓程。移師之期，或又稍緩，亦未可定。聞貴恙小愈，夜夢不甯，總宜節尙思慮，養歡喜神，毋自太苦，至以爲囑。正二月間斷不可枉駕來營。俟周家口紮營已定，再行函商會面之法。

### 卷二

#### 復劉省三軍門

接到手書，及密件精細詳慎，持論平允，至爲佩服。賴牛等股較之張總愚尤爲凶悍，近因成大吉所部勇丁叛變，勾引賴牛入鄂，已至黃陂孝感一帶，黃岡、團風、麻城，一片賊氛。賴逆本係粵匪，餘黨狡譎異常，其衆頗能持矛與人鏖戰。成部在湘軍資格頗深，隊伍亦整。雖叛變之後，大半逃散，然必有嫻於戰守者，甘心從逆。

潮入捻匪之中，聯爲一氣。聞任牛裹脅日衆，擄馬日多，加之以賴黨成部三者湊合，實爲勁敵，不可輕視。閣下欲先勦張總愚一股，張逆現由新野竄至樊城，去周家口七八百里，往返實屬不易。而東路過於空虛，豫之東南皖之西北均屬可慮。鄙意光固一路亟應臨以重兵，仍請貴軍馳赴光固。該逆若不得逞於鄂，由漢黃回竄豫境，可從光固進兵關頭迎擊。若該淮斜竄皖之英六宿太亦可跟蹤追勦。若果各賊併萃鄂境，廷旨飭令淮軍援鄂，由固始赴楚，亦尙近便。屆時續有公牘奉達，古稱「常勝之家難與料敵」。貴軍亦屢勝之餘，務望戒飭將領隨處小心，以迪臨事而懼之義。至囑至囑，隨時函報爲盼。

#### 復劉子恕太守

使宅接匪惠，承寄豫省全圖及河南江北、東、海、西之圖。黃河南岸險工之圖，相需正殷，祝我良多。另摺六事，多閱歷有得之言，支策亦足達其所見。佩仰實深，河防可慮一條，似不必預爲過計。黃河之決，關係億萬生靈，蓋有天意，不盡關乎人事。此賊本無深謀，就令出此強秦，引河灌大梁，而魏破，智伯引汾灌晉陽而趙不破，成敗亦尙有數存焉。若在如此過慮，則畏首畏尾，天下殆無可辦之事矣。地險當設一條，閣下前言山息縣至泗水之嶺，經營此三百里之地，查該處東西四百餘里，憑淮以守，阻山以守，皆須有勁旅，乃足遏之。果有此項勁旅，則可以迎勦，可以跟追，何必守此極寬極散之險。後段言自朱仙鎮下至周家口，憑河戍守。

偏賊全歸。顧水以西。查劉省三前來徐州。即力陳扼守沙河之說。使賊不得東竄。與魯指略同。並稱袁小午亦主此說。鄙意聞河書水。費財甚鉅。難以成功。梁武帝築浮山堰。即是前車之鑒。徹處圍

安慶時。曾築堰堵樅陽河。不久亦即潰決。運河開壩。每埽動費數萬金。尚須節節置閘。時時啓閉。乃能行船。若置閘太稀。則下游業已過溢。而上游尚自枯渴。豈有周家口僅築一堰。即可蓄水使滿。至朱仙鎮之埽。周口以上。河雖淺窄。然汝穎魯魯等河。皆係經流較之。運河其工程之難。不啻十倍。鄙意此事用力多而裨益少。茲略陳拙見。俟過歸德時。再約閣下同至周家口。詳細察勘。斟酌定議。第三條言民寨可用。關係極大。豫中巨患。在於兵民相仇。其初在兵之擾民。作踐太久。其後在民之怨兵。報復太過。必須彼此稍有悔心。而後有善機。有善機。而後民寨可用。民寨與官兵通為一氣。而後可以辦賊。徹處行軍。向以禁止騷擾為主。惟所部太多。相距太遠。亦不免有擾民之事。聞此次入豫諸軍。劉軍最好。周軍次之。張鎮樹字一軍。已為民所疾視。色副都統馬隊。則騷擾頗甚。不知閣下所聞。亦相同否。即日李幼泉全軍萬人。又將赴豫。國藩當備發告示。聯絡民寨。敬求閣下代為出示。言徹部如有擾民。准民寨赴鄙人前控告。輕則賠錢。重則正法。總須將一信字做出。庶幾挽回民心。第四條。外圍可築。第六條。地圖宜求。疾到宋與閣下相見。再行分別出示。下札。第五條。脅從宜寬。殊不易辦。昔年曾刊刻解散。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鄉圍。搶奪銀錢衣物。致各賊

不敢逃出。亦由無食無衣之民太多。混身賊中。聊為偷生。旦夕之計。故從古流賊難滅。非他故也。家無生業。而時民時賊者多也。

復陳小浦廣文

湘局一批中云。如有事故。不願續運。准由局另招商補運。是去來仍聽商便。不失票法之範圍。而與鄙人寓綱法於票鹽之中。物色真正殷商。維持護惜之意。亦相脗合。惟凡辦大事。可守者法也。可通者情也。鹽務亦然。物色殷商。暗中保護。儼若以綱商相待。百家中不過數家。以情相聯。絕不形諸筆墨。則其道圓活而可久。若凡售一號之引。均令續認。一號之引。是普律以綱商相待。必多不能應者。以法相繩。業已見諸公牘。則其道窒礙而難通。昨接湘局詳稱。『今年夏綱。挨掣領運。明年夏綱。再遵此批。令已認之販。循環給運。不復再招新商。』等語。不知准駁如何。鹽棧山官經理。積弊一空。而辜章彈劾何商。牽涉及此。令人灰心。本來堅白不患。縻緝。可勿介懷。惟外間頗商言。利日微。成本增加。究竟自去歲五月後。成本果稍增否。便祈示及。徹處近狀。平善。劉省三一軍年內已報起程。進兵援鄂。李幼泉一軍。燈節後亦拔赴周口。鄙人先至濟寧。一行再從曹克歸陳進駐周家口。調度一切。

復程敬之太守

倉棧工竣。東西塢河年內已否一律告成。鄙意此等工程。不可吝惜資費。稍涉草減。沿江須築大隄一道。俾江水永不得溢入新河之內。隄身宜高宜寬。釘以巨木之樁。廂以料槩之掃。仿照黃

河要工做法。東西兩塢宜深宜廣。竟與小湖相似。卽以塢中取出之土爲隄。上壓掃之土。隄之西頭略出。東頭略縮。桃水使趨南。則下游更好泊船。新河太淺太窄。尤須大加修濬。雨水擬於舊河影。另開一段。想亦極有關係。雨生思銳而力果。閣下諸事與之熟商。必可精力彌滿。相與有成。中路月銷四五十票。緣江船不入內河。無從夾私。自係改道之效。冬令暑短。每日尙能過鹽二十餘引。塢河成後。春水方生。過鹽想必更多。存記下綱。較之隨意增額。則尙無大害。惟賣票一層。商本暗增。應行嚴禁。北鹽南運。照南鹽料。則扣繳錢糧。關稅內河釐捐各款。自是正辦。盈餘之銀。祇有此數。明者一望而知。止謗不辯。何恤浮言。步步踏實。做去而已。此間近狀。平善。鄂中叛卒。揔聯爲一氣。上下游同時喫緊。已派劉軍由光固馳援黃州。李軍由徐郡拔赴周口。冀收夾擊之效。鄙人先至濟甯。再從曹克歸陳。進駐周口。知念附告。

### 復劉省三軍門

閏藩初九日。自徐啓行。十三日。滕縣。途次接到來牘。知廿七日。剿賊獲勝。廿八日。克復黃陂縣城。鄂中來信亦稱逆踞黃陂。楚軍雖迭有擒斬。究未大挫兇鋒。貴軍初至。立拔堅城。遐邇聞知。歡聲雷動。各等語。嘉慰曷已。該逆由黃陂敗竄新洲。卽分股由上巴河。中關驛等處。東走。均向六霍貴軍。擬取道麻城。追勦。並就近函商王鎮。開軍由二郎河進保舒桐。所籌悉爲妥協。惟擒賊供稱。該逆欲竄山東。閣下密商欲俟賊過。速河。卽將開河。長溝韓莊一帶。

堵往不令回竄。驅賊海隅。兩月可平。此則未免意廣才疏之弊。閣下所謂徧閱形勢者。自因處該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大海。西有運河。意欲逼賊聚此局促之區。而殲之耳。而不知此一區者。中間綿亘二千里。地面極寬。安得許多勁旅。處處布置。節節堵截。山東則濟泰武兗沂濟登萊青九府州。江蘇則徐海淮揚通五府州。皆在此中。並係膏腴之區。從前費盡氣力。保全完善。實不容易。若此次任聽賊渡運河。不急遏截。使完善之地。竟遭蹂躪。不特朝廷必加督責。山東江蘇之官民。必多怨讐。卽我軍餉源所出。先有涸竭之虞。該逆益得肆意擄掠。盜糧充足。剿滅更難。不若仍以皖豫荒瘠之處。委之於賊。力扼長溝等要隘。使該逆不則渡運。以保海濱十四府州。若慮師老力疲。現令劉壽擘張田峻二軍爲一支。鮑春霖遵旨移師楚豫之交。爲一支。九舍弟調撫湖北。挑選舊部。帶赴鄂中。爲一支。劉仲良與周氏昆仲爲一支。合之幼泉與貴軍共爲六支。游擊之師。其駐防之兵。除淮徐濟甯周口四鎮外。擬再加襄陽三河尖兩鎮。六鎮則多屯糧藥。六游則專講追逐。若一戰之後。卽能追逐二三百里。則六游分追。梭織不斷。此賊終有窮時。若一戰之後。並不能追逐數十里。則雖在海濱。此賊永無滅時。願閣下力求追逐之妙。無求神速之效。切囑切囑。張總憲一股。由西遂正汝。折竄舞陽。幼泉一軍。初六由太康拔至距西華縣八十里。派松字忠樸十營。進紮西華。自帶親兵桂字七營。馬隊四營。進駐周口。國藩明日自滕縣前進。由鄒兗以達濟甯。十八九約可抵濟矣。

復李幼泉副郎

十七日曲阜途次，接十一日手書，知台旆由周口回陳，月望前後拔營西去，擬駐襄鄆。在尊意以開許兩屬無兵，恐賊由西而北，乘虛竄入許州四達之衝，不便游擊。襄鄆之間，則既便於兜剿，南汝一路，又可就沙河轉運，故爲此議。惟張逆本欲東竄，現雖折回舞陽，其欲東之志殆未遽忘。貴軍若至汝寧，襄鄆均嫌西行太遠，恐賊驚越而東，反成尾追之勢矣。不知仍在西華周家口等處，乃得要擊之勢。任賴各股自黃陂敗後，已竄至光固境內，或皖或齊，趨嚮雖尚未定，而皖瘠齊肥，似東竄之計居多。尊函謂任賴有劉軍綴之，張逆有豫軍綴之，鄙意劉軍尾追必緩，去賊尚遠，豫軍力不能扼賊，閣下既慮賊折而北趨，是東路斷不可太空也。劉仲良一軍，少荃已令其駐於宿遷，以顧東路，暫不移駐許州。國藩即函致仲良，請其輕騎赴周家口會晤，面商一切。該軍則留於宿遷，不動。劉壽暉等亦仍留於湖團、徐州等處，皆係注重東路之意。但使賊不能犯齊蘇兩省之境，則不能成流寇之症，乃可漸有歸宿。周口北岸關廟近市，不如西北寨，內省三舊營爲佳。鄙意即住於覃懷公所，護軍則於劉克仁處派撥，不必酌留貴部矣。

復李眉生觀察

此間水套已無賊蹤。任牛於廿一日南竄，張賴繼之。蓋輜重先行，而以悍戰斷後也。廿三日，劉軍追及於龍塘，大獲勝仗。廿五日，周軍追及於城武，獲一小勝。廿七日，在荷澤之侯家集，苦戰竟

日，幸而以少勝多。聞前股已過礪山，後股亦將盡出東境。已飭劉壽卿、朱星樞等軍即日回徐。徐郡既已修圩挖濠，其站牆守壕等事，董張李三鎮自有把握，閣下儘可從容鎮靜，料簡各務不必過於焦急。催取山東車輻，另贖批卷，松桂餉銀，暫留徐臺，即囑幼泉派弁領取，毋庸解至濟寧。閣下商撥之款，可暨由徐臺借用五千，兩仍具公牘候批存案。敵處所設徐臺與徐軍需局，務截然兩事，不可混而爲一。尊處餉絀，宜一一稟商李劉兩院，悉心籌畫。敵處偶一借撥，斷難視爲常款。去歲振軒稟請在淮北鹽務撥銀，國藩咨商李宮保，不記曾撥過幾次，可一詳查再懇少帥也。

復劉省三軍門

貴軍自黃陂追賊入東，轉戰數千里，士卒疲乏，猶復極力跟追，暫不休息，可敬！可敬！初二日，有一調度咨行各處。劉仲良與楊少銘合作游兵，游壽暉與張田峻合作游兵，皆可遠擊。惟仲良須留兵守徐郡，少銘須留兵守宿遷及八關，留者太多，則征者太少。若貴軍五六等月不回周口，就近在徐州歇息，並顧宿遷八關，則劉周等部全作游兵，其力更厚。是否可行，祈裁復。張牛竄向礪山，欲往青口，取辦竹矛，頃聞盤於豐單之間，其意似欲回竄鄆濮。貴軍已至單縣之黃岡，想日內必有戰事。任逆久有竄雒河之說，頃聞初一日至雙溝，初三日撲近八關，亦似志在清口也。防守賈魯河之策，尊意以爲難辦。一則周口至朱仙鎮三百里，朱仙鎮至黃河尚有百里，工程浩大，一則東守運河，西守沙河，及賈魯河，兵分

力單，所議誠爲切實。鄙意工程一層，開買魯河，本出商民之意，上年估價四萬金，鹽商願捐二萬，藩庫各此二萬，故未辦成。聞僅六十里，雖開餘皆易辦。朱仙鎮至黃河太遠，改由中牟至黃河僅三十里，濠工尙不甚難。兵力一層，西守賈魯，沙河，東守運河，估兵誠屬太多。若賊已全竄西南，則移守運之兵，合守賈魯、沙河，亦正與去冬尊策相合。僕所酌改者，在周家口以上，沙河無止境，賈魯則以黃河爲止境。至於遏賊於沙河以西，與遏賊於沙河以東，擇善而從，僕斷不執成見也。此策創自閣下，尙祈再三審度見示。口馬實難購辦，喇嘛廟張家口兩處青草發時，亦僅可購一二千匹，已不敷用。此一二千匹沿途又不能全無倒斃之患，此事殊無善法。而召募馬勇，遴選騎將，種種爲難，來兩均已洞悉。多將軍馬隊最強，聞其在秦辦回，因我馬不敵賊馬，全數改用步兵。英雄舉事，變化無方，閣下智略過人，望思所以變化之法。一軍得訣，則各軍皆可倣效矣。

### 復劉省三軍門

頃接台函，敬悉追賊來東，已至單縣。頃接各路稟報：十一日該逆竄至城武縣之九女寨，十二日圍曹縣城，十三日竄再咽集，十五日尙在曹定交界一帶。幼荃於十四日擬拔至城武，度必有手函與閣下會商一切。貴軍與老湘營已至何處？日內有戰事否？幼齋兩軍皆未與各逆久戰，似不足以制捻賊。若未出山東境，應請貴軍暫緩休息。如東境果已肅清，則或周口或徐郡，聽閣下擇

地息兵可也。曹單兩處均發千金買糧，貴軍曾經取用否？餉銀又有續至者否？遏賊於沙河賈魯河西南，即以尊議爲定，不復更改。平原追賊，步不如騎，閣下以爲萬不可少，自是確論。惟口馬不能時至，騎將亦復難求，不得已，仍募徐州一帶之勇，連人帶馬姑爲練習，以觀其是否有濟。海船海柯已招兩營，幼泉仲良又將續招。如別有便宜之法，亦祈熟籌詳示。龍岡集捷報早已批答。初七日奏摺，並諭旨，亦經咨達矣。

### 復劉仲良學士

任賴李允等逆已由睢寧竄至泗州，擾及靈璧。目下清江防務稍鬆，惟無大支游擊之師。泗靈睢銅等處之麥，盡被該逆搶割。又將逼飢民以從賊，不得已，調開營援剿泗靈，俟奇營到浦，閣下亦可會同勦軍游擊泗靈一帶。宿遷有奇字七營，頃紮徐州，有張董七營防守，貴部與勦營僅留數營扼守八間，此外可拔行者計尙在十六營以外，足稱大支游兵。貴部不趁此時新發於礪，大加閱歷，何日乃有接戰之時？敝處當作函與少泉宮保力陳之，請閣下亦力爭之。慷慨自任，擔承一路。古來英傑非有一種剛強之氣，萬不能成大事也。購辦口馬，敝處卽爲分別奏咨，惟一時不能辦到，祇好先募徐州一帶之勇，連人帶馬，姑爲練習，以觀其是。否有濟。楊鎮欲添馬隊，請囑其暫緩具稟。蓋口馬既苦難購，募自帶私馬之勇，又恐其全不可靠。須俟幼泉與尊處試募，辦有頭緒，他人乃可照樣續辦。敝處仍當商之少泉，問餉事有著否，如其無著，則

當改步爲馬耳。張牛二程等逆一股，十一日由單縣竄城武，十二日圍曹縣城，十三日竄冉堈集，十五日復撲曹城。幼泉與劉壽卿會擊，立解城圍。十六日又在曹邑西南會剿獲勝。該逆敗走，復爲銘軍所敗。十七日，竄單縣西鄉，十八日賊騎直逼單城隍外。省三等軍計已嚴蹤追擊，賊計詭悍，似未能忘情於曹鄆。覬犯運河。國藩此次察看河防，有布置數條，業經咨達冰案。十四日，山東平至泰安，十六日登岱，十九日回至濟寧，自襄辦命下日起一切大調度，切隨時咨明尊處。此後凡諭旨奏稿均當抄咨一分。開挖賈魯河尚未能動工。省三議遏賊於沙河賈魯河之西南，應如所議辦理。

復李子和中丞

國藩辦捻經年，愧乏成效。此次自徐來濟，本擬閱視黃運河防，卽由曹來赴豫，乃甫抵濟寧，而捻聚東趨，張逆一股先至梁山一帶，任賴牛桂諸逆，踵躡曹鄆之交，合併窺運。先經潘李兩軍與張股接戰四次，互有勝負。後經劉周等軍追至，經甫接仗，羣捻卽分起南竄。任賴先行遠颺，由壽碭斜趨宿邳爲運河防軍所扼，轉由銅睢竄至泗靈，已咨劉學士並飭王楊兩鎮分道游擊。其張牛等股，三月之季，經劉周兩軍破之於鉅野城武，出東境後，復由臨德折回豐單，連撲曹縣城圩，又爲劉李及老湘劉軍所敗。現尙徘徊於豐單之間，若不得逞於東，仍恐西走犯豫。豫中平原曠野，無險可扼，我軍步多騎少，該逆萬馬風馳，剽疾異常，外閒獻策欲燧

賊於沙河之西南，鄙意先開賈魯河，下接沙河，上挖長濠，以爲界限，冀阻流寇。曾兩商張子青河帥，頃接渠覆書，工鉅地遠，勢未可行。此外尙有何處可設地險，參以人力，略資扼堵，求閣下廣諮熟籌，詳示爲感。承以豫省兵疲將惰，餉納民窮，殷殷垂詢挽救之道，具見懷抱，深愧憂深慮遠。國藩曾識短淺，何敢越俎代謀。然仰蒙下問，敢不敢不略陳一二。竊謂豫中巨患，在於官民相仇，必須先求吏治，以收拾民心。罷捐捐廉俸，賠補官虧之弊，政使自愛之吏，有以養其廉，不致苟且趨污，以虐取於百姓，官民乃可聯爲一氣。其次，則在於兵民相仇。兵之擾民，作踐太久，民之怨兵，遂報復太過，必須彼此稍有悔心，吾輩從中導迎善氣，兵民乃可聯爲一氣。聞豫勇日食銀一錢，馬日食草料銀五分，日糧太少，將領之公費，夫價爲數亦復無幾，日用不敷，此騷擾之所由生，卽疲弱之所由致。似須酌量增加，俾衣食有資，而後可責以不擾民。兵不擾民，而後可責民。圩之抗官長，完納丁賦，閭閻舟楫在山東，州縣之養廉坐支，皆得領取實銀。而於正賦，則雖征甚嚴，每年收至二百餘萬。河南若禁兵勇之騷擾，使民無所藉口，割州縣之攤捐，使官不圖中飽，認真催科，正賦當不減於山東。餉項日裕，則管處之兵可強，兵民相安，則徹處行軍亦不至閉門絕市，處處棘手。錫堯之論，不知當否，聊達盛意。

復李眉生觀察

捻匪楊澤老湘營廿六日，曾否見仗？仲良廿八日自宿遷投



營由睢寧變溝一帶進兵，當可與張逆相遇。任賴股匪聞已擾及永城，周海齡廿四日接仗獲勝，不知蕭縣尚有餘孽否。幼泉本擬由單縣找赴歸德，以備任賴一股，因省三不能來濟，接琴軒之防，已令幼泉移軍濟寧，替出琴軍作爲游兵。卽令省軍駐徐，替出張李等營，會合老湖營游擊一路。俾久勞之軍少得休息，思戰之將亦得自效。兩有裨益。尊函謂攔頭迎擊，須令防軍出戰，兼可禁賊打糧，此論是也。惟軍事調度必閱歷而後知其艱難，如徐濟臨淮周口，鎮平日無事之時，孰肯以一萬八千之眾屯宿該處？故僅留三、四千人駐防四鎮，而以近萬大支之兵游擊他處。此自去夏經營直至今正始辦成此局者也。乃省三往返六千餘里，幼泉往返三千餘里，雖閒有勝仗，而未能大挫賊鋒。而四鎮兵單，亦未能迎頭痛勦。固由事之不如人意，亦以地廣賊眾，難於奏功耳。今令省三休息兩月，騰出劉張劉楊兩支游兵，令幼泉休息兩月，騰出琴軒一支游兵。此外又有盛營開營營三支游兵，皆可與賊縱橫角逐，而利鈍亦尙無把握。若如來書所言，則是平日計紙上一策，必可件件辦到，恐古來無此容易之軍事。至於兵力不厚，偶出小隊打賊，不過窮其邊馬，追其牌尾，古人謂之浪戰。近日謂之出零隊打油仗。河南等處用兵專尙此種，鄙人每禁止之。若各統領志在滅賊，則出隊之或多或少，或晝或夜，原無定態。若主帥專責人以勤於出隊，則流弊孔多，不如聽之爲愈也。徐台存銀不多，已札濟寧解去五萬，明日成行。暮容勸於節後坐船回徐，駐軍雲

龍山過夏，較爲清曠，尙未定計。

復劉仲良使

張逆繞睢城，竄至埇子鎮洋河集一帶，邊馬至小楊莊劉鎮之隊，尙未到宿。貴軍投營微嫌其速，在埇鎮僅獲尾賊數名。該逆果竄攻成子河，否漕帥所派防兵，恐不可恃。閣下宜通籌全局，先守運河，再圖游擊。據劉省三及徐防諸軍報稱，張逆業已竄至泗州，探報之言自不足據。如果賊至泗州，開營扼截於前，貴營緊蹙於後，或可收夾擊之效。貴軍士氣方新，銳意追勦，固屬可敬。但諸將并未與捻交戰，初次接仗，務須穩慎爲要。捻黨長處在馬隊，四面包圍，佯敗復進，步隊冒煙猛進，須預防之。任賴股匪竄過永城，聞商邱、虞城、曹縣邊境皆有賊蹤，總不能忘情於東。蘇兩運河，我輩眼光亦宜時時顧定運河海船一軍，不知追抵何處，曾與之通信否？

復李幼泉副郎

接初二日惠書，知日內拔隊探剿歸徐之賊，不遽來濟，換防游擊一月，再擇屯紮之地。或豫或蘇，酌就薪糧。在尊意以豫蘇人地較熟，不比山東州縣之掣肘。鄙意貴軍辛苦已久，車馱太少，目下麥秋農忙，鄉民之車視如至寶，強雇一輛，難於登天。強拉則怨聲載道，閣下正值心緒鬱鬱之時，又因辦事添出許多煩惱，諸將亦滿目荆棘，必難圖功。琴軒急欲出爲游擊之師，未便再緩至一月之久。望閣下仍照前檄，速日拔營來濟，如慮山東掣肘，請酌留

四千人防守濟甯長溝，而自帶五千人駐紮韓莊，住於銅山地面。下游直守台莊，止防齊蘇之運河三百餘里。雖在休息之際，尚有功於全局，免致鄙人時時懸念運河。即令兄少荃亦可放心。駐守蘇境，兼顧齊境，州縣亦不敢侮慢。仲良拔營至埧子鎮一帶，有信來言，銳意追剿固屬可敬，但該軍初次與捻相角，殊覺可慮。閣下若能至韓莊，騰出楊少銘與仲良同進，則鄙人尤放心矣。閣下於夏間休息之時，竭力購辦大車、駝、驢等物，辦齊後，不須州縣逐站換車，秋間再出爲游擊之兵，則不復懼氣也。特再詳細奉商，務望照辦。台從先帶數營來濟，餘可徐來。昌期、省三、振軒均在此間，若五日以內抵此，尚可會晤。

復周縵雲侍御

江南人文淵藪，夙多樸學之士。亂離以後，流風遂沫。自曾經鍾山兩開講堂，始有絃歌之聲。今又復啓惜陰精舍，專試經古賢者，振興而教育之，自可月異而歲不同。唐時試士，分別大中小經，任人占習一經，或二三經。卽史記前後漢三國志說文等書，或專科試之，或兼試之。是以唐時得士最盛。鄙意惜陰諸生，亦可令其占習專經，又於經外擇史漢三國通鑑說文等書，令以治經之法治之。每人專習一書，似於前世試士及於我朝房官分經之例均相符合，而於惜陰立法之本意，亦不相違。聞閣下與小湖兄課士，固極精勤，自課尤不少懈。鄙人志業荒淺，而所處之位，所值之時，與有提倡之責。特進芻蕘，以備採擇。方今盜賊縱橫，竭天下

謀臣武夫之力，以與無根之寇爭勝負，而迄未有定。及其既定，則又盡成強弩之末，而拊吾背者，方且持短長以尋干戈，有不堪設想之處。此則求三年之艾，又不僅在八比八韻之中。樹十年之木，要不出於九經廿三史之外耳。國藩剿捻經年，略無成效。羣捻股分而勢合，併力竄擾淮徐，百計求渡運河以東。我軍亦注重齊蘇，力遏東渡。總因馬隊太少，賊騎過多，愈擊愈悍，日集日衆。窮民圩破，從之如歸。久成流寇之定，爲患方長。鄙人精力日頹，恐不足了此一段。中夜以思，焦灼何極。

復閻丹初中丞

隄牆不用土，輒北岸濱河民圩，或輒或木，其築台築口，則概用輒。并派查牆隄行，礮如夯，不任草率，精密切實，至以爲佩。聞黃林莊以下隄牆，不如貴治遠甚。弟宿遷桃源查閱一次，張逆尚在礪山，銳意思渡運東，猶警者不忘視，跋者不忘步。黃林莊以下，目前水勢頗深，防務尚有把握。霜降以後，殊爲可慮。弟意戰既不足，不得不竭力堵守，保得運東一段，亦得寸則寸之道也。任賴李允一股，由宿靈南竄，初八已至懷遠，勢將渡濉，似不至再回曹。任張本不和耳。幼泉已來濟接防，琴軒十五日拔行，當可覘蹤迎剿。東直分防范縣豆腐店一議，尙未出奏。陸渠兩次函詢，并鈔咨摺稿見示。傳軍門現駐張秋，俟渠有牘來，再行具奏。徹宗、田事及京控案，望速飭查明見示。大考等第單收到，題目鈔呈一覽。

復劉開生太守

四月廿八接到惠書，伏審台務多暇，精治經史，日有課程。以淹雅之才，復加以學力，常州本君子之邦，閣下又碩儒之後。十二年前，即聞英年令望，博覽羣書，久已欽遲德音，期之國器，遇以兵戈轉徙，生事日艱，造欲捐棄一切，飯心三乘，國藩竊恐其因境遇而墮素志，外愧鄉閭之先達，內慚鄉長之家聲，而在已亦終無自立之道。是以質言奉勸，來示翻然易慮，十駕并驅，充其所詣，詎有滯量，每日經史三卷，似嫌太多，人事不無牽擾，恆德不貴始深。古文一道，國藩好之而不能爲之，然謂西漢與韓公獨得雄直之氣，則與平生微尚相合，願從此致力不倦而已。四月之初，國藩會聞黃進兩河事畢，北入秦安，發僦一游，旋即回濟，諸明平善，惟捻氛日熾，愈擊愈悍，蹤蹟飄忽靡常，往來於齊蘇皖豫之交，縱橫奔突，我軍騎少步多，迄未能制賊死命，殊深憂灼，目下中外之患，洋務最鉅，其次則中原之捻，其次則甘肅之回，而捻匪蹂躪腹地，尤爲切近之災，剽悍亦遠過於回匪，鄙人衰憊，殆不能了此一段。桐城吳擘甫舍人頃來此，閒留在幕中讀書，暫不以公事相付，令弟中孫節間由河南回營，知念附告。

### 復劉省三軍門

任賴一股已由懷遠渡過渦河，擾及下蔡。英西林報十七日平阿山之賊，業已竄動，有由三河尖竄光固之說。海船十七日由白龍廟渡渦，追剿牛逆，獲一勝仗，殲殺步賊頗多，馬賊逸去，有將仍與張逆合股之說。又聞張逆在睢州寧陵之間，琴軒壽卿田駿

十九日俱抵廬城，探蹤追剿。合此數說，似任柱意在光固，張逆尚不能退至六安。而喬中丞十六日信，則言宿州已見賊蹤，恐是張逆股匪。尊函言張逆圖竄六安，殆非無因。尊意貴軍暫不休息，急援六安，私則情殷桑梓，公則力顧大局，不自暇逸，可敬之至。惟徐州接防之兵，約須五營，目下實無可調，各軍均已遵檄遠去，萬難調回。僅有勁軍八營，日內尚在徐州附近，敵處已去兩檄，四批令其與仲良合軍游擊，亦不便再行更改。所幸鮑春霆一軍，國藩於四請廿五日檄令山廬城進兵光固，渠於五月初七日接到計此，時已將抵廬城。茲復飛檄靈軍探明賊蹤，先保六安，後顧光固。靈軍由廬城抵六較之銘軍，由徐州赴六，道路較近，而聲威則兩軍相等，當可紓閣下桑梓之憂。貴部辛勞太久，業經許以休息兩月，今六安之信未確，又令冒暑遠征，俾僕失信於貴部之勇夫，亦不相宜。統俟兩月之後，再行相機進止。

### 復邵子進

英年讀書溫經爲上，讀史次之，時文又次之。六經義精詞約，非濟心玩味，本難領其旨趣。然熟讀詩經，自足使人之情韻日深，熟讀左傳，自足使人之筆力日健。熟讀禮記曲禮內則，少儀諸篇，自足使人之威儀動作，皆有範圍。熟讀樂記學記祭義，自足使人之心思識趣，覽有把握。時文爲應試之階，高低俱不合用。近時如仁在堂稿，最爲適中。李次青小題正鵠，卽由是選出。但將此二編誦習，大小試無不相宜。仁在堂所選試帖律賦，亦佳，其持論亦極

深細！即此揣摩已足，緣舉業貴精不貴多也。若成名以後，又當進而求之。史漢百家，古文古詩，自未可存自畫之見。楷書最有關係，唐時專設一科，鄙人雖在軍中，嘗教人習字。大則徑寸，小則蠅頭，每日以二百字為程，久之自有進境。閣下既獲明師，又與慕徐松生互相切磋，必能相與有成。曾公慕誌業已罷就，並曾摺書寄金陵一次，因須添一二字，又經索回，稍暇，再為端書發刻。

復李子和中丞

閣下甫澈中州，席不暇暖，即出視師。東事初定，轉而西征，未免過勞。擬請旋節汴垣，居中調度，并可整頓吏治，以慰輿情。許州之行，似可中止。以賊勢言之，目下羣兇西趨，應乘勢蹙之於西南，山多田多之處，賊踞難逞，或減彼之長，藏我之短。弟前議防守沙河，賈魯河，久無定論，因思築寧道謀，三年不成，不如趁此兵力尚厚，早為決策。頃已檄劉軍門督潘軍張軍防守沙河，俟任賴渡沙河，周軍亦會同防河南汝光黃六安，游兵則有鮑軍及劉楊劉張王等，與之縱橫角逐，尚敷勦辦。請飭貴部仿照東省防守運河之法，專駐朱仙鎮至黃河南岸，一概作為守兵。挖濠設防，不必遠剿，均經另贖咨商。是否有當，伏希卓裁。以豫兵而僅防此七八十里，難免外間浮議。弟當切實興具奏，言出自鄙人之意。豫兵所分之地，段雖短，防守極難，但求將來可遏流寇，不必目下多一追兵。官紳有識者，亦必諒弟與閣下之心。河南紳民疾視官長，隔閡已久，弟軍所過之處，圩寨閉關絕市，於兵事實有關係。前據紳士王

檢心等稟請昭雪冤獄，開單前來。批令俟鄙人入豫與閣下商辦，以慰其意。近高樹彬等又有一稟，弟亦批令到豫商酌平反。因思待弟入豫而後查辦，則惠歸鄙人，不如弟未入豫而先查辦，則惠歸閣下。茲將原稟鈔呈台覽。俟月初另具公牘，即祈飭司次第申理。逐案平反，冀以迎善氣而挽民心，是所企禱。蒯士鄉觀察奉檄馳往商城，辦理軍糧台，且見不分畛域，感荷靡涯。惟該軍零碎事件極多，既在襄陽設立糧台，仍由湖北派員支應，為妥。蒯道督令經理該軍軍輜，餘俟弟入境熟商飭遵。

復趙惠甫司馬

吳門忠義局自當躋諸祭酒之列，何僅參預筆墨之席？豈不欲以委員自居，抑別有窒礙？邪所纂傳記，多出何人之手？彼中山長馮林一固通儒宿望，即俞蔭甫之經術文章，亦當世所罕觀。是否常與酬接，方今雅道陵遲，人物渺然，二三志學君子落落相望。莊生所謂「聞足音而堪喜」者也。國藩今春自徐州赴豫行抵濟寧，適置羣寇東趨，未與西邁。小住此間，派兵防剿。至四月初賊悉南竄，東防稍鬆，遂閱黃運兩河，便道登岱，恩恩旋濟。維時賊蹤猶往來於曹徐淮泗毫宋之間，我軍雖屢戰獲勝，究未大挫。凶鋒至五月底，賊由皖豫先後西竄，前股已渡沙河，後股亦將踵渡。鄙意乘勢蹙之於西南山多之處，藉沙河賈魯河之險，分段防守，遏賊使不得東，未知能否辦成？鄙人於十五日親赴桃汛查看沿運隄牆，即由洪澤進駐周口，就近調度。九舍弟到鄂後，招集舊部

萬二千人，如賊窺鄂邊，尙覺不敷防禦。賤兄弟忝竊時榮，常感顛蹶，乃蒙張旅事，夸示山澤中人，康成箋詩稱引時諺，有所謂道我則噫者，其信然邪？

### 復吳仲宣漕帥

國藩此次自濟登舟，沿途風逆水大，二十五日始抵宿遷登岸。小住數日，仍坐原船前進。俟到楊莊，再換湖船，由洪澤臨淮以達周口，陸路積淤數尺，不由桃源登陸矣。天氣酷熱，本不敢遠勞，台駕而隄牆一概淹塌，亦無可會查之處。統俟楊莊相會，一罄鄙忱，惟弟暨駐極樂庵，本爲避暑起見，不過消停三日，曾囑色令稟明尊處，乃本日接閣中丞咨任賴股匪仍由扶溝杞睢折回山東，將至曹縣，弟似應似駐徐州，而赴徐陸路被淹，祇得在宿遷多住三四日，探聽任賴確信，再定進止。淮河淤塞，冬春阻淺，夏秋汎溢，尊意於上年所挑黃河加深數尺，并濬引河導湖出壩，俾高甘隄防不至十分喫重，鹽艘出湖不須起旱盤剝，而淮濱可以漸復故道，實屬一舉數善，鹽捐事宜想已函商少泉辦理矣。

### 復閣丹初中丞

弟自十五日別後，水大風逆，舟行濡滯。二十五日，歸抵宿遷，沿途查看隄牆，自韓莊自台莊兩岸頗高，惜土皆砂質，未能堅實，自黃林莊以下，隄身或露一二尺，或露數寸，或全被淹沒，隄岸悉成洪湖。茫茫巨浸，水退後必須一律重修。前在濟甯與閣下約定，中秋節後令幼泉一軍赴周口以上，接辦沙河之防，騰出琴軒所

部，於九月初旬回濟，業已函告琴幼兩君。濟甯長溝之防，琴軍到後，自可接替。惟韓莊八閘，敵處與少泉兄弟再三籌商，幼部八營帶赴豫中，此外無兵可派接防。擬請閣下添招數營，令王正起帶八營，接守韓莊八閘，該將似可勝此重任。弟知東省餉項，祇有此數，今添募新營，應共費銀若干，應動何款，或減何處之協餉，或徵減京餉，均請閣下酌度詳細見復。山國藩先行具奏，尊處隨後奏明，以歸畫一。自黃林莊以下，淮地太長，尙須添派淮勇，以照吳漕帥之防，乃爲周密。弟在宿遷，本擬即日南下，今日接到大咨，知任賴回竄山東，已至曹縣，姑在此停駐二三日，俟得確信，再定進止。

### 覆劉仲良復辦

六月兩次復函，已否遞到？頃接十五日惠書，貴軍俱在蒙城阻水，至爲系念。初四有一牘，言扼守沙河之事，何以十五尙未見到琴軒初五來信，言任賴竄至新蔡，距周口四十餘里。琴軍與劉張湘軍自沙河南岸北渡迎勦，該逆亦因水大不得渡沙河，而南竄至扶溝杞睢一帶。十八夜攻破睢州之馬頭寨，二十日山東曹縣已見賊蹤，與敵處防守沙河之計，又相左矣。國藩十五日自濟啓程，沿途水大風逆，舟行濡滯。二十五日歸抵宿遷，本擬即日南下，二十七日接山東來咨，任賴折回東境，故在宿遷多住三四日，以候任賴確信。初一日，接河南咨，請派兵援救睢州，始檄銘鼎盛三軍專辦沙河東北之賊，而閣下與湘靈、王楊仍辦沙河西南之賊，另贖奉達兵事方熾，重以水災饑民數萬窮而無歸，勦辦撫卹

兩俱棘手，焦灼何極！

德李幼泉副郎：

羣恣自經挫敗，盡數西趨。銘鼎樹三軍及添派之盛軍，現已分辦防河，仲良少銘兩軍，亦經省三邀約，幫同修防。尊處想皆有所聞矣。現在任賴股匪據汝陽，七月三十日報在葉縣舞陽等處。張牛游弋鄧州，宋鎮被該逆圍困。劉張等湘軍於十三日馳赴應援，尚未續聞戰狀。來函汴城左右，該逆熟徑豫軍全力扼守，庶免疏失，誠爲要論。今宋軍既被圍鄧州，馬軍又跟追任賴，不知豫中調度以何軍守朱仙鎮，以北汴垣以北似尚未遵分汛之約，恐下游堅堵，而豫防仍不免鬆懈。南島北羅，殊可焦慮。尊諭又謂河西諸軍可駐許休息，所見亦是。但汴中不肯分汛防河，卽駐許仍屬無益。且劉楊在周口，劉張赴鄧州，此間別無一支可以往許。鄙人到周口時，仍當函商豫帥，調回各軍，力保汛地，庶防河之策不成。書餅耳。東省添募之議，丹帥請敵處再減一萬八千之數，鄙人未之允許，而請稟相王正起三營協防八開，尚未接其回信。如賊復東竄，則連防仍十分喫緊，請閣下力任其難，或將台莊二營移防韓莊大泛口，又不足，則調劉士奇之營分防八開。頃歐陽利見添兵二千，宿遷決可無慮。如沙魯河防辦成，不久必調貴部同赴西路，則兵事漸有歸宿耳。

覆李子和中丞：

宋鎮被圍，弟於初四日在亳州接劉張兩鎮七月十三日之

稟言，卽率湘軍馳援宋軍之急。弟雖批令速往，而以爲時過久，爲慮。初六日晤李子暗詢及乃知宋鎮業已力戰出險，并獲大勝，可敬！可慰！張牛東竄，欲與任賴合股，敵處於初八日在陳州接省三信，比卽檄調省三琴軒兩軍赴中牟尉氏截勦，扼其東竄之路。發檄已歷六日，尚未接到劉藩回信，不知已見仗否。馬軍門尚未回至汴城之北，省會密遣賊氛銘鼎兩軍果足資屏蔽否？一過汴東，則平原曠野，我之步兵不敵賊之騎兵。且黃河下游分支太多，處處虞其偷渡。沙賈兩河之防拙而且難，弟所以出此拙計者，實以東北可慮之處太多，不能不過賊於西南，亦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之意也。任賴一股聞尙在許州之石固鋪，仲良及楊鎮二軍十二日至許州，日內當可見仗。能將此二股驅之西竄，則辦法漸可歸於一條。雖汝洛等處亦不患無兵可分矣。朱仙鎮以上河防，浮砂伏水，人力難施。弟亦先有所聞原疏曾略及之。卽朱仙鎮以下，浮沙亦多，目下積水斷不可恃。水涸則沙壅如故。然既欲力保東北，無論如何爲難，總當竭力與辦。統俟此次擊退兩股之後，再行詳議。來書大指前函已略爲具陳，茲不一一由周口至汴城文書行走，閣下能設法使之二日卽到否？

復吳竹莊方伯：

軍行皖境，聞道閣下政聲者頗多。喬中丞在懷遠相見，亦稱閣下於公事處處合拍。賀雲勛則謂左右體貼僚屬，無微不至，屬員人人感激，聞之深慰。鄙懷閣下昔年短處在尖語快論，機鋒四

出以是招誘取尤。今位望日隆，務須尊賢容衆，取長舍短，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庶幾人服其明而感其寬。如屬吏中有賢能可倚，傑然出羣者，使中尙祈示知一二。茲有同知賀雲勛，自咸豐四年相從，卽覺其篤實可恃。揀發到皖，已逾十餘年，資格較老。敝處委辦五河鹽務，條理亦甚縝密。前兩商中丞請補以同知缺，何以至今未補，或遇有直隸州缺，似可借補。務祈留意，無令賢員久淹滯也。此開軍事，前因蔡賊西趨，力辦沙河賈魯河之防。今下游工程已就，惟朱仙鎮以上七十里飛砂伏水，人力難施。豫軍承辦，尙未就緒。現據函報，張牛一股回竄禹州，任賴一股徘徊許州長葛等處。兩股均有將合併東竄，再窺山東之勢。已檄銘鼎兩軍由中牟尉氏進勦，鮑軍由汝寧進勦，兼顧河洛，而以劉張劉楊等四軍輔之。俟此次驅賊西行之後，再當扼河視賊所向，相機堵禦。以符初議。鄙人自卅日蒙城改舟後，至毫登陸，初九日始抵周口。隨准一病至今，未能平復，衰病尋難勝任。昨已具奏請假一月，知注附及。

### 致李子和中丞

頃接省三十五日來信，知保鎮等修汴城以北濠土。銘鼎兩軍各助修少許，十一二日次第完工，深以爲慰。現在任賴張牛兩股均在許州禹州等處，并聞邊馬有擾，至鄆陵扶溝羣賊竄併一路，無非尋開伺隙，爲回竄山東之計。賊之長技全在騎兵，利於平原，而不利于山險稻畦。故逆謀終不能忘情於東，若非十分窮蹙，

必不肯輕入陝洛山多鄂皖田多之處。目下賈魯河防，自張市扶溝以下水勢較深，尙屬深闊可恃。惟張市以上直至黃河南岸，處處可慮，急須爲屏蔽東路之計。弟擬一月之內，准湘豫各軍均令先重防務。昨已批令劉楊劉張四軍扼駐葛洧許鄭一帶，皆不必窮追，另錄咨達冰案。宋鎮一軍轉戰過久，亦宜稍予休息。本擬請尊處調該軍至朱仙鎮以北，因聞祝三與劉壽卿情誼和協，彼此不願分離，其部卒亦互相關愛，自當留此勁旅，爲游擊之用，不宜遽調回守濠。但賊若西竄，似亦不必遠追，擬令與劉張等軍同駐葛洧許鄭一帶。其朱仙鎮以北僅有保余二軍防兵太單，閣下業已添調馬軍，不知應再添蔣軍否。伏候卓裁。俟羣賊西去已遠，河防完固，則不特鮑及劉楊劉張等軍可以游擊西路，卽省三視三均可馳勦西路。此後疲乏者守河，養銳者游擊，更番休息，士氣常新，剿辦較有把握。頃接宋鎮初五日專弁函報，會合湘軍獲勝一稟，亦批令俟河防辦成，再定行止。另牘咨達左右，聞黃河秋汛不盛，豫省礮船不知已辦若干，均祈示及。

### 復李子和中丞

羣捻於十六夜由蘆花崗毀牆東竄，聞報焦憤無已。得來書知賊已抵東境，并據難民聲稱，該逆意欲北竄，已由尊處飛咨直東兩省，并嚴檄師船梭巡，河防當可無虞。查該逆春開爲運防所扼，未得竄擾登萊兗沂等處，已有誓圖再來之象。此次以全力攻撲運河，當無疑義。劉潘劉楊張等五軍均已先後馳赴東路，并本

在運防之幼泉一軍，合爲六軍，不知足資堵剿否？此間相去太遠，諸軍無人調度，賸體抱病未愈，猝難東移。兼恐大營甫東，賊勢復西，仍苦鞭長不及，已疏請少泉暫駐徐州，就近調度。軍務稍鬆，仍回兩江任所。其西路汝洛南陽鄂軍，如可越境會剿，亦可令舍弟移駐南陽，相助爲理。此係因弟病不能移營，爲此權宜之計，而於齊豫亦有益無損。疏稿鈔呈尊覽。敝處前議於沙河設防，外閒物議多謂賊宜於速剿，不宜爲防河之謀。賊勢急欲西竄，不至有東竄之患。并聞都中人士持論亦多如此。閣下爲衆說所動，稍涉遲疑，輿工略緩，人數較單，識者自能諒之。又宋軍馳勦得力，不肯檄調回防，此係出於救民水火之意。業經陳奏在前，尊疏引咎自責，當可邀恩免議。敝處自去秋起，派員七起，出口買馬，至今無匹馬回營，不特全無良馬，即驍馬亦嫌太少。專恃數支步隊，斷不能制騎賊。萬不得已，乃出此防河之下策。現雖辦無成效，猶可留爲後圖。賊若復西，當與閣下協力同心，再辦成此策。防河掘濠等事，聊效愚公移山之計，冀收孟明修政之功。區區之見，先以奉商。

復方存之大令

所示各條，睨我良多。駐札之處，周口陳州俱曾入奏，本可移駐陳州。袁小午新居高朗，願讓與鄙人小住。惟既來周口，并未見有危險之象。又定諭防河，不得不就近調度。搜求人才，採納衆議，鄙人亦願留心。至於廣爲延攬之中，略存賞黜之意，若不分真偽，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槽，卓得鱗意而賢者反

掉頭去矣。閣下若聞果有真賢而敝處疏之，有嘉謨而敝處忽之，不妨直言惠示。至條陳不必駁斥，即當敬如尊指。蕪齋擬批，亦省卻工夫矣。皖東豫三省災黎滿目，設法賑救，斯爲至要。現在下河缺口，及東省隄工，均經各督撫奏明，以工代賑。敝處手無理財之權，亦不過與人通函而已。諸將之進退機宜，敝處向不遙制。現在淮勇各將，已奏請李宮保暫駐徐州，就近調度。圩寨之保獎奏卹，亦皆有請必應，可紓遠注。左右須添襄助之人，亦營留心物色。大約空言泛論者，求之較易，擬奏擬信擬批者，求之較難。即書書者，亦不易得。徐當切實訪求。鄙人前在臨淮，小病數日，本月初九日到周口，尚未平復。請假一月，在營調理。此間河防下游，早經完工。惟朱仙鎮以上，豫汎七十里，十二三日經鎔鼎兩軍助修告竣。惟豫中各軍，輿工較遲，人數太單，竟於十六日被賊攻破，全竄山東。殊堪焦憤！札添書識薪水，想竹莊必能妥辦。

復閣中丞

運河分汎，因久未奉到復函，仍將長溝以南，專責成幼泉，令以全力扼守。并恐韓台莊以下，兵力太薄。又於駐札宿遷之奇字七營中，調三營防台莊大江口等處。業於八月初八日札飭幼泉遵辦。十六日，乃補咨尊處，不知何日接到。羣捻十六夜東竄，十八夜飛咨冰案，亦不知何日接到。想均在賊入東以後矣。頃據南報，賊尙盤旋曹單鄆鉅之交，我軍亦併集曹單。琴軒廿五可至嘉祥，當可巡河而北，專顧運防。幼泉聞十九日至濟甯，計亦與琴軒熟



商一切，全仿春開規模矣。昨接寄諭，知尊處現派王正起、王成謙等攔擊，自係以剿爲防之意。唯兩軍切嫌單薄，而伯尊新集之卒，訓練未久，殊爲可慮。閣下精細穩慎，必不輕於一擲。想因運河隄籬十分可恃，故敢舍防而言剿乎？沙河之防未成，以前進防不可一日稍弛。琴劄兩軍，弟必留一軍守長溝濟寧一帶，尊處兵力實覺有餘，則請進守長溝，或南守韓莊台莊，切不可遽作裁兵節餉之議。恐惜小費而誤大事，至懇！至要！清摺閣悉，弟於尊處並無不信之言。惟今年蘇省水災，餉項大絀，想閣下亦有所聞，故不願更有減少，尙希鑒亮，寄來致申夫一函，即當附便轉達。窵於湖北奏請回籍省親，由蜀北上，此函未審得達與否？

復季子和中丞

初九日接據稟報，張任賴各酋竄集鉅荷之交，八月廿四、五暨二十八日，東軍三次遮剿，疊有斬獲。勝仗廿九、三十等日，該逆力撲運河之袁口開河等處，東軍竭力堵剿，未能搶渡。銘鼎兩軍於本月初一在梁山迤南大獲勝仗，賊復狂奔西竄。該二軍并力緊追，初二至初五等日，在鄆城荷澤曹縣東明迭獲勝仗，該逆在曹境三次整聚來犯，迄不得逞，殺傷逃散甚多，遺棄牲畜器械無算。初七日，潘軍已至蘭儀，初八日，銘軍至睢州，將赴杞縣陳留辦糧，不知能辦許多否？弟現檄鮑軍由南陽至南召魯山遮截賊入汝洛之路，冀驕之入鄂，以收兜擊之效。檄劉松山湘軍赴扶溝以北迎剿。如業已渡沙賈兩河而西，則不必猛追，索性放之入鄂。一

面分派各軍往楚，與鄂師會剿，一面留兵再辦河防事宜。運河修防堅實，既有成績，可循則沙賈兩河下一番苦功，亦必漸有把握。前此會商之際，閣下擬以三千人防汴北，四千人防汴南，弟處再派數營助防朱仙鎮以上，大約足敷堵禦。惟汴北汴南須各有一統將主持，尊意擬派何人，尙祈先爲示知。

復閣中丞

羣賊東竄，意在搶渡運河，尊處防禦嚴密，而常武振字等軍又復渡至西岸，遮剿獲勝。雖將上用命克奏膚功，然非閣下指揮素定，籌畫周詳，何以能此？乃來書紙尾，手附數言，讓善於援剿諸軍，尤見偉度謙沖，敬佩無量。本月初一日，銘鼎兩軍在梁山大獲勝仗，復并力窮追，自初四至初八迭獲回捷，十二日先後至尉氏朱仙鎮等處。該逆已竄過賈魯河而西，現在敵處一面派兵追剿，一面派兵留防河調，幼泉一軍會辦防務。銘鼎兩軍此次追賊計時不及二旬，往返已一千七八百里，勞勩過甚，量予休息，亦令駐守河防。另有二牘，咨達冰案。惟幼泉西來，長溝石佛等處之防，淮軍無力兼顧，應請尊處酌調一軍接防。此段至懇！至懇！其韓莊八關以下等處，仍用淮軍駐守，派用何營少泉兄當可就近安商。更有無厭之請，省三琴軒皆言東軍能戰能守，起律嚴肅，欲商調數營來豫助防沙賈等河。琴軒并云曾經稟商尊處，弟以每月既承惠協巨餉五萬，并長溝石佛之兵皆經調來，已愧無功食祿。若再調貴部來豫相助，未免盡歡竭忠。然閣下於深固之外，仍寓恢宏

之度，若審度東省守運確有把握，酌分餘力，遠來相助，或亦在所不吝。用敢奉商，若稍覺力量竭蹶，則不必矣。

復李幼泉副郎

羣兇自梁山敗竄後，初二至初八，銘鼎兩軍在曹州曹縣東明杞縣等處，迭獲勝仗，殺傷逃散甚多，遺棄牲畜器械無算。該二軍盡力緊蹙，十二日，先後至尉氏朱仙鎮等處，賊已河過賈魯河而西。此間即時興修河防，昨有一檄請閣下即統全軍來豫會辦防務。其運河之防，請丹帥及令兄派兵分守。頃又檄令仲良、少銘、壽卿、與鮑軍會剿。銘鼎盛擬四軍與貴部會防，計尊處已先後接到兩檄矣。十六日，省三琴軒此次回來，周口會晤，方幸賊悉西去。沙賈濠濶認真修築，將來必有把握。不料十八以後，連接各處函稱：十五、十六日，竄在許州與劉楊及海柯先後接仗，十七日回竄北路鄆陵，十八九日竄過汴省以東，陳留爾儀業已見賊。等語。又云：東竄者，係軍賴一股，者張總愚一股，仍在禹州鄭縣將圖西竄。不知東竄者，果係全股乎？抑僅任賴乎？尚未得有確耗。現在運軍已至襄城，或可剿辦禹鄭一股，閣下接前兩檄後，想已拔隊。貴部裁減營頭，前囑商之令，兄頃已減營分隸他軍與否？若僅帶三千人來，即在鄙人左右護衛，若再帶多營，自不能不出外防剿。至於忠樸等營，若實不得力，不妨竟行遣撤，騰出此項糧糧，令張敬堂添招數營，自有珂鄉淮勇，而湘勇之責任稍鬆。若能另出大支淮北勇，則珂鄉之淮勇責任稍鬆。賢昆仲或有息肩之日，祈與令

兄細細商之。

復劉子恕太守

捻蹤過宋，閣下以去位禮禮之身，登陴助守，敬佩無量！八月節後，該逆一過朱仙鎮河防，極力東竄。二十八、九、三十等日，猛撲運岸之袁家口開河口等處，幸東軍防守甚嚴，不得搶渡，而敵處已先於聞賊東竄時，即飛檄劉潘兩軍亟馳攔剿，銘軍繼進。九月初一日，該二軍在梁山獲勝，初二至初五，在鄆城荷澤曹橋東明迭獲勝仗，一路窮追，該逆又過賈魯河以南。方謂此次西竄，必不返顧，索性放之入鄂，一面派兵追剿，一數留兵再辦河防軍務。從此或有把握。不料賊至許州等處，分為兩股，張逆則由禹州西竄汝洛，任賴則由鄆陵東竄曹考。現派劉潘張軍東追，派鮑劉楊等西剿。未審能得手否？路濠一事，獻此策者頗多。然此事若地方各州縣官立意欲行，則無不可。若督撫大吏出一示，下一札，則斷難興辦。何也？州縣與民相近，轄地亦少，心思耳目皆易周到。督撫大吏，則不過董率州縣，州縣不能人人皆賢，其不賢者，或懶惰而以便於民為辭，其害猶淺，或派丁役四出，名為督率興工，實需索擾民，其害更深。凡出財出力之事，民間願者十之二三，不願者十之六七。故非果得賢令，不敢下通飭之文。從來保甲社倉及一切勸課農桑穿井諸政，自大吏諭行，罕見著有成效者，即如豫中王荆公行保甲於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不效。任令行路濠於一邑而效，下其法於各屬而不效，其明證也。鄙人入豫剿捻，并無地

方督撫之權，故熟聞此策，而不肯輕試。惟鑒而亮之，趙君所作釋文，於小學家從聲得義之說，已能貫徹。惟文辭稍失之繁碎，講漢學者多坐此病，能出以簡當爲妙。

### 覆李子和中丞

頃得二十二日來書，知西路賊蹤擾及河洛，嘗慮徽宋軍由鞏圍馳赴洛陽，爲蔽遮關陝之計，具見蓋謀周至，佩甚。此間以鮑軍及劉楊淮軍，劉鎮湘軍，共勦西路。春霆到魯山時，已落賊後。仲良少銘壽卿等軍，則相距更遠。此三軍入洛以後，人地生疏，不特難以繞出賊前，并恐無米麵可購，節節沮滯。弟於西路向未預備糧食，亦無熱人可託，焦灼萬分。莫展一籌，不知宋軍西去，能似在南陽時，爲湘軍代籌糧否？來書河防未可廢置，曾令馬德昭承修，將來逆股南下，仍責成宋軍防守。極得緩急之宜。敵處現在分檄諸軍，東西馳剿，中牟以下，亦尙未能興工。將來東竄之賊，若仍歸併西路，當竭力修築，以先顧河隄爲第一義也。

### 覆李子和中丞

東路之賊，又已西竄。據定陶報：二十三日尙在鉅野荷澤境內，而二十八日太康已見賊馬。不知何以飄忽若此。幸杞唯有宋軍駐防，而劉仲良東還，亦必由睢杞經過。不知該二軍曾否見仗？入秦股匪盤踞二華，閣下恐黃河凍合，該逆乘虛偷渡，豫檄四營馳防陝州深合機宜。弟亦調老湘營由汝洛赴陝，嘗慮因西股起見，敵處因東股起見，微有不同。而其恐賊由三門茅津渡河竄晉

則不謀而合也。惟聞西路辦糧極難，據各處信函，圩寨不肯開門，米糧昂貴，雖豌豆雜糧亦買至二三十文一斤。兵勇既多，怨言將領視爲畏途。此次壽卿前赴洛陝，恐係長局。須明年三月黃河冰解，乃能調開。務請閣下飭屬殷勤接待，代辦多糧，至懇。至荷。弟又聞客兵過境，圩寨不肯開門，雖州縣亦無可如何。而賊匪過境，圩寨反留糧濟之，冀免焚攻。弟意每欲力行堅壁清野之法，使民圩不復留糧供賊，而肯開門迎兵。年餘以來，全未辦有頭緒。前派委員計棠入豫聯絡圩寨，使數軍到時不致閉門見拒，亦無成效。據委員稟，不奉本省督撫之會札，不與州縣會商，斷不濟事。有張敬堂編修錫麟者，前在臨淮聯絡，宿懷遠三縣圩寨，著有成效。頃來周口聞各軍辦米艱難若此，處處皆成荆棘，渠願親至各圩勸諭開導，不過數月，務使民圩留米以接官兵，不留以輸賊糧。但須得弟與閣下會銜文書，指明二三縣試辦。云云。閣下如以爲然，則擬於賊匪履過之縣，令其試辦。若民圩全不能購糧，在在靠蘇院運米來豫，則不特弟辦理無效，卽少泉接辦亦斷不能大有起色。曾意欲將老湘一軍撥留豫境，弟雖去位，該軍必留豫境剿賊。若另案奏咨，指明某軍撥豫，卻又不可。弟辦捻年餘，餉需悉由少泉籌解。湘軍每月七萬有奇，淮軍每月三十餘萬。少帥解湘餉全無闕乏，淮餉歲僅九關，不特毫無畛域，而且待湘較優。弟交卸時，祇能將各軍全數交出，斷無分撥之理。惟少帥接辦之局，尙難遽定。渠或任汪督，或任蘇撫，必有實缺一席，乃能籌此每月四十萬

之館。渠若一離蘇境，則餉項無著。湘軍心立見渙散，於大局關係甚重。弟不能不據實陳明，少帥亦必詳細具奏。弟自問行軍太呆，不能平此流寇，精力太衰，不能當此大任。入覲之時，一面謝履，歲高厚之恩，一面請辦捻不善之罪。仍懇懇於少帥之外，另簡大臣來豫接辦。弟亦斷不置身事外，仍始終留營照料一切。維湘淮之軍心，通鄂蘇之血脈，不審悉邀俞允否？

復李幼泉副郎

羣捻北於初二日竄過沙河，初四日由正陽向息縣，其由羅山圍援鄂疆已無疑義。昨飭劉壽卿拔赴汝州迎擊，以防陝洛。本日又飭仲良、海齡、海柯等軍先後赴鄂會擊。銘軍亦來，俟省三到此，亦當赴鄂。閣下與王董則由六安自東而西，鄂軍之在上游者自西而東，冀遏賊於濱江州縣，或可得手。據擒賊供：「此次該逆經我軍追勦，困憊已極，餓者極多，逃散亦眾。」想係實情。又據稱：「所以怯陳國瑞者，以其夜間極善劫營，又打仗耐久，不肯收隊。」湘淮各軍鎗礮遠勝於陳，但不肯戀戰，收隊太快。」云云。請閣下再與諸公商之。刻下東省無事，運防稍鬆，貴部駐濟者，想已調至徐州，務望迅赴六安，屏蔽安廬。至要！至要！察哈爾病卒，即在徐就近撤送，由令兄備咨。張逆久踞秦關，已檄鮑春霆由紫荊關進軍援秦，不知勇了肯去，不生他變否？

復李子和中丞

任賴股匪初一日竄過沙河，初四日已至息縣。其或由羅山

或由光山圍入鄂，已無疑義。已檄祝三海、船兩軍先後赴鄂，跟追海柯、仲良兩軍亦當會擊。銘軍全部已來，惟省三赴徐未到。俟到此亦當赴鄂。李幼泉一軍則令其由六安前往，與鄂軍之在上游者東西聲之，冀遏賊於濱江州縣田多之處，或可得手。張逆老踞秦關，昨令霆軍入關援剿，不知兵勇肯去否？不生他變否？壽卿前赴洛陝辦糧一事，蒙尊處檄行道府妥為籌備，至感至感。張敬堂編修新練三營，亦令赴汝洛與壽卿相助。緣湘軍專食稻米，麥麵已非所願，雜糧則更不宜，恐其難久相安，故令張去，可作長駐之局。聯絡圩寨一事，候敬堂到洛陝後，再會尊銜行之。二三縣可也。前接初二日咨，永城撤任。二十八日撤處有一咨，重責銅山，而輕責永城，並親批一二行，請略加申飭，慎無過嚴。不知該縣撤任係因敵咨否？如因敵咨而發，請即速飭回任，為荷。弟昨接奉廷旨，有回任江督之命，衰病侵尋，不能見客多語，既不堪作星使，又豈能勝地方之任。徒以避難就易，貽笑君子！擬仍上章固辭，始終不求離營，稍效涓埃而已。

復李幼泉副郎

羣賊現由信陽回羅山等處，初十日盛軍大獲勝仗，似已收竄。光山尚無確信。貴部西行，鄙意欲令取道六安，屏蔽安廬。蓋此賊避兵而行，鄂中防兵頗密，該逆前畏鄂省，既防之軍，後畏此間跟追之軍，兩面夾擊，勢且由六安走於潁江州縣。安廬兩郡必將喫緊，故欲令閣下預先堵之。今來書仍申防河之議，欲率所部認

真興辦力爲其難，准令兄來咨亦主此策。惟我軍上自中牟，至下槐店，五百餘里，已嫌太長，而中牟以上至京水鎮，百五十里，豫軍實不可恃。槐店以下至正陽關，三百餘里，皖軍亦未必可恃。故未辦成以前，遭京帥之譏彈，其樞氣尙小。既辦成以後，被賊衝破，鄰軍汎地，而我軍前功盡棄，仍與鄰軍同受譏謗，其樞氣實大。令兄雖雷厲風行，而威令斷不能行於鄰軍。省三來此，僕勸其不必防河，休息兩旬，速出游擊。貴部久防徐濟，其於隄牆之制，扼守之法，固屬駕輕就熟。然與其受累於他人，不如另圖自強之法。聞貴部於十一日自徐州起行，若至歸德、永城一帶，請令大隊南趨毫、潁，以達光固。閣下或輕騎來周口一會，或不來，此卽行統兵南去。均聽尊便。派薛世香入秦辦糧，俟糧有端倪，卽當催令入關。諭旨改派仲良少銘，苟有糧食，樹劉可往，鮑亦可往也。僕兩奉回任之旨，衰年多病，既不能作星使，又豈能作江督。卽日當具疏恭辭，仍請飭令兄少帥兼署督印。定於十九日，送關赴防。徐僕另刻木質關防，暫行留營照料軍務。

### 復李眉生觀察

洛河一事，以工代賑，人心鼓舞，甚爲欣慰。遠勞拳注，代書自處二策，皆有獨見。此間爲我計者，大抵星使江督，不此則彼。星使一席，無論朝廷欲奪與否，內度病軀，亦不能久膺重任。前疏所言，絕非虛語。本似可奉身而退，然不遽求離營者，握兵大久，於大局頗有關係。驟然謝去，恐軍心動搖。將帥解體，則靈湘陸軍、江淮水

師及各處台局均恐耳目一變，心志稍弛。且捻患未平，方寸究覺抱歉，不爲留照營科，亦殊非大臣瞻瞻之義。回任一節，江督公事數倍軍營，接見屬僚，更爲繁劇。方以衰病懇辭兵符，豈有一回任而百病消除之理。既不安於吾心，亦難解於多口。其詳具此次疏稿中，想已入覽。至閣下所言督辦糧臺之說，援據成例，似屬可從。但回疆之役，前敵將帥皆在和闐、葉爾羌等處，黃相在肅州，辦後路糧臺，去前敵蓋近萬里。今少泉宮保以新帥駐徐州，鄙人乃駐周口，豈有糧臺反居前敵，將帥反居後路者。且不作江督任籌餉之責，則有謂糧臺者僅轉運耳。久居前路，尤乖事理。物情驕聽，斯大不可也。至申請入京，陛見一節，前旨敕令入京，卽擬於歲杪成行。後命暫緩進京，卽不必更求展覲。進退大節，以可自主。若出入進止，卽不宜自主也。故尊議二事，皆難遵行。惟所謂移步換形，急脈緩受之法，昨拙稿卽用此意。切陳不肯回任之本心，寬之以兩三月之期，俾朝廷得以從容籌議，或不至遽干宸怒。聊表老臣盡瘁之忱。若少帥接辦，自有起色，亦自可舍瑟而作善刀而藏。但冀西去一股，波瀾不大，庶謝事者魂夢少恬耳。

### 復尹杏農觀察

國藩以衰病相尋，憚見賓客，難閱公牘。自同治二年以來，蓋已四次具奏，不欲以病軀久點高位，初非因辦捻無功而後託辭於病，以自解免。又恐驟然去位，或乖古人盡瘁之義，故不遽求離營，以塞清議，而表歉衷。亦非欲於他人接辦之後，撰臂代庖，昧於

舟不兩控，馬不兩馭之說也。來書謂維擊軍心之言，與平日懼爲權臣之意，自相矛盾，亦誠有所難解。鄙意所惡乎權臣得人心者，謂魏晉以後都督中外諸軍，覬覦非常，及唐末五代方鎮爲衆心所屬者，動移神器，故可懼也。宋世鑿於陳橋之變，於將帥得軍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武恭、狄武襄，均爲正人所糾劾，不獲大用。南宋秦氏亦以軍心歸附急謀解張韓劉岳之兵柄，自是以來，未聞有宿將大獲軍心，傾動一國者。亦未聞有因此負疚，而引嫌者。我朝寬大誠明，度越前古。國藩與左李輩動輒募勇數萬，保薦提鎮以千百計，朝廷毫無猜疑，而僕輩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魚之忘於江湖，如足適而忘履，腰適而忘帶。國藩前所謂懼爲權臣者，不過恐居心行事，稍有陵駕鄰省之處。後所謂留營照料，維擊軍心者，亦不過默運潛移，使靈湘兩軍與少泉水乳交融，而後安絕非挾軍心以自重，此夢寐所差堪自信，亦知必爲閣下所深亮也。然江督一席實繁且重，鄙人說話逾二十句，舌端塞滯，難於接見僚屬。既不能爲星使，豈復能爲江督？頃奉二十三日寄諭，仍當具疏固辭。來書引溫公之言相勸，竊意宋世如韓富文諸公，皆嘗力求致仕，溫公爲翰林學士，亦嘗力求罷去，不才何敢遠方古賢，特自度精神不能了一日之公牘，此則飲水飲湯，冷煖自知，不得因未合於古，而強以所不能也。

致陳舫仙廉訪

張逆入秦，寇軍以運餉維艱，未能越境追剿，亦因屢接探報

皆稱賊蹤即日回竄。自二十二日以後，五日未接回竄之信，想賊已深入秦境，即可二十七日檄令該軍由紫荊關進至商州一帶，相機勦辦。任賴一股由山東折回，已至太康，仍恐西竄汝洛，圖犯秦晉。頃又檄劉壽卿率老湘營，拔赴汝州，賊來則攔頭迎擊，賊過則跟蹤緊追。如追至陝州，即請閣下與之函商，在於三門茅津等處夾設河守，以期共保晉中門戶。秦已殘破，晉尙完善，賊志在晉而不在秦也。惟寇軍入秦，湘軍入陝，均以糧缺爲慮，茲商南趙中丞請其代籌，並閣下代爲購辦。入秦石則由舟師轉運，至陝者則由陸路轉輸，其米價腳費或由省應協月餉項下扣抵，或由敝處籌還，務祈設法接濟，以利師行。是爲至禱。壽卿爲吾邑提鎮之傑出者，現在敝部湘淮各軍，渠亦甚出色。陝州瘠苦之區，必非湘軍所樂，然欲保大局，欲衛畿輔，不得不先顧晉省。欲顧晉省，不得不酌派勁旅，幫助閣下。務請閣下殷勤接待，俾湘軍至陝有資，至如歸之樂。雖有一河之隔，不啻一家之事。如閣下以爲防河實有把握，南岸不須多兵，劉壽卿仍可調回。如須久留，則敝處不遺他調也。國藩精力日衰，用心輒汗，說話稍多，舌端塞滯，調理兩月，迄未痊愈。昨有陳請開缺一疏，奉批調理一月，進京陛見。一俟靈湘兩軍諸事就緒，病軀稍健，臘尾春初，即行入都展覲。一面謝慶年高厚之恩，一面請辦捻不善之罪。仍再三籲懇，另簡使臣，請開各缺，稍輕艱鉅之任。鄙人猶留軍營照料一切，繫湘淮之軍心，通蘇鄂之血脈，不敢作置身局外之想。

疊接惠書，即審籌防邊備，蓄積日隆，惟目病尚未大痊，至爲馳念！酌提丁漕，大疏極爲明切，當邀兪允部議，或有差池，亦可據實頂奏。黃景安一案，弟詳加訪察，均無爲黃景安稱冤之人。向使果有奇冤，則遠近必皆詫異。張編修敬堂，桂令履貞，先後來營，弟逐一細詢問，亦無駭歎之言。喬鶴翁過此，弟囑敝幕錢子密一詢，渠云：如李世忠、古隆賢等，雖收降已久，而殺之不爲已甚。黃景安亦類乎是云云。弟意此案若經翻異，則從前所殺百餘案，紛紛翻控，殊難收拾，似可無庸置議。另具公牘咨達冰案，以彈壓已殺者之家屬，而將張牧撤委，使閣下得以撫慰各降者，以安反側，而定民志。至張牧於投誠諸捻，曾有寬宥之稟，鈔呈台覽。其撤係因黃案，不過借寬嚴失中爲名耳。即請尊處遴選妥員，見示會委接辦。想閣下但求後日之公事順手，前此稍違，曾指自可冰釋矣。羣捻自初一竄過沙河，已至信陽，初十日盛營在羅山獲一勝仗，樹軍亦已跟追，並令銘軍少休，即赴光固與鄂軍會勦。又催幼泉一軍，拔赴六安，屏蔽安廬，未審能不落賊後否？

復鮑爵軍門

頃據各路探報，該逆久踞華陰，秦兵失利，現由赤水西去，圖犯西安，距省僅五十里。閣下務宜迅速啓行，由商州探明捷路，直趨省垣，安慰省城之人心。俟抵秦後，遮其西面，無令人蜀，或驅之東趨陝洛，與湘軍會合夾擊。或驅之南竄鄖陽，與鄂軍會合夾擊。

較易收拾。閣下自行奏事，及不剿回匪，兩層僕已於十七日專摺奏明，另咨冰案。閣下雖可奏事，但須十分謹慎，不可亂說一句。若任意妄說，言不當理，或觸聖怒，不准再奏，則反失台端之體面，又負鄙人之期望矣。國藩道光末年在京上疏，頗有鋒銳。自出京後，在軍十四年，所奏之摺，無一語不樸實，無一字不謹慎。即如此次因軍務不順，請開欽差江督各缺，並非得意之時，而所奏兩摺兩片，亦仍字字謹慎。茲特鈔寄一閱，從古居大任立大功之人，以謹慎敗者少，以傲慢敗者多。閣下千萬記之。鄙人老病日增，本難再辦軍務，所以屢奏請開各缺，而仍乞以身留營者，徒以捻匪未平，此心難安。又以閣下一軍相從日久，僕遽離營，恐貴軍爲人掣肘，被人指摘。雖少荃宮保營舍弟皆與閣下至好，而鄙人猶不甚放心。數月之後，閣下與少帥共事水乳交融，則可放心矣。貴軍聲威素著，所慮者尙有三事：一則軍中無明白公事之文員，於米糧轉運等事公牘，不甚詳明，又不能預先料理。二則今年在鄂豫境內，紀律嚴明，恐入秦後百物稍貴，又復騷擾。三則貴軍向不分兵，秦中山多之處，較之祈門更窄，不特三千四馬無處安放，即萬餘步隊，亦鮮紮營之地。必須善看地勢，善於分兵，乃不致擁擠喫虧。此三者閣下宜時時留心，無論行至何處，均須多派幾起人看路。至囑至囑！

復應敏齋觀察

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非必顯

違條約，輕棄前諾，而後爲失信也。卽纖悉之事，嘖笑之間，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心中，待他祇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裝十分。既已通好講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喫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做樣。臨難有不可屈撓之節，臨財有不<sub>可</sub>點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尙以有孚之威，歸諸反身，況立威於外域，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求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實則質直而消患於未萌。閣下閱歷極深，以爲有當一二否國藩於前月初九日由徐移營北上，十九日始達濟甯。本擬卽赴周家口，因張總愚一股由豫省之尉氏洧川，突入東境，竄擾荷曹鄆鉅之間，此間派鼎軍進勦，初四日獲一勝仗。李劬泉一軍由豫來齊，兵力漸厚，鄙人卽暫駐濟甯，就近調度。任賴牛等逆蹂躪鄂境，然劉省三所擊敗，業已由豫竄皖，擾及潁郡三河尖一帶，圖歸蒙亳，老巢其勢殆亦欲東耳。

復英西林中丞

接到惠書，並承賜大稿，頗爲詳明，較前疏更勝一籌，當無不仰邀恩准之理。惟前疏部駁之處，動援鶴帥未經請提爲辭。則此次覆奏，應將鶴帥仕宦中外數歷三十餘年，交情較廣，書問常通，故山東山西等處協餉，間有解到者，卽於某省某省設立捐局，亦係交情請託，朋友仗助，故能集腋成裘。臣則寒微崛起於各省，素乏知交，協款捐款，兩者斷無可恃。云云，詳細奏明。又言皖省兵勇每月僅支一兩八錢，不敷食用，比各省爲最苦最少，是以兵勇難

期用命，頗有騷擾之名。喬某本欲酌加餉項，大爲整頓。柰地方殘破，無款可以奏撥，近年完區略多，丁漕稍有入款，不得不仰懇天恩，仿山東河南之例，留充本省防剿之餉。除兩淮淮關協餉外，其餘江海關河南等處，概行停解。云云。劉切具奏，計必仰邀俞允高明，以爲然否。至江海關之二萬兩，雖奉部議准撥，而淮湘各軍人數太多，實亦入不敷出，仍屬畫餅充饑，不如自請停解，免受部中空白。人情弟已堅辭回任，不便飭催海關，亦不便會銜具奏。惟酌留丁漕一事，閣下實與鄙人商定而後行，弟雖不可會銜出奏，儘可另片單奏。茲擬一片稿送閣，俟接覆兩後，敝處先奏，尊處再行頂奏可也。四萬之數，減作三萬則可，太減則不可。宿州接辦圩務，尊處縱不吝遴賢員，仍祈函開一二員見舉。任賴竄入鄂疆，鄂軍迭獲勝仗，逆蹤敗往京山，恐由隨棗入豫，敝處已飭淮軍二劉同出信陽一帶，攔剿冀與鄂軍夾擊。本日又接春靈來函，言已自行奏請於初六日拔營回鄂助勦。若能合滅一股，又可騰出無數兵力，同赴西征。未審果如所策否？

致劉中丞總戎

頃接喬中丞函，催鮑軍援秦，並稱改由潼關進兵，則可逼賊入鄂，以收夾擊之效。若由紫荆關入，則驅賊愈去，愈西，大局更無了期。所論自屬可信。惟鮑軍因任賴已至安陸，春靈自行奏明先勦東股，業已拔赴樊城，斷難折轉。且從紫荆關入，亦與喬中丞所論不合。若待霆軍由鄂折回，再由洛陝以達潼關，則爲時太久，無



以慰秦人之望。閣下前此屢請游擊，具見忠義奮發。而劉霞仙中丞之望貴部，亦甚於望鮑軍。此時若得閣下與張季同入潼關，則路近而勢易。鮑軍雖不西行，鄙人尚不失信於秦。惟有一事須密商者：閣下嘉禮未畢，僕曾令敬堂函致尊處，許以至洛成親。聞新夫人已至安慶，囑派員至安慶迎親，不審尊處已照辦否？派員往安慶，否有回信否？約計迎親之期，何時到洛？如年內可到，則俟禮成之後，從容起行援秦。如或並未派員往迎，或到洛之期遙遙難定，則請迅速由潼關入秦，徑赴西安，與劉喬兩帥面商機宜。先扼賊西竄之路，剿之逼入鄂境，則貴軍之速，足補春霆之遲，僕亦可以免秦人之譏罵矣。所以不用公牘，而用兩函，因洛中成婚之議，出自鄙意，不可失信於閣下及敬堂也。閣下若自度能去，則請一面拔營，一面稟報敝處，再補行公牘。度不能去，亦即速行見示，以便函覆喬中丞。至入秦後兵食，敝處已先爲鮑軍派薛設有糧臺。費軍卽照鮑軍之例，先發一箇月米糧，不扣兵勇之月餉。以後每月糧價，半由敝處添發，半扣兵勇月餉，以郵遠征將士。統俟補發公牘時，詳告一切。

復李雨亭方伯

頃接惠書，承以敝人回任事宜，代勞籌慮。所謂兩江事煩，非養痾之地，二語深契。敝懷頃又具疏恭辭，必求俞允而後已。誠不欲以病軀勉承其乏，馴至於公私交困也。至散員留營，友朋多謂甚不相宜。鄙意在軍十年，習與性成，解釋兵符，責輕身輕，似無不

安之處，貴恙未痊，不妨在任調攝。此聞雨生眉生均有退志，若諸賢聯翩引去，則李帥後路全換生手，尤慮掣肘。尚祈勉濟時艱，強留襄事爲慰。雖彼族之逼處，亦司空之見慣，吾輩誠辦得不要錢，不怕死，不戀官，三者則對鬼神而不餒，亦行蠻貊而有餘。隨處可以自強，無需畏影而走也。此間軍事，任賴橫擾鄂疆，鄂軍獲勝四次，小挫兩次，逆蹤現在安陸，逼近襄陽。春霆自行奏請回援，定於初六日拔赴新野，圖與鄂軍夾擊。若能合滅東股，一意西征，未始非策。省三仲良、海、舫、海、柯四軍，次第入鄂，大軍雲集，未知能大加懲創否？另摺所載寄存銀兩，尙可支發兩季，賡時續議可也。

復陳勉仙道訪

諱卿已至洛陽，初六日信來，聞賊回竄渭南，稟擬卽赴陝州。初十又有一稟，言賊已在臨潼渡過渭北，不知渠已赴陝州否？敝處前派薛世香爲霆軍於秦豫之交採辦米糧，頃接趙中丞咨，已發一萬，分投採買轉運。又碾倉穀五千石，計已可供一月之食。遇因任賴一股竄楚，鄂軍四次獲勝，兩次挫衄，逼近襄陽。春霆自行奏明移軍赴楚，先勸東股，敝處亦撤劉省三軍門，劉仲良廉訪兩軍，由信陽入楚，周張二鎮由麻城入楚，冀與鄂軍夾擊。如果能將東股痛剿，亦是一法。但春霆多此波折，致敝人失信於秦，殊深憂媿。十一日有一函致壽卿，擬改派老湘敬字等軍援秦，不知可迅速成行否？閣下與霞仙中丞及壽卿星城，皆同桑梓，敬堂亦與霞翁至好，如此軍赴秦，當可水乳交融。僕所以未徧行公牘者，別有

緣故。如其可行，閣下迅催辦成可也。劉張若果入秦，須另派兵防陝州否？亦乞速示。略悉調理未痊，雖屏奉溫旨令回兩江，自度病軀難多見客，實不堪復膺重任。初三日疏請開缺，懇求另簡江督，俾少荃宮保得以一意專征，鄙人仍乞以散員留營，幫同照料。不知果邀俞允否？

復劉韞齋中丞

二月接奉寄諭，敬悉恭承簡命，開府湘中。昔年持節散鄉，羣士慕仰。今日聚戟重臨，適慰湘人來思之願。正欲肅篋馳賀，頃接沂州惠書，即審節麾將抵清江，不日道出金陵，藉可暢聆教言，至以爲快。承示各事，兆藩司爲李少泉中丞所引重，而左帥於籌餉摺內，附筆參之，甚語甚重。兆得信後，計必求離黔營而回本任。似宜酌保統兵大員，撥剿黔疆，援黔之師近而防湘，遠而圖滇，一舉而兼三善，自應以全力赴之。惟統帥實乏稱意之選，不獨湘黔爲然。李次青廉訪，徵州垂翅之後，常思奮勉立功，以收桑榆之效。現在黔疆諸軍，自以李軍爲最優。伏懇閣下履任後，於此軍特加青眼。源源濟餉，無令缺乏，必能有裨西事，贊助鴻猷。哥老會匪，筱泉辦理似甚得法。湘人得保大官回籍，雖多窮困不得志之員，而敢爲戎首，力能倡亂者，尙無所聞。伏乞熟商舊尹，消患無形。接見紳耆，自不能無限制。然擇人而施，優者多，晤數次，劣者拒其一面，不必預立禁約，更覺無融無。錫堯之言，聊備采擇。國藩抵金陵，諸務紛集，全未就緒。捻遶東股，自霆軍大捷後，連竄豫皖，復入於鄂。

二月十八日，彭杏南方伯迎勳於黃州六神口地方，全軍失利，統領以下陣亡者士數逾三千。該逆凶殘日長，無術制之，實深焦憤。春霆以小嫌求退，雖奉廷旨，留復經少荃與鄙人先後函催。然遠在南陽，恐急切未能趕到也。

卷四

覆丁雨生方伯

僕於初六日抵省，數日之內，應接紛繁，實非孱軀所能耐。所幸雨亭作梅諸君，均與李宮保心心相印，其於北征餉項，必能切實維持，不藉鄙人籌及纖細入款。大宗仍在蘇垣，除釐金宜認真釐剔外，尙求閣下於丁漕二項，早爲籌畫，以備提濟北餉之用。祇要剿捻緊餉，不誤要需，年歲中捻不生他變，則鄙人雖以病軀將事，不至陷於大戾，卽爲至幸。初一日，派赴鄂省之弁，頃已回至金陵，舍沅弟憂悔之餘，精神尙好，公事不至廢弛。六神口之敗，殉難陣亡將士數逾三千，逆蹤愈張，實深焦憤。春霆尙在黃陂白岡一帶，春霆以小嫌引退，雖奉廷旨，留少帥函催，然遠在南陽，恐急切未能趕到。漢黃與諸軍同心會剿也。舍弟之意，專望劉韞帥急履湖南之任，俾筱泉迅赴楚督之任，庶幾救其過失，扶其附危。頃劉韞帥已至瓜洲，卽日當來金陵，與鄙人晤商一切。國藩擬派輪船送之赴鄂，而小兒亦隨之回籍。敬求閣下寄函至滬，於太平、鐵皮、海生等船中，酌派一二號，星速由滬駛至金陵，派令赴鄂一行。

全以爲荷！

復張子青漕督：

承示堤工無款，酌提賑款興修，自應卽飭所司如數籌發，以尊指受亭有張福口引河要工，雲浦一人又不能兼顧，二百餘里已列台銜會徵雲浦興修百二十里，敬之興修八十餘里，以期迅速。其新壩工程不知需費若干，弟另徵雲浦勘估，遲日再當會徵興修。至以列都轉借補徐道之缺，此君資深績懋，吳仲帥會屢稱之，聞臨去頗有嫌隙。又聞仲帥奏請以道員留江借補，業奉部駁撤消。徐道一席，李少帥臨別時屬意於陳心泉觀察。該道辦星使糧臺兼營務處，上屆擬補斯缺，鄙人係以星使作主，此次似應俟少帥信到再行商奪。

致鮑春霆軍門：

月初接奉寄諭，始知閣下有引疾求退之請。正欲作函詢候起居，適接尊函，并咨送二月十七日疏稿。又接李少帥來函，并抄與尊處往復數書，方悉閣下以上元日之捷，與舍弟違旨覆奏情形不符，不無芥蒂。舍弟疏中所稱銘軍，係與任股接仗，靈軍係與賴賊交鋒，蓋誤聽擒賊之供詞。賊中任強而賴弱，人人共知。擒賊之供，蓋心中實畏靈軍，而口中故作不畏靈軍之辭，以爲靈軍所攻破，係破賴賊之弱者，非破任股之強者。作此誇張之辭，以欺騙舍弟。舍弟既不知任賴之強弱迥殊，又不知擒賊之大言欺騙。遂據此語以入奏，致閣下正月十五之奇功，五日窮追之苦戰，幾致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卷四

埋沒一半，宜閣下憤憤不平，浩然思歸也。惟舍弟此次奏片之錯，由於誤聽擒賊欺騙之言，而平日於閣下實深愛而敬佩之。數年來舍弟寄敝處家信數十封，無一封不稱閣下之好也。自去秋至今春寄諭多責備閣下之詞，閣下告病開缺，知者以爲與舍弟新有嫌隙，不知者或疑爲於朝廷微有怨望。雖寄諭亦疑其要挾。人生在世，所爭者名耳。古來賢將軍以流傳萬世，不過得一忠字之美名耳。閣下苦戰十餘年，久著忠勞之美名，豈可因與舍弟小有嫌隙，而令外人疑爲要挾乎？僕自去歲以來，寄諭責備者七次，御史參劾者五次，從無不平之意形諸言色。即因病陳請開缺，亦不敢求回籍，又不敢求進京，但求留營效力耳。頃又接頃下三月初二之摺，兩次皆請開缺回籍，與僕之請留營者情事不同，恐外間之疑議更多。僕欲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傷病果劇，欲不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名望大減。若僅爲舍弟奏片錯誤，則僕當代爲負荆謝過。若別有鬱抑之處，則請閣下勉強忍耐。古來忠臣，未有多受磨折者，幸無堅執爲荷。

復翁同龢中丞：

陝中回捻，并據壽州來稟，已有合股之說。但賊中兩股相合，與官兵之兩枝相合，其事略同。而其彼此猜疑，心力難齊，則更甚於官兵，故賊之強弱不盡關乎分合。自去秋以來，張任合而湘淮各軍未嘗不偶勝，張任分而秦鄂兩省未嘗不大敗。惟二寇初合，我示弱而緩圖之，則彼之情好攜，轉有可乘之際。我恃強而急

六九

追之，則彼之交愈固，將懷必死之心。請囑壽卿與諸軍待揜回，合來找我而後與戰，我不必先找揜回也。已縷具前函，不能多濟，亦斷不肯膜視。大約於月協甘餉三萬項下，酌分一萬濟秦，分撥二三月，再看陝甘督撫軍事分合，如何續行定議。弟於初六回至金陵，諸事紛繁，毫末就緒。俟覆奏後，咨達冰案，皆藩一席已授仲良，未到任以前，令胡運舫署理，當能籌濟庫兩軍，於尊處不無裨益也。

復李幼泉副郎

統軍之說，兩年以來，幾經躊躇思議。閣下年富力強，器局闊遠，鄙人本欲倚以辦賊。又以兩令兄同領封圻，而淮勇諸軍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諸季中無一人身臨前敵，與同艱苦，恐無以服諸將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專欲閣下勉爲其難。少泉亦有令閣下磨練軍事，造成大器之望。又恐閣下不嫻戰守之事，又恐有拂太夫人之意，故前此屢前屢卻，久無定計。直至去年九月，寄信至敝處，始言欲求替人，自不能不令諸弟統軍，蓋自以目道二鎮歸閣下統割，而令二兄之計始決，而鄙人之計亦愈決矣。今來示欲卸營務統軍兩差，以閒身隨兄照料一切，此不特鄙人不便強勸，卽令二兄亦有難於相強者。蓋統將之道，必須身先士卒，兩軍交鋒，危在呼吸。若非閣下有破釜沈舟，伏波裹革之志，他人強之從事，已不免於也。況令兄上顧慈闈，下憐弱弟，豈敢稍涉牽

不朽之名，兼慕號令風雷之象，而後興高衆附，有進無退。閣下襟懷活潑，於官階功名二者不甚歆慕，其長處在此，其於帶兵不相宜處亦正在此。閣下既不願統軍，僕當函商少帥，另擇統軍之員，接少帥初八來緘，力求併軍之法。欲以樹軍歸併於省三，以勳盛歸併於仲良，以開奇歸併於閣下，而以梨軒劉當一路。鄙人與作梅之意，則欲召郭子美來，仍與勳軍爲一路，開奇仍爲一路，樹軍歸附銘軍爲一路。仲良會合梨軒爲一路。郭子美果來，宜裁散營，令其另募新營。如此則閣下可卸統軍之責，蓋閣下閱歷戰事太少，聞奇將領勉強歸屬，勇丁未必信服。若仲良兼統勳盛，則斷不相安也。閣下縱不爲統將，務須擇勞苦之事而任之，助阿兄禦此大難，斷不可懷事外安逸之福，不可存問舍求田之謀。吾兩家門第太盛，人忌鬼瞰，處處皆是危機，時時皆伏禍胎。除卻「耐勞盡忠」四字，別無報國之道，亦別無保家之法。至囑千萬千萬來函詢及保舉事件，僕北征年餘，惟銘湘二軍開單奏獎，鼎軍則批准彙保，而尚未出奏。盛軍則並未批准，而以其戰事稍多，曾經兩商少帥請其酌量略保。此外如劉楊張松楸開奇等軍，似均在不應保之列。請與令兄一商，應如何而後士心鼓舞，使真出力者，不與濫竿者同視，則善矣。

復歐陽星泉大令

作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爲要，勤可以補救愚拙，不知者將漸知，不能者將漸能，廉則臨財不苟，信則出話不欺。凡上

司用人稱其結實可靠者，大約不出此二句。慎者，心則敬畏而言則退讓也。有是四端，小則謹身，身過大則有守，有為，願切記之。愚初六抵省，應接紛繁，案牘叢集，殊非孱軀所易料理。彭軍敗亡，鄂事益形棘手，為之焦灼。二小兒身體本弱，近因做照鄉試之例，連考三場，用心太過，感疾初不甚重，醫者誤投補劑，以致舌紅生刺，喉痛不能進飲，病勢危險非常。幸偏身發疹，遇湘潭劉醫認為出痘，改用痘科醫治，已經三四日，紅潤起漿，而喉痛亦減，能下湯粥。計痘事已有六七分可靠，老懷為之稍慰。

### 復彭宮保

貴恙乘春易發，本年木火司令，入夏以後，尤宜加意調攝，不使肺金受尅，自能勿藥有喜。李牧春棠業經接見，當隨時造就，以副雅懷。雷玉春遺缺，敝處已准李質堂之咨，以田名魁署理，熊殿元一員，俟留為異時之用。至貴部各員，來示欲於長江水師外擬補江南陸路各營，查近來水師諸員，尚有長江新設各缺，可以位置。而陸營員缺有限，人數尤浮，已不無向隅之感。若再由水師借補，尤覺偏枯，礙難照辦。水師星散各處，久未操練，鄙意欲將外江淮揚各營，調至下關操演，輪流閱看。其內江各營，請閣下調至裕溪口閱看。惟各營均有分汛防盜，駐守巡查等事，必須另有開營前往接換，而後可調該營來操。目下開營實少，祇好令外江淮揚各營於閱操後，再行補缺。內江各營於補缺後，再行閱操。如尊意以為可行，則請貴部騰出開船五六十號，以備派往各處更換調

操之營，乞速示復。二小兒曾點牛痘一次，頃復因感發天花，危險異常。幸荷神靈保護，始得化險為夷。此二日已次第結痂，知念附告！

### 復李宮保

春霖病重如此，自難再理軍務。鄙人即日委員攜帶遼參，前往看視，並請其乘坐輪船，前來金陵，安心調理。渠若允來，須吾二人會前銜具奏，即請由尊處主稿，與春霖相距較近，聲息易通也。至該軍接統之員，來示謂斐優於宋，與鄙見不謀而同。宋長慶人雖善良，毫無斷制，斐峻山則才能了事。臨陣調度，聞亦有條不紊。敝處已具公牘私函，先行咨調，請其赴天津，乘坐輪船速來金陵。而商一切，即日當專摺奏調，疏中即言由尊處抄示宋國永等公稟，商調斐鎮，彼此意見相同云云。但斐鎮未到之先，或鮑公暫不離營，或尊處暫檄宋鎮代理，均請卓裁。定奪茲將本日敝處寄春霖印渠二信抄呈台覽。舍沅弟右手筋痛，不能作字，聞近日至德安與左帥面商軍務，未知不甚隔閡否。銘軍整理已齊，省三由信入鄂，大旆即駐信為援，聲息益親。但恐此局定後，賊又北竄齊豫耳。雲浦督辦蘇州釐局，子奉仍管太湖支應，兩生作梅均與鄙人說及，頃作梅前往蘇垣一行，俟其回甯，即如尊指，分別撥行。

### 復李北閣

尊庭雖經析爨，而家政仍歸閣下主持，俾令姪輩得一意讀書，以期上達孝友門風，其光大更靡有涯，至為敬慰。承詢請輩一

事查例載，凡得兩世職者，或兩子分襲，或一子兼襲，均屬可行。令姪光久資性穎悟，若詩文工夫已穩，自應進京會試，以擴識見，而答皇恩。秋冬北上，可令先來金陵，敝處派弁送之入都。羅忠節公二子，惜早年未得認真讀書，目下尚不能同去會試，殊以爲歎。勇毅公衣服單夾棉者，或可用樟腦收存，皮者則潮濕易壞，自宜趕緊變賣。否則壞者愈多，對之愈覺愴神耳。國藩辦捻無效，衰病日侵，屢疏請退，未蒙俞允。業於三月初六遵旨回任金陵，應接紛繁，案牘叢集，殊非孱軀所易料理。舍沅弟在鄂治軍，亦復毫無起色。二月十八日之敗，舍表弟彭杏南陣亡，弁勇殉難者多至三千餘人，幾與三河之役相類。時事方難，焦憤曷已！聽鼓鼙而思將帥，每追懷忠武勇毅，仍仲未嘗不感歎流連也。

覆李眉生廉訪

敬營遣撤事宜，此間有批賀承粟，頃已行知尊處。上年十月張敬堂將開差赴洛時，面告僕云：「臨淮餉項未到，殊爲竭蹶。幸營中公夫一款存項，尚有五六千金，可作購買軍驟之用。」在徐時曾以此語奉告閣下，昨批賀承粟，卻未將此語批出。蓋款目太鉅，恐追究終難合符，且恐僕聽時不審也。閣下與賀承凌貢生追問葉榮，但求大致不錯，於月領正餉嚴行詰責。其公夫存款，不必追到十分。閣下相機以爲張弛可耳。敬堂禦賊殉難，據鶴鶴帥劉壽卿疊次函稟，俱稱被賊手刃，傷某處，指載分明，並無部下推刃之說。張洪吉如果實有其事，在秦諸軍豈毫無聞見？壽

卿平日與敬堂至交，是日與之同戰，豈其漫不加察？若有他故，豈肯默無一語？其爲李良田回家捏造誣陷，決無疑義，實爲罪不容誅。敬堂完節業已奏明，若此說一騰，則身名俱墮，恐不能瞑目於地下。查該軍統領陣亡諸將，本有不顧主將，救護不力之罪。侯李良田來此銷差，即請尊處將張洪吉密解解轅，將該二人分別治罪，更不必連引他詞，較爲直截。另寄謝恩摺稿，已交晉卿繕寫，由敝處包封，四月中旬專差代遞。敝處謝京察議敘恩，亦於此次拜發。摺差歸時計已五月底矣。屆時恭錄批旨，行知尊處。

復蔣尊卿觀察

僞託米商以查釐卡，辦理最爲得訣。委員積欠懶惰，一任該司役通同舞弊，虧短實課，填塞漏卮，官民交病，自應認真整理。惟閣下蒞事伊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袁簡齋云：「多其察，少其發。」僕更加一語云：「酷其罰。」三者並至，自然人知儆懼，可望振興。

復趙玉班廉訪

弟於三月初六抵省，應接紛繁，案牘叢集，幾於日不暇給。繼以二小兒感出天花，其初藥劑誤投，危險萬狀。嗣經痘科醫治，始獲安痊。日來次第脫痂，附告一慰。鄂中自銘軍挫後，又有二月十八日彭軍六神口之敗，幾不能軍。春霆雖屢著奇功，因少荃宮保暨舍沅弟先後奏報，與其自奏戰狀小有不符，再疏引疾。初疑其

并蒂未融正在貽書勸慰頃接春霆來函言其病勢甚危欲以軍事暫交舍弟統屬爲之焦灼敝處即日委員攜帶藥物前往看視且請其乘坐輪船來金陵養疾而另調雲慶南來接統該軍未審卽能定局否？

### 復吳竹莊廉訪

蕓卿銳意整頓釐卡實因一路訪察各該委員皆未能認真起見至於閣下用心之苦渠亦慨乎言之非與尊處有所同異也『不可操之太急』一語自是沈幾妙用頃者鄙人亦囑以『多其察少其發酷其罰』三言守此而行釐務當有起色張方伯深沈厚重得閣下和衷共濟使鄙人無西顧之憂至以爲慰楊牧月前來此謁見赴任易令已另札委軍械所矣省垣造謠揭帖當中外交涉之際此風尤當禁止但平時亦當傳集紳耆委曲開導庶不至激成事端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當康熙全盛之時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國自京師至外省名城幾於無處無天主堂以今日比之康熙時則傳教一事猶爲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過於糾纏正欲留全力以爭持大事耳閣下以爲何如？

### 復張子青漕督

前接初二日一函暨圖說節略兩紙具見蓋籌廣運燭照無遺因敝處前有覆函在途少稽裁答旋接初六日惠書茲又奉到十三日一函敬悉種切接大咨後卽於十三日撥行歐陽總兵親

帶水陸弁兵速往剿辦健飛回浦時云『未接敝處文檄』計其時本尚未到惟弟前批渠稟囑其相機急自往勦自不必定奉專檄乃可啓行今閣下因運防喫緊又留健飛回防僅撥水陸兩營會合王得勝兜勦殊恐未必得力該匪若果出沒外洋卽健飛亦無如之何也輪船雖有五號而三號皆係貨船並無礮位其兩號有礮者天平輪船已送漕北上天津鐵皮輪船已赴安慶且太小不能出大洋至狼山福山二鎮雖有外洋水師之名廢弛已久無一能出洋之船惟崇明有各紳商捐輸之艇船昨檄令借與狼福二鎮一用宋鎮並未應允且聞其船亦但能在崇明內洋巡捕不能遠出外洋章達海州故屢接大咨令撥師船出洋敝處並未檄行者非有所吝實無可出洋之船也此等情形不知狼福二鎮已據實呈明尊處否海盜古稱難捕一則以出洋戰艦難得一則以大海波濤中戰將尤爲難求弟於此事不甚認真者蓋恐急之則彼必出洋萬無制之方緩之則彼或回巢稍易躡緝今已毀其巢穴更難設策矣新綱甫開鹽捐斷難集數又不便停工待款楊莊以下需款據海分司報業已先行籌款墊解矣至清淮餉需支絀自應酌量通融惟數不能多請卽以咨贖來商當於江北釐金項下酌撥以濟急需。

### 復丁雨生方伯

頃接惠書遠荷垂詢周摯感綬曷任前月本擬令二小兒附輪船回家俾大小兒來金陵隨侍因二兒感出天花在署調治年

已二十，花極稠密，誤服諸藥，危險異常。幸而遇老痘科，化險爲夷，現已滿月脫痂，可慰錦注。惟體氣素弱，驟難復元，應俟調理一兩月，方能放心就道。承示十條新政之美志識之遠，心術之厚，均堪佩慰。茲就鄙意，略加商酌，諸惟卓鑒！

(一) 裁革半餘，並裁填衙之常規，節壽之門包，舉各省數百年之積習，一掃而空。名爲州縣之供億，實則閭閻之脂膏。惠所及者遠矣。又不詳奏立案，以炫己長，而形人短，彌見德量之宏，精進不已。蔣中丞奏裁韶關陋規，已嫌奏疏過於誇炫。聞每月提藩庫運庫二千五百金，並不奏咨，尤不足貴矣。惟尊署月入僅四百餘兩，斷不敷用，自應做照兩亭之例，另籌津貼之款。俟酌定數目，再行飭知刑錢書啓諸幕，俱不可少。騰出精神，以圖虛靜，而謀大事。

(二) 被擾較深之州縣，仍准議免議緩，其元氣漸復之區，不准減徵。此亦察吏最要關鍵。州縣陋習，以不催正供爲市恩之地，卽以多徵少解爲中飽之謀。胡文忠昔年痛憾此風，故專以催科課州縣之賢否。且謂陽城二語爲不肖州縣之護身符。又謂後世正賦，比三代之什一，輕減倍蓰。催徵則導民親上，急公之忱，不催徵則長民犯上作亂之機。等語。國藩亦深以胡文忠之論爲然，但須力禁浮收地丁，每兩一正一耗，收錢二千，實不爲少。請閣下查有溢收分文者，立予撤任。既革浮收之弊，則催徵乃州縣之本分，民間

之大義，不可放鬆！

(一) 考試各官，近年惟江西最爲認真，參革甚多。國藩頗不以爲然。自唐宋以來，考士屬之禮部，考官屬之吏部。文獻通考中亦分立兩門。前明及國初選官，皆考一判。今雖不考判，亦尙進月官卷。是考官乃六部之權，非外省所得爲政也。鄙人在皖，每日接見三員，但令書履歷數行，觀其字蹟而已。閣下本有綜核之名，屬員畏者較多，愛者較少，於考字尤不相宜。以後接見僚屬，請專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略有師生慇懃氣象，使屬員樂於親近，則閣下無孤立無與之歎，而德量益宏矣。

(二) 前敵餉項第三關，添平餘八萬，業已解足。第四關，添北課十萬，皖省漕項一萬，計尙微有溢數。第五關，添等處籌出四萬，所少無幾。來示蘇省盈餘儘解北征，但求歲事中穩，決可不誤餉需。至接印日期，照例無須奏謝。

(三) 整頓釐卡，「不望興利，但期除弊。」二語，最爲扼要。州縣以民爲民，而卡員卽以商爲民。卡員不知恤商，猶州縣不知愛民。州縣無不作惡之差役，卡員無不作弊之司事。閣下耳目之長，心思之密，冠絕時賢。嗣後整飭釐務，請以「勤教卡員，嚴查司事。」二語爲主。至商民照章完釐，使令者少，可寬者宜，稍崇寬大。僕頃奏撥二成洋稅，亦爲釐務難再加搜括起見。雖未經說出，而立意與尊處之「不



望與利但期除弊」相符

以上各條，均就尊見微加參酌。此外，如禁佐雜之擅受，懲司書之需索，皆極有關係。閣下志邁識正，不難力追古人。但願於衆醉獨醒之際，仍之渾字出之於效驗遲緩之時，更以耐字貞之則人皆感其樂育，而於己之養德養身，兩有神益。

### 致彭宮保

近日不審等體所苦若何？至爲哂系！久晴望澤，連朝步禱，今日始沛甘霖。早稻雖已過時，晚稻猶及下種，爲之一慰！已什哈劉國成，自襄陽回署，接奉霆覆信，已於十三日登舟，將赴漢口養病。據劉弁察其病狀，十分沈重，各傷皆發，頭頂一傷最重，時流黃水，久不能言，面色如炭，僅食米湯少許，非得神佑，恐難痊愈。焦慮曷已！金陵會館，係僕與閣下創立，鄉人頗以爲德。其昭忠祠，與會館多相交涉，董事亦經營兩處，其勢宜合而不宜分。查金陵克復之後，全賴水師肅清江面上游，三千里皆由苦戰得來。最後攻克九江，州動績尤偉，死時良多。而金陵昭忠祠，僅及楚師陸軍，未列水師祀典，實爲有缺。鄙人擬於後二進，改爲一大進，作此祠之正廳。祀水陸之統領營官，而勇丁不與焉。其下兩進，甲子冬已編立陸軍哨勇之神牌，茲擬仍如其舊。惟正廳則水陸並重，庶幾心安理得。吾湘人之官江南者，目前已覺無多，陸軍尤爲乏人。恐三五年後，昭忠祠卽無人照管。惟長江水師額缺較多，更歷二三十年，湘

人之在江南水營者，計尚不少。是昭忠祠必爲水陸所共有，論功績乃爲平允。論經管乃可長久。特此奉商請閣下，玉成此事。以後雞鳴山下，一祠作爲楚軍水陸昭忠祠，與會館同歸值年者經管。國藩當會列台銜，再行奏請。俟奉旨後，仿湖口昭忠祠之例，國藩與閣下各作一碑記之。餘俟會晤時詳議一切。

### 復楊石泉方伯

承示用人理財各語，俱得要領。『違道干譽』四字，近日仕宦中幾別開一種捷徑。亦遂上孚朝望，下獲民譽，如操左券。聞閣下閣然日章，道慕赫赫之名，但求切理鑿心，卽此已見篤實君子之道，非流俗所易測量。減兵增餉，本係亂後要務。惟綠營積習太深，萬難挽回。若將領中不與遴擇傑出非常之才，卽使增餉數倍，而兵之不可用如故。不知尊處果有愜心之將領否？其原奏及現在辦法，可否抄示一二，以資參證。企望無已。弟乞退未能遵旨回任，簿書酬接，殊非屬餉所易料理。連月不雨，二麥受傷，早稻失望。近雖得沛甘霖，尚不知晚禾果否有秋。瘡痍滿目，無術拯救。實深憂德。鄂中自正月寇軍大捷，二月十八彭方伯黃州一戰，幾與三河覆敗相似。厥後久無戰事。本月初四、五，周鎮盛波於信陽州獲勝一二次。十一、二日楊劉李三軍在黃陂等處接仗，互有勝負。春霖軍門因病重，堅請離營，敝處會同李少泉宮保奏調婁峻山南來接統，奉旨允行。峻山現署直隸提督，交卸前來，尙需時日。竄陝之賊屢爲劉壽卿軍門痛勦，據稱捻回兩逆勢難再振。近歲兵事

惟此差強人意耳！

復丁雨生方伯

考官將逼有賞無罰與江西昔年之動輒甄別休致者迥不相同。如此則陶成之意多操切之意少。有才者樂於見長，無文者亦不至望而生畏。雖常考亦自無妨。此間擬停期滿甄別之考，因其事太無根據，非欲博寬大之名也。聽訟催征，嚴立期限，逐一稽核，自有實效。王雪軒雖長於催科，然好用輕銳少年，拜認師生，亦壞蘇省風氣。閣下當法周湯諸老，何必取法乎下清糧擊荒，誠為要務。然下手實不易。能就二百餘則中，定為簡明章程，祇留三則五則，使愚民一望即知，庶幾易於遵守。擊荒委員，分肥朦混，亦應撤參一二，以儆其餘。此等處未可稍事姑息。將來另定勸獎章程，仍須先遴賢員，徐議良法。僕在安慶議清丈田，造魚鱗冊，以未得賢員，卒未辦成，至今抱愧。石菴南既於尊恙應手，可即令赴蘇就官醫局，渠亦欣然願應嘉命。沙船興廢言之慨然。頃接郭中丞來函，亦以加價一層，勢不可止。免扣一節，力有未能。為言查折扣項下，統計不逾三萬金，而使商有怨言，非所以示體卹。鄙見則以加價之一錢五分，全行免扣，其原價之四錢，亦免扣三分，而以扣出之一分，仍留為海運局之公用，不必提歸司庫。頃接總理衙門信，似以全數免扣為是。請即照此議詳可也。昔劉晏不減漕船經費，以為使下有餘利，則官物慎重，而事可永行。厥後減費太多，而漕船遂廢。今沙船之行於異日者，誠不知其何如。然在我輩留

其有餘，則在後人不至遺廢，是亦前事之堪師也。承餽生荔枝一籃，色香雖減，而真味未變，敬以志謝。二小兒體氣漸完，擬令緩歸，以副雅囑。

復李筱泉制軍

接二十日途次惠書，旋得鄂信，知於二十六日接篆。三湘方泐去思，全楚又歌來音。助福日增，至為企頌。幼泉專襄營務，子美代為統帥，一轉移間，公私稱便。惟聞郭公治事氣足而才不長，頗欠條理，難將多人仍恐不克獨當一面，殊為慮念。春霆病重回鄂，聞近日毫無轉機。該軍氣習頗深，春霆或回蜀中，則將該軍全數遣散，趁此時尚無欠餉，或無他變。五忠祠位次，升塔忠武於江忠烈之上，誠為得體。惟以死事之年月為位次之先後，此語傳播眾口，久已彰彰在人耳目。忽由閣下與僕二人更定，似不相宜。若謂賓宜先，而主宜遜，則人謂文宜伸，而武宜細，理亦相等，不如仍舊貫為妥。南雲芳浦積勞之後，一病至此，已照來咨將芳浦之軍檄令停招。但鄂皖之交，總須添一支勁旅，以定黃州安慶之人心，統將難求，實深焦慮。東股竄新野，後聞已至許州中牟，恐意不忘運。東亢早已久，運河枯涸，處處可以徒涉。幼良助盛四軍，皆須歇息，僅省三琴軒兩軍，力尚不足制之，奈何。

復郭遠堂中丞

沙船水腳加價，俟冬間附片奏明。卓見極是。所請免扣一節，頃據丁雨生稟覆，亦與尊指大略相同。惟沙船積困已久，京中當

軸慮其倒歇有誤海運總理衙門屢議購貴輪船夾板濟運國藩以官買無此巨款力陳買船濟運之非策仍以保護沙船爲正辦將周廷琦等公稟函寄總署又因阿公使前來不欲暗中沮止洋船裝運豆石請出示曉諭並開解沙船勿爭豆石之利總署亦諄諄言之國藩覆函因言祇有調濟沙船增費免扣或可不爭豆石之利此外別無開解之法頃接總署續函言沙船九折京中無案可稽自應免其折扣國藩覆函言舊扣四分除留一分作海運局費外餘三分免扣已囑丁藩司照此詳復茲將與總署來往信稿節鈔呈閱丁壽恆等一案張牧胡令二員批侯司詳到日由敝處酌核敬會台銜覆奏張胡皆有劣蹟所參似尙得實丁封君邇來並未干預公事又長子宮浙不祿次子官演告養心緒拂亂自應保全以敬宿學而彰公道卓裁以爲何如此聞自二十四得雨以後初三小雨初九十七又雨均未大沛甘霖茲於二十日始得透雨足以栽插秧稻稍慰雲霓之望不知淮揚徐海均得甘雨否能使運河寬深捻逆不得東渡則幸矣

復劉韞齋中丞

兆方伯一軍批以席觀香接統並以葉介唐佐之最爲妥協湘軍守在四鄰已閱十午有得力之軍援黔而吾圍自固惟須步步爲營後路未清不宜深入自處不瀕之地而後能援人之瀕想諸將皆已餒聞斯義比聞雨暘時若新政之初此惟最切之圖有非可強求者賊聞直隸山陝旱象頗廣南則鄂皖寧蘇數千里同

時被旱二麥歉收早稻失望此間設壇求雨步禱兼旬蘇松淮甚安慮徽寧均得透雨祇要此後雨晴應候歲事尙無大礙鄂中則向例播種宜早今已無及矣任賴股匪自鄂竄出不過旬餘竟於十二日從汶上竄過運河以東千里牆濠三年辛苦一旦前功盡棄可歎可憂雖水澗由於天心而懈忽亦關人事如何如何聞敵邑哥老會滋事幸蓋籌調派神速五六日閒即以掃除賊事不勝感荷竊意哥老會人數極多辦理不善則人人有自危之心此賊彼發必至治絲而棼此輩非盡甘心爲匪之人太約初入會時有兩種議論最易誘人一日在營會聚之時打仗則互相救援有事則免受人欺一日出營離散之後貧困而遇同會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會可免搶劫因此同心入會惡人固多好人亦極不少其中願充老冒雄長而斂財者數百人中不過三三人其願謀反叛逆者數千人中不過一二人若因拏辦此一二人而株連及數萬人則事將不可收拾而心亦有所不忍鄙意當徧張告示但問其有罪無罪不問其是會非會所謂罪者大罪一條謀反叛逆是也中罪三條一日殺人傷人二日聚眾搶劫三日造蓄軍器是也治之之法大罪叛逆則興兵誅剿究其黨與坐其妻孥中罪三條則但就案問案重者正法輕者枷杖其未入會而犯此三條者亦不輕縱其已入會而犯此三條者亦不加重不究黨與不坐妻孥當堂訊供之時但問本案之是否認供不問平日之曾否入會至中罪三條之外或犯小罪更不問其是會非會矣如此辦法則會中

之千萬好人，安心而可保無事。會中之數千惡人，勢孤而不能惑衆。國藩擬將此層出一告示，徧諭敵縣及附近各縣老夫子，如以鄙論爲然，亦請徧出告示，並通飭湘中州縣遵照於哥老會犯案者分別辦理，庶足息浮言而定人心。謹此奉商。

復李宮保

前接十一日賜函，稍稽裁復。頃接十九日陳州惠書，猥以晉位端揆，遠勞稱賀。德薄位高，久已不稱其服。迨於諸事棘手之際，忝竊至此，窮官巍秩，適足以播惡而速謗耳。趁逆竄渡，運河千里，濠牆三年辛苦，前功盡棄。除河關外，圩高尙有丈餘，何致不能爲一日之守？以待潘劉之至。大疏據事直書，不加論斷，尙屬和厚。幼萃扼駐徐宿，不知月內能否趕到。琴省議反守運河，鄙人亦嘗上其說。然自去歲沙買無成，深知他營兵勇不如自轄兵勇之可靠。淮軍勁旅不能不赴東，府追勸，其可騰出守河者數已無多。東省兵力既不能守運東，豈能守運西，守而不固，賊饑更張，似不如慎之於始。然除倒守運河外，鄙人亦別無良策，仍請閣下一言決計，免致道謀無成。鮑軍之事，春遠專委員來密懇，請回籍，僕已允爲代奏。察其病勢已鬆，當無意外之虞。惟堅請以該軍暫屬舍弟總統，並爲諸分統代辨前稟之誤，似不甚滿於衷，亦不欲屬於宋者。該軍既無可統之人，卽多方敷衍，終不中用，自以遣散爲是。而一時全遣，則口糧斷不能一氣湊齊。茲與峻山等熟商定爲先撤馬隊十二營，春五營，及親兵一營，其餘十四營均不遣撤，勉從春

遠所請，權交舍弟總統。將來或撤或留，再行察看辦理。一面至上海籌銀五萬兩解鄂，請鄂省籌銀四五萬兩以爲遺資。俟接鄂中復書，再發公牘撤襄陽六千人之時，卽令峻山在黃州招五千人，當無他慮。俟滬餉過寧，國藩卽會列台銜，一面檄撤另招，一面出示曉諭各勇馬隊全撤，所繳馬匹應解何處，請閣下與鄂中兩院飛商也。此間二十日以來，連得透雨，歲事當可無虞。鄂中種植過時，恐得雨亦已無濟。然補種雜糧，究遠勝於枯旱到底者。宋鎮甸南之案，雨生亦有密函言之。敝處覆雨生密信抄送尊覽。雨生因母病復發，邀請石甫南赴蘇，業已起行。且言蘇州有官醫局，月可送四十金。甫南之意似戀於蘇而憚於北征。且令五弟之夫人尙須甫南來寧再診，勢不能遽行赴營。報銷局童道吳竹翁深薄其人，渠宦山東方伯時，有人代童作一諭帖，貼於藩署照壁，言買缺營私等事，意欲勸公屏斥，因信稀不便陳說云云。作梅亦言童向糧台領委員索銀五百金不應，則多方挑斥云云。僕因此二者，恰值邵文調取引見之際，遂令雨亭微示之意，令其請詣進京。將來閣下或用或否，均易著手，無甚痕蹟也。

復郭遠堂中丞

二十日泐復一函，旋接十五日惠書，料理劉松翁身後事宜，具仰至情悱惻，籌畫深遠。袁小午京師函請國藩爲劉公臚陳政績，奏請卹典。老前輩與之共事一城，見聞較切，或僚屬有熟悉松翁遺事者，纂述一二見寄，以作藍本，幸甚！頃摺弁南旋，李眉生廉

訪謝恩一摺，批旨令其入覲。徐道一席，少泉宮保曾以陳心泉相商，子香漕即以李采臣相商，均因太不合例，懼于部詰。察看候補道員中，惟高雲浦似可帶隊打仗，將來足備一路防勦之選。目下與徐路台局，前敵諸將亦能處處聯絡商之少帥，深以爲然。批即奏署斯缺。如尊意以爲可，即當會列台銜，檄委高道速赴署任。又揭道一席，久未奏補，查陳道慶長在蘇資格最深，辦事明練，如尊意以爲可，亦當會列台銜，奏署斯缺。特此奉商，請候覆示。

復李宮保

幼仲赴湘，粵省跟追，自是目前一定之理，必然之勢。豫皖各軍進札開河以上，或可勉強調度。皖軍進札灘上一帶，未知其恪恭遵令否？即能遵行而紀律未必嚴明，與蘇軍未必聯絡，祈更卓奪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軍律不可騷擾，二曰奏報不可諱飾，三曰調度不可散亂。譬若舟行遇大風暴，祇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未可知，要勝於他舟之慌亂者數倍。昨令兄發泉書來，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氣類」之語，即從大帥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實無絲毫釐隙。渠前批露軍之稟，頗似有意簸弄。尊處軍事若不得手，左公必從而齟齬之，僕前信言勦軍事力戒諱飾，廿七日之信，力戒騷擾。正恐閣下立腳不穩，被人摘發也。至於大處調度危急之際，尤以全軍保土氣爲主，孤軍無助，糧械不繼，奔走疲憊，皆散亂必敗之道。請閣下常函省察，二君數者加意體察，庶免非常之禍，誠能不騷

擾，不諱飾，不散亂，三者問心無愧，則成敗一聽諸天，齟齬一聽諸人而已。此間自二十日以後，大雨時行，湖河水勢漸深，私船藉以展布，亦一幸也。霆軍習氣太深，全無條理，因借春霆聲威，十分將就，春霆既不能統本應全行遣撤，其所以姑留十四營暫交舍弟總統者，一以狗春霆再三之請，一以餉項支絀，不能多撤也。閣下愛其譚唐二將，儘可調唐仁廉至尊處，另募成軍，聞其臨陣全無調度，隊伍不整，祇能帶馬隊一二營，不宜多帶，聞譚勝遠自以流年不利，堅請回籍，似不必強其從事。俟年將順利，再行調出。此兩層擬於遣撤會檄之中，詳細說出，日內已備贖發行矣。

復劉峴莊中丞

前接四月十一日惠書，稍稽裁覆，爲歉！比審動履康娛，蓋勤益懋！孫棟臣於巡緝認真，又能聞警即發，是公事頗知認真，即如尊指，暫免參辦。前聞其夜郎自大，志驕意滿，恐其不服尊處鈐束，又以其爲鄙人，與雲琴舊部，恐閣下或有瞻顧，諸事不甚順手，故欲劾去，以肅營規。今閣下既節取其長，弟亦不咎既往。請閣下時加訓飭，戒其盈滿懈弛，不令干預請託，如故態復萌，即請密函見示。弟昨令派礮船至吉安，巡查鹽卡，亦以試其所部之得力與否。軍興日久，勇餉多屬虛糜，吾輩不能不細心考核也。

復丁雨生方伯

宋鎮事仍請尊處細查見示。此事雖小，而紀綱是非皆有關係。提顏今等三員，本案詳參，與另案甄別，似俱不宜輕縱。顏令上

次考廉，文理最優，能否以教職處之？乞酌金令一員，前於陳道詳內已批撤矣，似應詳參革職，以儆貪墨。海塘鎮銀，藩署書吏扣至一千四百兩之多，尤不能不嚴辦，不必有所瞻徇。前敵餉項，除月餘外，九臘兩月，尙可多籌鉅款，感荷之至。現方議倒守運河，於正項外，不無另款，而徐需餉尤急，不能不仰資於學處也。

復李筱泉制軍

霆軍遣留事宜告示，及遣撤之檄已發後，又念譚唐楊曾四分統，獨譚唐於示檄中提出重加錄用，以慰其心，而楊曾未經提出，未免向隅。若檄中能令楊於撤勇後速來金陵差遣，曾於撤勇後送鮑回籍，再來金陵差遣，則四人皆有著落，較爲周到。事後悔之已無及矣！不知此二人雖不滿意，尙不生變否？閣下能設法斡旋否？霆軍馬隊實不得力，若非撤後重招，斷不能與淮軍步隊聯爲一氣，此鄙人之苦心也。豫東之師，助守運河，皖軍中至宿遷止，自宿遷以東至清江，二百餘里，歸張漕帥設守，其兵未必可靠。自清江至阜甯，二百餘里，少泉調王可陞歐陽利見等設守，其兵力太單，別無一旅可以添撥，殊爲焦慮。此次逼賊於運河之東，奉有明旨，各軍亦尙踴躍從事，或是好機會，但須在九月內見效，乃妙。一交十月，則運河水涸，黃河或冰，又覺利少而害多耳。

復李少泉宮保

倒守運河之議，省葉發之於下，朝廷主之於上。蔭稚和西諸帥，亦似深聽其說。意見不甚紛岐，意軍事將有轉機也。王峯臣、歐

陽健飛兩軍，業如曾指，分別檄調。惟阜甯以東，射陽河寬水深，尙易爲力。阜甯以西，直至清江，恐王軍不敷分布。清江以北，直至宿遷，恐張部亦未必可恃。此兩處均不易防，想公亦慮及矣。如能在膠萊河之東北，誠爲絕好機會。若竄出膠萊河之外，則運河地段太長，實無把握。宿遷以南，張部既嫌單薄，僕又別無可調之兵，敬求閣下於此再爲著意。至懇。至要。初十日，將春霆回籍一節，曾列台銜具奏。惟撤去譚唐曾楊四分統，譚唐別謀位，曾楊未免向隅，殊欠妥善。頃有寄令兄筱帥信抄呈尊覽。雨生之太夫人近日稍見痊愈，或無意外之變。蘇省釐局，作梅意在永君，僕亦深以爲然。蓋求人先求其心之誠，而才隨之以長。蒯蔗農才亦不長，而其心可靠。月計有餘，子永亦猶是也。

復李少泉宮保

此次驅賊海隅，氣機尙屬湊泊。自以防守膠萊爲上計，若逸出膠萊以西，則防守運河之兵數固加增，而與賊馳逐之兵尤嫌單薄，殊無把握。觀於鄂皖齊豫之衆情踴躍，閣下之整暇縝密，後路之餉項粗裕，合此數者，軍務必有大順之象。不審大意人事，竟復如何？六塘河水可用師船，或係偶爾盛漲，未必可至一二月之久。宿遷以下，皖軍多守數十里，漕帥所部當足接續分布。雨生之太夫人，近日已大痊愈，殊甚欣慰。雲仙前有信來，言一月假滿，仍當早請開缺。敝處答以一函，不復勸之出山矣。

復劉韞齋中丞

曾處示稿但誅亂民勿問會事與敵處示稿略同不審爲何人手筆自是有用之才敬求示及其奏請諭旨通飭各省限月繳銷暗號似可不必今會匪雖多要以兩湖四川三省爲最三省又以湖南爲最就湖南而論以長郡爲最衡永次之餘府則不必深究就長郡而論以鄉澧長善陰寧爲最益瀏次之餘縣則不必深究天下雖廣喫重者不過數處治之之法告訐之脅從概從寬宥以絕株累誣叛之風訪獲之頭目必賞重典以杜煽誘猖獗之漸治脅從則川敵處之示有黨必散治頭目則用尊處之示有犯必懲外寬內嚴恩威并濟不過數月必有大效閣下以爲然否

#### 復張子青漕帥

自賊竄運東李少帥謀蹙之於海隅近守膠萊河遠守運河不令流寇四竄誠爲善策惟膠萊河僅三百里局勢更緊能遏之不令逸出乃妙若萬一逸出則運河地段太長防守殊不易易現在自沈家口氣仰化集業經淮豫皖軍分汛設防自仰化集下至桃源亦經少帥檄派浙軍分防矣惟自桃源至清江百廿里至淮安又五十里至阜甯又百六十里此三百三十里尙未派定陸兵分防係閣下與弟分內應任之責聞阜甯以東所謂射陽湖者冬閒水亦淺涸是桃源以下直至海濱陸兵應防者至五百里之遠安得許多兵力即使射陽湖冬閒不涸而自桃至阜三百三十里僅得貴部數千人及王鎮之五營歐陽鎮之四營計兵數不數甚鉅弟頃致少泉宮保信深以桃源以下兵單爲慮反覆言之茲讀

閣下夾函欲於雙金關以下循鹽河之南岸築牆直至龍溝是於舊黃河之北設防不於黃南設防不特較內河之開墾集鎮防不勝防者稍覺其易即程途亦當稍近矣惟鹽河亦以中運河爲上游來源冬閒汶源極微鹽河未必尙能行船如果可行小船則帶水亦足限馬足應即遵照尊議憑鹽河以設守其每營發錢二千弟當另籌款項以資應用至桃源以下由雙金關以達響水口計程不下三百里以每營分防七里計之須用二萬餘人除貴部及歐王兩鎮之兵外約尙短少萬人仍當與少帥熟商若一處稍疏即全局皆壞又不如竟不防運之爲愈也至調到客軍昌岐勢難兼轄仍須由閣下董統主持呼應乃能靈通號令亦歸畫一幸無過於撝謙

#### 復李筱泉制軍

蕪躬感冒暑濕秋涼定慶安痊曾楊二將先後令赴金陵曹志忠亦令赴少泉有此旋旌周到各統將當無缺望不知日來果能安靜遣散否春霆已起程否廉念曷已頃接少泉來函膠萊防守東軍地段所空十餘里趕緊修築六月底粗已合龍逆蹤於廿四五竄回即墨七月初一撲我河沿當經東軍堵住初三四尙能穩守若再衝突數次不爲動搖則防局便有把握再派勁旅過河爲聚殲海隅之計不知果做到否霆軍撤定之後除蘇餉二萬五千已供斐軍外其江西之餉擬以五萬供宋長慶一軍其餘二萬仍請協解金陵爲少泉添練馬隊之用即日當作函婉商規昨未

知能否允准？其鄂餉二萬，亦擬請協少泉軍中添練馬隊，不知鄂軍何時少紓，請與舍弟商之。次青被圍之後，幸而全軍無恙，劉帥來信頗有微詞。若覲香接辦黔事，當今次青善刀而藏，不致再有蹉跌，亦公私兩全之道也。

復劉峴莊中丞

示司詳丁漕改收銀兩，及逾限加價一摺，詳中著語太呆。改收銀兩一節，祇須引部議安徽之案。『銀價大有長落，必須與時變通』二語，即係江西可以例推鐵據之。但言收銀收錢，隨時酌定，似不必將一兩伍錢一兩玖錢說出其逾限加價一節，減作一錢二錢，全貼州縣，提不公用，似尚妥叶。此兩層者，外間如能辦理妥叶，即不必覆奏，似亦可行，如必須覆奏，則有一層亦宜附奏者，請與閣下商之。查部定漕折，每石一兩三錢，係在咸豐三年米價極賤，銀價極貴之時，較之今日情形迥殊。而江西每石完錢三千，係在咸豐六年四面賊氛，六七月提前預徵之時，厥後十一年冬，議減漕價，李黼堂函稟，請照六年三串之例，弟覆函允准。近來六七年征收，雖屬相安，將來若改徵本色，則以錢買米，不敷之數甚鉅。目下江蘇之漕，每石征錢四千三百，安徽之漕，仿照湖北參差之法，極多者徵至六千五百，極少者亦征三千四百文。江西較之鄰省獨少，目下部價僅一兩三錢，能令小民少完一分有一分之益，賤完一年有一年之益。將來部中責解本色，屆時必須增加，不能不預爲奏明。閣下若照司詳入奏，請於收銀及逾限二層外，

添此一層，并請將奏稿寄至敝處商定後，再行會奏。弟恐後人議弟但知沾民市德，不爲後任留改征本色地步也。至司中示稿欲傍丁漕議捐三錢六錢，此與加賤無異，斷不可行。閣下逐層批駁，具見仁心卓識，造福不淺。即奏亦必于部駁，爲起運地步，必須始於改解本色之年六錢，亦意中事。此際則但可預說，不可預捐耳。霆軍戴未拒婁樂寬縱而畏嚴明，誠如尊論。亦深惡軍中主帥大柄下移，有唐末自擇留後之風，定議分別遣留，現留者步隊十四營，以春霆囑歸舍弟調度，仍交宋鎮統帶，所遣者馬隊十二營，并步隊六營，已令婁鎮赴鄂招集九營，未知漸能安靜遣散否。惟撤者雖多，而新招者之人數餉數則有增無減。步隊撤去三千四百人，而婁部則增至五千人。撤處舊協霆軍銀二萬五千兩，今則盡解婁部，月添五千金矣。馬隊撤去三千人，擬令譚唐等仍招滿三千人，特以改隸淮軍歸劉銘傳馬德順等統轄，不能不撤散另招耳。尊處月協霆軍銀七萬兩，應請如常籌給，以五萬兩解湖北給宋軍十四營之用，以二萬兩支江西督銷局轉解金陵爲譚唐等新招馬隊之用。其湖北向協霆軍月餉二萬，亦當移作譚唐馬隊之用。昨接大咨，以司詳霆軍裁撤，江西協餉應減，弟爲此無厭之求，不便以公牘覆商，特此專函奉懇，務求俯允所請，不勝感禱。弟素不善籌餉，淮軍及在秦之湘軍，每月需銀五十萬，今年上海釐稅及湘鄂鹽釐大減，計年內尙少銀七十萬，全無著落。除京餉計餉有欲可指外，近又新添直隸賑濟銀廿萬，安徽協餉每月二萬，



及淮河興修費十萬，亦無著落。萬不得已，仍求助於尊處。俟接到覆信再行附片奏明。

### 復李少荃宮保

准廿六日大咨，具悉濰河潰防，究係在何汛地？咨中不甚分明。讀二十八日寄諭，似又歸咎於琴軒者。想尊處奏牘，必將專汛疏防之員指明矣。聞大旆廿八九日濟南起程，督同仲良及開奇諸軍探蹤追勦，不審可一收截擊之效否？自鄙人與閣下兩辦河防，去歲則豫軍疏於汴南，今歲則齊軍一疏於戴廟，再疏於江西，以致前功盡棄。膠萊三百餘里，尚難堵禦，沿途千有餘里，更覺毫無把握。不特豫軍齊軍浙軍皖軍矣，曠之軍，客兵未可深恃，即歐陽王鎮等主兵，亦殊難深信。且一交九月，六塘河水涸，則自桃源至阜甯，尙欠陸兵二萬，而自清江至淮安五十里，舟楫如織，閘壩如櫛，民居如鱗，實屬萬難設防。一交十月，則桃源以上處處淺涸，防兵大單，不得不早思變計。請閣下內斷於心，婉商省三，另圖長策。至要至要！

### 復劉峴莊中丞

頃接惠書，猥以秋節相慶，卽審監臨鎖院，文福俱隆。昔遺湘浦之珠，深淵偶乎鮫客；今采崑山之玉，台座便等於龍門。引睇古暉，良殷企頌。敵處缺餉情形，已於前函縷達。防河之兵，不能少鬆；游擊之師，非練大支馬兵，不能與之縱橫馳逐。弟現商之李少帥，以膠萊河防僅四百里，尙被衝出，運河千有餘里，更無把握，不

如停止防河之議，騰出兵力以作追勦之師。裁撤劣弱之營，騰出餉項，以免羅掘之苦。冀復信以爲運河濼艦業經修畢，已成騎虎之勢，不願停罷。河防更不難遵停，則現兵自難遽撤。且一議撤兵，又須另籌欠餉，不料敵處於克復三年之後，乃復觀此艱窘之狀。閣下以巨款七萬，協濟霆軍，弟本不應更爲無厭之求。且來函述及江西窘狀，真摯如繪，弟尤不敢再爲發棠之請。惟時勢所迫，環顧他省無可商者，閣下前復信時，尙未見弟七月廿七日之摺。厥後咨達冰案，如鑿及苦衷，或可借箸一籌。敬求於北霆軍之步隊照常惠濟五萬金，其馬隊之二萬金，或全數解濟，或酌減五千，總求大力協助。此間支絀情形，一兩月內，將昭著於衆人耳目，尊處必有所聞矣。直隸臬匪人數雖少，關係甚大，久未接印。來信深爲慮系，慶丞呈訴之事，讀咨到大奏，光明磊落，洞晰無疑，朝廷必可釋然。弟將來不過附片覆奏，以資印證而已。惟甄別之際，未將給咨送部一層，隨案聲明，致令抵牾生波。宜途嶽嶽，亦殊可畏。江常士匪此間尙無所聞，惟廣德一帶兩湖客民紛紛前往開荒，將來又係難了之案。如何如何？

### 復李申夫方伯

聞霆軍十四營，雲峻八營，均以好利之故，弊端百出。頃有嚴批二牘，認真查辦。鈔呈尊覽。閣下於霆軍風氣知之最深，能備述瑣事，使我聞所未聞。否眉生請假兩月，養病蘇垣。渠言假滿後尙當續稟請開實缺。擬屆時據稟代奏，并奏明李某雖有龔病，而年

力正強，實係有用之才，再行給假三月，暫免開缺。如靜養五月，病竟不愈，再作計較。僕於眉生以大義相取，不以私暱相待，故於渠初授臬司時，不肯奏留暫緩入覲。但恐人以袒庇議我，又恐人輕視眉生也。渠初意未免介介，後則豁然解悟，情願充硬漢，而為衆人所共亮，不願受私庇，而為衆人所指摘，可謂善達人意，胸襟磊落者矣。

復周荇農庶子

鄙人德薄位尊，久已不稱其服。迺於衰朽之年，更竊崇高之秩，撫躬內省，五夜抱慚。尊處亦嘗有所聞，每增歎咄。鄂省餽贖之章，久已不復推勘，豈全燒梁國之辭，豈獨救曾參之杼？至於喬木不遷，輜車不發，或者五角六張，命實為之。若借外論以為湔祓，徒形斧鑿之痕，斷無刀圭之效。揚雄解嘲，固不如李康運命之篤論也。

復丁雨生方伯

餉銀儲存十四萬兩，此開年內已可敷衍，且俟新年再行提用。漕價明示三千四百兩，令州縣自減二百，惟三千二百為數太少。前與閣下面商，除米價外，至少須收一千二百文，以為州縣運費等款之用。目下米價每石須二千五六百文，計臘底年外必再增漲。則今年漕價，實定每石收三千八百文，乃為適中之道。并定嗣後米賤之年，以收三千八九百為率；米貴之年，亦收至四千二百為止。庶小民之輸將不甚昂貴，而州縣之辦公不至竭蹶。若今

年減至三千二百文，明年米貴欲求增至三千六七百文，必不可得。民間完納錢糧，減收之令易於下水，增收之令難於登天。減一十而民不甚感，增一百而民皆生怨。今減至三千二百，戊辰已已以後，必辦不動。且恐本屆之漕，有至新年方買米者，州縣立即受累。閣下之示若尚未出，請即更改。若業已出三千四百之示，不可令州縣再減二百。至囑至囑，僕在江西祇收三千，以解部之銀，每石僅解一兩三錢。若改而解米，則三千之數，必須大加亦當增至四千以外。閣下但知收令賢者少，不肖者多，而不知小民亦良者少，秀者多。此事稟商中丞，再三斟酌。此時稍留地步，他日免釀大案，卓裁以為何如？尊摺所論各國夷情，燭照數計，洞若觀火，即當作函將原摺寄總理衙門，以備采擇。傳教若僅如尋常故事，原可聽其自生自滅。若設立教頭，以統屬中國入教之人，將來奸民會匪叢雜於中，其禍不可勝言。誠如尊慮，十二條俱為自強要策，就中創建輪船、三關紳師，將來必責成敝處辦理。僕於輪船一事，屢次函催贖催究，不知何時始有成。舟戶撥輪船造法，望閣下即商之沈馮馬諸君，迅速趕辦。既有廠匠，又有經費，何憚而不動手為之？吾輩即以此事為最初之功課，可乎？

復劉觀莊中丞

袁州副將一缺，敝處於初六日會列台銜奏補朱鎮雲章。敝處隨從者衆，而副參游中或半年數月不出一缺，偶有缺出，諸將望澤者環觀，喁喁待命。念其久著勞績，勉允所請，是以不及先行

函商閣下務乞靈亮玉山幸已消患無形而鄱陽郡武昌甯奉新重案迭出江兩兵勇無多閣下不令調營赴山勦寇卓見極是斐鎮靈峻八營及新撥副五營將由潁州徐州馳赴山東會勦江西月餉五萬求飭局徑解金陵轉解是所感禱靈軍積習太深統領營官扣勇糧以肥私囊敵處前有查辦二檄抄咨冰案然鄙人不肯遽撤此軍者一則恐其全散生變一則該軍臨陣隊伍整齊逢山過山遇水覓水實爲羣賊所憚有非楚勇湘勇淮勇所能及者故欲存此一家法門以備緩急之用尊處二年以來於該軍耗去巨款鄙人苦衷不能不縷晰奉告

### 復李宮保

長牆已成可守自不宜遽更其局惟霜降以後各處水涸衝出實在意中閣下默參消息內斷於心何事應思變計即當立與變計非外人所能商度也各省不肯分汛即請繳欵篆而認統將朝廷未必能從與鄙人去年之請以散員效力軍中大指略同則其難邀愈允亦必同矣不如姑寢斯議盡我之我當爲以待氣機之潛轉省三氣尙充足覽之令人神旺惟至秋後賊野無所掠不打自散等語實不可信凡聰明過人者往往於此等處看大意了琴軒遽欲告歸私情公誼兩非所安知閣下必有以勸勉而振興之惟伯尊既被嚴劾琴軒必爲東省官場所怨此後相處諸多不便而濼西之失議潘而不議二王尊疏自不能不爲割晰割晰則無兩全之理矣後路軍餉頃雨生來此晤談三日據稱今

冬尙可支持明春斷難爲繼今冬支持之法一擬於常鎮最苦州縣不辦錢漕而辦畝捐一擬查辦沙田隱漏之稅畝捐事奏留充餉極難立言計窮能索待渠開節略來祇得冒昧一奏沙田事渠擬委員惟倪寶璣可出死力閣下既不復與聞即當函告雨生聽其委用可也江西向協靈河所贖二萬金頃岷帥意欲裁此一款僕已復書爭之並酌減五千未審終能允諾否

### 復郭遠堂中丞

頃接惠書渥承垂注並示大稿各件一則保全良吏不爲蜚語所傷一則追錄勞臣足爲任事者勸持論甚爲公允字句亦極穩愜劉河保案既經核減自無冒濫亦無過優之處當不至干部駁謹將摺稿奉繳均請尊處掣銜具奏此外尙有松江楊守一案前奉寄諭亦應覆奏是否稍緩再覆並乞主稿辦理臚臬橫行馬穀山中丞已極言其害浙省現有礙船巡緝蘇省更派水師密擊但能弋獲一二渠魁則餘黨不禁自散應請閣下就近與寶堂籌商迅辦前咨調寶堂來金陵曾看武鄉試渠頃有贖推辭國藩以就擱半箇月似尙無礙定例十月初五開考請囑令九月杪前來月半即可歸去先將會緝之營哨派定當可叫妥善也蘇省並未成災而紳民捏報請勘預爲抗欠地步民氣澆漓誠如尊慮應令雨生派員密勘尤虛者予以薄懲庶免紛紛效尤之習此間文蘭將次揭曉武闈正在興辦喫緊之際而李雨亭左腹股間忽生腫毒於醫書所謂構法者相近其勢甚重江藩一席暫檄杜小勳代

辦俾得趕緊調理，不審能否速痊？捻匪游繹，徐海前敵軍餉甚急。計今年尙短九十萬兩，江蘇向稱財賦之邦，斷不能求助於外省。前兩生在此商及擬於宜荆丹陽壇溧五屬開辦敵捐，似昔年安慶辦理抵征之法。於百姓向完丁漕之舊價有減無加，於州縣向辦丁漕之浮費一概裁去。即留此項，奏充勸捻緊餉，似亦無損於民，有益於公。特此奉商，如尊意以爲可行，即由敝處主稿，會列尊銜具奏。蓋亦萬不得已而出於此，想蒙亮及立候覆示。

復張子青漕帥

前接十二日環章稍稽裁復。頃接二十三日惠書，並抄寄大稿。旋奉二十二日寄諭，具悉添營游擊，藉護運束，盡畫周詳，至爲敬佩。惟敝處支絀情形，二十九日竊撥直隸安徽協餉一疏，謹會台銜奏明，業具公牘咨達冰案。此後協餉二萬，若分作數月起解，必當竭力騰挪，稍濟尊處之急。若每月解則此閒，力實不逮。竊以運河千有餘里，每歲冬春枯涸，夏秋泛漲，辦捻之法，守運終非長策。守兵占擱太多，追勦之兵太少，縱能守住河防，亦不能痛勦而大創之。況地段太長，萬無常能守住之理。故弟諄勸少泉宮保，停罷守運之議，另思變計，並以餉源已竭，勸令裁減淮勇，渠復信以騎虎之勢，難遽更改。然冬春之閒，餉需日絀，勢不能不變計也。拿處事同一律，守運既將更改，餉項又無著落，似添募之議，儘可緩辦。若就現有之兵籌常足之餉，則弟忝屬同舟，義不容辭。昨准劉峴帥來咨，江西二萬金已經起解。又接劉韞帥咨，亦解二萬至浦。

目前儘後支持。此可如值缺乏，敝處必當按時籌濟。來書指明甘餉等項，查金陵幣局月協甘餉三萬兩，因左帥前借洋商鉅款，內有江海關代借十八萬兩，奏明由此項協餉按月撥還。計自七月起，至十二月止，僅能抵清借款，是目前別無解甘之銀。且甘省屢奏議增二萬，鄙人甫於五月奏定減作三萬。此時亦不能再減。至海關稅銀，國藩於夏閒緣准軍餉需及製造輪船經費，不敷甚鉅，業已奏留二成，礙難再行濫請。凡此苦衷，萬祈鑒諒，承示撥礙位百尊，另用公牘奉復。鄙意不以守運爲長策，故不欲多撥也。

致李筱泉制軍

深秋積雨，感冒風寒，不能見客出門者，殆將半月。十月朔日，始獲出內室，孱躬亦愈，不復禁輦避風。定於初五日考試武闈，或能勉強將事。頃接少荃來書，羣捻悉趨兗州境內，意欲仍於戴廟上下偷渡運河。少荃已移駐濟寧，就近扼堵。鼎軍於九月初四打一惡仗，雖小有損折，而所殺悍賊實多，足快人意。現擬厚集游軍，以琴軒合省三當一路，以少銘益子美當一路，調度極有條理。軍務常有轉機，惟子美難統多營，幾於眾口一辭，頗深慮系耳。江西協鑿軍五萬兩，已據峴帥兩報，委解起程。其馬隊之二萬兩，鄙人前請酌減五千，渠復書仍以全數相助，厚誼可感。然鄙意擬祇受一萬，不欲盡歡竭忠，以全交也。邵子進世兄頃自浙來金陵，將往漢中太守劉古山署中就婚。僕已函告舍弟，量爲資助。並請閣下妥爲照拂。商之小宋申夫諸公，欣助聘錢，俾成嘉禮。沿河不無戒。

心應由尊處派一戰船護送其自襄陽以上直至興安漢中千有餘里鄂省之力約可送至何處入秦境後閣下有可轉託之人否申夫熟於漢中一帶或可指引一二所難者在襄陽至興安等處不知長龍可直達興安否務懇設法護送至感至感位西窺行樸學身後慘酷異常僅賴此子成立嗣其家聲閣下昆仲與位西舊好用敢切實奉託

### 復鄂遠堂中丞

在漕折價酌提充餉及截漕二事均勢所不能行應如尊指無庸置議即田捐一項能辦者不過五縣而宜劑又自行稟請開征畝少則捐亦無多前已函囑兩生仍以不辦爲是旋接其請示公牘博詢衆議籌思累日本有截漕濟餉之實而反借卹民免征爲名殊覺底面不符而克復已久仍辦畝捐亦覺名義未正聞閣下前言具奏難於措詞頃已批駁錄咨冰案劉張二令未接台函之先業於十八日出奏僅予降調以示薄懲該二員心地尙好係兩生前此見告之詞參劾以懲其前案留官以保其後路似於尊指尙屬相近松江楊守公事尙肯留心自堪造就惟聞於到任節壽等禮認省計較應再察看從緩覆奏花田被災自不能不量予體卹今歲稻收尙足大致已屬豐稔揔北竄浙竟意在由曹濟之間伺隙渡運過之北路既少圍勦之師放之西行又無窮追之力制寇乏術如何如何

### 復丁兩生方伯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卷四

畝捐一事李少帥亦有函來鄙人博詢衆議筱嵐子密諸君均慮具奏難於措辭作極又有免漕征丁之說所獲尤少籌思累日卒無良策本有截漕濟餉之實而反借卹民免征爲名殊覺底面不符而克復已久仍辦畝捐亦覺名義未正故批牘未經照准閣下於前敵餉需費盡苦心百計經營而僕於此事不欲玉成者實恐無以取信於上下今歲荷承大力前敵餉項八關九關均已有著開漕關六成項下尙可勻撥十萬則明歲頭關亦有著矣沙田分隸江境不盡屬蘇自以做處札委爲妥惟此事本未利弊僕全未諳究前此李少帥辦過兩年僅收四萬餘串其不實不盡處僕亦不得其崖略而倪守以嚴查之員閣下欲漸裁用之自必面與約法三章僕實不便遽爾檄委應請尊處先行移委試辦俟稍有成效做處再爲加委並請將沙田查辦之法與前此辦理未善之處作一說帖詳細見告幸甚沿海花田被風應卹酌減以示體卹稻田雖不十分結實大致尙屬豐稔其分數由閣下酌酌定擬必可上不虧課下不病民冬春釐捐不旺各處皆然賴閣下一力整頓弊端去其九尙可以常月之有餘補贖尾之不足蘇省銀價日長於丁漕定價征解不敷誠爲可慮然行營之餉以半錢搭解無論轉運爲艱且軍中習氣無錢則生怨咨錢多又不願斷不可強尊意欲於清江設局兌匯十成搭二成錢或可試辦再多則不行矣聞漢口錢價格貴可否用輪船裝一二萬串前往換用伏候裁奪號商郭長祚請以楊故道欠款十四萬自收四萬而以

八七

十萬充餉。其中恐有別情，應道斷完三萬，是彼所欲收之數，尙短萬金，安能更取十萬？鄙人向不肯取此等財物，楊道已死，又何忍威脅其家，而強取其金？自當謝絕郭商，以崇大體。新欠京練軍餉，除尊處及江甯已有解款，江海關業有稟到外，其餘各處應即檄催。然趕十月輪船之期，恐已無及，由陸路搭解可也。國藩自前月十七感冒風寒，至月朔方出房門。頃於初五日開辦武關，勉竭孱躬，率同校閱，殊以爲苦。二小兒試畢回家，大小兒擬於本月來江，恐須冬月始到，知念附告。

復張子青漕帥

前接九月十七、二十二日兩次惠書，以抱疾旬餘，旋又趕閣武試，稍稽裁復。頃又接十月初五日一函，即審費恙新痊，尙希珍衛爲慰。揔陳竄擾，浙兗運道阻梗，尊意慮明春不能起運，欲將江北折漕由江南辦米，附海運大幫運通。查海運沙船由滬抵津之水腳，本有定價，由江北抵滬之水腳尙未試辦，加以採買雜費計，必非二兩四錢所能敷用。若由漕折之內扣除若干，部中必不允從。若於漕米之外，由外開籌款另行報銷，則弟於同治二年論江廣漕米案內，曾經陳奏一次，部中不以報銷運費爲然，大加駁斥。弟商之此開司道，皆以爲運費不敷，又恐沙船太少，未敢舉行。弟以江北之米今年價賤異常，若在裏下河買米運滬運津，計不敷之數甚少，不趁今年試辦海運，則以後永無試辦之期。恰承台函商問及此，弟即札詢丁司，應道問沙船之數，究能添運江北之米

否？現尙未接其復稟。俟稟復到日，再行函商定局。如江北可行海運，則他年米價稍貴，運費所欠甚鉅，仍須由湖下與弟切實奏明，請准另籌報銷，此費乃有所出，卓裁以爲何如？逆蹤被擊回竄，事在意中，協餉一層，既蒙鑒及艱窘，不更責以二萬，而量減至六千，敝處敢不竭力代籌，惟此間悉案徹賦，盡以供淮軍前敵之需，實已無孔不搜。尊處六千之數，祇可偶爾籌解，或斷或續，不能月月特爲常額。伏希鑒亮。南關新壩自應及時修築，籌款惟鄙意運河南北兩隄，今歲草草修葺，而可危之處尙多，似較壩工更爲要緊，經費艱難，萬難兼籌兩宗。葉道即日當來金陵，俟晤商後，再行函請尊裁。

復劉韞齋中丞

前承寄示題名圍舉，頃接惠書，敬悉一切。本屆秋圍苦熱，江浙及湖北皆然。兒姪輩逐隊名場，藉以少嘗苦況。工夫尙早，深慮貼笑方家。上點青粉，翻加獎借，彌增慚慙。此間圍舉出後，論者以爲遠遜甲子一科，至有匿名帖粘帖轅外，歷指某篇不通，某篇荒謬。用是追思宗工哲匠，稱頌不置。黔軍更新撤舊兵，事或有轉機。閱邸抄，得知彈劾統將不少，寬假賞罰一振，旌旗變色，泄沓之風必立改矣。子迎觀察才識俱優，閣下與之講求，加以陶鑄，不特辦理會匪，斟酌妥善，即軍謀亦宜有所贊助。哥匪一案，國藩前覆妥縣劉虞九明府一函，專主外寬立論，未並著內嚴之說。蓋亦矯枉而先過乎正，後乃求得其中耳。就敝縣言之，所謂外寬者，凡控音

會匪者，皆不批准。凡供扳會匪者，皆不捕擊。苟無他罪，固圍無專收入會之囚，苟無他犯，差役無專拘入會之票。所謂內嚴者，確訪要緊頭目，立解解省，不在湘鄉審訊，而聽省城審斷，則或誅或釋，必皆允當。可否由閣下將此兩層告之虞九，剛柔互用，俾知國藩前函力主寬大，乃係救通縣一時操切之弊，尚非適中之道也。意城入山已深，茲復爲大賢而出，定能相得益彰。兇匪竄及兗濟，意在由戴廟上下搶渡運河。李少帥移駐濟寧，該逆竄近濟南，近復折回江南之海州，但令黃河能守大局尚無所妨。至大加懲創，則目下尚無把握。國藩自前月中感冒風寒，不出房門者半月。初五日開辦武關，勉竭孱躬料理一切，頃聞已揭曉矣。

#### 復劉韞齋中丞

湘軍援黔，不惟師久無功，卽本省藩離亦幾不保。諸將咎無可辭，曾疏指斥分明，於李筱帥遺將初意，曲爲斡旋，足見良心。苦次青僅從薄罰，尤感憐才盛意。此疏早於邸鈔中得讀一過，遠近稱爲愜意。惟黔事頗難著手，不知硯香能廣施方略，全易故轍否。兇匪十月由苗濟南趨，銳軍一捷於安邱，再捷於贛榆，任逆爲投誠賊，目臨陣鎗斃，凶骸頓衰，諸軍爲之增氣。十一月屢獲勝仗，廿八日，光大捷，殲賊近萬，收降解散尤多。該逆不復能軍，餘匪三、四千人，狂奔南竄。十二月初八，賴逆率千餘人，衝過六塘河，其後隊未能衝出者二千餘人，卽在李幼泉處全數投誠。賴逆衝出後，由清江高寶竄至揚州，被水陸官軍殲斃數百人，生擒賴逆解

散及剃髮逃逸者亦數百人。由天長等處西竄者，不過一、二百人，當不能復振矣。東股幸而肅清，惟西股已渡黃河入山西，震驚畿輔，又成不了之局。殊深焦慮，知注附陳。

#### 復高雲浦觀察

各屬積年舊案多至千餘，其在咸豐年間之案，並無重大罪名，或原被二告查無蹤影者，儘可詳銷，以斷葛藤，而清塵牘。徐海各屬辦案限期，屢經奏請展緩。閣下有過人之精力，若能趁此時銳意親提，多結數百案，實造無窮之福。凡天之立君國之設官，皆以爲民也。吾輩居官者，與百姓交涉，祇有詞訟與錢糧兩端。錢糧不能無浮收，但不可過於浮勒；詞訟不能必聽斷之公允，曲直之悉當，但不可過於拖累，使算是極好之官。僕嘗謂統兵而不知愛民，卽百戰百勝，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愛民，卽有位有名，也是罪孽。閣下愛民而能耐勞，僕所稔知。眉生又稱閣下洞悉細民情偽，如然犀照怪物，無遁情。值此軍務初平，正好用全副精神，聽斷辭訟，將徐海數十年膏肓之疾，痛與鍼治一番，俾如冤民得理，沈痼得蘇，訟棍如瘴鬼遠避，豈不大快！僕本不欲多批道府提訊，如閣下概然自任，則常常批尊處提辦也。加提漕價一案，淮揚議減時，未經知照尊處，亦係鄙人之疏。今幸軍事大定，漕糧亦無須提款矣。淮軍屢次奇捷，平此巨股，實爲數天之慶，而賴汶光、李允先後就擒，尤覺可喜。

#### 復郭遠堂中丞

金陵小集，藉慰積悰！旋奉惠書，猥蒙齒謝！俗務蝟集，裁復稍稽，歉仄曷任。辰惟鴻鈞布化，鳥檠延祥，春滿吳江，萬戶留去思之詠，星移楚澤，雙旌興來暮之謳，引睇喬暉，至為企頌。德門有冢婦之訃，雖賢孝可悼，而柱石之躬，當不至過爾愴懷。委杜道已於十三日赴代理之任，計開印之日，必可抵蘇接篆。閣下亦可於是日交卸。是否由滬上輪船赴鄂，抑由民船西上，遠遶道範，倦念何窮。眉生稟請開缺，業於十七日會列尊銜奏留三月安心調理。屆時或痊或否，進退均綽有餘裕。雨生既無庸來京，字樣日應奏請入覲，不知摺件已拜發否。書銜之謙，擡挹太甚，使人踟躕不安。從如相隔愈遠，尤望盡除客氣，全用翰林院衙門舊儀。至懇！至荷！

復丁雨生方伯

畝捐踴躍，良由開辦得法，經理得人。聞漕務亦極踴躍，深以為慰。海塘蝕漏過甚，自當及早興修。十六縣派徵歸款之說，未必可靠。或即撥畝捐之六萬兩貼補，則派徵之數較少。卓裁以為何如。蘇省釐捐太重，刪除煩碎，稍甦民困，實為仁人之言。惟征師未能全撤，撤者先須遣費，為數尙鉅，不能遽爾大減。其酌量裁併者，須合蘇滬寧三局商定，以免偏枯。承示以十字自勸，具見刻意砥行，位愈高而心愈下。竊意容和、恕、三義，即與渾字相表裏。定、靜、恆、三義，即與耐字相表裏。更加四者，則體用俱備。以閣下宏才銳思，而如此精進，何不可躋之誼。不可成之功。至佩！至慰！省三建議防河，計誅任杵，三年追勦，屢次大捷。論勞論功，論謀論勇，近世諸將

罕出其右。此次勞浮於賞，遠近皆知。惟封爵為國家非常之典，似非疆臣所敢參預。現有廷旨催該軍赴援河北，或者侯張逆殲滅，更有後命邪。

復唐義渠方伯

頃接惠書，因時記注，兼示畿疆近狀，感泐曷任。即審宣猷營務，蓋績日隆，至為廬念。捻匪東股肅清，誠為數天之慶。西股渡黃入晉，劉壽卿疊次獲勝，逆蹟未敢久停，竄至衛輝，以中、李、左二帥及官相督豫之師，四面會剿。想閣下亦必在太行東麓，馳驅犄角，勁旅雲集，不難迅奏膚功。劉帥卽帶勇南旋，雖得漸復頭銜，猶疑罰浮於咎。聞直隸官紳士民多惜其去，忠厚之報，固宜其軀思不釋也。

卷五

復英西林中丞

接初六日惠書，伏審孝思肫篤，於軍務稍息，即行請旨扶柩北還。朝廷眷念肅臣，不忍重違所請，俾得及時回京，忠孝兼盡，深為敬仰。竹莊奉旨暨署，想亦必出省駐紮。願壽等處必能循守，肅規，顯若畫一。承示皖營餉需不足，欲將長淮鹽釐全提歸皖，弟忝在兼轄，必須通盤籌畫。查此項鹽釐向係專供劉壽卿入秦之餉，若一改提，則此軍立成飢潰，礙難照辦。查皖南釐局兼收茶釐，向來收數頗巨，茲議自七年正月，凡南局所收各款，尊處占半，以供



院軍。敵軍占半，以供准軍。李少帥現統各軍，赴援畿輔，又有應撤各軍，遣費爲數甚鉅。計三省入款，刻下實難騰挪。少帥擬借洋商之款，秋冬籌還，弟擬照所議辦理。兩局分半之款，每月約可得二萬，於貴部不無小補。弟即日當檄飭遵照。

### 復李宮保

蠢勞未艾，遽賦馳征，乃忠未見信，而謗已交騰。溫嶠方興入援之師，曾參遽投慈母之杼，功名之際，古今所難。閣下於雷霆雨露，惶遽未定之際，處之怡然，德量宏遠，賢者固不可及也。畿輔荒旱之後，新桂米珠，軍餉自宜寬爲籌畫。尊意欲以滙解二十萬金，不作正餉內算。此項雖分派滬關釐局三處湊解，而釐局正月開冷，未知果能湊足否？縱能湊足，兩局一關，各有按月應解之額，勢難於額外令其供此羨餘。奏留二成洋稅項下之五萬，不作正餉扣算，或作通融辦理，容與兩生議定，再行奉聞。竹莊暨署院撫，其泉篆一席，西林擬以劉疏楠署理，所遺道篆擬於陳煥、胡玉坦兩員中揀署。僕已覆函請其主政，想渠處接到復信，即分檄飭遵矣。

### 復劉韞齋中丞

謀黔之師，攻克荆巢，湘軍援黔數載，至是始大有轉機。不獨湘省藩籬永固，即黔民亦將漸出水火。惟次青一病半年，荆巢賊事求卸仔肩。本擬懇請閣下將平江軍酌量歸併，俾得還家奉母，稍全令名。展讀大疏，已飭次青駐紮思南，留辦河西善後。又似已成之局，難遽更改。渠如有乞退之文，請閣下酌核而善全之。申夫

蒞湘以後，譽望日隆，誠所謂附驥尾而益彰。賢哲在上，桑梓蒙福。劉印渠制軍頃過金陵，小住三日，聞其帶勇回籍，係官相密片所請。有富湖都統陸者，去年轉戰直隸，在穆將軍麾下。頃來此間，極稱印帥爲穆所陵侮，人所難堪，而直隸之文武軍民，無人不服其忠，而憐其枉屈。渠過湘陰，恐將入臨資口，以達寶慶，不願省省以避應酬。其帶勇安插一節，似應由尊處附片一奏，敝處派楊順興護送。可否即據楊稟入奏，伏候卓裁。

### 致劉省三軍門

屢接少帥來函，藉悉玉躬久勞，暫返鄉園，稍資調理，益增馳系。北軍一役，首尾三年，運河之守，自君建之任，逆之熾，自君謀之。追剿數省，惟君最勞，而且速。大捷數次，惟君最勁，而且精。甚至波折疊生，惟君始終不挫，屏軍濫竽，惟君侃直不阿。卒能掃除劇寇，成此奇勳。雖勞浮於賞，中樞或不深察，而全功出於閣下一人，則遠近皆知。雖豪俠肝膽，舉世或不盡聞，而英謀偉略，則婦孺皆知。尋常名位，萬不足款動閣下之心，而彼蒼玉成豪傑，了此一大大快事，則閣下未嘗不可自慰自慶也。刻下靜攝月餘，尊體應已康復。張逆盤旋保定河間一帶，已逾一月，彼蒼玉成豪傑，安知不留此難題，歷試羣將，帥所不能，而後愈顯閣下之能乎？請即投袂而起，虎步河朔，使世之懷疑議者，不敢復以賞薄引退之說，妄測君子，不亦遠乎！不亦遠乎！僕昔書劉文房詩章，贈有師事黃公之句，請姑出了卻滅項一局，然後從赤松遊，未爲晚耳。

復劉峴莊中丞

今年沙船甚少，浙江及江北之漕，恐竟無船可裝。尊疏擬於將來起解本色，酌量增收。湖北亦將增收，不獨江西爲然。制錢能解十五萬串，尙不甚少。然江蘇解三十萬串，湖北解二十萬串，江西如能再增，不致被戶部指摘，西捻游弋畿南，賊騎逾萬，瞬息百里，從不戀戰。官軍麕集畿甸，將近十萬米糧、柴薪、草料三者，均難久支，殊深焦慮。敝處派員護送西上，已有專函奉告。李忠武不附張江二公，而與塔羅江王蕭李諸公合建一祠，同堂異室，其說甚妥。李忠壯是何名字？何年殉節？弟偶忘之。如能籌出經費，即可興建。張江二公保城之功甚大，七公之祠規制較遜可也。糧捐不無流弊，紳士之議，或謂戶捐不若糧捐之公溥，不知戶捐取之富戶，糧捐則并取之貧民，實與加賦無異。敝處於蘇皖按款派捐之案，皆經批駁，附告以備參考。

復陳舫仙廉訪

晉防以備多而單，以苦戰而敗，迥非上年東省運河之失可比。朝廷前以汛地太長，特予寬政。不料事定之後，復遭嚴劾。宦海風波，彌增感喟。現在河防既奉飭下，左鄭二帥另委委員，又經督處稟求交卸，必能鑒及苦衷，早派替人。當不俟敝處寄書，始行委員接辦。張捻竄入近畿，各路防勦之兵數近十萬，未能大加懲創，仍被衝過滹沱河以南，現尙游弋相魏之間。接籌餉粟，件馳逐數月，似已精疲力竭，而無糧可購，尤覺束手無策。能在四月中將此

股殲誅，誠爲大幸。否則官兵太多，糧草柴薪，無處取辦，恐有內潰之變。變灼何已！此間春雨太多，麥稼業已失望，不知稻穀可資補救否？九舍弟連生二孫，心境寬泰，身體康復，足慰遠念。

復何小宋護撫

鄂中雨暘時若，二麥有秋，至以爲慰。兵餉積欠鉅萬，除卻裁營別無疏通之法。斐軍紛起議遣，先將副五營於本月底截餉，次將霆嶮各營於端午前後以補餉之遲速，定截餉之日期。業於二十日另具公牘，咨達冰案。鄂中可靠之營太少，鄧軍當緩議裁水師積弊已深，於江面劫盜橫行，毫無覺察。敝處早有所聞，頃得李申夫方伯稟牘言之，尤爲沈痛。應請閣下與遠帥力求整頓，擇其尤泄沓者，立即裁遣。俟部議長江補缺一案核定後，鄙人當令各營哨歸各派之汛地，再行咨商整理之法。張捻渡運，竄至東昌，北犯天津，旋由津門折回竄山東之武定。滄等處梟匪復起，逆議方張，實堪焦慮。潘令先行到省，礙難委署。不若給咨赴都一行，方成仕宦正軌。前承派伏波輪船護送敝眷，頃聞舍弟澄侯亦將來金陵一敘。如其果來過鄂時，望再派輪船一送，不勝感荷。

復蔣純圃觀察

大通王牧，敝處所閱者，僅賣票行鹽一事。因言者係屬端士，故不能不一查詢。而又因王牧久著廉幹之名，是以不用公牘而用私函。今來示縷敘數事，耳目既密而且確，割斷亦明而且恕，尙復何疑。惟其募友頗多，如王呂窩蔡孫輩，似當由尊處密函告之。

王牧，囑其擇尤謝黜一二人，不可畏其造謠報復，曲爲瞻徇，庶足以肅局政，而保聲名。茲港分卡，留中英，卽由尊處撥委，揀員接辦。江中差船，考船，倚勢包攬，有非卡員所能詰問。各卡司事，或緣以爲弊，殊屬不成事體。閣下飭令各卡，於商船尾照捐數，不符者，一經查出，除由本卡照數完釐外，仍令將上下卡短數一律補完。并將藉差，藉考，完不足數之船，查取職名，附案備核。用意周密，立法嚴整，庶該船知所儆懼，而包漏之風，亦可少息。閣下去歲夏秋間，既不爲浮議所搖撼，此後卽偶爾嚴峻，當無它虞。裁減釐稅一案，鄙意重在裁卡，不在減則，業於公牘詳細批答，尙祈悉心斟酌，歸於至當。

### 復李宮保。

黃運兩防我軍分段防守，雖不能如上年幼良之同心，而地段較短，局勢較緊，比之上年似更有把握。所率健飛諸軍，不知近日已由張秋北上，直抵德州否？伏汎盛漲，黃水當無不漲至臨清之理。某昔年六七月間，經過德州，至東平一帶，見滄州減河以南，如德州、臨清、東昌等，均有滾水壩在。昔昔爲九河故道，在今爲運河。所滾出之水，直流入海，亦有寬至數丈，深至丈餘者，儘足限隔戎馬。不知今日滄州減河以南，黃河以北，尙有此數道滾壩之河，限隔賊騎否？若此數道水勢果深，則張捻自投絕地，斷無不滅之理。卽此數道涸深，而圈內究不甚廣也。都公臨事而懼，當不至大有異同。惟所撥陳宋諸軍，未必果服其控馭，而得其死力。省三於

十六日起行，在清江小住三日，計刻下已過濟寧。聞渠於閣下不滿處，在「權術」二字。昔年希庵不滿於胡文忠，亦在此二字。僕嘗告人曰：「文忠非全無權術者，而待迪希兄弟，則一片至誠，實無絲毫權術。」惜無人以此言轉告省三也。此間前苦雨多，低田被淹，剛藩與兩生兩處求晴，頃自廿二至今，晴霽已十八日，歲事或可無虞。

### 復劉峴莊中丞。

接初五日惠書，并抄寄大稿司詳，具悉一切。其中河運無船，海運無船兩節，第就所見聞者，再增數語，是否可用，尙希裁定。江西將來再增折價，斷不如撫建增至二千之多。卽照鄂皖章程，亦須擇其尤輕者，鄙意三千之外，增不得過一千元。如再增多，恐激成巨案。其起運不敷之數，祇可於釐金洋稅等項下，另行籌款核實報銷。雖戶部再三駁詰，而西人之官京師者，亦必亮而助之。司詳按案收改收銀兩，將實數隨時聲明具奏，正與江蘇辦法相合。鄙意應將大漲大落一併言之，亦經加簽候裁，逾限加罰，苦不嚴加申明，均應如詳稿議行，卽請掣銜會奏。

### 復黃恕皆侍郎。

捻股披猖，數月幾於不可收拾。自運河減河之防辦成，圍圍甚緊。近聞連獲大捷，不日卽可蕪事，殊深慶幸。此間春霖淫溢，二麥歉收，入夏仍苦雨多，各城虔禱，近來始獲晴霽。儻從此庶徵時若，歲事稍豐，庶前敵之餉需無缺，而子黎之元氣亦蘇。未卜果如

所請否？住蘇三日，應接極繁，公私叢雜。貴門生錢君僅得接晤一次，渠所謀者尙未定局，匆匆別去。回署以來，未再得渠音耗，殊以爲歎！令姪子鈞，閏月來此，現在署中幫寫摺件。其事極簡，不時可以晤談。將來相機籌一長策，以慰廬念。

復沈幼丹星使

粵商及船政經久之策，海上統馭之材，具徵遠慮虛衷，規模宏大。差船十六隻，歲費百二十萬，誠非一省所能獨任。惟購求堅木，來自外洋，動逾歲月，加以雜料辦集之繁，眾匠興作之苦，以十六船計之，似非三四年間所能畢事。此數年中，如果外患迭生，自以多船爲妙。若其海島平靖，一波不興，或亦可以少造數號，相機增減。此間購買機器，在閩之前，開局造船，在閩之後。擬試辦二三號，即以本省之資，養之爲本省捕盜護運之用，初無耀兵瀛海之意。約旨卑思，自愧規畫之隘。閩廠善謀深遠，用費甚鉅，除蘇省自行製造外，其餘各省，或可分撥閩船，共籌養船之資。總統重在得人，雪梨病勢日深，業於六月十八日奏請開缺。甘肅還山以後，尙無書牘往還。聞有寄諭詢其病狀，亦未知湖南如何覆奏。尊處擬奏請派作總統，未卜果能出任。艱鉅否？此間春霖淫溢，二麥歉收。夏間苦潦，近始轉爲晴霽，秋成似有可望。附告一慰。

復朱修伯樞密

在京月餘，恩聆名論，兼承料理各瑣事，感綬無極。直隸例行文牘多於江南，而重大之件較少。刑案積壓已久，亟須設法清理。

前譚清訟事宜，本不欲上瀆天聽，因奏留臬司宜詳陳備細，遂以進呈，得毋以瑣瀆取譏否？昨所舉劾數員，徐察物議，尙不謂謬。惟天氣亢旱，二麥災歉，若旬日內再無雨澤，則民不堪命，百爲並廢。練兵一事，本擬到任兩月，卽行規畫。現因旱象已成，恐須辦理荒政，不得不暫置緩圖。六軍之弊，在挑練兵丁，加有練餉二兩四錢。其同在營者，如甲丙得挑而餉多，乙丁不得挑而餉少。一予一奪，相去懸殊，而差操則並無勞逸難易之分，各兵皆莫得其解。其不同在營者，如良鄉涿州之兵，挑入練軍，調至保定，其練餉貳兩四錢，在保定支領，其底餉一兩五錢，仍在良涿本營支領。各省兵丁常態，皆以小質營生，或手藝營生。今以良涿之兵丁充保定之練軍，其本身仍在良涿，小質手藝如故也。另備保定之人，冒名入於練軍，應點應操，少分練軍所加之餉，給予臨時冒點之人。一遇有事，調征他省，冒點者又不肯往，則又轉僱乞丐窮民代之。遠征兵止一名，人已三變，尙安望其得用？鄙意此後挑選某營兵丁一名，卽裁去本營額餉一名，練軍多一兵，綠營卽少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歸一處訓練。庶可杜平日之僱替，而奉調遠征時，仍不能禁其臨時之僱替也。左右思維，竟無妙策。至於將才，尤爲難得。往年察看老湘軍，尙有一二將才。二月間，徵問壽聊何員最優，調之入直。適遇綏德之變，未據稟覆。變通楚勇之議，自金陵克復，國藩卽屢疏言湘軍浸成暮氣，不可復用，故他營全撤，獨留壽聊一軍。去年平捻之後，又批答壽聊來牘，屢令暫勿西征。

帶回長沙，遣散舊勇，另行招募。如咸南塘『澄定渾水，再汲新水』之說，庶幾壁壘一新。該軍未奉此文，遽行西渡，今果致有此失。尙幸應時立定，未挫軍威。此軍在秦，究係得力之師，勢難驟議撤換。若新募秦隴之人，未諳營制，未臨戰陣，雖有名將統之，亦難遽期得力。秦中自收降，蕭福祥股匪，克復舊志，原老巢軍事大有起色，似可毋庸改絃更張也。聖學日益精進，不勝大幸。大婚典禮，停罷浮費，力崇節儉，洵救時之要務。良相一疏論及內府耗費之多，亦屬切要之言。其管部一節，竟未施行。鄙人不過以此爲分所應言，其見信與否，原亦不復過問耳。醇邸愼所許可，乃獨垂青於鄙人，感慚無已。敝處函牘稀少，未便於醇邸忽改常度。公事交涉，則必竭力關注，如有所急於其私，靳者而後足成天下之大公。前接方略館來文，因檔案多有糜爛，查收敝處奏稿，核對前疑。庚申以前，奏摺罕有存者。接此文知，並未遺失。敝處稿本，轉有偶失者，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奉旨詢袁帥爲人何如，兼詢勝帥。五月初二日覆奏，當時因係愼密，原稿並未錄存，後遂遺失不見。閣下暇時能檢抄見寄否？又自咸豐四年三月以前，拙疏多因戰敗失去。三年十一月，有創辦水師分條覆奏一件，疏多憤激語，本不足觀。奉文宗硃諭褒嘉，有『爾之忠誠，可格天日，非獨朕知之』語。聞命感激，至於泣下，亦欲存其原奏，用誌恩遇。此事年較久遠，不識尙可查錄否？瑣瑣奉商，尙祈祕之。

復黃昌岐軍門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卷五

接到來函，并准大咨，詳悉台從。以是月十三日出巡上海江面，不識何時可抵岳州。波濤遠涉，勤勞可知。鄙人北來，他無歉念。獨水師一事，惓惓不忘。誠念募兵古無善法，八旗精兵，國家用以定鼎，當時勁悍無敵。近來積習，乃壞不可支。視此，則長江水師後來流弊，又安知其終極。然非認真防範，則又不待他年而始壞。即目前之弊，已自不可勝言。是吾輩創辦此軍，適足貽天下之口實。今接閣下咨抄，刊發各章，綱領簡明，條理縝密，營規一條，竟將臨別所定提鎮半月住船，副參遊二十日住船，都守以下日日住船之約，切實聲明，與營哨兢兢共守。其員弁不許穿蟒，兵丁不許靴帽，亦能痛除陋習。其餘丁甯告誡，均屬恪守定章，當嚴厲於委蛇之中。棹楫二十七章，樸實愷切，亦絕似僕前所作。愛民得勝諸歌，閣下既申明約束，切實講求如此，鄙人不復以南顧爲憂。曷勝佩慰。營規既定不移，由此漸講舟楫之利，訓練之勤。長江一軍，其將屹然爲天下勁旅乎。僕與閣下及諸君子相處十餘年，諄諄以『勤廉』二字相勸。僕雖衰老，亦尙守此二字，兢兢不懈。閣下亦素能體此二字，拳拳勿失。向來微嫌閣下用度太奢，駭下太寬。今與僕相隔過遠，望於此二者留心檢點。吾輩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聲即損。惟當小心謹畏，時時若有愆尤在身，則自然無過矣。直隸近苦亢旱，麥收歉薄，旬日無雨，秋禾又將失望。此間吏治極壞，鄙人覆任以來，頗思掃除更張，與民休息。適值歉歲，百不一施。豈郊甸遺黎，劫運固未已邪？抑臺吏不職，殃及無辜之氓，和散脊自

九五

三月十三日，由金陵啓行，至濟寧舍舟登陸，行及東平。二小兒去年所得次子，竟已殤去。近日風炎日烈，每日行止半站，計月杪乃能到此耳。知注附及近作直隸清訟事宜寄去一本，聊備省覽。

復崇地山侍郎

前此鷗從枉過保陽，粵聆塵譚，芬若蘭蕙。執別以來，晦周月瑄，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接奉惠函，叨承綺注，並讀酌留津防兵勇一疏，敷陳朗暢。實事求是，良以爲佩。比諗蕙望日隆，履祺川至。南琛西賚，集萬國之梯航，鳳諧龍章，拜九重之綸綍。引簪喬采，企頌無涯。剛藩於初一日，由省起程，前赴固安閱視永定河工。因購體偶有不適，未待合韻，先行回省。已於初八日抵署，大工亦於初七日合龍。適值桑乾之際，係合旱新。新隄未與水鬪，猶之新兵未與賊鬪，究不知其可恃與否。是以昨僅附片一報其合龍。正摺及工員開復處分，擬俟經過大汛，再行具奏。永定河若專修隄，雖極高且堅，隄高而河與俱高，終無裨益。鄙意宜從挑挖河身用工，若能挖深至一丈八尺，寬至十五六丈，每年挖二十里，不過十年，全河可挖一周，周而復始，再挖二遍，三遍。年年於二、三、四月挖之，計昔年每歲十萬金，頗足敷用。閣下於治水，秉承家學，又曾任永定觀察，講求有素。是否可行，尙求使中縷晰惠示。天時亢旱，二麥已無可挽救。若再旬日不雨，秋稼不能入土。兵燹之餘，民困未蘇，繼以荒歉，舉凡清練軍，百爲俱廢，焦灼何極！梟匪乘間竊發，亦係意中之事。弟與會處派兵隨時互相知照，庶易撲滅耳。

復陳右銘太守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册。知臺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世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遠，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虛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點高位，頗思避位讓賢，葆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祇速謬耳。大著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俾昔備官朝列，亦賞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於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憤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高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衝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

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龔，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斲砮，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藩祖評塗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難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饒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染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復吳行如侍郎

金陵重聚，遂已二年。依依之懷，老而彌篤。量移畿輔，忽復遠離，卅載石交，暮年執別。瀕行承出饒江上，臨歧悵惘，不可爲懷。別後巾車入覲，塵事倥偬，履任以來，諸務草創，又聞臺從適還，霍山未及通書，深用悚仄。昨接涂朗軒、洪琴西兩君來函，知近日已由霍山東還金陵。諸公投轄相留，不聽遽返。山左又聞稚璜中丞甚思築宮擁塞，矜式國人。琴西書言閣下精神清健，如常惟左手右足，以在霍山時行動過勞，舉止維艱。幸尙自知痛癢，連服辛溫之劑，已有轉機。近日已漸次復常否？至爲馳系。良相老成宿望，近年勢頗孤立，阿藩欲稍解水火之痕，商諸樞府諸公爲之謀一部務。當時似已許諾，出都以後，佳音邈然。微聞係爲忌者所忌。在良翁固不以是爲輕重，然貞介之操，無往而不齟齬，亦足以阻人爲善之機耳。直隸荒殘之餘，百廢待舉，阿藩精力衰退，劇任本非所堪。

適值久旱成災，麥收歉薄，意興爲之索然。近日始得透雨，秋禾尙可播種。但願廣各屬仍未一律需足，而蝗蝻亦未驅除淨盡，猶不無後慮耳。練兵一事，上意深相責望。籌思三月，未卽舉行，一則營兵積習太深，一則直隸入款太少，終覺無甚把握，不得不長慮卻顧。貧乏之省，有所興舉，恆苦不能善其後，正坐此耳。再鏡丈之世兄過此，攜確慎公暮年所編輯朱子學案，見示。據稱確慎公病革時，猶修訂不倦，囑發敵處一閱，其大綱有九，曰爲學總案，曰格致案，曰誠正案，曰修齊案，曰治平案，曰時事案，曰傳述案，曰論議案，曰興觀羣怨案。其子目數十，今鈔一本，奉寄左右。其每目之中，鈔朱子文若干首，將大全集全數鈔畢，惟語錄與或問未鈔。其間有不滿人意者，既已分門別目，爲紫陽另開生面，卽不能無所取舍於其間。乃如論議案中，盡鈔崇禎行狀祭文等篇，興觀羣怨案中，盡鈔詩詞，篇篇皆仍其舊，則於爲學之津途，并非另有闡發高深之處。不過尋常鈔寫全書之例，恐未足以鑿篤古好道者之心。未敢遽行刊刻，特以商之左右。吾兄服膺朱子，沈潛寢饋三四十年，不知於朱文之精粹者，亦嘗分門別類，摘鈔成帙，否并乞垂示，無任瞻企。

復傅梅村軍門

綠營廢弛已極，兵丁常慙口分不足自給，每兼以小賈手藝營生，名充行伍，實乃市傭。此各有所同，而直隸自挑練六軍以來，別有加餉。底營兵丁無加餉者，愈益自棄，加以司庫支絀，數年以

來，欠發兵餉甚鉅。各營將士得以藉口，規制墮壞，不可救藥。鄙人到任以後，久仰閣下老於戎行，辦事認真。所有古北口練軍千人，請細加察看，究竟精強可恃否？昔年劉帥所定練軍章程，操演陣法，於尊意尙覺相安否？其二十五人為隊之制，鄙意不以爲然。不如仍守十人一隊之舊章，庶兵丁人人習慣，易知易從。此外尙有應行更改者否？至未挑入練之兵，閱器械多不齊全，衣服亦頗藍縷。老弱應汰者，未能隨時簡汰，請閣下詳細查點，一一見示。如器械殘缺，必須酌籌公費陸續添補。衣服亦宜稍整，以壯觀瞻。能從責標首先整頓，而後責成各鎮一律整理，俾從前廢弛積習，稍可挽回萬一。如有不順手之虛，尙希隨時函示，不勝企望！

復丁稚璜中丞

接讀手書，於團練一事，剖析利弊，至爲明晰。蓋籌周至，敬佩良深！奸民藉奉文團練爲斂錢之舉，武斷鄉曲，挾制官長，尋至相爲敵仇，釀成禍亂。其餘抗糧械鬧等事，所在騷然，弟亦每用爲誡。此須欲於直東分界之區，就現有之團，酌加修理，以清盜源者，并非出自鄙意。曾守鏡湖與敵幕賀君相善，渠謂直東之處，向爲盜賊出沒之地，彼拿此竄，兩省州縣互相推諉。雖嚴飭各屬購覓眼線，而越境搜捕，究難得力。加以直界旱災，二麥多未播種，來歲青黃不接，難保此輩不乘機煽變，致啓亂萌。故欲酌辦團練，爲弭盜之一法。由賀君轉達，敝處求得一札以從事，鄙人未之允許。求得一書，通意於左右，亦未允許。又請至濟南一行，以桑梓而素荷青

盼，又借詰嗣同往，鄙人未之禁阻。亦未將辦團一事，囑其致辭於鈴下也。今讀來示，謂官吏不能皆賢，約束不能盡善。初而斂錢，繼而無窮之弊，勢將難遏，誠不可不豫爲之防。應即可作罷論。尊意謂保甲之法，實爲弭盜良策，弟意辦團與保甲名雖不同，實則一事。近人雖爲區別，謂操練技藝出隊防勦者，即名團練，不操技藝專清內奸者，即名保甲。不知王荆公初立保甲之時，本曰民兵，本尙操練，與近世所謂辦團者初無二致。縣令苟得其人，辦理果得實效，足以懲治小竊窩戶，如不得人，不特毫無裨益，弊端亦殊不少。弟常謂保甲當攝官而使之，不可用通飭之札。札行全省也，來示欲爲地方擇人，廣樹賢俊，爲斯民除姦而養善，斯實吾輩職分當爲之事。州縣不能皆善，善者又多不能了事。直隸地方拮据，人才尤爲難得。坐是吏治頹弛，全無起色，殊爲歉悚！八月間曾疏奏裁戰守兵馬各二千餘，業經照准。請將原疏及部文抄咨見示，敝處前奏練軍事宜，微稍參男營之意，以練綠營之兵。部議頗加駁斥。嗣後覆奏辦法，暫於保定、正定、古北口三處，各挑練千人，先行試辦。俟數月之後，推行無弊，再行酌定章程。部議照准。茲將前後奏件咨達冰案，祿營積習太深，欲求練成可戰之兵，全無把握。如何如何！

復錢調甫觀察

本月廿日接十七日手書，具悉。臺從以十八日酌帶天雄軍百人察看隄埝各工，使道巡視順廣各屬，細勘災歉情形。往返千



數百里，嚴冬苦寒，勤勩可念！日來大旆當抵何處？馳系無已！來示平糶之法，須先查清戶口，就各村保舉公正殷實董事，或出米減糶，或捐資買米，先期給票，每晨驗票給糶，須各鄉廣爲設局，在局之人，須得鄉曲謹愿之輩。閣下在南，屢經辦過，言之極爲周詳。北人向少蓋藏，民間不知賑糶之法。一經官吏，難免弊端。尊意擬就城廂附近，試行一二處。如果得法，再行推廣。鄙意此法頗多窒礙，儘可不必舉行。蓋領票糶穀者，尙係有錢買穀之戶，此等戶口，但令米商通行，糶車磨至，尙不至於餓殍。官爲平糶，不能過折成本。則所減亦屬有限，不如買自商人之爲便。而極貧下戶，手無一錢，焉能沾平糶之利？粥廠之法，本爲救荒下策。國藩曾在安慶辦過，所全活者不過數十里之人，而擁擠喧亂，強者爭奪弱者傷亡，實屬利少害多。閣下擬就災重之區，以按口給錢，興工代賑，二法相輔而行，自係正辦。而藉覆查保甲爲名，重編煙戶門牌，分別老幼病廢婦女等項，尤爲至要關鍵。興修河工，本屬一舉兩得。惟慮距工較近者，情未急而已來，距工過遠者，情雖急而不能遍及。三府十餘屬中，未必處處有河可挑。若本不必修濬之處，而強爲興工，則目下無益於荒政，日後無益於河務，徒爲多方遷就。且辦工全賴盛修得人，逐段皆有委員經營，期於深濬堅築。若借以賑飢，則疫癘者曲加保全，尤須有賢員斟酌處置，安得許多幹員？鄙意工賑之說，舉行一二處則可，多則斷斷不可。仍以按口給錢，招商儲米爲正。總須於年內將戶口查清，二月初開辦。則何縣宜賑？

何縣可緩，則請於封印前見示。開東長收成均稔，長垣豆米尙有餘積，閣下已飭該縣辦勸民積糧之法。豫省豐收，糧食車輛自西南來者，日不下一二百輛，商賈暢行，使入春以後尙可源源接濟。便爲大幸！冬令久無雨雪，保定於廿六得雪二寸，大名已見雪否？殊殷盼禱！另示開列四員：張保泰，甚有聲循，敝處亦有所聞。經閣下察看，果係賢員，甚慰。吳朝彥，春間接見數次，知其誠篤，必可勉爲循吏。惟聞缺分過苦，殊形棘手。閣下不時手書慰勉，極得獎誘，屬僚之法。內邱東明二員，人地不宜，亦曾聞其崖略，容卽商之方伯，斟酌辦理。

致賣佩衛大農

前在都中，望聆至教，重續古權。廿年闊襟，爲之頓覺。尙憾匆匆，執別未罄夙懷。蒞任以後，屢冗羈牽，未獲時通書問，良以爲歉。比維密勿宜勤，興居集祐，跂頌無極。弟承乏畿甸，忽近周期，智能淺薄，毫無治狀。重以歲事未順，麥收秋收，均甚歉薄。秋雨太少，二麥至今種不入土，屬當庫款支絀，未敢援六年之例，請帑賑荒。誠恐來春青黃不接之際，嗷鴻遍野，無術撫綏，轉致潛滋他變。昨十一月廿六日，始得雪二寸，而大順廣等屬未得均霑雪澤。該三府亢旱既久，民困尤深。陳仲鸞同年曾有疏陳荒瘠之狀，細詢往來官民，大致略同。此皆疆吏不職，殃及蒼黎。明春青黃不接之際，若非酌籌撫卹，必難安全。練軍一事，現雖於保定、正定、古北口三處各挑數千人，先行試辦。而營兵怠惰已慣，令其點名演操，終日不

出營門，以為拘苦，時思逃歸。不知將來能終就範圍否？永定河工今年費錢不少，而歲久失修，隄身處處卑薄，河槽處處淺窄，不必十分盛漲，已覺時處泛溢。漚沱又積決旁趨，積水於下游文安雄縣等屬。今秋兩縣互爭，幾釀械鬪巨案。不挽歸故道，水害不除，欲挽歸故道，則工程浩大，難籌巨款。春間陛辭，疏陳三事，迄今一無成效，媿報何極！前在樞廷，閣下談次，偶索徹處所刻四史，旋經函商穀山制軍，頃前後漢書始刊校告成。由江南運到，謹奉上一部。餘四部，即請尊處代呈恭邸、傅翁、經翁、蘭翁，四處其史記三國志，俟刻成後，續行奉寄。瑣事費神，至為歉悚！

復朱修伯樞卿

曠事自劉壽卿逼圍金積堡回逆，已可計日成禽，突於去臘分股竄陷定遠，襲破安定，阻絕老湘營糧道。前敵孤懸，可憂。猶冀壽卿之力，可以分兵東迴，驅除後路之賊，不意上元猛攻，猝中子傷，遽陷長城。非惟西事之不幸，實亦大局之隱憂。聞寧夏一帶極力搜羅，不過可辦半月之糧。此該軍正月之粟云然。今又已彌月，想糧源將絕，軍心難固，深為焦慮。聞陝勇三十三營，調赴甘省者二十二營，南北兩路之賊，無兵勤辦，縱有米糧，亦不能運赴西路。但求保全該軍，或因糧絕而早退一步，猶勝於飢潰耳。李相南征黔苗，亦以運糧為第一難事。准軍舊部僅銘字一軍最多，且整敵處留以拱衛京畿之用。則李相入黔，勁卒太少，頃與稟往返函商，擬令劉盛藻帶長秋步隊十七營，從征黔南，而令丁壽昌帶分留

駐保之馬步八營，再於張秋撥留馬隊三營，保衛畿輔。正將檄調啓行間，而西事岌岌，論者謂不特銘軍不宜南行，即李相且當西征，并有懲重徹處入告者，以為併力先圖陝甘，俟回氛戡定，再議滇黔。鄙意左帥調度，并無乖失，斷無輕於易置之理。若兩帥并辦一路，亦恐易生齟齬。弟職在疆吏，夫敢輕干大政。昔年兩次丁艱，皆奏稱軍事平定，仍當回籍補行終制，斯言竟未能踐。又勦捻無功，因病離營，乃復輟然回任。此皆寸心抱疚，窮年耿耿者，其不肯妄談軍事，以此，其不願久居顯秩，亦以此。惟目下，令銘軍暫緩赴鄂，再聽關隴消息，不知京中亦有議及李相暫緩赴黔者否？銘軍將來南去，擬令保定、正定、兩處添練馬隊，深慮應募之卒，或有馬賊營棍，徒致部中物議沸騰，而軍事仍無實濟，預以為慮。南三府去歲旱災尤重，庫款支絀，不能普賑。請撥制錢十萬串，抽賑七縣極貧下戶，稍資全活。新正月初六日，已委派委員，并請陳荔秋率同前往辦理。款目既少，惠難遍施。頃接來信，於十萬串之外，尚須添銀二萬，已在江南協款撥用，不復再請部餉。此後若再無雨澤，則處處皆須賑救，又不知當如何籌措矣。修澹汜河一疏，不知部中如何定議？該河泛濫，北趨下流，無可宣洩。文雄兩縣形同釜底，爭欲以鄰為壑，幾以械鬪致變。加以鹽運梗阻，商人改由陸運，歲費不貲。故欲定議興修，以塞文雄百姓之望。兼謀蘆商舟運之利。然以該河遷徙無常，議者紛紛，言其不可致力，事勢全無把握，不欲毅然獨斷。故疏內詳陳眾說，請交部議，亦須天年順成，乃可興辦。

耳。蓮池山長已請王仲山同年，此君品行甚高，爲此間士子所佩服。雖非滿意之選，而鄉望素孚，當免讒議。鄙人老態日增，眼蒙特甚，實覺不能稱職。內人病亦未愈。金陵梁碑尚有存者，茲寄呈一分。校官碑未曾揭得，無以應命。

致李中堂

二月十一日手肅一函，商留銘軍暫候西事消息，計已達覽。今台端果奉西征之命，允符衆望，中外騰驩。惟局勢既變，即一切調度，均須改絃。前聞郭子美周薪如等軍改馬爲步，今又須改步爲馬矣。敝處擬即調張秋銘軍由彰懷入關，爲閣下之先鋒。惟慮該軍入秦購糧運餉諸事，均宜妥籌，勢亦不宜孤軍早進。應俟尊處指麾粗定，再行檄令拔營。昨見閣下致振軒一函，擬張秋保定之營全調入峽。前議留十一營者，原因此間不可無兵，而於征黔亦無大損，故有此議。今既移軍西指，則馬隊自不宜全留。即步隊有不願留者，亦不欲強留，以拂將士之心，而孤前敵之勢。已與振軒作梅樂山諸君往復籌商。張秋、王將保勝之馬隊三營，須令其西征，俾可馬步相輔。仍撥保定銘中兩營交劉子微率以入關。此間僅留馬步各三營，兵力實嫌單薄。仍須添募淮勇馬步二三營，歸樂山統帶，庶可稍資彈壓。閣下在陝直隸，自無西路之憂，所以必須分留數營者，誠以此間馬賊、莫匪，時有嘯聚，又遇去年奇旱，近雖得有微雨，而麥秋已屬無望。日懼土匪乘閒煽誘飢民，致生變亂。鄙人迫憂殊甚！近日右目已至無光，僅有左目堪用。衰老如

此，何能久點斯位？惟冀地方無事，暫可偷安。去年實恃銘軍駐此，逆折亂萌，今遽撤此重衛，上下人心茫然失措。所擬步隊僅留三營，在該軍毫無所損，惟馬隊分留三營，征兵稍嫌單弱。陝鳳樓又係省三良將，難於割愛。然此間地勢曠衍，非有馬隊斷難制伏。馬賊新招馬勇，不能得力，不得不留此三營馬隊，以備不虞。如必須調此三營，則請稍展數月，待樂山新招淮勇到直，訓練有緒，即可令陳鳳樓於八九月續行入關。計閣下至秦，稍加部署，亦須新涼七月乃可深入。此間續調之兵，如吳筱軒、陳鳳樓等稍遲一步，當未晚也。省三謀勇絕倫，爲諸將所樂從。若能另開生面，不復續調此三營馬隊，則更妙矣。此間自二月下旬，各屬多報雨雪，借去年種麥太少，已種者藉可滋長，高粱棉花之類，俱可播種。鄙懷爲之稍寬，而吏治全無實際，練軍治河等事，亦無起色。竟日負疚，耿耿不能稍釋。

復吳彤雲觀察

接都中惠函，并寄到大集六冊。大集天才雄放，卓犖不羈，而細筋入骨，無一浮語，所謂真放本精微也。寄示儀衛軒集序於方植之學問，行誼，平議極允，筆力亦足達其所見。佩服無量。沿海輿地能翻譯西人圖說，勒成一家之言，頒布直省，自爲鉅觀。總署蓋深佩台端著作之才，故以此事相屬。考輯勸校，必求精審，則成書自需時日，能事固不受追促也。今歲督解京米，大府必欲相煩。四五月之交，即當啓行赴津，仍歲南北往返，動逾萬里，賢者劬勞至

爲懸系！西事自正月十五日，劉壽輝以攻堅殞命，同氛日熾，憂延秦境。壽輝忠勇奮發，誠近世名將。大功垂成，長城遺失，實堪扼腕！廷旨近命李相改征黔之師，入關赴援。其舊部淮勇多已遣撤，起用宿將召募新勇，重以籌備餉需，布置後路。簡料就緒，約在夏初方可統師西進。秦隴得兩帥犄角，此賊或可速了。惟敵處去歲秦調銘軍拱衛畿輔。此次西征，該軍勢須從往。此間仍當召練數營，乃足稍資彈壓耳。國藩近日日益昏眊，右目竟已無光，僅止左目堪用。衰年無意學殖，往嘗諷詠古人詩文，近已束之高閣。而日行文牘亦復不能省覽。久點斯位，深以隕越爲懼，知念附及。

復恭親王。

本月二十七日接二十六日隸字第二十九號惠示，并附鈔各件，一一均悉。敵處先於二十五日接到崇地山宮保三十日來函，及咨到摺稿。二十六日即奉派往天津會辦之旨。此案山迷拐犯供，牽涉教堂起畔，遂致毆斃領事，激成巨案。推求激變之由，自當就主使迷拐，教士挖眼二節，研求虛實。目下王三業已弋獲，須訊明王三是否爲教堂所豢，查武蘭珍是否實係王三所主使，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係確有證據，務令水落石出。二者查明底裏，則燒毀教堂時搜出幼孩，崇帥函稱十人，專弁至京言三四十人，搜出眼珠盈壇之說，皆係一串之事。如其盡屬子虛，則洋人之理較直。如果訊皆屬實，則洋人之理先曲。至其究鞠王三之法，則又以尊議『不曲爲開脫，不有意周內』二語爲定。即令

審得確情，實係曲在洋人，而公牘亦須渾含出之。外國既斃多命，不肯更認理虧。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不失柔遠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惡謠言以煽亂，尤須從重懲辦。羅淑亞謂此案重情四端，而以拉毀本國旗號爲第一，傷斃職官次之。人命過多及焚毀教堂又次之。聞外國以毀旗爲悖和絕理，其意似欲開啓兵端。我中國宜示大信，平情結案，祇能酌議。款以還教堂器物，緝拏凶手，以備抵償各命。彼雖興波作瀾，亦惟忍默處之，不能遽議其他也。國藩右目無光，久無轉機。眩暈之病，迄今亦未平復。又因多服清潤之劑，脾胃受傷，飲食減少。月餘以來，在署登階降階，需人扶掖，以醫者謂恐一跌而半身不遂也。此等重要事件，斷不敢因病遷延，略加調理，練習行步。數日之內，即當力疾赴津，與地山商辦一切。先派道員博多宏、武陳重二人前往，會同天津道府，澈底查訊。此時暫領事謝教士既已斃斃，法國尙無在津主政之人。趁此閒暇，先查畔端，當易就緒。至羅公使如何舉動，此等重案，該使素所未經。其言稟命國主，或亦意中之事。七年揚州臺灣之案，該夷均派兵船八年貴州四川之案，羅使亦帶兵船入江。此次由香港上海調集兵船來津，尤屬意中之事。有此二者，結案必遲，需時必久。然二者事端宏大，應由貴衙門與之辨論。若僅法國不平，而他國無隔痛癢，當不至遽爾決裂。國藩於外交涉事件，素所未諳，一切輕重緩急之宜，仍求隨時指示機要，俾有遵循。是爲至禱！

復恭親王

本月初五日接奉初四日隸字三十一號惠書，適以控億就道，未及奉復。初七日任邱道中又接初六日隸字三十二號來函，敬承一一。洋人性情躁急，津事既經旬日，尚止空文往復，恐其不耐遷延。先致照會，許爲速辦，以安其心，最爲代謀之要策。照會語意雖極切實，而抵償議卹等事，仍用虛筆，尤爲斟酌盡善。雖使旬日以來，但言請命本國，并無一語商量辦法。今初五日照覆之文，措語甚爲和婉，足徵加意懷柔之效。竊謂兵興，猶河決也，弭兵端猶塞河也。尊處辦法，步步搶先，過兵之源，警猶趕築大隄二隄，進占廂掃，力挽狂瀾也。外間緝拏凶手，彈壓亂民，警猶開挖引河，使大溜有所歸也。今過兵略有頭緒，而緝凶尚難著手。當時事起倉卒，初非有倡亂之民，預先糾集。正凶本無主名，教堂挖眼剖心之謠，民間萬口一聲，方謂動於公憤，未肯遽爾屈服。現雖安堵無事，若驟行查拏凶手，更恐再生事端。訪查名姓，已難確鑿，指令交出，尤難遵循。日來反復籌思，緝凶殊無善策。至局外議論，或謂專從挖眼剖心等事切實根究，即可抵制而攝服之，仍可無事。是猶不築大隄，不挑引河，而謂河可自復故道，豈其然哉？然迷拐挖眼一層，乃天津士民及各處公論所力爭者，亦不可不切究。現聞王三所供已認迷藥爲神父所授，神父即已死，教士謝福音保定所獲拐犯，未有確供。河間所獲拐犯，供認拐人挖眼，係送天津教堂配藥。此外天津門尚有安三一案，亦可爲此案之實證。但皆係犯供

一面之辭。且在廿三鬧事之後，即使所言果實，洋人未必肯認到津以後，能否澈底查清，殊無把握。俟與地山宮保妥商辦理。俄國傷斃三人，先以議卹了事，辦法最妥。昨接地山來函，孔領事已將所傷三人姓名查明照會，惟尚未即定局。俄國議定，則英美教堂，當可漸次就緒。德繙譯所稱幼孩一節，已由地山轉飭府縣某到彼，再行查明詳復。

復恭親王

十一日接到隸字四十八號鈞函，並寄示刪節奏稿，以便發鈔，一一聆悉。十三日續奉四十九、五十等號來示，知敝處初十日復上一書，尚未達覽。初九日，會奏繙使回京一摺，十一日賜示時，亦尚未到。良山近日沿途積水，驛遞阻滯之故。是後，威使以初十日回京，地山宮保亦以十二日啓行入都。赫德來津，尚未相見，不識能否調處。昨閱電終來信，法國君王已有復示。大指謂中國修好多年，此次苟能辦得公道，仍須保全和局，不必動兵。云云。未審是否確實。法人與布國構衅，此間傳言已久。若果法布開兵，或者遠交近攻，不欲與中國爲難。又聞法主老而厭事，其意主和不主戰，似亦事之所有。中國辦理此案，正要盡其在我。電綫新聞紙所傳，亦皆不足深信。頃奉寄諭，交到少荃揆帥奏片，所稱外國定讞，必須證據口供，當堂質對。今敝處二次照會，該使並未答復。是府縣主使一節，彼固未能指出證據，本已無可質對。諭旨仍令將府縣解津，係爲羈留羅使之地。今該使業已回京，局勢又變。京中辦

法仍不外詰問證據。彼若始終無據，則但取該員等親供。不必中外會訊，以全體統尊意慮及交部以後，彼族貿然前往從旁聽供，仍擬暫緩起解，俟尊處與該使等爭議稍定，再行交部。張守現聞就醫他處，劉令聞仍在密雲，目下俱未在省起解。本亦未能迅速，使以解部稍遲藉口，仍望大力斡旋。該府縣本無大過，張守官聲尤好。因欲曲全大局，忍心交部治罪，鄙人負疚極深。若因既不在津，又不解京，險差陽錯，使羅會等愈疑愈忿，或激成不可解之怒，則國家將大失紀綱，而國藩抱疚無窮。統求尊處委曲調停，或將各實情告知，俾無更遷怒於該員等，則禍可紓矣。至該員等二十三日以前告示，但拏拐犯，並未牽涉教堂，已由毛公鈔呈，茲再錄一分寄上。前奉明諭，昭雪挖眼取心之誣，遵當恭錄示諭，以釋各國之疑。

復寶衡尚書

接讀十九日惠示，具叙愛注懇拳，至爲感泐！即維尊候綏愉，善慮彌篤，跋頌無涯。津案現辦情形，公函業經備述。現經兩月之久，辦理尚未就緒，致令閣下及總署諸老多費唇舌。弟奉命來津，專辦此案，遲延之咎，實無可辭。查拏正凶，敝處初次覆奏，便以爲最要關鍵。府縣迭奉諭旨，飭解津郡，本爲力持正論，設法保全，豈可遲延不辦？謂津民義憤不可查拏，府縣無辜不應訊究者，皆局外無識之浮議。稍違事理，無不深悉其謬。弟雖智慮短淺，斷不至爲浮言所搖。拏犯之難，訊供之難，皆經屢函上達，議者不察，或謂

弟意存推諉，輕聽人言，瞻顧清議，不肯切實速辦。非閣下深知此中委曲，鮮有鑒諒鄙心者。竊謂中國與外國交接，可偶占一國之小怨，而斷不可激各國之衆怒。挖眼剖心等語，外國疑中國藐視太甚，引爲大恥。此足激衆怒者也。枉殺多命外國疑天津可殺二十他口，即可殺四十，今日可殺二十，異日即可殺二百。洋人在中華幾無容身之地，引爲大慮。此足激衆怒者也。目下中國海上船礮全無預備，陸兵則練營固不足恃，勇丁亦鮮勁旅。若激動衆怒，使彼協以謀我，處處宜防。年年議戰，實屬毫無把握。此等情勢，弟籌之至熟，故奏牘信函屢持此論。若謂無端變易，妄信局外之言，不從委曲求和處切實辦事，以此邀功，功固難必，以此避謗，謗已難辭。不且進退無據邪？惟府縣於初撤任時，本無治罪之說，聽其回省。厥後該員等出省，他往則弟所不及料，以致久不到案，疑鄙人有故縱之象。而天津民情蠢蠢如故，將打殺洋人，畫圖刻板，刷印斗方扇面，以鳴得意。其已獲者人人狡供，其未獲者家家匿藏。而弟不能速擒而立梟之，亦疑鄙人有故縱之迹。雖賞署亦不免疑弟任意遲延。實則弟之欲拏真犯，以全和局，未嘗須臾忘也。此時業已專弁飛提，當不致過稽時日。要犯雖無確供，斷不能因難自阻。再拏數人，約成二十一名之數，足與相抵。狡供堅不承認，則鄙意早經慮及者。將來或當從權辦理，不盡憑供定案。此後有卓見所到爲慮未通之處，尙望隨時賜示，俾免失機，債事貽同譖羞，是爲切禱。

復恭親王。

初三至初八迭接鈞函，具悉盡懷懇懇，指示周祥，至荷！至荷！前飭保定正定府確查煙醫院，鬧教堂等事。昨據保定府稟查無起意燒堂之事，仍嚴禁謠言，免致橫生枝節，另贖咨呈冰案。正定尚未據查覆。少恭揆帥初五日獲鹿來函，謂「詢知該處教士實係自去無人滋擾。其所稱敲門踐踏等語，亦恐係教士捏造。」仍俟該府稟復，再行咨達。威使照會內稱煙台所聞京師及津郡之謠，絕無影響。其來文之意，不過代催津案，現欲趕於限內辦結。發審局日事撈掠，研求確供，和熙隨帶之司員國藩委派之道員均令入局審訊，未肯片刻放鬆。德繙譯單開之犯金章鼇一犯，已於初十日辰刻解到。當經審訊，堅不吐供。而熬審稍久，遽爾昏暈，氣絕良久，乃蘇。侯少與休息，再行研究。其兄弟金三、金四均經遠出貿易，未據緝獲。現獲其胞弟金二、金八供伊兄金章鼇於四月出門，與該犯自供五月十七離津之期已不符合。所稱知情之張大平尚未查得，仍飭隨時訪察。其楊老道、金德三兩名均經緝獲，張宅打更人王三先於七月廿三日被獲到案。該三犯屢經刑求，均無確供。仍令局員細心研鞫，無任狡展。前函所稱逃入京城之犯楊二年約三十餘歲，近聞已逃往南樂清豐一帶，夥入鹽梟劉三元一名，近聞自京逃往保定。周起隆一名，聞尚在京，藏於陝鎮國瑞寓所，不識是否確鑿。日內丁道等均遣人於勞近州縣四處密訪要犯，而獲者殊少。蓋次第遠颺矣。府縣親供國藩等再四駁詰。

務令確鑿可憑。昨接遞到確供，似無甚虛飾者。初九日令和熙成林所帶司員會同博陳丁三道會審。十一日國藩等仍親加鞫問。其五月廿三日該府縣隨從家丁、轎夫及地方等均經訊取供單，一併咨送貴署及軍機處刑部查照。至王三、安三等犯釋放已久，自可無過追求。前奉諭旨查詢王三是否即係王二，據陳博二道訊取該犯草供，又取草犯鄰右數人供詞，均謂王三本即王二。唯蔣玉成之供有王二、小名王三之語。要犯既經釋放，此等亦不足深辨也。該道等所訊王三鄰右供單，另咨鈔呈鈞鑒。廣平教堂據羅使照會又牽該處紳士武汝清，即經轉飭查訪。惟洋文所稱武汝清謀害教眾，惡念復萌等語，是該使輕聽教士無據之詞，遽向尊處噴瀆。中國之法，但以有無實蹟為據，不宜以惡念謀害等詞，遽作脫誑之律。此時各處地方官無不盡力保護洋人，該使儘可放心，慎勿輕信教士浮言，自生疑慮也。

復恭親王。

十五日肅復一函去後，迭接十三四日來示，敬承一一。張守劉令抵津後，仍寓府縣署內，係發交署任府縣羈管馬守肅令但有看守之責，並非承審之員。德繙譯謂署任府縣，亦係承審此案，此亦猜疑之過。惟洋人既有此言，自應另為處置。現已將張守改交府經署內，劉令改交典史署內分飭看管，乃合定例。前僅交府縣，而未責成何員看管，本有不合，致外人藉為口實。至威使請承審各員，有以酒食款留張守劉令之事，查張守劉令到津，即遞親

供，由國藩等親加駁詰，並未派有承審之員。猶恐供詞未確，始令陳劉兩部，博陳兩道，及成林隨帶之丁中書會同丁道訊問一次。陳劉自京來，博陳自省來，皆係客居，無酒食款客之事。丁道則平日簡於應酬，接篆以後，拏犯審供，倉卒無暇，亦未聞有觴客之舉。威使所聞當係謠言，似可勸令不必輕信。此間審辦此案，反復推駁，斷不致有意開脫。該員等供摺將來必應照會洋人。其登復洋文所指各節，亦必令各國共見。即藩等所駁各條，乞尊處詳加勘閱。其詞意無妨礙者，似亦可摘錄照會法使。法提督札文「十數日後，再無切實辦法，定將津郡作爲焦土」一節，虛實原難懸揣，抑不識所稱切實辦法，果係何指？若指府縣擬抵中國萬難辦到，若指查辦凶手，中國義無可辭，究竟應正法若干人，而後可稱切實，能指定數目否？中國如數辦到之後，和局便可定否？此外除賠堂議卹，無他要求否？租界所言專意求速，不若求實者，係目擊審案之難，不得不據實上聞。來函所言求實之中，須盡求速之意者，國藩等亦均懷此念。無如節節棘手，愈辦愈窘。八月初四，敝處前函所述應正法者有七八人，可辦罪者二十餘人。近又聞十二日竟未多添一人，而可辦罪者轉見其少。實覺無顏以對朝廷。本月二十三日以前，如能多得數人，使尊處有辭以對洋人，不致激成弊端，實爲大幸。如難續得要犯，則屆期限滿，當先將此應正法者奏結一批。餘犯仍俟續拏，續訊稍遲，再奏結第二批。如外國志在和好，或亦可再俟十餘日，兩批人犯併爲一次處決。不即

洋人允許否？俄國案犯前訊明項五一一名，後雖翻供，仍飭照該犯傷供擬抵。餘二犯實證究未確鑿，該使屢催速辦，然全無供證，而濫加極刑，不特津民怨恨，即外國亦不欲以無辜者充數。仍俟趕緊緝緝爲安。

復恭親王。

昨肅一函，封遞後，又接十五日鈞示，聆悉一一。辦理洋案，信息必宜常通，方可彼此印證。尊處日有賜示，受教實多。敝處牋記稍疏，七月下旬辦理稍有起色，八月以來又復節節棘手，並無善狀可告。用是緘牘益稀。荷蒙指示，歉悚無已。羅使近日聲息寂然，而英俄二使日有危言。計廿三日以後，必有一番波折。國藩擬分兩批奏結：第一批凶犯過少，彼必多方饒舌。然威羅二使及德羅譯赫稅司，前此在津均恐不得正犯，蓋以無辜充數。若犯供未確，彼亦必引爲口實，無裨於事。來示詢及既認之供，何以不確，任其忽認忽翻。查各犯到堂，並無供認不諱之人。其忽認忽翻者，所認之事，卒無重罪，不過旁敲側擊，略露端倪。旋復狡展，非已有確供，任其翻案也。其不肯認者，有時亦難深求。即如金占釐一犯，似是正凶，無難一訊即伏。乃拷問良久，渠言五月廿三實住京都觀音寺聯升店，有店帳及循環簿可查，即不能不停刑審慎。近因限期將滿，要犯太少，又嚴限地方官，續行訪拏漏網之犯，多已遠颺，更非倉卒所能緝捕。敝處辦理日久，無以仰副廑系，惶悚何極。擬即日奏請嚴鑒，尊處前函謂辦凶一層，旨各中個人之不登明去。



盤託出恐令若輩齒冷自厲卓見惟案無旁證對質之人各犯不肯自認死罪亦人之常情卽泰西各國亦未必無此梗化之百姓若洋人能派人在津訪察此間辦法則知中國於凶犯一層絕無寬縱並非無故遲延有心推託果能見諒或不致另生枝節至垂詢兵連禍結將誰歸竊料彼族所言目下卽將津郡作爲焦土等語或係旁敲之筆若正面文章則前在津所言羅公使德繙譯等當一怒出京回國回滬開仗似須明年未必一朝猝發彼若專重在凶犯指定必須抵償若干名再踴一兩月之力亦必可如數交卷不待搆兵之際而終能如願相償則明年兵船雖集尙可中止彼若決意稱兵則雖立交凶犯多名而或嫌其少或嫌其假或另挑他事欲開衅端何患無辭是兵連與否仍視洋人之本計不僥在擊犯之多少也國藩自六月廿一日至七月中旬病勢本重近丁中丞及天津丁道病亦不輕成廷尉病尙未痊司司空又已回京惟望李協揆速到再當竭力會辦以速補選總求此心可以服洋人乃可以對朝廷耳。

復恭親王。

國藩辦事遲緩使多方絮聒尊處舌敝唇進深負委任跋踏難安來書不加督責反辱慰勞惶悚何極府縣業已在津取其親供奉旨敦促解部本無可再事延緩惟尙有總總過慮恐中外用意偶有未符轉致陰差陽錯不敢不備陳於左右府縣下獄一事當時乍接羅使請以三員抵償之照會祇求和局之成倉卒定議

辦理過柔事後思之深用自慙以爲萃六州之鐵不能鑄此一錯六月二十八日摺片及上尊處各書亦曾略明愧悔之忱迨奉改解津郡之旨設法斡旋渾然無迹國藩且服且慚私幸大力挽回竟得解我神明之疚自是議抵之說中外一心拒絕此時該員等卽到部中原無他慮惟洋人堅韌異常諸會慶聚部下深懼府縣入京尊處力持正論彼或仍執抵償之議妄肆要求百折不回則魚肉在邇刀俎在旁勢過逼此殆有不堪設想者該革府革令前聞改解津郡之命正如金雞放赦仰誦聖明重覩天日近聞仍解刑部之命不覺魂飛魄散怯對獄吏顧影自弔以爲難蒙總督力爲救全而洋人仍持疆臣之原奏欲得而甘心也國藩竊意前與赫德詳論赫德曾言擊犯切實府縣事自易了德威維二使並無此意該稅司必不違爲此言近日中國切實擊犯洋人當亦聞知縱不能漸將府縣放鬆豈其索之尤緊而比奉尊處賜示亦未言及洋人逼索時縣到部一層究竟曾否催逼乞惠示與洋人交凡事皆有步驟必應多留餘地國藩前此過聽交部以後輕重尙可自由之說未曾自留地步非尊處以解津一議委曲彌縫則步步逼緊無可轉身國藩此已一誤於前深願尊處慎重於後與其臨時窘步不如先事展寬該府縣可否免其解部卽據親供定案之處伏候鴻裁國藩平日辦事拙滯舉措失機實所不免至如專挾私見顧惜一己之毀譽不問大局之成敗則素所不爲况府縣交部一節事前既由敝處誤奏事後又欲見好取名國藩雖愚決

不爲此！所以長慮卻顧者，實恐洋人詭譎多端，催逼送部，後患不測。故思求急脈緩受之法，尊意如以爲可行，卽乞示知，以便遵循。國藩具奏乞恩，如卓見決以爲不可，日內卽當迅速起解，決不敢稍有羈留。昨經附片具奏，尙未接到批旨。信函往返，亦不過多二日耳。愚昧之見，敬以奉商。

卷六

復吳竹莊署撫

皖垣經閣下布置妥貼，有丁道帶兵彈壓，當能放心北行。征軍餉項不敷，敵處前覆英帥一書，已允將皖兩茶釐劃半歸皖。其時尙未知李少帥全軍渡黃，以爲淮勇或可稍裁，淮餉或可稍減。旋聞李帥全部赴援，額餉不減而運費轉增。又聞英帥奏請浙閩楚粵各協一萬，是以於南局茶釐又復吝不遽撥。待部議英奏之准否，再行酌辦。亦因此閒月出之款太鉅，不敷周轉也。山東降衆多歸老巢，穎亭空虛，誠如尊慮。惟陞字一軍，漕帥奏防清江，奉旨允准，礙難更調。奏疏一事，爲疆臣當務之急。英帥幕僚既不蟬聯接辦，自應速聘能手。朱春勳年已七十，去年大病之後，殊形衰憊。且爲多年文案，所苦不願奔馳遠道。再業此席，勢不能強之使行。渠已有專函奉達矣。承示皖中應辦要件，動懇見商。目下要務，自以安插降歸之捻，籌解征軍之餉二者爲大端。降捻如未蠢動，不可驚之使動，姑相忘於無事。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

其聚處仍不外蒙亳阜宿四屬，前年桂朱李諸君辦有頭緒，當選委員暗爲察訪，而不輕於一發，乃可安反側之心。征軍旣在豫境，月餉竟不可少，免致譁變。此外各務，閣下久任藩臬，洞悉院事，當不難措置裕如也。目下中原澄清，防務稍鬆，移節六安適中之地，當無不可回省則可不必。近日聖意，每以疆吏住省爲安逸，出省爲耐勞也。暗在都門勸捐，必應速停。吁貽鹽整局則敝處已咨請停止矣。聞張綱愚凶，饑未衰，英帥入京之奏，恐難遽允。能於幾輔肅清之後，台旆乃署此席，則尤游刃有餘矣。

復丁雨生中丞

頃接十二日排遞惠書，并鈔示大疏，及復總理衙門函稿。忠懇之忱，溢於楮墨，佩慰無量。下躬稍有感冒，日來計已康復。來示見商各條，慎密周詳，深得要領。蘇屬漕米僅存二萬餘石，未裝此後需船無幾。江北浙江之漕，知船頗多，閣下親傳號商，諄切屬諭，業已出具切結。四月初旬，卽有大起沙船應用。并屬各商招集津東衛船，復命粵商兼辦夾板。三者兼營，決不致誤。上年奏案，本未計及江北新漕，亦辦海運。略參用夾板，尙無悖於原奏。能全用沙船，則更妙矣。總署屬解神機營之餉，此時畿輔戒嚴，自不可以空函具覆。閣下允解七萬，多寡斟酌得中，函稿立言亦極妥愜。函末申言吳中情形，尤中窺要。惟稿稿似須再酌。總署專以書致尊處，不致敝處係以私語相商。若會鄙人前銜覆奏，是以官話應付，被不以爲敬之，而反以爲外之，昨已與閣下面議及此矣。不持不宜

會鄙人前銜而且不宜專案覆奏祇可作一短短夾片加重筆用輕筆會列敵處後銜俟銀起解半月再行入奏至官相奏撥巨款中旨飭江蘇等省各籌十萬祇能解二三萬則雙銜奏可也上海鐵廠沈馮二員承辦甚有條理既經閣下訓飭中外匠目亦皆歡欣鼓舞自應乘機利導漸圖擴充今年奏留二成洋稅項下除已撥解津五萬外不再撥作他用全供鐵廠之需較之閩廠經費當已及十之四五矣外海水師極爲當務之急洋面迭有劫案亟應從嚴勦捕庶商船可以暢行各國無所藉口輪船艇船及八團舢板各種均須秋閒乃可造成緝拏之時未使久稽曾意先雇數號艇船會同輪船駛往奈山石浦等處搜捕盜賊良爲要著請即日覓雇嚴定賞罰章程其外海水師改定永章亦請閣下於兩月內核定見示吾兩人講求吏治前經面商以緝捕詞訟徵賦三者爲大宗海盜則緝捕中之大宗也請規摺弁何以至今不歸北道近多梗塞近來春水漲發或更繞越稽延俟滿兩箇月僅該弁猶未回轅似應查軍機以憑根究或章附片奏查統候卓裁

### 復方元徵大令

徐台支放各軍入款寥寥誠爲可慮近日裁撤數營出款亦減或可支持湘一軍比年以來轉戰齊豫秦晉常以孤軍獨禦悍賊迄未稍休邇來首援畿輔晝夜窮追苦實倍他軍以後該軍之餉不宜輕於挪移至以爲屬徐方雨暘不愆聞之深爲忤慰此間陰雨太多大損麥稼日來率屬步趨幸稍晴霽然十寒已久

一舉何能有益惟冀連晴三四旬或麥收尚可望四五分尤視軍事早蕺裁減餉少紆民力則如天之福也聞生奉諱奔里哀痛窘迫二者交乘百日後自當仍出從公庶生事不至竭蹶製球諸匠惟舒姓已回安慶餘俱尙在金陵彭教諭已回湖南鑰匙存僧人手頃已將全球移至署內紙有裂處餘皆完好子舸製造此件實爲鉅觀惟一破之後即無副本鄙意欲照刻一分并請子舸作地球圖說仍分爲十二宮如天文帝星在卯宮地球即以京師居卯宮如某國某省經度在卯宮幾度緯度在赤北幾度其各說不同者仿通鑑之例作爲考異注於本條之下將來見聞愈廣推究愈精必成子舸不朽之業而即藉以爲防禦外洋之具丁中丞曾來敝處得見此球極爲佩仰欲延請人上海機器製造局鄙意亦欲多訪才智之士精於天文地理者萃於機器局中而徐州糧臺又有將撤之勢故比卽允許之子舸在徐臺薪水本屬不豐一至滬局自可增至一倍以外於家計不無小補去貴里又不甚遠持此奉商可否令子舸先赴上海閣下俟撤臺後再離徐州卽或喬梓不能暫離別有窒礙之處統祈示覆至國藩曾許以皇清經解全部餉子舸亦經面託丁中丞在粵購寄想不久亦可帶到

### 復丁雨生中丞

頃接初八日惠書并鈔示前覆總署函稿二件及筱舫所擬察吏條議三紳公函具悉一切敵谷東來猥蒙存候感泐曷任江北漕米尙未到齊而沙船已備旬內可與浙米一併放洋蘇漕陸

續抵津極爲妥速，即使驗米稍有稽延，亦無妨於回洋貿易，官商兩有裨益。此後辦理略愈踴躍，撫標水師裁撤實堂擬於所撤陳鎮水師內挑選船隻，以換該軍朽壞之船，事屬可行。此間所撤水營，其船亦儘各營撥用，即請轉告實堂照辦。外海水師閣下統籌全局，擬建三圖：浙江蘇建於吳淞，山東直隸建於天津，廣東福建建於南澳，各備輪船十號，艇船二十號，專泊洋面，無事則承運漕糧，有事則首尾相應。明靖內奸，暗禦外侮，舉一事而數善備，實屬體大思精。惟艇船大者笨重，小者又難禦風濤，似不如多用輪船之便。或輪船追捕須帶艇船，裝載器物，亦祇可參互并用，不必拘泥二十號之數。此事造端洪大，經費不貲，且以越益吳，以齊益燕，以粵益閩，通力合作，最重。在數省督撫意見相合。其次則遴選將材，每船須得一可靠之員，亦殊不易也。覆總署信二函，展讀一過，深得要領。東南中三洋建圖之說，業已陳明大概，將來尙可引伸言之。『賣地之多曖昧，阻撓之有三等』及『愚民倚教以梗法，吏役徇民以從教』等語，快論名言，犁然有當於人心。書然奏刀而無觸游刃而有餘，尤堪佩服。不知此等稿件，悉由閣下親裁乎？抑幕府擬底本而自加芟改乎？崇明布捐，尊意由松瀝總局派員專收，滴瀝歸源，自較核實，請飭該局照辦。儀器局洋匠自科而等三人製造得力，因閩中日意格入廠未久，遽邀優獎，三人亦可附片獎之。外洋火藥，亟宜仿造，候飭密瀝二局試辦，以爲自強之資。蘇垣三處文廟前議以畝捐之款興建，已由諸紳墊辦木料，

勢難中止。應仍照前派收，及早蒞事，他工不得援以爲例。畝捐本非善政，未可廢續不休，久困閩閩。筱劬條議，意在練習吏才，堪備採擇。惟局中各員，警猶弟子，閣下及藩司警猶執門，勸之以學，教之以身，誠之以言，試之以文，考之以事，誘掖如父兄，董督如嚴師。數者闕一不可，乃不虛設此局。僕坐言辭鈍拙，不善訓迪屬吏，常用爲愧。若閣下能殷勤教訓良吏，則舊怨尤可全消，而亦足補鄙人所不逮也。

正蜀函開，接展十三日手示，并鈔寄沈守軍報，及查察秦牧之件，具悉一切。賊竄津郡，城垣自可無恙。惟商賈輻輳之區，海運驗收之際，豈堪久受蹂躪？少帥所調各軍，果能迅速赴機否？奔走愈疲，接仗愈無把握，殊深深灼。省三出處極關，淮軍全局，惟人奏一節，不能不隱隱說及。去冬功高賞薄一節，徒令朝廷增一疑端，而於省事無大裨益。渠英姿毫爽，略於小節，與其獨當一面，動受指摘，似不如在少泉麾下，猶得揮灑自如。卓見以謂然否？巡洋一事，當備文責成實堂。惟楚將素不諳洋面事宜，不知果有濟否？外海將才，自以閩粵爲優，聞閩省提督李與吾常常巡洋，閩洋一律肅清，與吾及實堂皆出厚菴部也。秦州長牧劣蹟，此間亦有所聞。即請尊處摺奏參，以肅官常。此外又有解錢三十萬串一案，亦請主稿覆奏。至官相奏協直餉十萬，祇能酌解二萬，劉克菴奏協陝餉，實難籌解。本應由敝處主稿覆奏，奈近日無報可發，又無專差進京，似亦不宜太遲。可否由尊處主稿之處，伏候卓裁。蘇瀝之

行，頃始札調滬中輪船計起程在廿三、四到揚州時，輪船當亦趕到矣。良觀匪遙，諸容面罄。

### 復高碧澗刺史

前勞文從過訪，藉聆偉論，塵事匆匆，未盡所懷，方以爲歎！頃展惠書，附錄擬疏二首，具悉。豈是就諗，誤著日新，興居多慶，企頌無涯！國藩陋閭，衰孱，久點高位，不特綱維大政，篋篋細故，未克綜覈名實。卽高才秀士，心所謂賢者，亦未能汲汲推轂，引置周行。有若澹與泊之相遭，既癭厥職，亦於於懷。來書披豁清襟，若對牙曠而奉讖，咸曲賜箴砭，鞭策朽鈍，佩慰何已！海防鹽務二者，爲江左之大政。日前林令條陳海防，動中窺卻，論列域外情勢，洞若觀火，容當採擇要指，見諸施行。巨蠱之說，鄙人亦有所聞，特以利權所在，例易護謗。市虎成於三人，盜金僞於名賢，苟無確實證據，未便遽播其惡。局務繁重，亦殊難得擔荷之人，而關係至鉅，卽爲一灑國恥之本。來示所謂傾詐營私，尙希密示實蹟一二。其近莫須有者，不妨兼披，以資參考，而互證。兩淮鹽務，銷路以湖廣爲最鉅，自兵燹後，湘鄂借食川鹽，厥後遂爲所侵，久假不歸。比來川楚一氣，利其推稅規費，公私津潤，銳意袒護，積重難返。淮銷疲薄，釐課短絀，日甚一日，洎無良策，可以挽回。今議欲興淮堵川，奪回引地，則楚中大吏攘臂相爭，以爲絕彼之吭，奪彼大利。自昔嘉道承平之際，川鹽并未行楚，淮鹽至鄂亦賴鄂督竭力相助，淮銷乃能疏暢。故林文忠、周文忠督楚時，督銷緝私，雷厲風行，淮綱大振。其他督

院，則督銷不甚得力。今楚督則不助我，而且堵我，不督淮銷，而且仇視淮引。督撫仇之，通省之官吏仇之，商民亦因淮鹽色味較低，而交仇之。故淮鹽之不能得志於楚勢也，時也。曾疏稿若能自中發之，而敵處更疊陳之，或可存此一說，不至終棄湖廣引地。而目下鄂中官場之堅拒淮鹽，則無術可解也。日夜焦思，深恐場棧積鹽太多，羣南束手，竄丁滋事，閣下將何策以善之？

### 復英西林中丞

寧廣土客情形一疏，已蒙摺列敵銜拜發。另片陳明建平土匪滋事，將次撲滅，不與開墾土客相涉，措詞尤爲簡明。目下匪黨鼠竄，其首犯關汝貴逃匿何處，尙無確耗。曾處檄令劉將啓發，暫留與潘鎮方道會。其時劉已回甯，未經接到，弟而告之，而檄令帶勇百名，四出密捕。渠所長在購線密拏，故未飭與潘方會辦。安慶營都司員缺，如果部中尙未揀補，有人當如台命，卽以文芳彙補。議設長淮水師，敵處未經奏明有案。曾意欲援長江之例，先將各缺補定。惟是長江補缺係七年四月入奏，其營制事宜之疏，則係四年臘月入奏，中間相隔二年餘，部議已逐條核准矣。長淮水師僅由喬帥奏披一次，并未將營制事宜開單詳陳，遽議補缺，似覺不妥。請將營制事宜一切具奏，俟大部核議，廷旨允准，再由台端酌定應補員缺銜名，並將未盡事宜續行覆奏。乃與長江辦法相合。論辦事之節奏，亦應如此。另函示及皖省武職已逾四參者，甚多，文職則由閣下批司，悉歸外結。現經部覆一律免議，屬將武職

援案請先參處。此事國藩於四年二月奏請，三年臘月以前概不再參。四年正月以後照例糾參，蘇皖皆然。蘇省武職業已參出，皖省亦有曾參出者。今若提出以後之案，概議免參，與原奏自相矛盾，亦殊不妥。故司詳已於三月初三日批駁，而令其專案另敘。蓋猶瞻顧四年二月之奏也。茲承來函諄屬一俟該司另詳到日，弟應另行具奏，不復以四年正月爲斷，而以八年七月爲斷。庶與會處辦法不至兩岐。請卽告知壽山兄爲荷。國藩目光昏霧，上旬增發疝氣，衰頹日甚，曠官滋愧。所幸春雨需足，麥收可期，豐饒差強人意也。

復李賓堂軍門

建平滋事之匪，自前月十七，經該縣擊散後，雖經陸續拿獲匪徒正法，聞其元惡關文貴尙竄伏孝豐山中。既係髮逆漏網，深恐嘯聚爲變，儻非設法弋獲，終恐根株未絕。閣下旣飭李鎮守及副將，仍駐南渡，會合慶字右營，商酌辦理。計與皖浙各軍可以聯絡搜捕。此間亦派劉鎮營，多購眼線，四出密拏，不使漏逸爲患。陳參將艇船撞破，跳入舢板，遇救得生，差以爲慰。摺開撞沈船隻、礮械等件，估計價值，爲數較昂。雖以備洋人減折賠償之說，究嫌所開過浮。與外洋交涉，總以信字爲重。該洋行儻如數賠償，以後查出不值許多，將怨我之無信，愈難與相處矣。該營一時巡洋無船，前准來咨，仍用撤退之舊二號師艇，已飭滕茂廷親至燕子磯船廠趕緊修理。交來弁領駕回營計，亦不過四月初也。狼行

營遊擊改歸內洋，誠難兼顧。陸兵以秦州營遊擊改爲該鎮中軍，自較妥善。淞南淞北兩營，所分汛地本寬，徒有處分之責，而無巡防之效。來示不爲無見。僕以京口左右營之汛地，被長江水師占去，須擇一處安置京口營之弁兵，故以淞南淞北處之。且全案所改者，皆改水師之營，未改陸兵一營。水師必住礮船，是僕多年之定計也。今若廢淞南淞北住船之水兵，而令移川南吳劉無船之陸汛，則與全案主意不相符合。是以不肯輕改，仍照原議施行。昨又派李道與銳前往蘇滬一帶，查訪各營形勢，以備參觀，而資互證。渠到蘇後，諒已謁見台端，請將淞南淞北與之熟商，或請應敏齋廉訪一商。俟李君回甯，再當妥核定奪。國藩目光昏瞶，無術挽回，疝氣亦尙未痊愈。諸務叢積，未能悉心研究。內子前遭篤疾，初似溼症，肝熱譫語，繼而腿腫杳疼，調治無效。目下沈重異常。大閱之事業已改期如本月，不能成行。則天氣漸熱，恐須改至秋間。青帥到此，陪談數日，旋即渡江北上。聞十七日又在瓜洲南渡矣。

復李中堂

接誦二月廿日惠書，具聆一一。并以鄙人添孫致慶，曷任緬戢！就諒勛履增綬，爲頌。敏齋赴津相助議約，自經會處疏調廷旨，卽飭傳催青帥及恩竹樵先後過此。國藩均與商及竹樵不日卽可履新。僕前函囑敏齋交卸藩篆，暫時毋接臬印，以便隨時北行。昨得敏函言卸篆後，祇候倭使到滬，遂當起程。應召倭姪校，素可傾我腹心，爲彼所餌，亦敏齋書內之言，似已得其要領。各國雖

有仇隙而其交涉中國則仍併力以圖雖東洋與泰西風馬牛不相及而未始不狼狽相依。我若寇其一而媾其一適爲彼所潛窺而覆笑耳。來示慎之於始想亦從此等處著眼。閣下之儀觀詞令必足以懾彼於無形。津郡兩河之間築一小城集事較易。然有事之際向使舊城不保則新城亦岌岌可危。似不如去城稍遠築一小堡平日儲軍火糧食於中有事則主帥率數十人駐之或者需費更少戰守更便。陳荔秋等續議幼童出洋學習各條較前簡省尙屬可行。已囑其用吾兩人名擬一兩稿商之總署容再寄稿至津奉商。美國兵船前往朝鮮意欲脅令通商立約。頃閱新聞紙內美國商船上年經過朝鮮屬境曾被割害。申告朝鮮執政未爲雪理。此次似欲耀兵冀伸前恥。惟朝鮮向頗堅韌而美人不甚好戰或不至遽爾稱兵。海運漕糧南省糧道逕解通州亦須在天津剝船同一剝船則無分津道蘇浙糧道皆難除弊。尊論明透確不可易。茂文亦非耐勞任重之才見山持之稍堅。若台端與之從長熟計或亦前卻無定耳。令兄入都展覲前聞將由東路言旋一視珂鄉并許枉駕過我。後又聞正月廿八九太夫人小有不適未知果迂道東來否。淮南鹽務目下存瓜存泰在場在途共堆積五十餘萬引。兩湖片引不銷運商不肯買鹽出運場商貧苦號痛無力收買春產。自官紳以至煎丁網役船戶挑夫數十萬人皇皇焉不可終日紛紛稟請拯救不得已奏請由部定一川淮分銷之法意欲徵泉竭力助我一番容即抄咨冰案。自鹽務外此間近狀諸稱安

謄春雨亦透麥收可望上月皖境建平廣德一帶土匪滋事比經兵役擒勦即已鼠竄。現聞首匪關汝貴穩匿浙境孝豐山中已派劉鎮啓發四處密擒。吳善於購線務求弋獲不使漏逸爲患。鄙人目光昏霧近更增發疝氣。內子初患溫病繼則手腳疼痛日內腿腫奇疼十分沈重。適令兄贈送建昌花板已製成矣。歐陽定果押解留鄂礙位航海至津。目前抵此。十八日業已起行赴滬。知注并及。

復張友山漕師

承示蔣主政條陳河運事宜四策。其灌運立湖一策頗有窒礙。費多利少現可毋庸置議。規復黃河故道一策八年開馬制軍等會奏將關儀以東故道設法疏濬銅瓦廂決口酌議堵塞業經部中議定。惟工程繁重計挑河修隄塞決三項需費至二三十萬之多。閱時又非三四年不可。而東趨之溜能否挽之使南。爾儀決口能否堵合仍無把握。來示所慮洵係不易之論。查規復河道一事內外多持此議而鄙人竊有所疑。未敢隨聲附和。蓋河道自古以來無數百年而不徙之理。歐陽公有言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強復之則每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河之南徙自金明昌中會淮入海已閱七百餘年。至咸豐初年而有銅瓦廂之決。蓋亦日久淤澱。河身高而流行不快也。今欲挽河而南使復古道無論鉅款難於驟集河內建置田廬難於遷徙。自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身節節

高仰，難於浚深。即使事事竭力爲之，而河之北徙南徙，似亦有天意主之，而非盡人事所可爭。即果南復故道，而於運漕亦尙無把握。蓋自道光七年以來，河高而淮低，淮水不能匯河而入海，於是絕淮與河，使不相通。淮之故道爲全黃所佔，而淮則避讓，而南入於江矣。每年漕船過清江後，卽爲倒塘灌運之法。其法緊築兩塘，始以漕船放入近淮之南塘內，將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塘之北壩，使兩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近黃之之塘內，將北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黃河之南隄，使黃流與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黃河，北渡而入中河口，如是者爲一批，則又再堵隄，再灌塘，而放第二批，則又再堵隄，再灌塘，而放第三批，第四批當時無論有識無識，皆以此爲極難之事，極鉅之款，極拙之謀，中外欲思所以變計。今若仍復故道，則清口黃運午貫之處，仍用倒塘之下策乎？抑另有良謨乎？如仍用倒塘之策，則每年將黃河隄決開數次，用無限之財，費無窮之力，清口可以辦，張秋亦可以辦，如不用倒塘之策，則南黃雖徙，而漕運尙不通暢，又何必復故道乎？鄙意以爲河既北行，卽當順水之性，就泛溢之處，築隄約束，其安流順軌者，姑且聽之，待軍餉稍鬆，再大治之，不必遽議南遷也。至導衛濟運之法，前此運河北流，張秋本屬上游，臨清本屬下游，則南高於北，一定之理，惟衛在元城冠縣一帶，尙在臨清之上游，或者稍高於運，或與運相平，自須詳細測量，再行酌定。如於元城稍上，開河導衛，以達張秋，在平日縱不能高於運，在黃河消落時，必可高

於黃矣。衛水分爲兩支，一支循舊，由元城至臨清，一支新開，由元城至張秋，運漕分爲兩法。伏秋盛漲，則舟順黃河之溢流，由東昌以抵臨清，黃水消落，派上水以達元城，又沿下水以抵臨清。雖衛水微弱，未必兩支皆可行舟，然尙可以人力圖之。儘履勘情形，果皆符合，似可酌度興辦。來示又以僅於沙灣左近築隄，而上下游沿河各州縣，仍慮昏墊，擬就現在河道，普律築隄，束之入海，俾免潰缺。蓋籌確不可易，苟中外不主挑河南遷之說，則隄工亦何可緩？自銅瓦廂至利津海口，雖云地段甚長，工費亦鉅，然較之規復故道，尙可從減省。借黃濟運一策，疏濬漕渠使之寬深，先事設順流刷沙之船，隨時行閉開撈沙之法，更爲南糧定候汎渡黃之期，亦可救敵補偏。然盛漲一消，卽屬無益。再加以導衛濟運修倉遞運兩法，差足以濟時勢之窮，屢承垂詢，聊布一二，仍希詳細見示，以備互證。而資商權鄭小山尙書小住袁浦，調養病體，近接來函，知其尙未痊愈，并聞其全眷皆已抵浦，若病不速痊，或續假調理，徐待北上，或疏請開缺，挈眷南歸，尙難預定。承詢酌送贖儀之數，小翁清介有素，此間前致千金，本不爲豐，而渠峻卻不受。如由尊處再送聲明，卽係省垣公款，似亦不可再減。統候卓裁酌定。國藩目光蒙眊，無術挽回，近更增發疝氣，諸務叢積，未能悉心經理。大閱之事，業已改期，恐須遲至秋開矣。

復郭筠仙中丞

接誦二月初十二兩次惠書，具聆一一。猥以鄙人添孫致



慶并授稚兒洗口卻疾之方。就認履候康愉，攝生多術，企慰無量！承示天道循環，人事興廢之故，消長盈虛，洞若觀火。未有壞亂天下而禁人私享其富貴，此層外開亦多能言之。至於士去職而習爲游說，農去養而相與嬉遊，習爲偷薄，譫飲音樂，歌舞日夜，則未聞有慮及之者。又稱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枝不求，何用不臧？』僕近來自省，生平儻然不出『枝求』二字，今已衰老，且夕入地，猶自憾我除不盡。因環觀當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者長，果能剷盡枝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枝』『求』二端，蓋妾婦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慚然愧懼，不復敢道人之短。若著一書，以詆訶達官，則枝之尤者，無所畏懼，其品既亦可想見，無足深較。意城昔辦幣務，受人薦引，亦頗有物議傳。然門包之進，虧累之多，則一無所聞。今大變前轍，而收數日減，豈無一二明者校長舉短，歎新之不如故乎？僕生平屢遭譏謗，上年天津一案，謗議尤不忍聞，殆有甚於永州某守所云。卽意城之偶被諷刺，又不足道矣。江西引鹽行銷稍多，而并不甚旺，匪費岸費，亦并未照解。湘鄂淮巖引地，存者無幾，而鄂中大吏袒護鄰私，排擠淮引，不遺餘力。聞其公私兩裨，蓋卽來示例規之說。國藩上月曾將淮銷疲滯，不堵鄰鹽侵佔太甚，疏請部議，明定章程，稍伸淮而抑川。昨李筱泉出都過此，又經面爲諄託，請其竭力助我，續淮南之生命，并許以復解匪費，岸費，復道光年間之舊規。待部議到時，當另定章程，將

匪費酌定數目，冀憮於私而有益於公。能否挽回，尙難預必。陳令善奎前係甄別落職，無論其罪當罪與否，而甄別之案例難湔洗。大府之馭屬吏，惟此層爲最毒，亦差可懲創汚吏。若彼劾而此舉之適開朝秦暮楚之風，而增子覆我興之見，意氣用事，漸不可長。僕非有所吝於陳令，恐徒勞而無益，尙希鑒諒。此聞近狀安輯，麥收亦得中穩。春開皖境廣德，建平一帶土匪滋事，比經兵役擒勦，卽已鼠竄。現惟首犯關姓潛逃，敝處派員購線四出密捕，當可弋獲。鄙人目光昏矇，日甚一日，近更增發疝氣，尋常文牘，不過草草畫諾。江海各防，平時所規以自勵者，亦尙茫無端緒。五夜捫心，大懼有穢厥職。內子一病三月，初患春溫，旋變變症，腿腫奇疼，十分沈重，已無可望。乃偃臥靜養，旬內大有轉機，可謂萬死一生。然兩目既盲，右腳難動，亦極人生之至艱耳。台從江表之游，能踐約否？樹堂前月過訪，盤桓旬日，卽赴上海。旋自滬歸，又已辭赴六安爲竹如侍郎卜兆後，再行挂帆西上。渠力主竹翁回籍之說，并言其家屬之居諸城者，均須回皖，其夫人亦宜改葬故鄉。義氣干雲，辭達理舉，吾輩皆爲所動，行將爲竹翁玉成此事。知注并聞。

復張子青中丞

接誦惠書，猥以節屆天中，摛詞稱慶，祇飾逾恆，慚戢曷任！比維祜篤，蘭陔撫辰，懋績至以爲頌。國藩重來江表，節序頻更，目光既日昏矇，精力復極衰疲，分內應台之事，未能悉心講求。江海各防，目前所宜急圖者，亦且茫無頭緒。夙夜兢兢，有穢厥職，近自滬

傳聞法國有興兵前來中華之說，尤深焦灼，想尊處亦聞其略矣。前函所列王黎甘三令，均荷獎借許可。王令頃已捧檄之任，即當晉謁崇階。黎令在吳江間漕尾蒂欠尚鉅，并希清濤隨時勸勉，為荷高令新領吳縣，才宏學贍，似可培成令器。大鈞陶鑄羣材，蔚起。江寧府一缺虛懸數月，趙粹夫太守奉補遺缺，抵寧已久，以其初履外任，未敢遽試首郡。鎮江鶴莊太守廉明精幹，上年調署蘇州，措置裕如。前次台從過此，曾經商及。今擬即以鶴莊調補江寧，而以粹夫充補鎮江。人地既屬相宜，於例亦甚符合。卓見如以謂然，即當會銜入告。一面先令到任，統候示復照辦。李忠惠與陳國瑞在揚尋仇構讐之案，已令袁篤臣、吳朝傑二人逐一查明。各取兩次親供，日內遂當據實參奏。李則革職，陳降都司，令各速還原籍，不令在揚州逗留。陳為洋人所深忌，果其誣揚，則攻致之說不辯自息，免致洋人積疑生憤，另起波瀾，亦一道也。鉛船攬載漏稅，不肯開行，前飭司派員至瓜洲彈壓，頃據稟復業已查明載貨數目酌量完稅，開鉛北上矣。茲因來示尊屬，又經札飭楊子木酌帶礮船，送至清江。弟前已檄歐陽鎮派礮船二號護送，擬請漕帥再派陸兵送之。武員彈壓則難其選，江下游釐局，請撥釐修學宮一節，弟前接丁灑甫學使信，即覆信許以每月分撥局釐一成。後與閣下晤談，知尊處覆信未許撥釐，但許另撥一款與之。弟以彼此兩歧，頗為難處。閣下以為將來必撥一款不誤鎮郡善後之事而已。今該郡之神，既有公稟，請另抽一成。江寧揚州兩郡修府

縣學，皆係動用官款，鎮郡亦未便向隅。蔣守之稟，鄙意擬批以另抽一成則不可以商民難堪也。於局釐之中分撥一成則可以學宮係屬大事，而各處軍事大定，餉需可節也。學宮及新河二事，約計不及三萬金，應撥若干月即行截止，由釐局查明稟辦。是否有當，仍求卓裁示復。

復袁小午講學

接三月廿三日惠函，詳論鑒拔賢才之義，纏纏千餘言，具聆深意。所示當世諸賢，及另單開列者共十四人，疏其梗概，大抵才德并收，體用兼重，品評允當。殷殷以一士不遇，引為予辜，一善不揚，引為己責，心存匡濟，識量闊深，良以為佩。又謂東南底定以來，老成凋謝，繼起無人，一有緩急，無足倚恃，深以前此之得人為盛，而怪近今之寂寂。此由鄙人闇於知人志氣，衰耗古稱精神折衝，不克汲引人才，亦由精神懈弛，不足感召英傑，翕聚風雲也。邇來軍務漸平，時局之艱難，迥非咸豐年間可比。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而在上者，亦不欲屢屢破格以開偉門，仍須投資按序，各循常調。即昔之動望赫奕者，今亦祇能循分供職，無盤根錯節，則利器未由顯著。近日賢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於此。然內患雖平，外憂未艾，彼狡焉者，雖隔數萬里，而不營近逼臥榻，非得後起英俊，宏濟時艱，世變正未可知。來示以少年盛氣，蹈厲無前者，不宜以孟浪繩之。昔在道光之季，國藩既聞此等議論，蓋嘗深惡而痛懲。今雖衰孱無似，決不欲效此模稜意態，銷磨

舉世之英氣，特狂狷兩途，及所謂蹈厲無前者，亦殊不數。數見而  
來函所稱心事如青天白日，忠愛誠懇出於天性，尤爲罕觀。是則  
似有數焉存乎其間，而自愧引鉞拾芥之無與也。此後如更聞有  
佳士，無惜續行見告。至禱至禱，國藩回任江表，節序頗更。諸務叢  
積，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一切軍政吏治，均未悉心經理。江  
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大懼曠官取  
戾，貽羞知好，曷勝兢兢！此聞近狀如恆，前月有李世忠、陳國瑞、搆  
豐之事。陳、李二人前在江北帶兵，素不相下。陳之聲名較優於李，  
如淮河奪鹽船，壽州殺部將，頗有欺侮。李積不能平，近在揚州，李  
與陳貌爲和好，實則隱圖報復。四月十四日，李世忠忽率其徒黨，  
馳入陳寓，掩執陳國瑞上船，揚帆南下，搆辱辱言。適有鉛船及湖  
北各船在彼，聞陳國瑞被執，一呼而集者數千人，追圍李世忠之  
船，劫其眷屬。有妾一人，赴水以死。李世忠乘間逃走，與陳國瑞先  
後來窺互許。二人均桀驁性成，不循理法。邇來往居揚州，百姓既  
不甚相安，洋人復每滋瑕釁。昨派篤臣及瓜洲鎮查明原委，據  
實參奏。李批革職，陳以都司降補，勒令各回原籍。未知此後能否  
安帖，閣下於二人素知其底蘊，並以附告。

復李中堂

法國調兵前來，重理津案之說，上海探報已屢言之。總署來  
函亦經道及。該國此時內難未靖，豈其無故取盟，遽爾構兵，聞其  
與布國議和，應賠之款甚鉅，民窮財盡，無從籌給，或者借此虛疑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卷六

恫喝，冀可少得兵費。譬如鄉民負債太重，適其家曾有命案，因再  
譴索於凶手之家，圖取彼以償此，亦未可知。若各國不與合從，應  
不至真有戰事。如其決於用武，天津猶略有預備，江南則一無可  
恃！如何？如何？倭使初二日自滬起行，此時計已抵津，議約尙易於  
就緒。所來各員有才識軼倫者否？致總署函稿，閣下於末幅酌  
增數語，皆與威鎮兩使面晤之詞。英國書院亦可隨便派往學習，  
總署業已復信，容卽具稿會奏。概用前兩原文，不過兩與疏殊略  
換一二耳。李、陳交關之案，李則革職，陳降都司，令各速還原籍，不  
准在揚郡逗留。揚州洋人懼陳攻擊教堂，正恐激成事端，藉此遷  
徙，亦一舉而兩得。就案了案，不過如此。頃奉寄諭抄示御史二摺，  
欲予拿問。甫經奏結，斷難朝令夕改。幸聖意亦不操切，但令院豫  
鄂稽察而已。彤雲在滬，似尙振作精神，力爭上流。其於操技駕船，  
孜孜講求不倦。尊處耳目最長，於滬事尤能博訪窮詢。若聞有實  
在不合處，尙乞密以見示。天津新城已興工否？前聞圍闊大，清子  
牙兩河在內，頗疑規模太大。頃鄉亭夾此，乃知傳聞之妄。淮巖疲  
滯，日甚一日，令兄筱泉過訪，國藩與之熟商，爲淮商請命，苟其竭  
力扶助，筱意似已許可。尙冀函來言，筱帥商及此事，意願殷勤，第  
以淮債稍昂，當議減價，緝私甚難，當籌妥法。祇候部覆到後，再行  
定議。來示以敝議援引林周二公，時勢不同，筱泉則謂林公專責  
州縣督銷，致差役下鄉分鹽索價，頗涉騷擾。周公專責武弁嚴緝，  
初雖見效，後亦不免賣放。是二公均不甚可法。云云。所論亦切中

一一七

事理。然銷滯如此，舍講求鹽色，堵緝鄰私，別無下手之方。鄙人實已智盡能索，惟求將伯之助而已。建平攻城之首逆，闖汶貴竟已擊獲，是一快事。湖南哥匪，雖暫肅清，而竊然思亂之心，實繁有徒。深爲可慮。楊君忠義局差業已下札月給廿金，以副雅屬。

復張子青中丞

仲甫肯謁台端，言及六七濠口，聞人太多，匪徒瀾蹟，搶案層見迭出，并有聚衆結盟之事，不可無兵鎮壓。屬派周將良才帶隊前往駐紮。查六濠口前經毅帥派委師道榮光酌帶哨勇，在彼編辦保甲。如果游民嘯聚日衆，帥道自有岌岌難安之勢。必詳細具稟，設法驅逐，方爲能舉其職。昨接該道會同吳鎮公稟保甲一案，并隨船一律編查，似辦法尙屬認真，不至遽生他患。弟前調陸字一營由五台山移至三汶河，卽爲就近彈壓六濠口起見。周將現署散標中軍，難令遠離。容再嚴檄吳鎮帥道加意稽察。遇有形蹟可疑者，毋許逗留，力遏亂萌，不知有補否矣。吳小軒長慶部下共十一營，馬隊三營，遠駐保定，步隊八營，兩營在宿遷，三營在揚州，一營在三汶河，一營在蘇州，一營在溧陽。渠昨來此言及分布太散，緩急調度不靈。意欲將保定馬隊調至宿遷，宿遷二營調至揚州，其餘六營，一概移紮東壩，渠卽駐防東壩。東壩去蘇垣二百餘里，去甯垣亦二百餘里，兩處聽調，朝發夕至。其地寬闊，利於操練。渠請弟函商尊處及李相處，特此奉商，卽希裁示。倭使於初八日抵津，聞將以十二日訂議條約。敏齋必候事了，始能南旋。恐須在

中秋前後矣。黎牧庶昌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誠如明論。聞其錢漕尾數，欠徵至五千餘石之多，挪墊公款，無從彌補。前與敏齋及子範商及，俱謂苟無他缺，可說。又不如久署吳江之稍愈。今尊意許其量移一席，俾無負累，厚澤尤爲優渥。閣下藻鑑精審，而得一才，又殷殷愛惜，而玉成之。予蘇藎輩，其日有勃興之象乎。廷旨飭令察看淮安存守，敝處亦已奉到。該守通籍近四十年，精力不無減損。來示謂其廉靜有餘，幹濟不足，評驚洵爲至當。惟此二句之下，加一輕語，則可以保位，加一重語，亦可以去官。究竟仍希密示，以憑會銜稟奏。部催子箴引見，現在正議整頓離綱，未便遽易生手。少遲卽爲奏請展緩，以副諄屬。但部既曾催取，恐亦不能久留也。

復張子青中丞

寄諭飭籌剝船加價及民船守候口糧兩款，并令江浙兩省各買賑米二萬石，由海運津，剝價守候口糧二者。前接尊函已由蘇垣司道兩庫籌辦賑米一款，爲數雖鉅，珂鄉被水之區，民居蕩析，災黎滿目，望救急如星火，斷難稍緩。李相係面與于曉蓮，如冠九兩君訂定，始行出奏。此間正與曉蓮商籌購辦，而曉蓮忽接劉芝田瑞芬信述，李相欲改爲折色，解銀而不解米。蓋北人不慣食稻，而採買奉天粟米爲價較賤。日內但爲解銀之計，不復問沙船輪船運米之說。惟蘇滬米價較貴，每石運運價須三兩餘，乃可抵津。皖北運漕，皖南灣汴米價較賤，每石運運價不滿二兩，卽可抵津。折色究應解若干，此間尙未議定。或甯蘇各出一半，或全出江

密糧庫均無不可。浙省不知亦係解折色否？楊帥有函商尊處否？若浙解米而蘇解銀則道不同不相爲謀。若同一解銀則數目亦須商定。弟意擬解五萬，蓋酌蘇漚與皖米二價之中也。伏候卓裁。弟擬中秋前出省補行大閱，先至淮徐，後抵蘇松，屆時恭叩崇階，熟商一切。

### 復李中堂

津案之結，府縣抵償一層，新聞紙內屢屢言之。彼族頗責羅使未能力爭此著，地山行後，外間謠傳紛紛。正在懸系之際，接總理衙門函，詳述一切，渠爲崇公請全權大臣，總署既已峻拒，渠不收國書，而李梅謂崇與熟會，因見與不見之際，彼此誤會，總署答以昔年與蒲安臣咨，已預議中國使臣至外國，不必面遞國書一層，是見不見，均可交遞。并云如始終齟齬，但向彼國執政取一不收國書之照覆，即可回京覆命。似此義正詞嚴，彼族應別無要挾之端。地山應可無羈留之慮。法亂初平，民窮財盡，未必遽爾大舉耀兵於數萬里之外。且俟明年再聽分曉，如必求逞於府縣，則無窮敗盟，糜兵耳。日本通商章程，修好條規，爲涉閩雖較之英法等國無所增減，而辭氣稍爲平順。比泰西之狼狽狡悍，或少易處。該使畫押復赴京一游，閣下以敏齋耳疾，改派竹堂伴送。敏齋近日計可航海南來。幼童赴洋學習，應否添派八旂子弟，且俟總署核議。省三忽有新疆之行，寄諭及總署來信，囑此閒寬籌餉項，鄙意籌銀非難，籌糧爲難，籌運更難。淮運近年遠征，運送糧械，皆由

閣下經畫，處處派委員，節節設駝馬，苦心經營，僅而獲濟。若至伊犁，雖台端亦有鞭長莫及之慮，似須另派大臣，至辦新疆糧臺駝馬、台站、米糧、百物，一一辦妥。弁勇無饑寒之慮，乃可驅之用。關頃復總署信，略將此層陳說一二。茲抄呈尊覽，不知卓見若何？又不省三毅然自任，否直隸入夏以來，淫霖爲災，津郡附近數百里，幾爲澤國。各屬難民避居津郡城上，以數萬計。永定河潰沒八口，誠爲近數十年所僅見。此時議濟災黎，籌辦大工，想見蠹忱焦灼。截漕十萬石發賑，猶難徧及。大議請飭江浙各籌買米二萬石，昨奉寄諭，如數籌辦。曉蓮旋接芝田信，述尊意欲解折色。此間蘇漚米貴，今米價運價約須三兩，乃能抵津。漚漕灣汴米賤，合計不滿二兩，即可抵津。定解若干，尙未議準。東光陳令、吳橋行令，僕復作梅書中，曾言其賢。既承推許，佳士雖無政績可紀，或在惻惻無華之列。僕向觀人，大抵才短者多存之。清勤刻苦，性情真摯，久爲朋輩所信。昨有書來述其在任辦事，似尙振作精神，力爭上流。當時勸其服官許，以決不令其負債，尙求左右力踐斯約。惠甫猶未補缺，務懇關垂，先飭署任，繼予真除。其兄敬甫夏仲來此，接見數次。渠求皖城差使，目下尙無位置。鄙人目光昏蒙，日甚，兩腳近復浮腫。惟大小兒正月生子，七月下旬，傷亡，老懷殊覺鬱悒。節前擬出省補行大閱，先至淮徐，後赴蘇松，約須冬初乃能旋署也。

### 復李中堂

江蘇應辦直隸賑米二萬石，來示北人不慣食稻，而就近採

買奉天雜糧，爲價較賤。原解折色，計二萬石折銀五萬兩。僕前聞曉蓮言，接劉芝田信，述及尊意欲解折色。適函商于青中丞，亦擬籌解五萬。蓋酌目下蘇滬皖米二價之中，可謂不謀而合。業已檄令曉蓮在於道庫如數速解。浙省事同一律，敝處寄石泉信，亦以現折之數告之。冬賑春賑，必可源源接濟。日本條約議定，敏齋回蘇，有一信來，因問鄙人大閱出省，未來金陵。省三亦有信來，附抄摺稿，具陳不能出關之故。關外籌運糧械，其難百倍於秦隴。省三所陳當亦爲朝廷所鑒亮，但不知能否允可。否給假養病，渠果離營，子務樂山皆不在軍，誠能謹守紀律否？郭鎮函稟，藉閱渠思極力整頓綠營，志殊可嘉。頃已嚴劄飭其實力除弊。廬州都司陳兆鴻劣蹟甚多，現檄郭鎮密查，俟稟復後，定行撤參。鄭玉軒太守漢如在滬，而諸多牽制，此間亦有所聞。皆稱其抑鬱已久，抱病甚深。來示惟其局事經手既多，且久未便遽行調開。此三語者，不知指馮言之乎？指鄭言之乎？僕早歲見馮志堅論篤，自稱願終老棧器局，不精透則不干休。嘉其有愚公移山之趣，愛而敬之，倚爲柱石。厥後屢聞丁雨帥議其不辦報銷，不造兵船，不多用漢人，而僕不甚介意。滬局洋人至，寄告狀，言其貪蝕，僕亦不甚介意。卽品連具言其短，蘇垣有友來書，極言機器局爲一大毒，亦猶不甚介意。至今年六七月，有人言：「滬局造船，造鎗礮，皆遲緩而不中用。輪船行走大趨鎗礮成者太少，目下每月支銀四萬餘兩，而料少匠減，勢難造銷。將來數年之後，欲靠滬局之船礮，以禦洋氛，斷不可

持！」云云。僕聞此言，頗悚動。滬局於丙子卽滿十年，若一無成就，何以對天下？今讀來示抄品連之件，尤爲詫異。以閣下之愛才念舊，若非實不放心，豈肯輕發微詞？請調玉軒至津細詢，該廠船礮將來能速，能多，能精，否？局中共事之人，能不冰炭否？此皆最要關鍵，使蝕猶屬後事，便中密示，以憑商辦。津郡剝船加價，本是最善之策。青帥飭司籌款撥解，浙省諒無吝色。頃函致石泉，已爲詢催。小軒所請調回馬隊，閣下以保定現無可恃之兵，待冬閒籌出替防之軍，明春再令南來，屆時望踐斯約。此間另練湘勇六營，鄙人初意以毅齋留甘之軍，現僅馬步十二營，款於江南原協每月六萬五千兩內，自七月起減解二萬，仍招募老湘營，凱撤之師，編成六營，而以章合才統之。嗣得毅齋來牘，力陳欠餉過多，請按原數協解。將來或須酌增新募六營，則須另籌餉項，添補淮軍借支欠餉，尊處向章亦視其軍之出力爲等差。慶軍留防淮揚，似非遠防他省，出師勦賊可比。以後當少爲核減。李世忠回籍後，有一稟來，自矢以後當杜門謝客，延師訓子，求保首領，以終餘年。情詞懇切，其與楊子穆劉佩香等信，尤爲誠篤。若非有以激之，不致生變。陳國瑞則徘徊淮揚外縣，尙無回籍之意。能否保全末路，殊不可知。國藩以十三日啓程大閱，連日陰雨逆風，廿一日始抵揚，校畢但祝至淮。徐時天氣暢朗，免致多費時日也。

再舍親歐陽定果，號星泉者，頃小兒自金陵寄信來，揚言其父牧雲於八月初一日在衡州忽患中痰之症，不能言語，當用竊

送歸家中初三即到其叔父凌雲寄信於沅甫舍弟并有家信與星泉催其速歸。小兒因金陵署內恰有摺差進京，遂將歐宅家信帶京面交星泉。鄙意星泉必早已出京，如尚在天津則求閣下告之，令其迅速回籍省視父疾。渠之家信恐摺差必難覓交也。

復劉霞仙中丞

八月杪，接到惠函，以巡閱外部，俗務匆遽，未即裁答。十月旋省，晤令嗣康侯世兄，詢悉山居多暇，履社緩愉，家慶駢蕃，絲枝蔚映，曷任欣抃。吾鄉會匪，年年發難，旋即芟除。此輩布滿郡邑，聚散無蹟，起滅無端，勾結蔓延，牢不可破。使十次速滅，而有一次稽疏，則其患不可勝言。若處處辦團，時時欲費，則鄉民之脂膏已罄，而團費之截止無期，亦豈堪其畢生腹削，誠得良有司密訪渠魁，隨時擒殲，而於臨從者，坦懷綏撫，不使家家惶恐，夕夕驚疑，少得遂其樂生之心，或差足躋難於未形。然固未敢必得此賢吏也。桑梓之憂，彼此亮有同心，承示前在秦中，涪橋一役，各軍以飢疲致挫，將弁殉者至二千人之多，徵就戰所建祠費家，以安毅魄。擬將散處前所勸捐修嶽廟經費，撥爲經始之資，再商黃彝封觀察，就各營捐資附益。此事在仁者最爲感恻，聊以報逝者於九原，以表歉忱，而篤不忘。敝處已檢查原案，咨達蔣中丞，轉飭黃道及羅委員辦理，並咨湖南轉移彭提督知照。貴處去彭宅不遠，知渠家已接到否。國藩自調任畿輔，衰病相尋，去年春間，復遺目書，右眼失明，左眼亦昏蒙特甚。夏初感眩暈之病，請假調理，假期未滿，忽有津

門之事力疾前往查訊，其時羣議紛紛，約判兩端論理者，以爲當趁此驅逐彼教，大張撻伐，以雪顯皇之恥，而作義民之氣。論勢者，以爲兵端一開，不特法國掃難，各國亦皆約從，同仇能禦之於一口，不能禦之於七省，各海口能持之於一二年，不能持之於數十年。而彼族則累世尋仇，不勝不休。庚午避狄之役，豈可再見？鄙人爲言勢者所惑，以致辦理過柔，講議叢積，神明內疚，至今耿耿。旋奉重蒞江南之命，視事以來，瞬及期年，諸務叢集，未能悉心經理，殊以爲愧。八月十三日，出省補行大閱之典，由揚淮以達徐州，旋即渡江南，抵蘇，水陸諸營均已嚴事。即由吳淞口駕駛輪船，本月十五日旋抵金陵。閩省營伍，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鍊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尙須酌量添置，奉行故事而已。賤體於春間曾發疝氣，秋間復兩腳浮腫，皆已漸瘳，惟目光蒙矜，無術挽回。展閱文牘一件，比常人遲至五倍，一拋去，則茫若隔世。內人三四月間，病極沉重，邇來已就痊可，而目既失明，足復難動，亦生理之至艱。大兒正月所生之子，七月下旬殤去，年逾三十，甫得一子，今復失之，殊難爲懷。聞尊府諸孫，健如黃犢，俊若於菟，明秀跳跟，足娛老懷。而閣下亦睽面益背，浩然自怡，無復纖芥世慮，櫻其襟抱。康侯又攜得尊著古文及詩各一冊，文則如秋雲之擊空，如山鐘之搖暮，穆然意遠，油然理順，幾有劉中壘、曾子固之風。詩亦灑落勁健，曠逸無儔。莊生稱『技進乎道』，君則道而進乎技，與愛玩不釋，聊一及之，以明雖衰而夙好未全隕云。

與李筱泉制軍

接奉十月十一惠書，敬悉使節過征，將渡湖外，平章事狀。厥後得尙書書，述及台旌臨發，略示梗概，囑爲轉達，究不知其是何端緒也。刻想安抵蕪垣，政祺佳望，爲鄙鄉可慮之事，首在哥老會匪，無論賢愚，皆懷隱憂。治之道，不能無故而興兵，徧地而事搜查。自當略行鄉團，族團就近查訪，頭目呈送縣官，乃不至突發於不及防。然團之一字，利病各居其半，且恐利少而病多。起團則必設局，立局則必斂費。或擇戶勸捐，或按畝攤派。年年索錢，夜夜巡警，貧家旣不勝其擾，而坐局收費之人，又未必果純乎公廉，爲衆所服。一匪到局，總以開釋爲主，本身能具悔結，族鄰能具保結，卽准釋爲良民。如實無一人肯保，乃送縣城，縣官審明而後押之撫轅，批准而後殺之。聞有團局擅自專殺者，衆情爲之不服，則匪首狡焉思退矣。哥匪雖多，而被誣者亦所常有，或被怨家誣告，或被匪黨誣板，此等全靠團局董事曲予寬貸，竊信誣者爲真，不信告者板者爲真。則羣匪易於開脫，亦遂易於解散。否則一經被誣，團局必欲加以重罪，彼此結黨，報復相尋，殺機將無已時矣。軍興以來，州縣斷獄，往往罰訟者出錢，最爲殘民之政。聞團民於會匪之可釋者，亦或罰令出錢若干，以作團費，或竟攘以自肥，此尤大拂人心。匪首所藉口以煽亂者也。閣下素得濟民之心，可否出一告示，力禁三端：一禁團局不許擅殺，並不許用刑；二禁團局不許輕聽誣告，誣板之辭，三禁不許團局罰錢，並不許多斂局費。

人皆謂辦哥匪宜嚴，鄙人獨謂宜鬆。至用兵勦辦時，乃嚴，未晚耳。不審與尊意符合否。國藩巡閱外郡，先至揚淮，徐州次及鎮，常蘇涇水陸各營均已蕪事，吳淞口乘坐輪舟，上駛十月望日，旋抵金陵。各路營伍，額兵招復者甚少，抽兵另鍊爲數無幾，緩急殊難深恃。將來尙須酌籌添募。暮齒孱軀，愧無蒐乘校技之實，不過循行舊典，飽啖佳肴，多聽諛詞而已。其新募之老湘六營，操練洋隊，經吳小軒親自指教，甚爲認真。不知可練成勁旅否。鄂岸畫界一層，略有成議，湘岸似亦須一分界。俟大旆元旋，再行函訂一切。

復張子青中丞

海運米色不佳，樞府諸君亟思規復河運。茂文意以鎮江一屬抵徵之款，採買漕糧，并漂陽所徵，試行河運，以期逐漸規復。尊指以本年剝船加價，及民船守候，口糧所增已多，勢難更籌河運經費。而侯家林、澗口、夫塔、運道恐有梗阻，欲俟下屆再議。鄙人之見，亦與尊見相合。黃河決口，此時尙未興工堵築，明年所慮方大，不備慮運道難通也。承示樞元中丞致閣下之函，情懇切，深恐仍照舊數，則顯與部違。若遵新章，則捐生不旺，展轉籌思，故爲權宜之策，以舊數折收，而以新數報部。不足之款，作爲委員採辦軍火之用。鄙意部中以捐例太濫，捐數太簡，定一增添章程，冀可多獲實銀。今陽奉而陰違之收本色抵銀一兩，假報爲折色實銀二兩，此而可假，亦何事不可假者。卽收折色銀一兩，亦可報爲收折色軍銀二兩矣。不特此弊發覺，獲咎甚重，吾輩撫衷自問，公事亦



不宜如此含糊，似不如奏明新章太貴，捐生裹足，請仍照舊數收納，較爲名正言順。鄙人向未經理捐務，不知其中奧窔。卓見以謂然否？夙荆常金四邑，匪類均經派員密捕懲辦，當可無虞。大長之宋知府儼齋兩稟，亦慮牽涉稍多，提審人證，不無窒礙。曾意提至江甯審訊，亦是一法。惟奉廷旨，但令派員至院研鞫，而無提來江甯字樣，頃已奏明提至池州查辦，摺稿抄咨冰案。臬司一缺，卽如尊見，無庸委署矣。李叔彥昨過此間，聞擬於初十日接印。弟卽催令迅赴蘇州，叩謁左右，刻下計將晉見。敬乞尊處速辦，飭知俾渠得於途次接篆。其仲復飭知，亦懇速辦，卽交叔彥帶至鎮江，俾沈得趕於十八日抵滬接篆。至以爲荷。聞小宋中丞已於廿二日至泰安，日內計可抵淮。乞養一疏，朝廷不欲重拂仁人之心，遂如所請。閣下擬奉營開，小往袁浦，獻歲春和，再行北渡。此後業綵承歡，愛日正長，欣羨曷既！

致何小宋中丞

上旬辱荷臨從過訪，藉慰離懷。祇以匆匆執別，未暢所懷，兼之儀文簡襲，深用闕然。比想吉菴姑蘇部署有緒。廿七日計已受篆。惟新政多紕，士民懽懽，至以爲頌。此間近狀安謐，日前連得祥雲，刻下寒氣尙勁，似當再降雪澤，歲事或可占豐。有湘紳幼道佩紳號笏山者，辦理湘省營務處，頃持王夔石中丞函牘來此。力陳湘中援防各軍，每月需餉廿餘萬，現至積欠至二百餘萬之多。本省局庫搜括無遺，大懼日久飢疲譁沸，議撤撥黔之席軍新勇，徐

及老勇，以節餉需。約須三十餘萬，乃能裁撤。驟難籌此巨款。商請於蘇省暫借廿萬金，訂明由湘鹽局每季應解湘省鹽幣項下扣歸。詞意懇切。笏山本有俠氣，學行俱美，而陳情形，亦甚岌岌。勢將必得而後已。論湘省財匱已久，哥匪聚興，若不早爲之所，一旦決裂，亦屬大局之憂。公義私情，皆應竭力助之。惟河蕪兩處用款過鉅，常覺入不敷出。上年劉韞齋中丞奏撥銀廿萬，去冬今春曾籌解十五萬金，秋末又將尾數五萬全行解去。於同舟協助之誼，差爲無負。且黃河分溜南趨，昨蘇唐帥在此論及辦法，當於舊河之身開挖溝線，舊河之隄，補築缺口，又堵塞順清河，以固洪澤，而保淮揚。除漕庫籌款數萬外，尙屬敝處籌銀二十餘萬。此閣下所同聞，乃不可少不可遲之款也。頃始湊撥八萬，爲廿軍度歲之需，安得再有四十萬應漕帥及湘省之求。然夔石中丞殷殷相商，未可見危而不一拯。且其來牘，堅約定由鹽釐撥還。若不失信，兩年卽可完清，尙非無著之款。擬於甯垣庫局酌籌數萬，夔石昔與閣下同舟鄂省，意氣聞甚投洽。此次并有函置，令易道持赴台端催懇，希於其晉謁後商之。竹敏永芝朗復諸君，通籌能撥借若干否。青翁精於理財，規畫全局，胸有成竹。并望熟商某庫某局，應撥河費若干。湘協若干伏望示及。原借之數，如果不能籌到，亦須略從豐厚，兼謀速解。俾湘中得資爲撤勇之用。至懇江蘇欠陝甘協餉尙有七十餘萬，今十月既濟直隸賑銀廿萬，歲杪又借撥湘省一款。將來部中若執此相責，亦殊難於置對。并希鴻裁見示。

